武俠世界

五鳳樓（新派俠情傳奇故事）隆中客・新著

本故事以一枝神奇的魔劍爲經，一段錯綜的情仇爲緯，交織成一篇警世作風與娛樂性並重的俠情小說，人物突出，橋段新穎，情節緊湊而發展合情合理。本刊信譽保証，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消閒佳作。



$3.50

1102

編者話

神州奇俠故事集之六「神州無敵」今期已暫告終結，情節發展激烈昂揚，羣俠等人的另番際遇行止如何？這不但是讀者們急欲先睹爲快，編者也爲之得悉究竟而渴望，該故事之七：「寂寞高手」將於一一〇四期刋出，預告。

＊＊　＊＊　＊＊

巨型小說方面，今期刋出的是隆中客之俠義恩仇故事「五鳳樓」。是篇題材結構，是以一枝神奇的魔劍爲經，一段錯綜複雜的情仇爲緯，交織成一個警世作風與娛樂性並重的巨著，橋段新穎，人物突出，本刋信譽保証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消閒佳作。

＊＊　＊＊　＊＊

由四位名家接力撰著之「龍虎風雲」今期第三續的刋出，故事發展一期比一期掀起高潮，雲家班人等由於戴四的被殺深恐捲入事件漩渦……欲知故事如何精彩之處，下期大結局有交代。

＊＊　＊＊　＊＊

馬騰君在繼「情劫」後下期又有新作「血洗沉香令」發表。巨型小說下期刋出的是司馬翎創作之「望斷雲山多少路」，以上作品，敬希屆時購閱。

武俠世界

第110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書介紹

劍龍玉鳳
臥龍生著
全套$32元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有售

環球小說多姿采
每個星期出新書

幽靈四艷
全套$16.5元

環球出版社發行

五鳳樓

型俠義奇情故事

隆中客・文
盧　令・圖

紅燒冷公子　清燉熱羅剎

深秋，給西子湖抹上了濃濃的秋色。湖濱，蘆花翻白。湖中，荷葉已殘。

「菡萏（草頭）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李中主這兩句不朽絕唱，該是目前的西湖最好的寫照了。

×　×　×

颯颯秋風中，濃濃秋色裏，一艘小艇沐着夕陽，在湖面上徐徐地滑行着。

這是一艘供遊客用的出租小艇，也是目前湖面上能够見到的寥若晨星的遊艇之一。

小艇上一共才三個人——一名中年婦人、一名少女、一名操舟的老頭。

中年婦人年約三十五六，着青色衫裙，是一個美人胚子，可惜的是一個半面美人，而且還是一個獨目美人。

因爲，她右目已眇，整個右邊臉部滿是疤痕，狀至可怖。

那少女着紫色勁裝，外罩紫色披風，肩插長劍，年約十七八，很秀氣，也很美，面部輪廓跟那中年婦人左半邊的美好面孔有八成近似。看情形，可能是母女，也可能是姊妹。

這二位、雖然是花錢租船遊湖，却好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們的注意力並不在週圍的湖光山色。

那位中年婦人是目注西天那絢爛的晚霞。

那紫衣少女却是在玩弄着她自已的披肩秀髮。

包括那操舟的老頭在內，三個人都沒說話。

小艇在湖面上平穩地滑行，「欸乃」槳聲清晰可聞。

×　×　×

遠處，有蒼勁的歌聲傳來：

往年怪事少，今年怪事多，

枚欖爬上牆，燈草打破鍋。

那紫衣少女忍不住「噗哧」一聲嬌笑，道：「簡直是胡說八道。」

那中年婦人獨目瞪了她一眼，道：「丫頭，愼防禍從口出。」

那紫衣少女扮了一個俏皮的鬼臉，沒接腔。

那蒼勁歌聲又遙遙傳來：

往年怪事少，今年怪事多，

尼姑生兒子，和尚娶老婆。

另一串雄渾語聲道：「別煩人了，這些老掉了牙的山歌，有甚麼唱頭。」

那蒼勁語聲道：「不唱唱，光喝悶酒，多無聊。」

那雄渾語聲道：「要唱，也該唱點有意思的，像你現在唱的，前一段是胡說八道，後一段則是司空見慣，一點也不算怪事。」

那紫衣少女向中年婦人又扮了一個俏皮的鬼臉，意思好像在說：「還有人在說那人胡說八道哩！足以證明，公道自在人心。」

那中年婦人只是淡淡地一笑，獨目凝神，瞧向歌聲傳來方向。

那也是一艘出租小艇，艇上也是三個人——一名黃衫文士，一名青衫文士，一名操舟的短裝漢子，妙的是：這三個人都是四十以上、五十不到的中年人。

兩名中年文士對坐船頭，當中陳列着一罎美酒，四色小菜。

當中年婦人向那小艇端詳時，那小艇已距她們只有十五六丈。

那艘小艇，比她們所乘的小艇要快，却快得並不多。

也不知是有心還是巧合，當那艘小艇跟她們以十來丈距離，駛個並排時，速度也減低下來。

于是，兩艘小艇，以十來丈的距離，不即不離地，並排滑行着。

×　×　×

那黃衫文士苦笑了一下，道：「我承認你說的是有道理……」

那青衫文士截斷他的話道：「即使你不承認，我說的也還是有道理。」

那黃衫文士道：「佩服，佩服，够了吧？」

那青衫文士說道：「諒你也不敢不佩服。」

那黃衫文士道：「如果你能唱出不是胡說八道，又很新鮮的怪事來，我一定更加佩服。」

「我不會唱，但我可以說。」

「說也可以，但不能胡說八道，而且，一定要很新鮮。」

「是不是胡說八道，我不敢保證，我只能保證絕對新鮮，至于你是否更加佩服，我並不在乎。」

「好！馬馬虎虎，說吧！」

那青衫文士舉杯徐徐地飲了一口酒，道：「方才，你說過，遊罷西湖，還要去嚐嚐樓外樓的拿手絕活，『鯉魚三吃』，『清蒸甲魚』？」

那黃衫文士點點頭，道：「不錯，我是這麼說過。」

「約莫是三個月之前，樓外樓換了老闆，也換了招牌，也新添了兩道名菜。」

「這些，跟我不相干。」

「但那兩道新添的名菜，却一定跟你很有相干。」

「你斷定我一定喜歡那兩道名菜？」

「你喜不喜歡，我不敢斷定，但那兩道名菜，跟我所說的新鮮怪事，却非常相干。」

「哦，……那兩道名菜，到底是甚麼名稱？」

「紅燒冷公子，清燉熱羅剎。」

那黃衫文士楞了一下，道：「冷公子，熱羅刹是甚麼玩藝呀？」

那青衫文士拈鬚笑道：「虧你也是武林中人，竟然連三年之前，威震南七省的『冷公子』、『熱羅刹』都沒聽說過。」

那黃衫文士苦笑道：「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才由塞外來的土包子，對中土同道，陌生得很。……」

那中年婦人與紫衣少女所乘的小艇，本已加速離去，但現在又將速度減低下來，跟兩名文士的小艇保持十二三丈距離。很可能是那青衫文士的新鮮怪事，引起她們的興趣所致。

那青衫文士道：「非常抱歉，我幾乎忘記你是一個化外之民了。」

那黃衫文士道：「不要緊，還是繼續介紹冷公子和熱羅刹吧！」

「如果認眞介紹起來，恐怕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那就簡單點說吧！」

「好的。」那青衫文士沉思着道：「三年之前，江南武林流傳着四句歌謠，那就是『江南及時雨、雲夢一枝花，寧逢冷公子，莫遇熱羅刹』……」

那黃衫文士截口問道：「每一句歌謠都代表一位武林奇人？」

「不錯，江南及時雨是……」

「現在，我最關心的是冷公子和熱羅刹。」

「好！就先說這兩位吧！冷公子叫冷于冰，熱羅刹叫江無垢，當時，位于西湖之濱的武林世家江家莊，發生一宗由于一枝魔劍，引起惡僕謀財奪產，並冒充主人名義，勾結了天魔敎餘孽，危害江湖的大案子，就是在江家莊的主人江自流的暗中協助之下，由冷公子與熱羅刹兩人所消弭的。」

「以後呢？」

「以後，冷公子與熱羅刹有情人終成眷屬，那枝魔劍也由江自流贈與新夫婦做爲賀禮。……」

「那冷公子與熱羅刹的武功一定很高吧？」

「那還用說。」

「既然他們的武功很高，又怎會被人殺死？」

「誰說他們被人殺死了？」

「這是說，冷公子、熱羅刹二人並沒被人殺死？」

「唔……」

「既然沒被殺死，又怎會被人拿到樓外樓去清燉紅燒？」

「你這一問，可眞把我問住了。」那青衫文士苦笑了一下，道：「所以，方才我才說，我不敢保證，這怪事是不是胡說八道，只能保證絕對新鮮。」

那黃衫文士沉思着問道：「方才，你也說過，樓外樓新添的這兩道名菜，是最近三個多月的事？」

「不錯。」

「那麼，最近這三個多月以來，有沒有人嚐過這兩道名菜呢？」

「你說的是『紅燒冷公子』，『清燉熱羅刹』？」

「廢話！」

青衫文士報以苦笑。

黃衫文士又道：「說呀！」

青衫文士苦笑如故地道：「沒有。」

「你也沒嚐過？」

「是的，但我曾經問過，那兩道名菜，須先行預訂，預訂的價錢是黃金五百兩一份，三個月以後才有現貨供應，到時候，每一份還要補收黃金五百兩……」

「夠啦！」

「也好，這樣我就省掉不少唇舌之勞了。」

黃衫文士哼了一聲，道：「千兩黃金一道菜，還要等三個月才有現貨供應，而且當事人又是名震江湖的武林高手，你這怪事的胡說八道，簡直比『板櫈爬上牆，燈草打破鍋』更加胡說八道一千萬倍。」

青衫文士道：「至少這是新鮮的怪事，也是確有其事的怪事。」

「確有其事？」黃衫文士冷笑道：「你能保證他們三個月之後，一定能將『冷公子』、『熱羅刹』二人紅燒清燉？」

青衫文士道：「我不敢保證，但世事難測，誰又敢斷定，三個月之後，他們一定辦不到呢？」

「這句話倒是有點道理。」黃衫文士沉思着道：「方才，你說，樓外樓這兩道新添的名菜，已經宣傳了三個多月？」

「唔，……」

「那麼，當事人的『冷公子』與『熱羅刹』，也應該早巳知道這回事？」

「不錯。」

「這兩位當事人，有沒有甚麼的反應呢？」

「沒有，事實上，最近三年來，江湖上巳沒人聽到他們的消息，連他們的忘年之交的好朋友，江家莊莊主江自流，也好像失踪了。」

「那……那很可能巳遭了仇家的毒手？」

「不可能。」

「何以見得？」

「想當然耳！」

「咱們別抬槓，還是打道樓外樓，先嚐嚐那『鯉魚三吃』『清蒸甲魚』吧！」

「我同意。」青衫文士扭頭向那操舟的中年人道：「船家，咱們去五鳳樓。」

黃衫文士道：「不！是樓外樓。」

那船家笑道：「大爺，現在的五鳳樓，也就是以前的樓外樓啊！」

那青衫文士也向黃衫文士含笑接道：「你老兄可眞健忘，方才我不是說過，三個月之前，樓外樓就換了老闆，也換了招牌嗎！」

「可是，你並沒說改爲五鳳樓。」

「我一直沒工夫補充說明呀！」

「總是你有道理……對了，五鳳樓……難道說，那新換的老闆是五個女的？」

「不！是一女二男。」

「才一個女的，又只有三個人，怎會名爲五鳳樓呢？」

「因爲……」青衫文士忽然岔開話題，道：「老兄，江南地區的民間，供奉一個名爲五通神的邪神，聽說過嗎？」

那黃衫文士一楞，道：「怎麼又扯開了？」

那青衫文士神秘地一笑道：「山人自有道理，現在，答我所問。」

那黃衫文士苦笑了一下，道：「聽說過，好像那是甚麼驢馬變的妖精，專門姦污良家婦女。」

「不錯，傳說是這樣的。」青衫文士也苦笑道：「現在的五鳳樓，三個老闆之一的老大就叫五通神……」

那黃衫文士身軀微震，截口問道：「眞是那甚麼驢馬變的妖精？」

那青衫文士道：「是不是眞的是甚麼驢馬變的妖精，我不知道，也沒人敢確定，但他的確叫五通神，而且，最近三個多月以來，杭州地區的良家婦女，由于被神秘人物姦污致死的，巳有一百名以上。」

「這好像不是巧合。」

「唔，……」

「聽說五通神姦污良家婦女時，通常都是幻化成很英俊的美男子。」

「是有這個傳說。」

「那麼，五鳳樓的五通神，是不是一個年輕的美男子呢？」

「不是，那廝既不年輕，也不俊美，是一個年約四十出頭的虬髯大漢。」

那黃衫文士苦笑無言。

那青衫文士又道：「當然，這情形，自然會引起本地官府和武林人物的追查，但到目前爲止，還沒人能够查出一點名堂來。」

那黃衫文士道：「好！請繼續介紹五鳳樓的二老闆和三老闆吧！」

那青衫文士道：「二老闆是女的，叫司彩鳳，三十上下年紀，很妖冶，也很風騷；三老闆叫白東樓、是個年約二十四五的小伙子。」

接着，又笑問道：「現在，你該明白五鳳樓三字的由來了吧？」

那黃衫文士茫然地道：「我還是不明白。」

那青衫文士道：「你且將那三個老闆的姓名在心中默唸幾遍試試看。」

那黃衫文士沉思少頃之後，才恍然大悟地笑道：「我明白了。」

「說說看？」

「五鳳樓是由三個老闆的姓名中，各取一字，湊合而成。」

「很好，你還算是一頭比較聰明的大笨牛，喲！你瞧，五鳳樓到啦！」

不錯，位于西冷山前、倚山面湖的樓外樓，如今易名爲五鳳樓的皇然建築，巳經看得很清楚了。

雖然時間巳是薄暮，距離也還在箭遠之外，但樓前那高挑着的紅底黑字巨形布幡上，那斗大的佑軍狂草「紅燒冷公子、清燉熱羅刹」等十個字，却看得很清楚。

這時，那中年婦人和紫衣少女所乘的那艘小艇，巳經加快速度，向五鳳樓前疾駛而去。

× × ×

夜幕剛垂，華燈初上。

五鳳樓跟以往的樓外樓一樣，樓上樓下，都是高朋滿座。

不過，也有跟以往不一樣的地方。

不一樣的地方之一是所有滿座高朋，都是勁裝佩劍，或跨刀，或帶其他兵刃的武林豪客。

不一樣的地方之二是所有滿座高朋，都是悶聲不響地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不但沒有猜拳喝令的喧嘩之聲，也沒有任何一人說話。

不一樣的地方之三是樓上大廳正中央，擺着一桌上等酒席，却沒人享受。

不一樣的地方之四是在那桌沒人享受的上佳酒席的旁邊，安置一個約莫三尺見方高約五尺的白布罩子，罩子的四面都用硃筆寫着：「今日時鮮：生炒童子鷄」。

看情形，今宵的五鳳樓必有事故。

而且，情況也很明顯，五鳳樓的花樣層出不窮。

如果說，那三尺見方，高達五尺的白布罩中，眞是一隻童子鷄的那麼話，，這隻童子鷄就未免大得駭人聽聞了。

難道說，這道「生炒童子鷄」的「時鮮」，也像「紅燒冷公子」、「清燉熱羅刹」一樣，是一位武林奇俠？

那麼，這位武林奇俠又是誰呢？

炒的是，對于這些問題，在座羣豪中，居然沒人發問。

就當樓廳中的羣豪們悶聲不响地，大吃大喝之間，樓梯口出現兩位不速之客，也就是方才共乘一葉扁舟遊湖的黃衫文士和青衫文士。

由于整個樓廳中，除了正中央那桌還沒人享受的盛筵之外，早巳座無虛席，因此，這二位目光環掃之下，不由地雙雙爲之眉峯一蹙，那青衫文士並苦笑道：「朱兄，咱們實在來得不巧。」

那黃衫文士向臨窗的一個座位呶呶咀，說道：「咱們向那位高僧打個商量怎麼樣？」

那個臨窗的座位只有一個人，是一個中年灰衣和尚，而且是一個滿臉疤痕，眇左目的獨目和尚。他的桌面上陳列着四盤葷菜，一壺美酒，正在悠然自得地，自斟自飮。

和尚吃葷，飮酒，固巳令人側目，而這個和尚的滿臉疤痕，更顯得猙獰可怖，胆小的人，即使想多看他一眼也不敢。

好在目前在現場的都是武林中人，武林中，怪人怪事太多，所以，對于這個滿臉疤痕的酒肉和尚誰也沒向他多看一眼。

那青衫文士點點頭，道：「好！咱們試試看。」

「試試看」的結果很不錯，那中年灰衣和尚儘管外表令人恐怖，但待人却非常和氣，居然含笑點首，連說「歡迎」。

座位是有了，酒菜也點過了，當然少不了那名聞遐邇的「鯉魚三吃」與「清蒸甲魚」。

當堂倌匆匆離去之後，青衫文士才向那灰衣和尚歉笑道：「很抱歉！還沒請敎大師法號上下？」

那灰衣和尚道：「貧僧忘我。」

青衫文士心中暗笑：「忘我？世間眞有人能忘記自己嗎？」

但他表面上却含笑答道：「哦！原來是忘我大師。」

由于樓廳中仍然只有吃喝聲，沒人談話，所以，他們之間的對話，都把音量壓到最低，低到只有他們這副座頭上的人才能聽得到。

那灰衣和尚道：「不是甚麼大師，是一個半路出家的酒肉和尚。」

「大師眞會說笑。」

「不是說笑，我和尚是實話實說。」

「大師，那道『生炒童子鷄』……」

「別問，好戲就要上場了。」

那黃衫文士插口問道：「那隻童子鷄也是人？」

忘我大師道：「當然是人。」

「是甚麼人？」

「很抱歉！我和尚道行太淺，還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

只見他獨目中異彩一閃，接道：「喲！正主兒來了，好戲上場了，童子鷄的謎底也快揭開了。」

和尚口中的「正主兒」，也就是方才租船遊湖的那中年青衣婦人和紫衣少女。

紫衣少女還是原來的裝束——一身紫色勁裝，肩插長劍。

那中年婦人也還是一身青布衫裙，但臉上多了一幅障面絲巾，肩頭也多出一枝長劍。

這二位，對全體羣豪所集中投射過來的目光，視如未見，顯得落落大方地，逕自走向正中央那桌沒人享受的盛筵前，而且逕自在首位上坐了下來，那中年婦人並舉杯向全體羣豪一揚，道：「諸位，方文英借花獻佛，敬諸位一杯。」

說完，一仰頸子，喝了個涓滴無存。

羣豪們也一齊乾了一杯，並同聲說道：「多謝方夫人！」

唯一例外的，是那青衫文士、黃衫文士、和忘我大師。

青衫文士和黃衫文士是由于酒、菜都還沒送來，沒法承情。

忘我大師却是獨目中精光連閃，一直在方文英和紫衣少女的臉上來回掃視着，而忘記了舉杯。

這時，樓廳中的吆喝聲停止了，代之的是一片「嗡嗡」地竊竊低語聲。

「好胆量！也不怕酒中有毒。」

語聲陰冷，來自大廳右廂的一個房間中，聞聲而不見人。

方文英冷笑道：「如果區區一杯毒酒就能將我毒倒，我方文英豈不愧對我這『辣手華陀』的賀號。」

她的話聲才落，羣豪中的竊竊低語變成一片驚「啊」聲：

「她就是『辣手華陀』？」

「『辣手華陀』就叫方文英？」

「『辣手華陀』竟然是個女的？」

「…………」

那右廂房間中的陰冷語聲又道：「諸位，不錯，『辣手華陀』就叫方文英，最近三年來，『辣手華陀』等于已取代了『冷公子』與『熱羅刹』的地位，三年來，死在她手中的黑道朋友，不計其數，却沒人見過她的廬山眞面目，今宵，諸位能親眼看到『辣手華陀』的風采，該算是大開眼界了。」

方文英沉聲問道：「說完沒有？」

「還沒有。」那陰冷語聲接道：「三年來，『辣手華陀』雖然殺人如蔴，却也活人無算，因爲，她對黑道人物的殘忍，與醫術的高明，跟她那『辣手華陀』的綽號，是名副其實的……」

羣豪中有人截口問道：「既然以醫術活人無算，怎會沒人見過她呢？」

那陰冷語聲道：「問得好，其實，這問題也很簡單，這位『辣手華陀』是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人物，任何人想請她看病，都沒法找到她，但對于有緣份的病人，她會自動前去，着手成春，當然，她替人看病時，是經過改裝易容的。」

一頓話鋒，又向方文英問道：「方夫人，這些，我沒說錯吧？」

方文英冷然接道：「沒錯，這些人都是你請來助拳的？」

那陰冷語聲道：「不是，他們都是前來看熱鬧的。」

那右廂房間的房门「呀」然而啓，魚貫地走出三個人來！

爲首一人，着黑色勁裝，佩喪門劍，身裁高大，虬髯滿頰，年約四十開外。

第二人是一位年約三旬左右的美艷少婦，着紅色勁裝，婀娜多姿，風情萬種。

第三人却是一位年約二十四五，健壯如牛，着杏黃長衫的年輕人。

瞧這長相，不問可知，這三位，就是五鳳樓的三個老闆五通神、司彩鳳、白東樓。

五通神並邊走邊笑道：「方文英，今宵，只要妳有力量將我五通神擺平，包括我的二妹，三弟在內，我不用任何人來助拳！」

方文英一挫銀牙道：「我不但有力量將你放倒，也要將你銼骨揚灰！」

「話別說得太滿。」五通神逕自在主位坐下，司彩鳳、白東樓二人也左右横裏相陪之後才向那紫衣少女色迷迷地盯了一眼道：「這位想必是令嬡方小玉姑娘？」

「不錯。」

「很好，黃毛丫頭十八變，十年前的小丫頭，現在變成大姑娘了，而且，跟母親一樣的漂亮。」

司彩鳳插口嬌笑道：「母親是大美人，女兒還能錯得了嗎？」

「別廢話！」方文英障面絲巾一揚，沉聲叱道：「姓伍的，劃下道來！」

五通神笑道：「沒甚麼道可劃的，事到如今，咱們只有各憑所學，拚個強存弱亡……」

「那你還等甚麼？」

「也不等甚麼，咱們之間，畢竟有過很值得回味的過去，現在，我忝爲主人，儘管待會免不了一場生死搏鬥，但事前總該讓我聊盡地主之誼呀！」

「別作違心之論，我知道你是在拖時間，等你的後台老闆。」

「我已經說過，沒人助拳，也沒後台老闆。」

方文英冷笑道：「沒後台老闆撑腰，借給你一副胆子，你也不敢攪甚麼『紅燒冷公子』，『清燉熱羅刹』的花樣。」

「那麼，妳以爲我的後台老闆該是誰呢？」

「還不是三年以前，魔教餘孽中的漏網游魂。」

「錯了，三年以前，江家莊一場血戰中，魔教餘孽，全軍覆滅，沒甚麼漏網游魂了。」

「那麼……」

方文英想問對方的後台老闆是誰，話出一半，却又自行住口。

五通神也含笑說道：「不論我有沒有後台老闆，也不必問我的後台老闆是誰，眼前是咱們兩個人的事，跟任何人都不相干。」

方文英道：「也好，宰了你這匹夫，不怕那魔頭不出面。」

五通神目光深注地問道：「看情形，妳已跟冷公子搭上了綫？」

方文英道：「跟你不相干。」

五通神道：「本來我念在過去的香火之情，並沒打算殺妳，現在，我却只好先下手爲强了……」

話落掌揚，隔着桌面，凌空擊向方文英的前胸。

方文英端坐如故，她身邊的方小玉冷笑一聲，素腕一翻，飛指凌空點向五通神的掌心。

雙方動作都快，也沒法分辨他們之間究竟是誰佔了上風，只見方小玉櫻唇一披，五通神却是臉色爲之一變。

方文英却沉喝一聲：「小玉，現在沒妳的事。」

五通神邪笑道：「是啊！妳娘正在興頭上，還輪不到妳呀！」

「狂徒找死！」

方文英心憤對方口齒輕薄，清叱聲中，長劍已出鞘，但見寒芒一閃，電疾地刺向五通神的前胸，迫得五通神只好一個倒翻，退立丈遠外一桌的桌面上。

「唏哩嘩啦」聲中，附近幾桌的羣豪紛紛離席退避。

方文英如影隨形，跟踪進擊，口中並怒叱道：「匹夫！今宵有我無你！」

五通神就在當中那空出來的幾張桌面上逃避着，一面邪笑道：「方文英，妳儘管使出渾身解數來，老夫也一定全力報效，讓妳盡興……」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雙方已換了五次桌面，却仍然是一個一逃一追，尚未正式交手的局面，而且，五通神所佩的喪門劍，也居然還沒亮出來。

至于方文英，也不知是技止于此？還是別有用心？並未使出甚麼特殊的殺着來，而只是悶聲不响地，逐桌追逐着。

這情形，在旁觀羣豪的心目中，「辣手華陀」殊有「見面不似聞名」之感，因爲，她竟然對一個徒手的五通神都莫可奈何。

五通神又邊逃邊笑道：「方文英，現在，妳已經領略到老夫的眞功夫，老夫已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而且，現在妳也該知道，一個月之前，妳我訂下今宵之約的當時，老夫是故意藏了私……」

話沒說完，一道寒芒掠過他的耳際，如非是他應變神速，一隻右耳必然會不翼而飛。

儘管饒是如此，在方文英絕招連演的情況下，還是逼得他不得不亮劍招架。

一劍在手的五通神，頓時如虎添翼，不但不再逃避，而且攻多于守地，將方文英的氣勢壓倒下來，並呵呵大笑道：「狼虎之年的女人，的確够勁，方文英，妳我今宵，眞算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

方文英一聲清嘯，騰昇二丈有奇，凌空攻出十八劍，有如淩空撒下一張劍網。

但她這快速而又凌厲的攻勢，仍然給五通神從容地接了下來，並邪笑道：「連『顛倒陰陽』都使出來了，花樣翻新，值得老夫全力報效。」

他，幾乎是一開口就是語意雙關的輕薄話。

但方文英的涵養功夫眞是到了家，對于對方的輕薄話竟然聽如未聞，只是劍招上却是越來越快速，也越來越凌厲了。

但不論她的劍招如何快速、凌厲，五通神却都是從容不迫地接了下來，並連聲邪笑道：「後勁十足，老夫告饒啦……」

話聲未落，寒芒閃處，他的右肩，已釘上一把長約三寸的柳葉飛刀，他右手中的喪門劍也被方文英一劍挑飛。

原來方文英的左掌中，早已扣着一把柳葉飛刀，伺機待發。

也由於五通神以爲方文英技止於此，得意疏神之下，才予方文英以可乘之機。

他的右肩既然已中刀，手中的喪門劍自把持不住啦！

但方文英却並未立下殺手，只是以劍尖抵着對方的咽喉，冷笑道：「老賊，你也會有今天！」

這突然之間的變化，使得現場中鴉雀無聲。

但當事人的五通神却顯得相當的鎭靜，只見他臉色微微一變之下，立即恢復常態，並邪笑道：「諒妳也不敢殺我！同時也捨不得下手……」

方文英手中一緊，抓着對方咽喉的劍尖，已經透膚而入，並冷笑道：「死到臨頭，還敢口齒輕薄。」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老賊，你知不知道，方才我爲何不立下殺手？」

五通神邪笑如故地道：「自然是緬懷過去的香火之情，不忍心呀。」

够絕！此情此景之下，他居然還能說出此等輕薄話來。

方文英障面絲巾一揚，厲聲叱道：「老賊，我方才沒立下殺手，是不想讓你死得太痛快，我要你在臨死之前，多受點活罪……」

說話之間，抓住對方咽喉的劍尖又深入了一些，也沁出了殷紅的鮮血。

但五通神仍然是面不改色地笑道：「這情形，我了解……」

說到這裏，他忽然神秘地一笑，岔開話題道：「方文英，妳知不知道，那白布罩子中的『童子鷄』是甚麼人？」

「不知道，也沒興趣過問。」

「妳一定有興趣知道的，因爲，那是妳一直在苦尋不着的兒子。」

方文英嬌軀一震，道：「我不信！」

五通神道：「信不信由妳，但我却不能不加以說明，站在妳的立場而言，這隻童子鷄的生命，遠比我的老命重要得多，是不是？」

方文英沉思未語。

五通神又道：「所以，妳要是殺了我，妳會後悔一輩子，也所以，我斷定妳不敢殺我。」

方文英聞言，怒聲叱道：「打開那白布罩子！」

「是！」五通神冷笑道：「劉彪，方夫人已經下達命令了，還不立即遵辦。」

白布罩中發出了一聲朗笑道：「是！遵命……」

話聲中，「嘶嘶」連响，那白布罩四邊的白布都被利刄劃破，片片飛舞，有如紛飛蝴蝶。

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裏面一共是兩個人——一個年約十二三歲的男孩，一個約莫三旬左右的灰衣漢子。

那男孩身體結實，發育均勻，面貌也很清秀，但却緊閉雙目，被綁在一根樁上，而且，不言不動，臉色蒼白，顯然是被點了穴道。

那灰衣漢子一臉橫肉，手持一把鬼頭刀，刀口正橫擱在那男孩的頸子上。

方文英那透過障面絲巾的獨目，凝注那男孩，默然不語。

旁觀人羣中却爆出一聲驚呼：「怎會是他？」

「他是誰？」

「苗子楠。」

「苗子楠又是誰？」

「哎呀！你這人眞是孤陋寡聞，苗子楠就是『九爪神龍』苗逸塵的義孫，『熱羅刹』江無垢的盟弟……」

「哦！我明白了。」

「說說看？」

「這個苗子楠，也就是三年前協助『冷公子』，『熱羅刹』等羣俠，消滅魔敎餘孽的那個小淘氣。」

「正是，正是……」

五通神冷笑接道：「二位的記性不錯，現在，在下再補充一點，這個三年前的小淘氣苗子楠，也就是『辣手華陀』方文英苦尋不着的兒子！」

一直在向苗子楠深注着的方文英，忽然沉喝一聲：「解開他的前襟！」

五通神又笑道：「劉彪，方夫人又下令了，還不趕快遵辦。」

此情此景之下，五通神居然還能笑得出來，而且笑得那麼自然，眞令人對他有莫測高深之感。

「是！」

劉彪恭應聲中，已用左手將苗子楠的前襟撕開，但他右手的鬼頭刀，却還是橫擱在苗子楠的頸子上！

苗子楠的左乳下，有一片略大於一枚銅錢的紫色胎記！

方文英嬌軀微顫，那障面絲巾也在波動着！

很顯然，這苗子楠的確是方文英的兒子。

方文英之所以要對方解開苗子楠的前襟，就是爲了要瞧瞧那片胎記。

因爲，苗子楠是一個棄嬰，所以，將他收爲義孫，並傳他武功的「九爪神龍」苗逸塵，除了將他命名爲苗子楠之外，也常常叫他「拾得兒」。

由嬰兒長大到十二三歲，自然有很大的變化，但身上的胎記，却是終生不會變化的。

所以，方文英在沒法確定苗子楠究竟是不是她的兒子時，不得不在胎記上求答案。

目前，儘管由於方文英面罩絲巾，沒法看到她臉部的表情，但由她那微顫的嬌軀忖測，她所獲得的答案是肯定的。

× × ×

五通神又笑道：「方文英，我沒騙妳吧？」

方文英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氣，抑平心中的激動之後，才沉聲道：「放開他！」

五通神道：「哪有這麼簡單的事。」

「說！說你的條件。」

「首先，妳該恢復我的自由。」

「先放開我兒子……」

「不許還價，方文英，妳自己估量一下，在妳的心目中，是我的性命重要，還是妳兒子的性命重要？」

「當然是我兒子的性命重要，你算甚麼東西。」

「够了！我算不算東西，都無關緊要，目前的問題是：如果我拚着一死，妳的兒子也絕對活不了，妳冷靜地想想看，划得來嗎？」

這，的確是划不來。

所以，方文英沒接腔。

五通神又道：「何況，我還未必會死，妳信不信？」

方文英冷笑道：「不信！」

「不信」聲中，那刺入五通神咽喉的劍尖又深入了一些。

由於喉頭劍尖又深入了些，五通神連說話也不方便了。

五通神不方便說話，劉彪却代他說了：「方夫人，此時此地，你最好不要太激動。」

方文英冷笑道：「你算老幾？」

劉彪道：「我算老幾毋關緊要，緊要的是令郎的生死操在我手中……」

方文英截口怒叱：「你敢！」

劉刀裂咀笑道：「方夫人，妳已看到，現在，是我爲刀俎，令郎爲魚肉……」

一直冷眼旁觀的司彩鳳擺手打斷劉彪的話，口中却向方文英道：「方夫人，請平心氣靜，聽小妹一言。」

方文英道：「揀緊要的說。」

司彩鳳道：「當然，小妹說的每一個字都是緊要的。」

話聲略爲一頓，又道：「方夫人，目前情況，如果雙方都堅持己見，各走極端，那必然是一個兩敗俱傷的結局。」

方文英沒接腔。

司彩鳳接道：「所以，咱們雙方之間，必須有一方退讓一步，才能打開這一個僵局。」

方文英道：「那也該由你們先退讓一步，放開我兒子才行。」

司彩鳳道：「不！方才咱們的龍頭大哥已說過，目前這宗交易不許還價，所以，必須由方夫人放回咱們的龍頭大哥。」

「我放回五通神之後，誰能保證你們一定放回我的兒子？」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雖然小妹我可以保證，但妳方夫人一定不相信。」

「我是不相信。」

司彩鳳苦笑道：「如此說來，咱們這番話，算是白費了！」

方文英冷笑道：「本來就是。」

「那麼，方夫人有何高見？」

「我的辦法很簡單，你們先放開我兒子，我以人格担保，一定放回五通神，儘管我對五通神恨不得立即將其碎屍萬段，但目前，我所說過的話，一定算數。」

司彩鳳道：「小妹我可以相信方夫人的保證，但咱們的龍頭大哥，一定不肯接受。」

「現在可由不得他。」方文英將劍尖略爲撤退，向五通神沉聲說道：「老賊，你說！」

「我不答應。」五通神由於刺入喉頭的劍尖已撤出，禁不住脫口怒聲回答之後，又沉聲喝道：「劉彪聽着，只要這婆娘再將劍尖刺入我的喉頭，你也立即照樣對付那小雜種。」

「得令。」

劉彪恭應聲中，方文英冷笑道：「你敢！」

劉彪笑道：「方夫人何妨試試看。」

這種事情，方文英敢試嗎？

母子骨肉連心，所以，此情此景之下，不但方文英不敢試，任何人站在方文英的立場，也不敢冒這個險。

方文英不但不敢試，也沒接腔。

一時之間，全場一片死寂。

那王姓的青衫文士，朱姓的黃衫文士，以及那滿臉疤痕的獨目和尙——忘我大師等三人，也都是一臉肅容，全神貫注那僵持不下的現場。

沉寂了片刻之後，五通神又冷笑道：「方文英，妳不是要將我碎屍萬段才甘心嗎？爲何還不下手？」

方文英也冷笑道：「老賊，別逼我走極端！」

五通神道：「走極端又怎樣，老子行年五十，人世間好吃的，好玩的老子都享受够了，可以死而無憾，可是你却不同，想想看，如果妳那個小雜種給老夫墊了背，妳能安心嗎？」

這也是實情。

五通神眞算是「攻心戰術」的大行家，一擊中的。

因此，方文英又默然無語。

這時，方小玉却揚聲說道：「娘，放開那老賊。」

方文英道：「如果他們不放回妳弟弟呢？」

方小玉黛眉一揚，道：「那是他們自己跟自己過不去。」

司彩鳳嬌笑道：「小妹，年紀不大，口氣可大得很呀。」

方小玉緊綳着一張俏臉，哼了一聲。

方文英却向五通神冷笑道：「老賊，我女兒的話你應該已經聽清楚了，你自己看着辦吧，現在，暫時便宜你。」

話落，抓着五通神的肩頭，扔向司彩鳳身邊。

方文英的手法，快速到無以復加，也就當她抓住對方的肩頭一扔之間，同時也解開了對方被制的穴道。

因此，被扔向司彩鳳身前的五通神，不待司彩鳳伸手相扶，已腰幹一挺，輕靈地飄落當場，並獰笑一聲，道：「方文英，妳又錯了，妳應該明白，我不會放回妳那小雜種的。」

方文英居然很平靜地道：「這回，我沒錯，我早已知道，你們這些人說的話，還不如狗放屁。」

五通神道：「我不跟妳鬥咀，妳那個小雜種，我雖不放他，却也不會殺他。」

方文英道：「你留着他有何目的？」

五通神道：「目的有兩個，第一，交出魔劍，第二，要冷公子，熱羅刹，江自流等三人親自前來在我面前自毀功力。」

方文英道：「算盤打得很如意，可惜找錯了對象。」

五通神道：「我自信沒找錯對象，我諒準妳就是冷公子那三個的先遣人員，退一步說，就算我所料不準，妳那個小雜種，也還有很好的利用價值。」

一頓話鋒，又笑着問道：「妳懂不懂呀？」

方文英道：「我不懂。」

五通神道：「那我可以補充說明，如所週知，苗子楠是冷公子，熱羅刹夫婦的義弟，也是江自流的記名弟子，對武林中人，尤其是俠義道中人來說，這種關係是非常隆重的，何況，苗子楠所以落入我的手中，還是由於替冷公子夫婦採購日用品所致，妳想想看，他們能置身事外嗎？」

方文英道：「是的，他們不能置身事外，但你這個如意算盤還是打錯了。」

話是向五通神說的，但她那透過罩面絲巾的獨目，却是盯着她的愛女方小玉！

五通神道：「我的算盤，從來就沒打錯過。」

方小玉突然冷笑一聲：「這回必然例外……」

話聲中，纖手一揚，只見三點寒星，成「品」字形射向五通神。

不！與其說「射」，不如說「飛」來得更爲恰當一些。

因爲，那三點寒星的速度，相當緩慢，就像是冉冉地「飛」向五通神。

由於它的速度相當緩慢，旁觀羣豪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是三粒銀質的菩提子！

× × ×

別瞧那三粒菩提子不是「射」而是冉冉地「飛」，但一向邪話連篇，自認爲勝券在握的五通神，他的臉色却一反常態，顯得無比莊肅，一雙精目深深地盯注着！

由于他們雙方之間，相距不過四丈左右，所以，儘管那三粒菩提子是冉冉地「飛」行，也很快就「飛」到五通神身前約莫六尺處。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那成「品」字形的三粒菩提子，最前面的一粒忽然一頓，而後面的兩粒，却同時加速，集中「射」向前面的那一粒。

「錚」地一聲，三粒菩提子像爆炸似地分向激射，變成三縷銀光。

其中兩粒，疾如激矢地分別射向五通神、司彩鳳二人。

另一粒却劃了一個巨大而又美妙的半弧，繞回來射中劉彪那持刀的右手手腕。

——劉彪的刀，正擱在苗子楠的額子上。

——劉彪持刀的右腕中了菩提子，自然不能再握住那把鋼刀。

——由于苗子楠穴道被制，不能動彈，鋼刀掉下來時，縱然不砍斷他的脚掌，也必然被擊傷。

但事實上，苗子楠的脚掌不但沒被砍斷，也沒受到任何擊傷。

因爲，那把鋼刀已到了方小玉手中。

當然！劉彪的穴道，也被方小玉制住了。

至于被另外兩粒菩提子弄得手忙脚亂的五通神、司彩鳳二人，由于方小玉攻擊的目標是劉彪，另外兩粒菩提子不過是陪襯性質的佯攻，所以，儘管五通神、司彩鳳二人被弄得手忙脚亂，並驚出一身冷汗，却並未受到甚麼傷害。

× × ×

方小玉方才那攻敵、救人的手法和身法，實在太玄妙，也太快速了。

可惜的是：全場濟濟羣豪中，能看到方小玉那玄妙的手法和快速的身法的人，恐怕是少之又少。

因爲，絕大多數的人，都跟五通神、司彩鳳二人一樣，被方小玉那聲東擊西的「障眼法」騙過了。

雖云王老實　爲人不老實

現場中一片死寂。

少頃過後，才有人喟然長嘆道：「想不到『迴環輪轉，菩提度厄』的絕妙手法，又現江湖，眞是此行不虛，朱兄，大師，咱們理當浮三大白。」

這位首先打破沉寂的，是那姓王的青衫文士。他這一放言高論，自然會引起全場的注目。

但他却旁若無人地，親自把盞，和那姓朱的黃衫文士，忘我大師連乾了三杯。

這時，方小玉已將苗子楠身上的繩索弄斷，並準備解開被制的穴道。

方文英也飛縱他們身邊，沉聲喝道：「小玉，不可全部解開。」

方小玉訝問道：「爲甚麼？」

方文英道：「妳弟弟武功甚高，方才的一切，他又不會聽到，如果貿然解開他的全部穴道，他把咱們母女當作敵人，拚起命來，那可够麻煩的。」

方小玉苦笑道：「那麼，先解開他的昏穴，由娘向他說明之後，就好辦了。」

方文英道：「娘也正是這麼想，只是，目前只能向他簡單的說明。」

方小玉道：「我看，咱們還是先離開這鬼地方再說。」

五通神忽然插口冷笑道：「還走得了嗎！」

方文英也冷笑道：「對了，小玉，先宰了這老賊再走。」

「得令！」方小玉嬌應聲中，「嗆」地一聲，已拔出肩頭長劍。

那是一枝約莫三尺五六的銀色長劍，通體銀白，寒氣森然。使得剛剛被方文英解開昏穴的苗子楠，禁不住打了個寒噤。

五通神更是禁不住目光爲之一亮，脫口讚道：「好劍！」

白東樓含笑接道：「劍是前古神兵，人是絕代佳人。」

五通神邪笑道：「那很好，寶劍歸我，美人兒由你享受。」

「閉咀！」方小玉截口一聲清叱之後，向五通神冷笑道：「老賊，姑奶奶下山時，恩師曾一再嚴命，只准我殺五個人，你很榮幸，成爲第一個祭劍的幸運兒。」

五通神笑道：「別說得那麼難聽，丫頭，先告訴我，令師是哪位高人？」

方小玉冷笑道：「去問閻王爺吧。」

話落，仗劍飛身而起，向五通神疾射而來。

「噹」地一聲，兩道人影一觸而分，各自瀉落當場。

截住方小玉的是白東樓。

白東樓一刀封住方小玉的攻勢之後，笑道：「方小玉，這叫作天堂有路妳不走，地獄無門偏要來。」

由白東樓的話中，不難想見，方才，他們互拚的一招中，方小玉至少是沒佔到便宜。

方小玉俏臉一變之下，立即平靜地問道：「你就是白太虛的兒子？」

白東樓含笑點首道：「正是。」

「白老賊也在這兒？」

「不錯。」

「那很好，這樣可以省掉姑奶奶不少工夫。」

「咱們父子倆，也包括在妳奉命要殺的五個人之中？」

「唔……」

「那的確是很好，妳想要殺死的五個人，已有三個在這五鳳樓中。」

方小玉冷笑道：「這叫作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姊姊，這忘八蛋壞透了，讓我來收拾他。」

插口的是苗子楠。由這幾句話中，已不難想見，方文英已經用最簡短的詞句，說明了他們三人之間的關係，而苗子楠也已經深深地相信了。

方小玉以左手拍拍苗子楠的肩頭，含笑說道：「弟弟乖，這兒的事不用你操心，快回到娘身邊去。」

苗子楠不依地道：「不行，我就是被這忘八蛋騙到這兒來的，所以，我必須親手宰他。」

方小玉說道：「姊姊替你出氣，也一樣。」

白東樓邪笑道：「我看，乾脆你們姊弟倆一齊上吧！」

方文英飄落苗子楠身邊，道：「楠兒乖，娘還有話跟你說……」

說着，將苗子楠硬行拉了開去。

白東樓一雙精目，在方小玉的週身上下，滴溜溜直轉，而且，裂咀直笑，笑得好邪門。

方小玉方自俏臉一沉，白東樓却忽然向五通神笑問道：「大哥，知道這妞兒的來歷了吧？」

五通神一楞，道：「不知道啊！」

白東樓道：「大哥眞是難得糊塗，方才已經有人提醒你了，居然還沒想通。」

五通神道：「方才，我可沒聽到有人提醒我甚麼呀！」

白東樓道：「那我只好煩請他說詳細一點了。」

接着，又向方小玉笑問道：「方姑娘，妳不反對吧？」

方小玉冷然點首道：「不反對。」

白東樓抬手向那王姓青衫文士一指，含笑說道：「那位朋友，方才那『迴環輪轉、菩提度厄』的話，是不是朋友你所說的？」

那青衫文士也含笑答道：「不錯。話是在下我說的，但咱們之間，好像不是朋友。」

「是敵人？」

「也好像不是。」

「還沒請教閣下尊姓台甫？」

「王老實，嘻嘻……俗氣得很。」

白東樓蹙眉自語道：「能够說出『迴環輪轉、菩提度厄』的話的人，應該是大有來頭的人物……」

王老實截口笑道：「我王老實雖然是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但我這兩位朋友，却都是大有來頭的人物，喲……」

他，抬手一指那朱姓黃衫文士道：「這位是朱白水，當今天子的布衣朋友，也是阿爾泰山派中最年輕的長老。」

白東樓道：「失敬，失敬。」

聽語氣，看神情，白東樓都好像沒一絲敬意。

是王老實在信口開河？還是這位朱白水也是一位道地的，默默無聞的小人物？

王老實又抬手一指那滿臉疤痕的和尚，道：「這位是名震江湖的忘我大師。」

忘我大師立即接口道：「也是江湖上難得見到的酒肉和尚。」

白東樓漫不經心地說道：「久仰，久仰。」

忘我大師笑道：「久仰個屁！在王施主介紹之前，有誰知道，江湖上有我酒肉和尚這號人物。」

「至少，現在已經有不少人知道了。」白東樓目光移注王老實，道：「這位王兄，咱們說點正經的，可好？」

王老實含笑點首道：「很好。」

白東樓道：「王兄既能一口道出『迴環輪轉、菩提度厄』的名稱，當也知道它的來歷？」

王老實道：「不錯，你這一問，算是問對人了。」

白東樓道：「那麼，敢請王兄替大家詳細地說明一下。」

「可以，」王老實目注方小玉，笑問道：「這位方姑娘同意嗎？」

方小玉含笑答道：「我不反對。」

王老實道：「那麼，在下就開始說明了。」

一頓話鋒，精目環掃全場之後，才朗聲接道：「諸位，如果我王老實說，目前武林中，功力高不可測，輩份也最高的兩位前輩奇俠，是苗子楠的義祖父『九爪神龍』苗逸塵，和『冷公子』冷于冰的祖母『天香玉鳳』杜無雙二位，我想，絕對不會有人反對。」

白東樓道：「我反對。」

王老實笑道：「我自己也反對。」

白東樓道：「好！請說下去。」

王老實正容接道：「因爲，有天下第一尼之稱的苦大師，仍然健在……」

他的話聲未落，人羣中立即响起一串驚「啊」聲：

「苦大師還滯留人間，這可能嗎？」

「如果苦大師還健在，那不是已成半仙之體了。」

王老實朗聲接道：「苦大師是否已成半仙之體，我不便猜測，但他老人家尚滯留人間，却是事實。」

「你見過？」

「我有沒有見過，毋關緊要，眼前就有她老人家的關門弟子可以證明。」

「你是說，方姑娘是苦大師的關門弟子？」

「不錯，方才，方姑娘所施展的『迴環輪轉、菩提度厄』手法，就是苦大師的獨門絕藝之一。」

人羣中的反問停止了，代之的是一片「嗡嗡」地竊竊私語聲。

苦大師究竟是何許人？又怎會在目前的羣豪中引起偌大的震撼？

據江湖傳說，苦大師出身武林世家，十五歲時，受到仇家圍攻，而遭受滅門慘禍。

她本人雖因有人搭救而倖免于死，却因而失去寶貴的貞操。

原來那救她的人，雖然在當時也是一代奇俠，但實際上却是一個暗地裏無惡不做的僞君子。

挾救命之恩而對被救者作非份的要求，對當時的苦大師來說，也只好認命。

可惜的是，她認命也不行。

因爲，她于對方爛醉後的夢囈中獲悉，這位目前已成了她的床頭人的救命恩人，實際上却是她那滅門之仇的幕後主兇。其所以將她由刀口下救下來，只不過是爲了便于佔有她的身子而已。

任何人在那種情況之下，都會不顧一切地，採取復仇的行動。

當時的苦大師，也不例外。

但不幸得很，當苦大師採取復仇行動的瞬間，她那位「救命恩人」也適時醒了過來。

不難想見，那後果是非常嚴重的。

當時的苦大師雖然沒死，但過的却是受盡凌辱，比死更難過的非人生活。

總算天無絕人之路，當時的苦大師熬過了三個多月的非人生活之後，終于來了眞正的救星。

那位救星也是一位身懷絕藝，却不求聞達的空門俠尼。

她救出當時的苦大師之後，將一身絕藝傾囊相授。

由于苦大師出身武林世家，家學淵源，武功已有相當的基礎，資質秉賦也沒得話說，加上復仇心切，朝夕苦練，自然事半功倍。

因此，不到兩年，苦大師已成爲當時武林中的頂尖兒高手。

于是，她開始她的復仇行動。

首先，是參與她的滅門之恨的仇家，一個個先後遭了報應。

其次，是當時的武林敗類，江湖宵小，以及一些假仁假義的僞君子，也一個個的遭了殃。

她那殺壞人的行動，幾乎跡近瘋狂。

由復仇行動開始的五年之內，死在她劍下的壞人，即使不上一千也該有八百。

當時，她還沒出家，武林同道公贈她一個血淋淋的綽號——血芙蓉。

在當時，「血芙蓉」三字，的確有嚇阻小兒夜哭的功效。

五年之後，她的恩師圓寂了，她在她恩師的遺體前正式剃渡，皈依佛門，並自號苦大師。

「苦大師」雖然不像「血芙蓉」那麼嗜殺，却也好不了多少，在她封刀歸隱之

前，究竟殺過多少人，恐怕她自己也弄不清楚。

至于那「天下第一尼」的賀號，那是在她出家十年之後，由武林同道公贈的。

「天下第一尼」這五個字，好像是太誇張了一點，但對苦大師來說，却也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在武林同道的記憶中，苦大師好像沒收過徒弟。

所以，如果說，目前的方小玉是苦大師的關門徒弟，那也該算是第一個正式徒弟。

至於方小玉方才所說，乃師只准她殺五個人，那可能是由於苦大師封刀歸隱之後，自覺生平殺孽過重，才特別約束乃徒的行動，以免重蹈她的覆轍。

× × ×

當王老實簡略地說明這些之後，人羣中又有人問道：「王朋友，苦大師有多大年紀了？」

王老實道：「她老人家比苗、杜兩位老前輩，至少大了二十歲……」

「那不是已經超過百歲了？」

「唔……」

「苦大師是否還會重入江湖？」

「她老人家連方姑娘所要殺的人，也只限定五個，你想，她老人家還會不會重入江湖。」

白東樓插口問道：「閣下跟苦大師是何淵源？」

王老實苦笑道：「憑我這德性，够資格跟她老人家有淵源嗎？」

「那你對苦大師的生平，如何知道得這麼清楚？」

「道聽途說，人云亦云而已。」

「眞的？」

「我是老實人，名字叫老實，說的也是老實話，信不信由你。」

「我不信，但我却相信你對寒家的事情，也一定知道不少。」

「這也是實情。」

白東樓淡淡地一笑，道：「說吧！我想，在座同道中，也一定都想知道，爲甚麼寒家會跟天下第一尼結下樑子。」

老實人也淡然一笑道：「老弟台，說起來，可不好聽啊！」

白東樓道：「不要緊，你儘管實情實說，不加枝添葉就行了。」

王老實道：「好！恭敬不如從命，那我就開始說啦！」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五年之前，湖南省的寶慶府，發生過一宗慘絕人寰的滅門血案，被害者是一位退休的省捕頭，一家八口，無一倖免，尤其是對於女人，上至七旬老嫗，下至九歲稚女，都是被先姦後殺，其手段之殘忍，可說是天人共憤。

「案發時，苦大師和一位忘年之交的俗家朋友剛好途經該地。

「但不幸的是：苦大師和那位俗家朋友却是晚到了片刻，以致大刦已成，回天乏術。

「當時，那現場情景之慘，連早年殺人如麻，已經封刀歸隱的苦大師，也禁不住熱血沸騰，準備重開殺戒，但那位俗家朋友，却搶先替她老人家代勞了。

「當時，現場中的歹徒一共是八個，當苦大師那位俗家朋友，以霹靂手段連殺六個之後，剩下的兩個却突然跪倒苦大師身前，連連磕頭，連呼『神尼饒命』。

「如果是早年的苦大師，再怎麼叫饒命也是白費的，總算那兩個歹徒命長，神尼年事已高，火氣大減，同時，現場兇手又已經由她老人家的俗家朋友殺了六個，激憤之情已逐漸平息，於是，問明那兩個歹徒的姓名、來歷，並責成他們於五年之內，做成百件大功德，將功折罪。

「那兩個歹徒，如獲大赦似地，滿口答應。

「苦大師又嚴正地警告他們：如果不洗心革面，或者是口不應心，那麼，五年之後，不論他們躲到甚麼地方，也必然會派人殺死他們……」

王老實一口氣說到這裏，才端起酒杯，淺淺地飲了一口，注目問道：「這些，我沒說錯吧？」

白東樓含笑點首道：「沒錯。」

王老實道：「五年前那兩個倖逃一命的人，也就是你白東樓和令尊白太虛？」

白東樓道：「不錯。」

「那麼，這五年以來，做了多少功德呢？」

「一件都沒有。」

「不但沒做過一件功德的好事，而且還繼續做了五年傷天害理的事。」

「這也是實情。」

「你够坦白。」

「這叫作敢做敢當。」

王老實微笑道：「好像有點大丈夫的味道，但是據我所知，實際上不是這麼回事。」

白東樓道：「實際上又如何？」

王老實道：「當五年前，你們父子倆向苦大師叫饒命時，的確是有誠意接受苦大師的條件的，不幸的是，當時你們父子倆離開苦大師之後，不久就遇上了很有力的靠山。」

白東樓臉色一變，道：「你知道那是甚麼人？」

王老實道：「這個，還是留待你自己來介紹，比較合適。」

「也好。」

「於是，你們不但沒改過向善，而且，在那個靠山的指導下，朝夕勤練武功，同時，也變本加厲做盡傷天害理的事。」

「還有嗎？」

「現在，你們自信可以不怕苦大師派人來殺你們了，不過，還沒有絕對的自信，所以，才一面以五鳳樓爲幌子，作半公開的活動，一面設計刦持苗子楠，並以『紅燒冷公子』、『清燉熱羅刹』的噱頭，激使冷于冰、江無垢這一對當代武林中的年輕俠侶自行前來，加以暗算，並取得魔劍，那時候，你們就自信可以高枕無憂，可以爲所欲爲地主宰武林了，對不對？」

「只有一點兒不對，那就是我們並非要殺死冷于冰、江無垢二人，而是要將他們收爲已用……」

「作夢！」

白東樓笑了笑道：「聽起來，有點兒好像是在作夢，但如果你眞的知道我們那位靠山的來歷的話你心中應該有數的。」

王老實咀唇牽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白東樓道：「現在，我已經大致了解，方小玉就是苦大師派來殺我們的人？」

「不錯。」

「方小玉口中所說的所要殺的五個人，就是我們的靠山、我們父子倆、以及我的龍頭大哥？」

「大概是這樣吧！」

「她行嗎？」

「我相信事實會證明一切。」

白東樓目光深注地問道：「王老實是你的化名？」

王老實含笑反問道：「何以見得？」

白東樓說道：「因爲，你知道得太多了。」

王老實道：「這也不足爲奇，因爲，我就是五年前，苦大師身邊的那位俗家朋友。」

此話一出，方小玉美目中爲之異彩連閃，檀口微張，好像要脫口叫將出來，但她好像有着某種顧慮，還是沒有叫出來。

白東樓沒有注意到方小玉的表情，但冷眼旁觀的司彩鳳却已全部看到，若有所悟地，美目一轉，咀唇牽動了一下，欲語還休。

白東樓冷笑道：「五年以來，在暗中監視我們行動的也是你？」

王老實道：「可以這麼說。」

白東樓道：「狐狸尾巴已經現出來了，爲何不痛痛快快的報出眞實姓名？」

王老實道：「我的姓名已經說過了，既然你老弟不相信，你可以不叫我王老實，叫我王滑頭可以，叫我王二麻子也可以，甚至叫我王八蛋，我也不反對。」

白東樓眉騰殺氣，目露兇光，凝注王老實，冷笑一聲道：「亮兵刃！」

「我爲甚麼要亮兵刃？」王老實目注方小玉苦笑道：「方姑娘，妳可得救救我呀！」

緊接着，又向白東樓笑道：「白老弟，你可不能像吃柿子，專揀軟的，要你命的人可不是我呀……」

白東樓獰笑道：「沒人要得了我的命，但我却必須先取你的狗命……」

那「命」字的尾音未落，人已揮刀飛撲——

一聲清叱：「鼠輩找死！」

「噹」地一聲，方小玉後發先至，橫裏將白東樓截住。

但見兩道人影一觸而分，一分又合。

方小玉一連三十六劍，將白東樓迫退二丈左右之後，白東樓也立還顏色，一陣搶攻，將方小玉逼得連連後退。

寒芒電掣中，傳出白東樓的冷笑道：「天下第一尼的徒弟，也不過如此。」

方小玉沒接腔，並繼續後退中。

白東樓又冷笑道：「方小玉，妳是不是冒人字號的西貝貨？」

旁觀的司彩鳳忽然促聲勁喝：「三弟留心！」

司彩鳳的警告好像略嫌晚了一點。

這也就是說，司彩鳳疾聲勁喝的同時，一粒銀質菩提子已經射到距白東樓左耳邊不足一尺的距離。

當然，菩提子是發自方小玉手中。

同時，使的也是「迴環輪轉、菩提度厄」的手法。

於兩軍對壘，作捨死忘生的惡鬥中，居然能使出此等罕絕暗器手法，而且居然能避過像白東樓這樣的高手的耳目。

就憑這一點，已不難想見，方小玉的暗器手法，是多麼神乎其神。

× × ×

白東樓心頭一凜之下，已來不及做更好的應變措施，只好不加思索地將腦袋一偏，而手中的劍招也將攻勢改爲守勢。

也由於他這「腦袋一偏」，避過了「菩提貫耳」的致命一擊，但一隻左耳却被擊掉三分之二。

白東樓耳際一涼之間，金鐵交鳴之聲大作——

方小玉得理不饒人，一連三記絕招，將對方迫退八尺，同時，怒叱一聲：「鼠輩躺下！」

如响斯應，白東樓慘呼聲中，一個跟蹌，手中緬刀被震飛，前胸衣衫碎裂，被劃破一道長達半尺，深八寸許的血槽。

這還是一旁掠陣的司彩鳳搶救及時，否則，白東樓可眞的是應聲「躺下」了。

已經經過高明人物調教過的白東樓，當然也不是五年以前的吳下阿蒙。

儘管方小玉是天下第一尼苦大師的衣缽弟子，也不可能一下子將他放倒。

但問題却是方小玉那「迴環輪轉、菩提度厄」的暗器手法太高明了。

方小玉於叱出「鼠輩躺下」的同時，白東樓的右足踝也中了一粒菩提子。

其實，這一粒菩提子是跟擊掉白東樓三分之二的左耳的那一粒同時發出的，但由於手法的奇特，擊中目標的時間略有先後而已。

擊掉三分之二的左耳，只能算是輕傷，但擊中足踝，情況就不同了，其傷勢的輕重，姑且不論，光是那錐心刺骨的痛楚，就够人受的。

所以，白東樓一個踉蹌之下，幾乎丟了「老命」。

× × ×

司彩鳳於生死一髮之間，救下白東樓之後，方小玉却並未反擊，只是以長劍架住對方的雙劍，冷笑一聲道：「閃開！」

司彩鳳媚笑道：「怎麼？妳認爲我不堪承教？」

方小玉道：「妳自己明白就好。」

司彩鳳冷笑道：「別臭美了，暗箭傷人，有甚麼了不起。」

方小玉道：「我不跟妳嚕嗦，妳也不是我所要殺的人，强行出頭，對妳沒有好處。」

「那我還要謝謝妳的好意啦！」

「本來就是。」

「那很好，爲了酬謝妳的好意，我也只削掉妳半隻耳朵、挑傷妳一隻足踝，也在妳的前胸劃上那麼一劍，這，够意思了吧？」

方小玉黛眉一揚，說道：「是很够意思……」

抽劍搶攻，「唰、唰、唰、」一連攻出二十七劍，將司彩鳳迫退三丈開外。

二十七劍之後，司彩鳳轉守爲攻，並嬌笑道：「來而不往，非禮也，妳也接我二十七劍試試……」

但見她雙劍翻飛，如游龍夭矯、奇詭、凌厲、快速兼備，令人眼花撩亂。

但方小玉從容地見招拆招，司彩鳳那二十七劍使完，居然只將她迫退了三步。

而且，只要是行家都能看得出來，方小玉之所以退了三步，並非是被迫退，而是爲了因應地勢，便於雙方活動而已。

由此，也足以證明，五鳳樓三個老闆，雖然是以五通神、司彩鳳、白東樓的順序排名，但論功力，却應該是倒過來排名的。

這也就是說，他們三人之中，好像是以白東樓的武功最高。

×　×　×

方小玉再度開始反擊，並沉聲喝道：「司彩鳳，我已經手下留了情，妳要識相一點……」

「彩鳳退下！」

「噹」地一聲，方小玉的長劍被另一枝長劍架住，司彩鳳已飄退丈五之外。

架住方小玉的長劍的是一名年約五旬上下的精壯老人。

國字臉、臥蠶眉、海口獅鼻、滿面紅光，花白長髯垂胸，襯托上那一襲古銅色的長衫，顯得不怒自威。

他，目注方小玉，似笑非笑地道：「讓老夫給妳道謝如何？」

方小玉冷然反問：「爲何要道謝？」

「因爲，妳方才手下留了情。」

「用不着謝，你是誰？」

「老夫是誰，待會自然會告訴妳的，現在老夫要先行說明，五鳳樓的三位主人，都是一流中的一流高手，妳信不信？」

「方才的事實告訴我，不信！」

「那是因爲妳這個對手，是天下第一尼的徒弟，相形之下，他們才顯得比較差勁……」

「少廢話！你是誰？」

「老夫就是妳奉命要殺的五個人中的白太虛，也是白東樓的老子。……」

「很好！」

「也很妙，」白太虛含笑接道：「妳知不知道，老夫生平所喜愛的是甚麼？」

方小玉道：「我懶得過問。」

白太虛道：「但老夫必須要告訴妳，老夫最大的嗜好是寡人有疾……」

一旁的方文英截口沉喝道：「小玉，宰掉那老匹夫！」

方小玉嬌應一聲，抽回長劍，展開一輪以快制快的搶攻。

劍是白龍神劍，劍法是天下第一尼的降魔劍法。

同時，由於白太虛是五鳳樓三個老闆的長輩，功力自然會高上一籌。

因此，方小玉縱然不至於全力以赴，至少也不會手下留情。

但說來殊難令人相信，方小玉這一陣快攻，居然被白太虛從容不迫地接下了。

白太虛不但能從容不迫地接下方小玉的凌厲攻勢，而且還哈哈大笑道：「方夫人，怎麼吃起妳女兒的飛醋來。」

話聲才落，却又「哦」了一聲，道：「對了，老夫忘了『慧光指』也是苦大師的佛門絕藝之一。」

敢情方小玉已於激戰中使過「慧光指」了。

事實上，方小玉是已經使過「慧光指」了。

方小玉爲求速戰速決，不但已使過「慧光指」，而且也曾以「廻環輪轉，菩提度厄」的手法，發過三粒菩提子。

但由於白太虛的身手高於方才的對手，同時又是深知對方的絕藝，有備而來，所以，方小玉的兩般絕藝，都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而只不過是分別在白太虛的長衫下擺和衣袖上造成五個小洞而已。

不過，儘管方小玉的兩般絕藝未收到預期的效果，而使白太虛語含譏諷意味，但他暗中却也爲之驚出一身冷汗。

×　×　×

方小玉一面加强劍上的眞力，一面冷笑道：「姑奶奶的絕藝，還多着哩！」

白太虛邪笑道：「老夫知道，妳儘管使出來，老夫自信寶刀未老，還能應付得了……」

方小玉還是一位黃花大姑娘，對於對方的這些語意雙關的邪門語，可能還聽不懂。

因此，方小玉並未因而動怒，而只是在劍招上加緊施爲。

戰況暫呈難分勝負的膠着狀態。

一旁掠陣的方文英，但見她那透過罩面絲巾的獨目中寒光連閃，也不知她打的是甚麼主意。

這時，身負三處創傷的白東樓，和右肩受傷的五通神都已包紮好傷口，在一旁掠陣，看情形，他們兩人的傷勢都不算嚴重，而都有再戰之能。

就當方小玉、白太虛的戰況呈膠着狀態，方文英獨目中寒芒連閃，不知她在打甚麼主意之間，司彩鳳却突然射落王老實身前媚笑道：「來！咱們也活動一下。」

王老實哈哈大笑道：「有鳳來儀，我王老實走桃花運啦！」

「是的，艷福不淺，亮兵刃呀！」

「娘子，妳看我身上有兵刃嗎？」

「沒有兵刃，咱們徒手玩玩也行。」

「娘子……妳……妳怎麼會看中我的呢？」

「因爲，你長得很瀟洒，更主要的是，我要將你的狐狸尾巴完全掏出來。」

「娘子，娘子，妳的話，我可聽不懂呀！」

司彩鳳忽然俏臉一沉，冷然問道：「那麼，你老實告訴我，你究竟是誰？」

王老實却依然是以一副玩世不恭的玩笑態度反問道：「娘子以爲我是誰呢？」

「我以爲，你不是江自流，就是冷于冰。」

「娘子說的就是三年前，在杭州地區大奮神威，和江無垢聯手蕩平魔教餘孽的江家莊莊主與『冷公子』冷于冰大俠？」

「廢話！」

「不是廢話，世間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不問明白怎行。」

「現在你明白了？」

「是的，娘子……」

「那麼，你究竟是江自流，還是冷于冰？」

「娘子，妳看我像誰呢？」

王老實一直是一副滑稽的神態，使得緊綳着一張俏臉的司彩鳳忽然「噗哧」一

笑道：「你……你像我兒子的大哥。」

王老實苦笑道：「娘子變成老娘，這也算是我愛佔便宜的報應。」

司彩鳳道：「那麼，你是自動將狐狸尾巴完全抖出來呢，還是要老娘帮你掏出來？」

王老實說道：「妳認爲我是誰就算誰吧！」

「你是江自流？」

「妳看像不像？」

「不像，但我知道，江自流所擅長的『九轉百幻』神功，可以不用易容術而能隨意變換外貌，三年以前，他所幻化的『趙金口』趙伯柱，至今仍爲江洲同道不時說及……」

她的話被一串金鐵交鳴聲和一聲「轟」然大震所打斷。

原來這片刻之間，除了方小玉與白太虛二人的惡鬥還是一個難分勝負的膠着狀態之外，另一處却已有了急劇的變化。

這急劇的變化是方文英低頭與苗子楠悄聲說了幾句甚麼之後，忽然雙雙飛身而起，向五通神、白東樓二人所立處疾射而去。

方文英的心意很明顯，她是想趁這機會殺死五通神，白東樓二人。

儘管五通神、白東樓二人都負了傷，方文英此舉，有點打落水狗的意味。

但方文英復仇心切，也就顧不了這些了。

她也明白，五通神、白東樓二人中，以五通神的功力較次，而且傷的又是右肩，自然容易對付。

所以，她將五通神讓與她的愛兒苗子楠去對付。

此刻，苗子楠還沒兵刃，他手中所持的，還是不久之前，擱在他頸子上的，本來是屬於劉彪所有的那一把大鋼刀。

在方文英的構想中，憑她母子倆的身手，去對付兩個已經負傷的人，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

但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白東樓的反擊固然很强而有力，右肩負傷的五通神，也居然能以左手使劍，而其左手劍法，也同樣的强而有勁。

當然，「反擊强而有力」，並不表示五通神、白東樓二人佔了上風。

沒佔上風，自然會閃退，否則，就是他們自己活得不耐煩了。

所謂劇變，也就是發生在五通神、白東樓閃退的刹那之間。

原來五通神、白東樓二人之所以負了傷還裝成能够再戰的樣子站在那兒，他們本身就是一個誘人上鈎的餌。

他們站立的樓板下面，加設了一層鋼板，天花板上，暗藏有一個高達丈五，週圍五丈，用兒臂粗的鋼條製成的鋼柵。

平時，沒人注意到天花板上還另有花樣，也沒人知道樓板下還有一層鋼板。

一旦須要時，只要一按機掣，鋼柵下降，柵脚嵌入鋼板的洞孔中，被困在裏面的人，任憑你功力再高，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　×　×

現在，方文英、苗子楠母子倆，就是成了那鋼柵中無用武之地的英雄。

目前這一意外的劇變，不但打斷了司彩鳳的談話，也使得王老實的臉色爲之一變，更使得正跟白太虛惡鬥中的方小玉爲之心頭一驚，而章法大亂，而被對方迫得連連後退。

這情形，雖然是由於她的母、弟受困，關心過度所致，却也是由於她的臨陣經驗不够。

×　×　×

王老實一見方小玉情況危殆，連忙沉喝一聲：「小玉沉住氣……」

話聲中，人也同時長身飛射。

司彩鳳嬌笑一聲，說道：「先陪老娘玩玩……」

雙劍齊揮，成交剪狀，迎向正長身而起的王老實。

王老實冷笑一聲：「米粒之珠，也放豪光！」

只見他身形一頓，右手揚指凌空連點，同時左手凌空一抓。

像變戲法似地，只聽司彩鳳一聲驚呼，整個嬌軀，像根木頭一樣，被王老實抓了過來。

也幾乎是在這同一瞬間，那位趁着方小玉心神大亂，而佔盡優勢，而節節進逼的白太虛，忽然痛呼出聲，手中長劍也被方小玉一劍挑飛，並且有人適時勁喝：「留下活口！」

適時勁喝的人是自稱酒肉和尚的忘我大師。

其實，忘我大師的勁喝是多餘的。

因爲，儘管白太虛是方小玉奉命要殺的人，也儘管方小玉此刻心神大亂，但她也深知自己的母親、弟弟都在對方手中，必須以有份量的人質交換才行。

所以，當忘我大師勁喝的同時，方小玉已經以劍尖抵着白太虛的左胸，揚指凌空連點了白太虛前胸的四處要穴。

這刹那之間的變化，實在太意外，也太快速了。

可以說，意外得令人像在看魔術，快速得令人目不暇給。

方文英、苗子楠母子倆想打「落水狗」不成，反而落得身陷險境姑且不談。

試想想本已勝劵在握的白太虛，爲何會「馬失前蹄」，反勝爲敗？

還有：以司彩鳳身手之高，在王老實手中竟然不堪一擊就束手就擒，貌不驚人的王老實，竟然具有如此超絕的身手，他究竟是甚麼人？

因此，已被連場激戰打得一場糊塗的樓廳中，刹時間靜得落針可聞。

那批本來是應五鳳樓的邀請，前來看熱鬧，却被連番激戰「趕」得退立四週的江湖羣豪們，一個個一臉驚詫表情，注視着現場，連眼皮都不眨一下，好像一眨眼皮，就會錯過甚麼更精彩的變化似地。

×　×　×

白太虛雖然不能動彈，但啞穴並沒受制，因此，他目注忘我大師冷笑道：「方才，是你這禿驢暗算老夫？」

忘我大師露齒一笑道：「貧僧不是禿驢，是酒肉和尚。」此話一出，旁觀羣豪中，有人忍不住爲之「噗哧」出聲。

現在，方小玉明白了。

現在，羣豪們也都明白了。

爲甚麼勝劵在握的白太虛，爲何會反勝爲敗。

同時，他們也才看到了白太虛的右手手背上，血漬殷然。

站得較近的人，還能看得出來，那所謂「暗算」的暗器，竟然是一根魚刺。

試想：當白太虛長劍翻飛之間，能用一根魚刺擊中他的手背，那手法是何等神奇！

因此，羣豪們所有的視綫，都集中投向忘我大師。

方小玉更是投以驚訝與感激所混合成的柔和目光，默然無語。

忘我大師却在自斟自飲，一副怡然自得的悠閑姿態，對於羣豪們的奇異目光，視如未見。

由於忘我大師的座位是靠邊臨窗的，也是現場中沒受到連番打鬥所波及的少數座位之一。

不過，沒受到「池魚之殃」的座位雖然不止一副，但忘我大師却是現場中唯一還在喝酒的人。

× × ×

王老實目注忘我大師笑道：「和尚，你好逍遙呀！」

忘我大師也含笑說道：「不是我和尚好逍遙，是現成的美酒佳餚，不吃白不吃啊！」

王老實道：「你也算是現出半條狐狸尾巴了，以後，痲煩可多哩！」

忘我大師道：「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人，本來就是活在痲煩中。」

白太虛截口一聲怒叱：「閉住你的鳥咀！」

王老實也含笑說道：「和尚，暫時不要發表高論啦！」

忘我大師道：「好！佛曰：不可說，我和尚就不說。」

王老實將手中的司彩鳳向白太虛身邊一擱，道：「白大老闆，咱們談談生意可好？」

白太虛冷然反問：「你們誰做主？」

王老實道：「暫時由我當家。」

「生意如何談法？」

「公平交易，兩個換兩個。」

「老夫不答應。」

王老實一楞，道：「爲甚麼？」

白太虛冷笑道：「不爲甚麼，不答應就是不答應。」

緊接着，又揚聲喝道：「東樓聽着，立刻將鋼柵中的方文英母子給我宰掉！」

白東樓蹙眉苦笑道：「爹……」

白太虛怒聲道：「不聽話，就不是爹的兒子。」

白東樓苦笑無言。

不錯！被困鋼柵中的方文英、苗子楠母子倆，等於是網中之魚，要殺死他們絕對不會有太多的困難，但問題是：他們那邊，已只剩下五通神、白東樓這兩個「傷兵」。而王老實這邊，却除了方文英母子倆被困之外，還有很完整的陣容，論實力，更是强過五通神二人太多太多。

方文英母子倆絕不會束手受戳。

以王老實這邊的絕對優勢實力，要阻止五通神，白東樓二人向方文英母子倆下毒手，也應該是不會有甚麼困難的。

所以，白東樓的苦笑，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王老實爲甚麼不走「以霹靂手段制住五通神，白東樓二人的捷徑」，而獲得全勝，却偏要跟白太虛談生意，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 × ×

王老實向白太虛笑道：「白大老闆，你還正在盛年，如果就這麼死了，不太可惜嗎？」

白太虛哼了一聲，道：「反正有人先給我墊背，老夫雖死何憾。」

「你……眞是茅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

王老實苦笑聲中，揚指凌空點了白太虛的啞穴，然後目光一掠五通神、白東樓二人，道：「你們兩個怎麼說？」

五通神漫應道：「你說呢？」

王老實道：「我說嘛，鋼柵中的方夫人與苗小弟，雖然被困，但你們要想殺死他們，却也絕對不是三五招以內的事，是不是？」

「唔……」

「如果我說，我能在那三五招的時間之內，制住你們，甚至殺死你們的兩個，你信不信？」

五通神冷笑道：「既然那麼自信，那你爲何不試試看呢？」

是的，他爲甚麼不試試看？

這是現場中，所有羣豪們心中的共同問題。

因此，所有羣豪們的視綫，包括被困鋼柵中的方文英母子倆，都集中投射在王老實的身上，靜聽他的答案。

王老實拈鬚微笑道：「必要時，我會試的。」

五通神又冷笑道：「還要揀一個黃道吉日？」

五通神的語氣和態度，也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

明明他已處於絕對的劣勢之下，爲甚麼還能如此强硬？

王老實道：「大老闆，不要激我，如我走極端，雙方都沒好處。」

五通神沒接腔。

王老實又道：「我叫王老實，說的也都是老實話，你我都明白，試試看是多少要冒點兒危險的，我是諸葛亮的信徒，諸葛一生唯謹愼，所以，我不願冒險一試，而情願走安全路綫。」

「所以，你才要交換人質？」

「你也反對？」

「我不反對，但技術方面，却須好好研商。」

「可以，你說吧！」

五通神陰陰一笑道：「你先放人。」

王老實道：「可以，但我鄭重警告你，別玩甚麼花槍。……」

五通神道：「放心，你先放人，我也立刻開柵放人，這不是怕你的甚麼警告，而是我這個人雖然是邪魔外道，說話却絕對算數。」

王老實道：「好，我信你，接着。」

隨手將穴道被制的白太虛，司彩鳳二人扔了過去。

五通神也是果然守信，立即開柵將方文英，苗子楠母子倆放了出來。

這時，朱白水忽然由外面穿窗而入，向王老實耳邊悄聲密語。

朱白水是幾時離去的，沒人注意到，現在他正向王老實說些甚麼也沒人知道。

江湖上，武林中，總少不了這麼神秘而又怪異的人物。

如果是有心人，一定可以發現，現場中，又少了一位神秘人物——忘我大師。

忘我大師究竟是甚麼人？

他爲甚麼又悄然的走了？

× × ×

王老實已聽完朱白水的密語之後，精目環掃全場，朗聲說道：「諸位，沒有甚麼看的了，走吧！」

人羣中有人嘆了一聲，道：「一場精彩好戲，想不到會草草收場。」

王老實笑道：「別失望，朋友，精彩的還在後頭，請拭目以待吧。」

消滅白骨妖　圍攻五鳳樓

王老實進入五鳳樓時，是和朱白水兩人。

離去時，却多了三個人——方文英，方小玉，苗子楠等三人。

現在，這一行人是由朱白水開道，王老實斷後，於沉沉夜色中，快步走向湖濱，誰也沒說話。

到得湖邊，朱白水打了一聲忽哨，只見一艘巨型遊艇疾駛而來。

方小玉挨近王老實身邊，悄聲道：「江叔叔……」

王老實截口說道：「到船上再說。」

那遊艇距岸還有三丈多遠，王老實已沉喝一聲：「快上船。」

話聲中，他已當先飛登遊艇之上，其餘四人也紛紛跟進，那遊艇也立即掉轉船頭，向湖心疾駛而去。

方小玉又笑問道：「江叔叔，幹嗎這麼緊張？」

「緊張？」王老實苦笑道：「妳知不知道，方才，咱們的處境有多危險。」

危險？方才有甚麼危險？

還有，他自稱王老實，爲甚麼江小玉却叫他爲「江叔叔」？

難道說，這位王老實果然是江自流的化身。

是的，王老實就是江自流的化身。

進入船艙中後，江自流立即正式表明了他的眞實身份，但却仍然保持了王老實的外表。

由於江自流是苦大師的俗家朋友，方小玉自然早就見過。苗子楠也早在三年之前就得過江自流的好處。至於朱白水，是江自流的朋友，更毋庸贅述。

所以，現在的四人當中，只有方文英是跟江自流算是初見。

方小玉，苗子楠二人纏着江自流，要他說明剛才究竟有甚麼危險？己方明明佔了絕對優勢，爲甚麼要急於撤退？以及他爲何不以本來面目示人等問題，江自流也一一加以解答。

原來苦大師雖然答應了方小玉代他誅殺白太虛父子，並隨同乃母復仇，却深知此行險阻太多，憑方文英母女的力量，絕對沒法完成任務，甚至連自保都有問題。

所以，苦大師除了請江自流在暗中加以照顧，並請江自流轉請冷于冰，江無垢夫婦共襄義舉，完成這一宗大功德。

至於方才的所謂危機，却是連江自流也是始料所不及的。

江自流早已明白，所謂五鳳樓的靠山，就是「白骨雙妖」，聞人虎，聞人鳳兄妹。

聞人虎，聞人鳳兄妹，三十年前，曾是苦大師劍底的漏網游魂。

試想，能於三十年前的苦大師手下逃出一死的人，又豈是等閑人物。

所以，不論是功力，聲望，或輩份，聞人兄妹都比三年前被消滅的魔教餘孽要高强得多。

面對如此艱鉅的任務江自流又豈敢掉以輕心。

所以，他除了邀請「冷公子」冷于冰，「熱羅剎」江無垢夫婦助陣之外，同時，也請了剛由塞外回來的阿爾泰山派中最年輕的長老朱白水，（這裏附帶說明：方才在五鳳樓中，王老實對朱白水的介紹辭中，除了「當今天子的布衣朋友」，是信口胡謅的玩笑話之外，其餘都是眞實的，而且，能被江自流請來這種場合助陣的人，其身手之高，也是不難想見的）。

他自信，憑他們這陣容，消滅「白骨雙妖」聞人兄妹，縱然不會太輕鬆，至少也該能勉强完成任務。

所以，他的心情很輕鬆，一直到剛才進入五鳳樓，也還瞞着方文英母女倆。

可是，當他制住司彩鳳的同時，却有人以傳音入密功夫向他示警說：白骨雙妖還請來一個更厲害的老魔，白骨門的長老，也是白骨雙妖的師叔「冷面人屠」仲孫豪。

由那「冷面人屠」的綽號，不難想見，仲孫豪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屠夫。

仲孫豪不但殺人不眨眼，而且還嗜好吃人心，並影响白骨雙妖也成了嗜吃人心的惡魔。

方才，這三個老魔就是生吃過人心之後，醉倒在密室之中，但却隨時可能會醒過來。

試想，在當時那情景之下，如果那三個老魔醒過來了，那後果是多麼嚴重。

所以，當時江自流才不得不儘速交換人質，儘快撤退脫身。

至於江自流之所以不以眞實身份示人，那是爲了鬆懈對方的戒心，以便於必要時，能收奇襲的效果。

說到這裏，他目注苗子楠笑問道：「小淘氣，現在，都明白了吧？」

苗子楠笑道：「江叔叔，人家已經十三歲了，還叫我小淘氣。」

江自流跟冷于冰，江無垢平輩論交。以往苗子楠叫江自流「江伯伯」，叫冷于冰夫婦爲「冷哥哥」，「江姊姊」。現在，他却跟着乃姊叫「江叔叔」，這種各交各的稱呼，眞會教不明內情的人爲之昏頭轉向。

江自流含笑說道：「十三歲就算大人了？其實乳臭還沒乾哩？」

「江大俠，」方文英正容接道：「我

想起了一個很令人費解的問題。」

江自流道：「是甚麼問題？」

方文英道：「照江大俠方才所說：五通神他們大援在後，有恃無恐，那麼，方才，他們爲何不藉故拖延時間，而那麼快就答應交換人質？」

「這問題，我也想過，却沒想通，」江自流沉思道：「我想，最好的解釋是：他們也不知道那三個老魔甚麼時候才醒過來，而當時的情況又對他們不利，爲免夜長夢多，才不得不答應交換人質。」

方文英點頭道：「大概是這樣了。」

苗子楠問道：「對了，江叔叔，方才那以傳音入密功夫向您示警的人是誰？」

江自流苦笑道：「你問我，那我去問誰？」

苗子楠道：「我想，憑你的功力，大致情形總該有個概念的。」

「是的，我猜想，七成以上是那位忘我大師。」

「忘我大師又是誰呢？」

江自流笑道：「忘我大師就是忘我大師，也叫酒肉和尚。」

苗子楠向他扮了一個鬼臉，道：「對他的來歷，您就一點概念都沒有？」

「沒有。」

「他的功力好高明。」

「很可能比我還要强。」

方文英插口接道：「忘我大師的確是一位很神秘的人物，功力那麼高，却從來沒有聽說過。」

江自流道：「幸虧他是友非敵，否則，可够頭痛的。」

方文英說道：「方才，他跟江大俠，朱大俠二人一起喝酒時，是否提及他的來歷。」

「沒有。」

「二位也沒問過？」

「是的。」

「他明裏暗裏帮助我們，却不說明自己來歷，最後更是不辭而別，這是爲甚麼呢？」

江自流苦笑道：「誰知道哩？」

朱白水插口笑道：「武林中，就少不了這些令人莫測高深的怪人，現在，不用去瞎猜了，我想：在必要時，他會自動說明的。」

方文英連連點頭道：「對！對！」

苗子楠忽然向江自流悄聲說道：「江叔叔，咱們說這些秘密，會不會給船家傳出去？」

江自流含笑說道：「你以爲船家是誰，他就是你的苗叔叔苗鎭呀！」

苗子楠禁不住歡呼道：「啊……那眞好極了。」

江自流道：「不怎麼好，你們苗家祖孫三代，還有最高的一代沒來！」

苗鎭曾經是江家莊的總管，也是「九爪神龍」苗逸塵的義子，而苗子楠却是苗逸塵的義孫。

目前，這個以「義」字結合的苗家三代，只差一個老的沒來，所以，江自流才有此一說。

緊接着，江自流又道：「方才在五鳳樓時，你朱叔叔來去匆匆地，去而復返，你知不知道，那是爲甚麼？」

苗子楠星目一轉，道：「我想，那一定是您的安排，請朱叔叔招呼苗叔叔，事先在湖邊接應我們。」

「這鬼精靈眞够精。」江自流向方文英笑道：「大嫂，最多五年，令郎必然成爲武林中年輕一代中的頂尖兒高手。」

方文英却是感慨良深地，幽幽一嘆道：「今後，還得請江大俠多多栽培他。」

江自流慨然點首道：「這是義不容辭的事，誰叫我是他的『江叔叔』哩！」

方文英道：「楠兒，還不快謝過江叔叔。」

苗子楠道：「免啦……娘，我也不要江叔叔謝我了。」

說完，並向江自流扮了一個俏皮的鬼臉。

方文英當場爲之一楞。

江自流却笑道：「小鬼頭，只要你能說出理由來！江叔叔一定謝你。」

「如果我說不出理由來呢？」

「那我會擠出你的蛋黃來。」

「好，聽着，以前，我叫您江伯伯，現在叫您江叔叔，將您叫年輕了，該不該謝我。」

「該，該，」江自流一掌拍在苗子楠的屁股上，笑問道：「這樣謝法，够意思吧。」

「不够意思，您賴皮。」

「那……要怎樣謝才够意思呢？」

苗子楠星目一轉，道：「馬馬虎虎，說個故事吧！」

方文英佯嗔地叱道：「楠兒胡鬧，現在是甚麼時候，誰有工夫說故事！」

苗子楠笑道：「娘，您別緊張，楠兒要聽的故事，在座的人，包括您在內，一定都喜歡聽，也一定都急于聽到的。」

方文英「哦」了一聲。

江自流却拈鬚微笑道：「我已經知道，你想聽甚麼故事了。」

苗子楠道：「我不信。」

江自流道：「小鬼頭，你尾巴一翹，我就知道你要幹甚麼，現在，你的話意已很明顯，豈有不知道你的心意之理。你想聽有關白骨的故事，是不是？」

「啊……」

苗子楠的小咀兒張得又圓又大，半天合不攏來。

方小玉嬌笑道：「弟弟，你忘了江叔叔曾經以『趙金口』的藝名給人看相算命，察言觀色，正是他老人家的特長呀。」

江自流道：「丫頭，別掀我的底牌，現在，乖乖地聽故事吧。」

有關白骨門的故事，確如苗子楠方才所說，在座的人，都喜歡聽，也都是急于聽到的。

可惜的是，江自流也不過聽人傳說，所知道的有限得很。

所以，聽故事的人，都不由感到有點兒失望。

他們聽完之後，對白骨門只有一個很簡略的概念，那就是——

白骨門肆虐江湖，比魔教還要早十多年。

——當年聯手消滅白骨門的羣俠是哪些人，已無法查攷，目前，只知道苦大師曾是參與羣俠之一。

——目前，重出江湖的「冷面人屠」仲孫豪，「白骨雙妖」聞人虎、聞人鳳等三人，是當年羣俠圍剿白骨門時，少數的漏網游魂。

——白骨門的獨門武功是「腐屍寒煞」，顧名思義，那是由腐屍中練就的，既陰寒，又含有劇毒的邪門功夫。

——白骨門的兵刄是一隻外表如白骨的鋼質手臂，最厲害的招式爲「白骨十三抓」。

——現在潛伏在五鳳樓中的三個白骨門老魔，至少都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

雖然這些不過是對羣俠們提供了一個有關白骨門的概念，但在兩軍對壘之間，知己知彼也是致勝的條件之一，所以，對羣俠們的帮助，還是很大的。

× × ×

敵情了解了之後，話題轉到如何分配人手，如何克敵致勝的問題。

于是，江自流義不容辭地成了羣俠方面的三軍統帥。

苗子楠鼓掌笑道：「好！冷哥哥、江姊姊就是大元帥身邊的蕩寇大將軍。」

接着，又眉峯一蹙，道：「奇怪，怎麼冷哥哥，江姊姊還沒來？」

江自流拈鬚笑道：「據本大元帥所知，最近這段時間中，你冷哥哥、江姊姊都得過苦大師的不少好處，我想，早晚也該到達這兒，也許已經來了也說不定哩。」

在前艙中担任警戒的苗鎭忽然促聲說道：「大家當心，有兩艘可疑的快艇，向我們疾駛而來……」

江自流一掌擊滅燈火，沉聲問道：「咱們的船，在甚麼位置？」

苗鎭的語聲答道：「距『三潭印月』約莫還有百丈距離。」

江自流道：「好，繼續划向『三潭印月』。」

「是……」

江自流的目光，在黑暗中有如兩道冷電。他環掃全場之後，道：「待會，如果來的只是一個白骨老魔時，由我來對付，兩個就由我與朱大俠分別對付。」

方小玉道：「如果來的是三個呢？」

江自流道：「那就只好由你們姊弟和令堂聯手對付，苦撑待援了。」

一頓話鋒，又道：「眞要到那個情況時，請記住，不可貪功躁進，儘可能先求自保。」

苗鎭的語聲又由前艙傳來：「那兩艘快艇，已到達十丈之外。」

江自流道：「我知道。」

江自流不但是「知道」，也已經看到了，而且其餘的四個人也都看到了。

因爲，艙門雖然是其黑如墨，外面却由于星月的微光，視界相當開朗。何況，他們五個人都是具有夜視能力的內家高手，儘管那艘快艇還在十丈之外，他們却已能分辨出，兩艘快艇上載的是一些甚麼人了。

那兩艘快艇是以五丈距離，併排行駛，一人掌舵，一人划槳。

操舟的人暫時不算，左邊那艘上是三個——白太虛、五通神、司彩鳳。

右邊那艘上是一男一女兩個白袍白髮的老人。

那一對白髮老人，一樣的身着白色長袍，白袍上綉着一樣的黑色骷髏圖案，一樣的長髮披肩，一樣的紅光滿面。

唯一不同的是，一個白髯垂胸，一個則頷下是光禿禿的。

也就是由于這一點的不同，才能斷定他們兩人之中，有一個是女的。

因此，江自流目光一觸之下，已能斷定，必然是「白骨雙妖」中的聞人虎，聞人鳳兄妹。

同時，由于更厲害的一個老魔「冷面人屠」仲孫豪沒來，使得暗中捏一把冷汗的江自流，心情上也顯得輕鬆得多了。

× × ×

當那兩艘快艇到達三丈距離時，那兩個白袍老人已飛身而起，輕盈而又曼妙地飄落江自流等人所乘的巨型遊艇上。

接着，白太虛、五通神、司彩鳳等三人，也相繼飛登遊艇上。

江自流、朱白水二人已併肩立卓官艙門口，含笑「相迎」。

至于偽裝成船家的苗鎭，則雜在另外七名划槳的舟子中，照樣划他的槳，對於這突然搶登的五個惡客，視如未見。

雙方互一打量之後，白太虛首先打破沉寂道：「王老實，你很沉得住氣。」

江自流笑了笑道：「如果我沉不住氣，你們就能放我一馬？」

白太虛道：「只要你能接受咱們的條件，也未嘗不可以放你一馬。」

「所謂條件，就是要交出魔劍，並要冷公子，熱羅刹二人自行向你們報到？」

「不錯。」

「別作夢，也別廢話了，你們的靠山既已出面，此行絕難善了，劃下道來！」

「要不要我先將咱們的靠山向你們介紹一下？」

「免了，『白骨雙妖』的大名，王老實早就久仰啦！」

一直冷眼旁觀的「白骨雙妖」忽然臉色一沉，目射冷電似的碧綠寒芒，並由聞人虎發話道：「王老實，據說你可能是擅長『九轉百幻』神功的江自流的化身？」

江自流精目一轉，道：「我可以老實告訴你，三年以前的『趙金口』趙伯柱，現在的王老實，跟江自流是三位一體的一個人。」

聞人虎道：「唔……實話實說，這才够意思。」

聞人鳳接問道：「現在是你的本來面目？」

江自流道：「不是。」

聞人虎說道：「爲何不以本來面目示人？」

「我高興。」

「但願你待會還能高興得起來。」

「我自信，待會一定更高興。」

聞人鳳冷笑一聲，接問道：「還有一個功力不錯的酒肉和尚，爲何不見？」

江自流笑了笑道：「不用酒肉和尚出手，就憑在下和朱大俠兩人，一定伺候得你們舒舒服服的，妳信不信？」

「老娘不信！」

話出招隨，聞人鳳的足下像裝有滑輪似的，沒看到她抬腿舉步，一下子就滑到江自流身前，雙掌齊揚，分別抓向江自流

，朱白水的前胸。

人還未到，潛勁如山，腥風刺鼻，令人作嘔。

情況很明顯，聞人鳳雖然自矜身份，目無餘子，一出手就同時分取對方兩人，卻也並未過于輕視對方，而出手就是白骨門的獨門絕藝「腐屍寒煞」、和「白骨十三抓」中的精妙絕招「魔手搜魂」。

但她這既狠又毒，雷霆萬鈞的攻勢，卻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

只見江自流、朱白水二人神態從容地，各自單掌一翻一送，那腥風刺鼻，陰寒難耐的「腐屍寒煞」，竟然被逼得倒捲而回。

而江自流更是乘單掌一送之間，凌空一指點向聞人鳳的掌心。

聞人鳳臉色一變，收招疾退八尺。

只聽「嘶」地一聲，一縷指風擦着她的左臂而過，使得她的臉色又是一變。

朱白水是單掌接招。

江自流雖然于接招的同時予以反擊，但用的也是單掌。

由這一點，也足以表示出，他們兩人同樣的心高氣傲，豪氣干雲，儘管是對方倚老賣老，同時攻向他們兩人，而他們卻不願落個「以衆凌寡」的話柄。

× ×

江自流，朱白水二人仍然卓立原地，並未乘機進擊。

聞人鳳精目中綠芒一閃，向江自流訝問：「你也會使苦大師的『慧光指』？」

江自流披唇一哂，道：「自己不懂的事，最好少自作聰明。」

聞人鳳臉色一變之間，江自流又含笑接道：「這是江某人自創的『誅妖指』，專殺妖魔鬼怪……」

聞人鳳厲叱一聲：「閉咀！」

江自流道：「好！不動口就動手，方才，妳一個對兩個，如果我說妳自不量力，妳一定不服氣，但以一敵二，對妳來說，太不公平……」

聞人鳳截口問道：「你的意思，是要咱們兄妹一個對一個？」

江自流道：「不錯。」

聞人鳳冷笑一聲：「好吧！老娘成全你。」

接着，扭頭向聞人虎笑道：「大哥，這兩個小輩玩藝兒還不錯，同時，話又是他自己說的，咱們一個對一個，也算不上以大欺小。」

聞人虎點點頭，說道：「我同意，而且，這兩個小輩的一顆心，足以抵上普通人心百顆以上，對咱們兄妹的修爲大有助益，千萬記着，動手時，不可傷及他們的心臟。」

人心可以做爲增强功力的補品，這也算是聞所未聞的奇聞。

「我知道，」聞人鳳沉聲喝道：「給你們一個便宜，亮兵刃！」

江自流方才的那段話，含有「激將」作用。

這也就是說，希望激使聞人鳳仍然以一對二。

在那種情況之下，江自流，朱白水二人以二對一，不致落人以「以衆凌寡」的話柄，對他們的清譽，不會有影响，同時還可以收到「各個擊破」的效果。

因爲，他自信，在兩人聯手之下，縱然殺不了聞人鳳，至少也可以給予重創，然後再合力對付聞人虎，如法泡製。

這算是江自流的如意算盤，而事實上，方才那一招硬拚，也已經證明，他這如意算盤是可以打得通的。

但他卻沒想到，聞人鳳年老成精，早已看透了他的企圖，而順風轉舵，使他的如意算盤落了空。

× × ×

江自流心中雖然有點兒失望，卻也並不沮喪。

因爲，事實上，他原先的計劃，就是「一對一」的。

他顯得頗爲安詳地一笑道：「不必了，江某人和朱大俠就憑一雙肉掌，領教你們的獨門絕藝『白骨十三抓』吧！」

說完，向朱白水一使眼色，道：「朱兄，公的給你，請！」

他這一聲「請」，含有雙重作用。

其作用之一是，請朱白水去對付聞人虎。

作用之二是，請聞人鳳先發招。

朱白水是應聲飛縱聞人虎身前，聞人鳳也是一聲「老娘有僭」之後，向江自流發動一串搶制先機的快攻，而且一出手就是「白骨十三抓」。

「白骨十三抓」，集奇詭，快速，凌厲之大成。

尤其是此刻的聞人鳳，爲了存心給江自流一個下馬威，更將「腐屍寒煞」合併使出。

因此一時之間，但見她就像千手佛似地，幻化成無數隻手臂，抓向江自流的全身要害，加上那腥臭難耐的「腐屍寒煞」，聲勢至爲驚人。

此情此景之下，如果換上一個功力較次的對手，勢將一「抓」也接不下。

但江自流儘管跟聞人鳳比較起來是「小輩」，卻絕對不是「較次的對手」。

江自流不但不是較次的對手，而且，還是當代武林中少數的頂尖兒高手之一。

因此，聞人鳳的「白骨十三抓」，不但沒佔到便宜，也沒取得先機。

更妙的是：江自流使的還是以慢制快的招式。

這也就是說，聞人鳳的「白骨十三抓」，在外行人看來，像救火似地，有點兒手忙脚亂，而江自流的招式，卻是慢吞吞，像盲人探路，也像瞎子摸象。

當聞人鳳的「白骨十三抓」使完之後，一面改變招式，一面訝問道：「江自流，你這是哪一派的招式？」

江自流含笑答道：「這不屬于任何一門派，是江某人剛由苦大師傳授的佛門絕藝。」

「叫甚麼名稱？」

「本來叫『降龍十三式』，現在，我叫它『誅妖十三摸』……」

他的話沒說完，擠在官艙門口觀戰的方小玉、苗子楠二人，忍不住爲之「噗哧出聲」。

聞人鳳冷笑道：「小輩！待會就笑不出來了……」

江自流含笑接道：「妳以爲他們會中

上『腐屍寒煞』的屍毒？」

「你明白就好！」

「我當然明白，但妳卻老糊塗了，咱們這位方夫人，是名震江湖的『辣手華陀』呀。」

「這是說，你們事先都服過她的祛毒靈丹？」

「這下子，妳總算聰明起來啦……」

他們口中針鋒相對，手脚上更是奇招迭出，纏鬥不休。

一時之間，好像誰也沒佔到便宜。

這一對，是一時之間難分勝負，朱白水和聞人虎那一對，卻已經分出高下了——朱白水已經被迫而採取守勢。

朱白水不但被迫採取守勢，而且還守得相當勉强。

看情形，如果沒人及時支援，朱白水很可能難以再支持二百招。

對于朱白水的危機，江自流已經看到，方文英等人也已經看到，但他們卻都無能爲力。

因爲，江自流能跟黑道上數一數二的老魔打成平手，已屬不易，實無餘力去支援朱白水。

至于方文英等人，也是愛莫能助。

因爲，儘管這遊艇是西湖中最大型的，前艙甲板上的空間，畢竟有限。

在這有限的空間中，有着四個超級高手分成兩組在惡鬥，已經很少有廻旋的餘地了。

因此，事實上，方文英等人即使想支援朱白水，也沒法擠上去。

退一步說，即使他們擠過去了，船頭還有白太虛，五通神、司彩鳳等人，那三個小魔，也必然會予以攔截。

此情此景之下，羣俠方面，有如「啞子吃黃蓮」，苦在心中，卻說不出來。

不但說不出來，甚至面孔上也不便表示出來。

× × ×

江自流跟聞人鳳還是處於難分勝負的僵局。

朱白水雖然還沒到岌岌可危的險境，卻已顯得左右支絀。

只聽聞人虎冷笑道：「小輩，只要你還能支持百招，老夫可破例放你一馬。」

話鋒忽頓，飛起一脚，踢向假裝船伕，仍在船舷邊划槳的苗鎮，並怒叱一聲：「小輩找死！」

原來苗鎮有心助朱白水一臂之力，卻是有心無力。

因爲，儘管他是「九爪神龍」苗逸塵的義子，在武林中也算是一流高手的佼佼者，但跟目前的聞人虎一比，他實在差得太多了。

所以，他眼見朱白水處境漸危，急需支援時，也不攷慮自己行不行，趁着聞人虎剛好轉到他身邊時，猝然發難，抽冷子一劍掃向聞人虎的雙足，而且，是由聞人虎的背後偷襲。

但聞人虎好像背後長了眼睛，苗鎮的劍才剛剛掃出，他那盲目的一踢，已踢到苗鎮的胸前，逼得苗鎮只好一個倒翻，落入湖中。

聞人虎一脚將苗鎮逼落湖中之後，一連三抓，「抓」得朱白水險象橫生，一面冷笑道：「小輩，老夫優待的一百招只剩下五十招，你要好好的把握住，否則，你的心就得給老夫當點心吃了……」

武功一道，就是這麼回事，技差一着，縛手縛脚。

目前的朱白水，已被對方那强大的壓力，壓得幾乎喘不過氣來。

也幸虧江自流偶爾一記「誅妖指」，逼得聞人虎分神應付才能勉强撐持下去。

這時，方小玉的菩提子也出手了。

而且，一發五粒，使的自然是「廻環輪轉、菩提度厄」的絕妙手法。

但聞人虎這個對手實在太高明了。

方小玉的菩提子不但都被聞人虎接住，而且還呵呵大笑道：「臭丫頭，小孩玩的玩藝，也敢在老夫面前獻醜。」

緊接着，又沉叱一聲：「小輩，還有二十招……」

幾乎就在聞人虎說話的同時，湖面上飛起一條不大不小的鯉魚，箭疾地向聞人虎的口中射來。

聞人虎也幾乎未經大腦攷慮，張口咬向魚頭。

湖中鯉魚會自動送入人口，這已經算是咄咄怪事。

但更怪的是：當聞人虎張口咬向魚頭的瞬間，那條不大不小的鯉魚，又以同樣的速度「退」了回去。

緊接着，人影一閃，一聲勁喝：「朱大俠請退過一旁。」

「呼、呼、」兩掌，接下聞人虎的攻勢，並敞聲笑問道：「聞人虎，我和尚這兩下子還不錯吧？」

這位及時趕來的救兵是「酒肉和尚」忘我大師。

聞人虎冷笑一聲，說道：「不過如此而已……」

忘我大師一面拳脚兼施，一面笑道：「但我酒肉和尚能跟你這老魔頭打成平手，不但覺得很滿足，也足以自豪了。」

聞人虎道：「你能撐過百招再自豪也還不遲。」

「咱們打個賭，怎麼樣？」

「如何賭法？」

「百招之內，如果是你敗了，叫我三聲『和尚爺爺』，我敗了，則自動挖心奉上……」

「你的心只配餵狗，老夫沒興趣。」

聞人虎不是對忘我大師的心「沒興趣」，而是他沒有百招打敗對方的力量。

因爲，就這片刻之間，雙方已交手四十五招。

在這四十五招中，聞人虎已體念到，忘我大師的功力，好像高出朱白水甚多。

像忘我大師這種高手的心，依聞人虎兄妹方才的對話，應該是比其他的人心更有補益。

但格于現實，他沒把握取勝，所以才不得不作違心之論。

忘我大師忽然長嘆一聲，道：「聞人虎，你的話，眞說到我心坎裏去了。」

聞人虎一楞，道：「此話怎講？」

忘我大師道：「我的心，的確是只配餵狗，而且，老早就該挖出來餵狗了。」

「你……你究竟是甚麼人？」

「一個早就該死的酒肉和尚……」

他們兩人的惡鬥已達八十招，戰況呈不勝不負的膠着狀態。

至于江自流與聞人鳳那一對，由于忘我大師這個生力軍的加入，江自流精神大振之下，已由平手局面而改佔上風。

同時，經過片刻調息的朱白水，也重振餘勇，與江自流聯手雙戰聞人鳳。

此刻的聞人鳳，對付一個江自流都落了下風，又怎能禁得住再加上一個像朱白水這樣的對手。

在壓力驟增之下，聞人鳳被迫得連退三大步，並發出一聲驚呼，緊接着，又說出一句羣俠們聽不懂的話。

說完之後，立即一個倒翻，躍入緊隨遊艇旁的一艘快艇中。

緊接着，聞人虎、白太虛、五通神、司彩鳳等人，也紛紛躍登快艇中，疾駛而去。

也直到此時，朱白水才向忘我大師抱拳長揖，道：「多謝大師義伸援手。」

忘我大師連忙避過一旁，含笑搖手，道：「無功不受祿，我和尚担當不起。」

江自流含笑說道：「那就不用謝啦！和尚，你是否太過神秘了一點？」

忘我大師說道：「我倒是一點也不覺得。」

江自流道：「比方說，你功力高深莫測，却沒人知道你的來歷……」

忘我大師截口笑道：「我的來歷，以後諸位可能會明白，至于『功力莫測高深』，可實在太過奬了，同時，我也另有解釋。」

「好！請說。」

「諸位覺得我功力高深莫測，是否由于我方才能跟聞人虎打成平手而言？」

「不錯。」

「其實，我好像唐太宗手下的程咬金，最佳絕藝只有三板斧，所以，方才我已盡了最大的力量，如果再打下去，我是非敗不可。」

「是嗎？」

「閣下若是不信，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我姑且相信吧！」江自流沉思着接道：「和尚，你對白骨門的內情，好像知道得很多？」

忘我大師笑了笑道：「這是實情。」

「對我們這邊呢？」

「知道得也不算少。」

「啊……」

「其實，說穿了也很簡單，因爲，我也是受苦大師之託而來，暗中替諸位打接應的。」

江自流「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一直冷眼旁觀，獨目在忘我大師週身上下打轉的方文英，忽然插口問道：「沒有別的原因？」

忘我大師不加思索地道：「沒有。」

他雖然回答得乾脆而又快速，但語聲却顯然有點不太自然。

方文英接問道：「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

忘我大師苦笑道：「不可能吧！我和尚已有多年沒在江湖上走動了。」

方文英道：「究竟是有多少年沒在江湖上走動？」

方文英也好像有點兒反常，居然對一個神秘的和尚，打破砂鍋問到底地，喋喋不休。

忘我大師漫應道：「確實的日期已記不清楚，總而言之一句話，已經很久很久了。」

苗子楠對于這些不着邊際的對話，好像不感興趣，而忽然「咦」了一聲，道：「苗叔叔怎麼還沒上來？」

他口中的「苗叔叔」也就是不久之前，被聞人虎逼入湖中的苗鎭。

江自流含笑接道：「放心，如果你苗叔叔給淹死了，那麼，西湖中的所有魚蝦，也全都會被淹死啦！」

後艙中傳來苗鎭的洪笑道：「小淘氣，快過來瞧瞧，看看我抓的這條紅鱗鯉魚，可愛不可愛……」

原來不知是甚麼時候，苗鎭已由後艙上了船。

苗子楠嘟着小咀道：「不可愛，人家在給您担心，您却還叫人家小淘氣。」

苗鎭呵呵大笑道：「叫小淘氣有甚麼不好，如果有人叫我小淘氣，我一定高興得連翻七十二個筋斗哩。」

苗子楠轉嗔作喜地笑道：「好！我叫您小淘氣，快到前面來翻筋斗……」

朱白水忽然苦笑道：「和尚又不辭而別啦！」

是的，忘我大師又「不辭而別」了。

他是趁着苗鎭、苗子楠這一對叔侄倆的對話之間，引起羣俠們的微笑而分神的機會，悄然開溜的。

他沒乘船，但却比白骨老魔們所乘的快艇還要快。

因爲，他乘的是一片船板，以達摩「一葦渡江」的方式疾駛而去。

江自流向悃然若有所失的方文英，笑問道：「方夫人對這位忘我大師，好像有似曾相識之感？」

方文英苦笑道：「是的，好像曾經見過，但仔細想想，却又不像。」

江自流道：「像忘我大師這種滿臉疤痕，並眇左目的特別特徵，我想，只要是見過他一面的人，應該有很深刻的印象，不可能會想不起來。」

方文英道：「但事實上，我就是想不起來。」

「想不起來就不要想了。」苗子楠拉着乃母的衣袖，搖幌着道：「娘，還是先說我的身世吧！」

方文英道：「現在沒工夫說呀！」

苗子楠道：「現在正閑着呀！娘，方才在五鳳樓時，你說過，一有機會，就將我的身世詳細說明的。」

只見兩道人影，以「一葦渡江」的絕頂輕功，由湖面上並肩疾駛而來。

苗子楠禁不住歡呼一聲，道：「是冷哥哥、江姊姊……」

話沒說完，那兩道人影已輕盈美妙地飄落甲板上，雙雙含笑說道：「大家都好嗎……」

不錯，來人就是三年前在杭州地區消滅魔教餘孽，如今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成爲當代武林中少數頂尖兒高手之一的「冷公子」冷于冰、「熱羅剎」江無垢夫婦。

冷于冰的瀟灑飄逸，還是跟三年以前一樣。

江無垢也跟三年以前一樣的冷艷無雙，所不同的是，比三年前多了一份更能撩人的少婦風韻。

此刻，冷于冰穿的是一襲白色長衫，江無垢却是一身白綢衫裙。

不過，他們的白色衣衫上，却濺了不少斑斑點點的殷紅血漬。

而且，還都是新的血漬。

江自流目光在對方兩人身上一掃，苦笑道：「大家都不太好。」

冷于冰訝問道：「此話怎講？」

「一言難盡。」江自流注目接道：「賢伉儷方才又大開殺戒了？」

冷于冰道：「也不算多，一共才宰掉十五個。」

「那是一些甚麼人？」

「有來自塞外的，來自苗疆的，來自北海的，還有來自東瀛，與羅剎的外國人等。」

「還有外國人？」

「可不是，而且，那些外國人，不但武功高不可測，也怪異得很。」

江無垢接口一嘆，道：「我們低估了白骨門的實力，他們爲了重整白骨門往日雄風，除了重金禮聘外國高手之外，國內方面，幾乎所有多年未出江湖的黑道巨擘，却給他們勾引出來了。」

江自流笑了笑道：「那也好，讓所有黑道巨擘自動集中，借助賢伉儷的無上神功，來個一網打盡。」

冷于冰苦笑道：「江兄，你對我們估計太高了。」

「難道還有漏網的？」

「是的，而且，漏網的還不止一兩個呢。」

「那是誰和誰？」

「兩個東瀛矮鬼，一個羅剎人。」

「這是說，國內的黑道巨擘，都宰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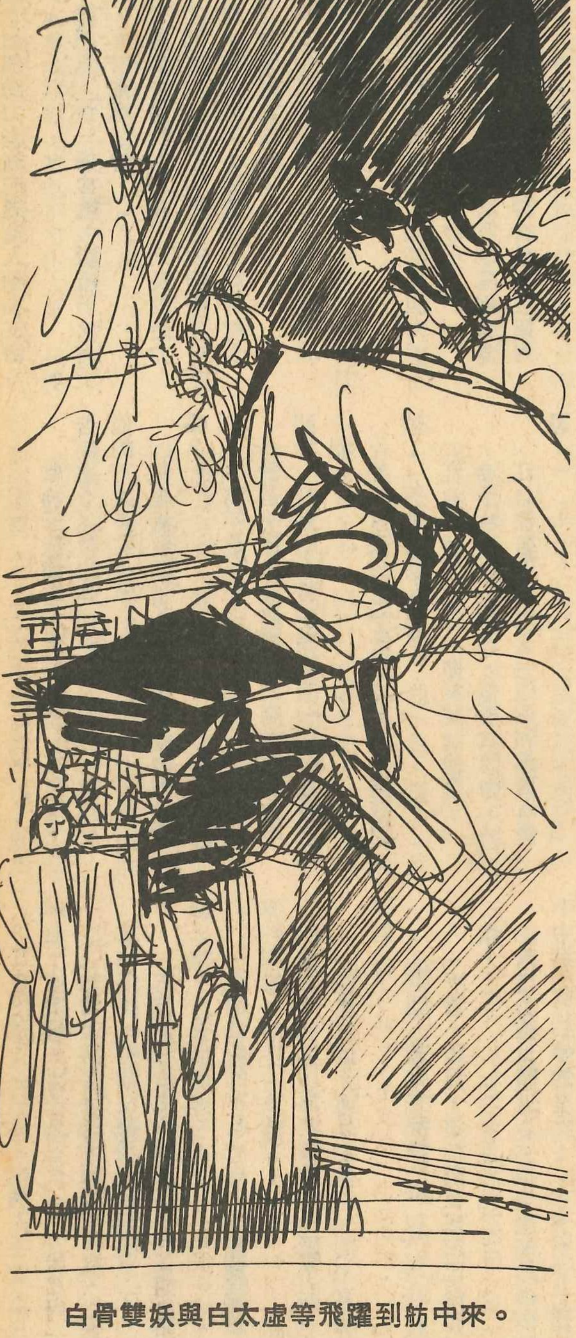
「是的，不過……」

「沒甚麼不過的，外國人即使僥倖漏網，也沒法在國內生根的。」

「江兄誤會了，我的所謂『不過』，不是指那漏網的外國人，江兄對外國人的看法，我也同意……」

江自流又截口問道：「那麼，你老弟說的『不過』，又是甚麼意思？」

冷于冰苦笑道：「諸位請聽我慢慢道來……」



白骨雙妖與白太虛等飛躍到舫中來。

方文英含笑說道：「諸位，站在甲板上說話不像話，請進入艙內再談可好？」

江自流含笑點首道：「很好……」

這時，他們的遊艇已到達「三潭印月」的附近，就在湖面上兜圈子。

羣俠們進入艙中之後，冷于冰才說出血戰「三潭印月」的詳細經過來。

× × ×

方才黃昏時分在五鳳樓時，正邪雙方都僞裝不知道「冷公子」，「熱羅剎」的行踪，其實，他們雙方都心知肚明，之所以要故意裝成不知道，毋非是要讓對方難測虛實而已。

同時，正邪雙方也都對自己這邊的人有絕對必勝的信心，所以，雙方都沒臨時派人去支援。

也所以，當江自流發覺情況不利，由五鳳樓撤退，登上遊艇時，吩咐苗鎭划向「三潭印月」。

因爲，對方跟冷于冰約戰的地點，就在「三潭印月」。

「三潭印月」雖然是西湖十景之一，却不適合作爲武林高手的戰場。

原因是：它的面積太小，少有週旋的餘地。

約鬥冷于冰，江無垢夫婦於「三潭印月」的，是北海無極島主佟無忌，苗疆野叟上官痴，和點蒼散人公孫太。

儘管上述三人都是已有一甲子以上修爲的老魔頭，但冷于冰夫婦，藝高人胆大，並不在乎。

但出乎他們意外的是，在「三潭印月」迎戰他們的，除了上述的三人之外，還

有另外十二個功力奇高的黑道人物和三個外國人。

不難想見，這一場血戰，對冷于冰夫婦來說，是相當艱苦的。

儘管他們夫婦功力奇高，又長於耐力，一時之間，也陷入左右支絀的困境。

所以，他們不得不藉魔劍的神奇魔音，以收克敵致果之效。

在前文中已經說過，最近這一段時間中，冷于冰夫婦曾經得過苦大師的不少好處。

也由於他們迭膺奇遇，藝高人胆大，臨危而不亂。

尤其是冷于冰，一經決定以魔劍魔音克敵之後，立即將魔劍的神奇效力發揮到極致。

於是，功力較次的黑道巨擘中，立即有四個先後濺血橫屍，江無垢也配合着殺了兩個。

眞是兵敗如山倒，羣魔們心胆俱寒之下，又先後被殺掉六個。

但那三個外國人和無極島主佟無忌等三個功力最高的老魔，却不受魔劍魔音的克制，而一時之間，冷于冰夫婦也籌思不出速戰速戰的策略來。

就當雙方各出全力，苦鬥不休時，忘我大師忽然出現。

因此，情況急轉直下，佟無忌等三個功力最高的老魔相繼伏誅，三個外國人也嚇得跳水逃生。

這，幾乎是一場江湖上漏網的新聞。

悄悄的開始，悄悄的結束，但無可否認它對武林中的影响，却是至深且鉅的。

× × ×

當冷于冰簡略地說完之後，江自流才苦笑道：「這位神秘的酒肉和尙，我們欠他的可太多了。」

江無垢訝問道：「他也帮過你們的忙嗎？」

「可不是。」

於是，江自流將忘我大師從五鳳樓中開始，到湖中大戰所表現的一切，都說了一遍。

冷于冰聽完這一段經過之後，蹙眉問道：「那是甚麼人呢？」

江自流反問道：「你沒問過他？」

冷于冰道：「問過，他要我問你。」

江自流苦笑着道：「這個和尙眞有意思。」

方文英好像有話說，却是欲言又止。

朱白水接口笑道：「沒地方問就算了，好在他自己也說過，不久咱們就會知道的。」

微頓話鋒，目注冷于冰的腰間長劍，笑問道：「冷老弟，這就是你方才所說的魔劍？」

冷于冰含笑點首道：「是的。」

朱白水又說道：「可以讓我開開眼界嗎？」

「當然可以。」

其實，魔劍的本身，並沒甚麼出奇之處，它的外表和一般青鋼長劍一樣，只是色澤較爲刺目，並具有一股令人不寒而慄的森寒劍氣而已。

朱白水略一撫弄之後，雙手遞還冷于冰，並道：「的確是一枝好劍。」

江自流道：「可是，在壞人手中，它却是一枝壞劍。」

「此話怎講？」

「你就一點都沒聽過它的傳說？」

「你忘了我是才由塞外回來的土包子麼。」

「這倒是我的不是，忘了你等於是一個外國佬。」

「現在，可以爲我解說一下嗎？」

「當然可以，而且，你這一問，算是問對人了。」

「這話，也另有解釋？」

「不錯，因爲，這枝劍在寒家已保存三代……」

朱白水截口問道：「這是說，是由你手中送給冷公子的？」

江自流點點頭道：「是的，三年以前，當魔教餘孽被殲滅之後，送給冷公子、江姑娘當作婚禮物品的。」

朱白水道：「這禮物，可眞是既隆重，又別緻。」

江自流道：「還用你說。」

朱白水道：「好，我不說，聽總可以吧！」

江自流笑道：「聽也不能讓你太過癮，因爲，魔劍的歷史說來話長……」

「那就長話短說吧！」

「我也正是這麼想，目前，情況非常，咱們都有很多正事待辦，聽着……」

江自流一頓話鋒，才正容說道：「魔劍，又名叫離魂劍，如果它的主人存心不良，對某一位美女有染指的意圖，則運用魔劍的魔力，可以使那位美女自動投懷送抱……」

朱白水笑着道：「這倒是不可思議的事。」

「你要不要聽？」

「我怎會不要聽。」

「那就不許打岔。」

「好，我只聽不說。」

江自流勝利地一笑道：「魔劍的另一奇特之處，就是於對敵時，能發出一種奇異的嘯音，使敵人心神不寧而收克敵致果之效，所以，它在邪魔外道手中，是邪劍，魔劍，在正人君子手中，却是神劍，聖劍。」

「說完了？」

「還沒完，但目前，我只說到這兒爲止。」

「這也算是慰情畧勝於無了，」朱白水禁不住輕嘆一聲，說道：「這眞是天地之大，無奇不有，想不到武林中竟有這樣神奇的寶劍。」

「今宵，你算是大開眼界了。」

「這次不但大開眼界，連耳界也大開了哩！」

方文英也插口一嘆，道：「怪不得白骨門不惜花招迭出，攪甚麼『紅燒冷公子』，『清燉熱羅刹』，希望獲得這一枝寶劍。」

江自流說道：「這也難怪，魔劍在俠義道手中，就是所有邪魔外道的尅星，所以，白骨門如果不獲得魔劍，即使他們東山再起的美夢僥倖成了眞，也是寢食難安的。」

這時，冷于冰，江無垢二人已由苗子

楠口中獲知方文英母子刧後重逢的經過，於是，紅無垢立即向方文英笑道：「大嬸，我還沒向您道喜哩！」

方文英一楞道：「喜？喜從何來？」

江無垢道：「你們母子倆刧後重逢，難道不是天大的喜事？」

方文英含笑點首道：「謝謝你，總算天可見憐，這的確是一宗意外大喜事。」

接着，却又幽幽地一嘆，道：「但願老天爺更慈悲一點兒，讓我能順利地完成復仇的心願就好了。」

江無垢道：「大嬸復仇的對象，就是五鳳樓的五通神？」

「正是。」

「這個，大嬸請放心，協助您完成復仇的心願，咱們這些人，都義不容辭。」

「多謝諸位。」

「其實，對付五通神那種貨色，大嬸一家三口的力量，已經綽綽有餘了。」

「應該是的，我也希望能手刃此獠，才能消解我多年來的心頭積恨。」

「對了，大嬸與五通神之間，究竟是甚麼仇恨？」

方文英一挫銀牙道：「可以說是仇深似海，恨比山高。」

「如果沒甚不便的話……」

江無垢話說一半，又停住。

方文英苦笑道：「妳是想聽聽我跟五通神結怨的經過？」

江無垢點點頭道：「是的。」

方文英道：「沒甚麼不便的，方文英藝有未曾經我學，事無不可對人言，只要諸位不嫌煩瑣，我就源源本本說一遍。」

「那好極了，」江無垢向江自流笑道：「江大哥，你忝爲東道主，難道點心都沒準備一點嗎？」

江自流含笑接道：「沒準備點心，却有豐盛的酒菜，馬上就可送過來。」

原來這艘巨型遊艇，是苗鎭事先包下來，美酒佳餚都早已備妥，船上的執事人員，也都是江家莊的老人。

冷于冰接口笑道：「你這一說，可引起我肚子的抗議來了哩？」

江自流道：「你們小兩口子還沒用晚餐麼？」

冷于冰道：「沒工夫用晚餐呀！」

江自流道：「我還以爲殺壞人可以當飯吃哩！」

「少說點風凉話，行不行？」

「行，其實，我的肚皮也在抗議…」

「方才，你們在五鳳樓沒吃過？」

「吃過，但由於缺少『紅燒冷公子』，『清燉熱羅刹』，以及『生炒童子鷄』這三道名菜，所以，吃得很不過癮。」

江無垢忍不住白了他一眼，道：「很好，咱們這些人都在這兒，不論紅燒，清燉，或生炒，都可以悉聽尊便。」

在羣俠們的會心微笑中，豐盛的美酒佳餚，都陸續地送過來了。

江自流笑了笑道：「現在，諸位可以一面聽方夫人講故事，一面儘量的吃喝，但我必須提醒諸位，可不許喝醉。」

冷于冰笑道：「這是作爲主人的所應該說的話？」

江自流道：「以主人的身份，是不應該這麼說，但站在三軍統帥的立場，就非常非常的應該這麼說了。」

冷于冰訝問道：「難道今宵還有甚麼事故？」

「不是有甚麼事故，是有任務，」江自流正容接道：「我的意思是：咱們塡飽肚皮之後，就在船上各自調息一個更次，然後，咱們集中全力，對五鳳樓來一個拂曉攻擊。」

冷于冰道：「好，這叫打鐵趁熱。」

江自流道：「也算是攻其無備，因爲，他們不可能想到咱們會馬上來一個拂曉攻擊的……。」

接着，精目環掃，一面笑問道：「有沒有人反對？」

江無垢嬌笑道：「大元帥說的話就是命令，軍令如山，咱們當小兵的誰敢冒『軍法從事』的危險。」

江自流笑了笑道：「既然沒有反對，咱們就這麼決定，現在，大家開始祭五臟廟，方夫人也請開始說妳的故事。」

贈劍留紀念　比翼祝雙飛

方文英的故事一開始，就向坐在她身邊的苗子楠道：「楠兒，這故事也就是你的身世，你要仔細聽好。」

苗子楠嚥下一口鷄肉，連連點頭道：「娘，我會仔細聽好的。」

也許方文英是由於想起那不愉快的往事，而食不甘味，所以她吃得很少。

現在，她索性放下碗筷，輕輕一嘆：道：「諸位，由於我是這故事的當事人之一，爲了免除我敍述時的尷尬，現在，我將故事中的三個主角，分別以張三，李四，王五來代表，其中的王五是女的，也就是我自己。」

聽故事的人都默默點頭，沒人接腔。

方文英整理了一下思路，才娓娓地說道：「張三與王五是夫妻，李四是張三的朋友，很要好的朋友。

「夫妻是恩愛夫妻，朋友是好得要命的朋友，所以，當時的張三，是生活得很幸福，也很滿足的。

「可是，他沒想到，他那位好得要命的朋友李四，却一直在垂涎他的老婆的美色，而在暗中進行一個週詳而又陰險的陰謀。

「張三夫婦已有一個女兒，由於資秉特佳，被偶然雲遊經過的苦大師所發現，而收爲徒弟，携往山中習藝，當時，那女娃兒才五歲，而王五的第二胎，也已經懷了三個月了。」

說到這裏，她扭頭向分坐她兩旁的方小玉，苗子楠盯了一眼，意思好像是在說：「現在我說的，就是你們姊弟倆，明白嗎？」

方小玉，苗子楠二人默然點了點頭，表示他們已經領會乃母的心意。

方文英接道：「也就在這一年，意外的災禍發生了。張三、李四二人同時受到一家鏢局的禮聘，担任鏢師，雙雙束裝就道。

「他們走的是水路，在半途上船毀人亡，全船十八個人中，只有李四和一名舵手倖逃一死。

「至于張三，經過一個多月的打撈、

搜尋，竟然連屍體都沒找到！

「找不到屍體，依常情來說，是有兩種可能的情況，從壞的方面去想，是巳葬身江底、魚腹，從好的方面去想，是被人救起了。

「站在王五的立場，當然是希望張三是被人救起的。

「但世間事，不如意事常八九，王五在艱難的期待中熬過了一年，她所期待的奇跡並未發生。

「這時候，她的第二個兒子出生巳經三個月了。

「由于好友的遇難，李四也並未去鏢局就任，而特別留下來對王五多方照應。

「也由于李四的多方照應，與不時的虛寒問暖，王五才有勇氣活下去。

「當然，由于她與李四的經常接近，也由于李四對她的照應，她的心中多少滋生了一點情愫，但那絕不是男女之間的感情，而是一種純純的友情，她將李四當作自己的胞兄一樣的看待。

「不幸的是：李四却終于露出了狐狸尾巴，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晚上，借酒裝瘋，將王五强行姦污了。

「事後，李四跪在王五面前，一再的自責，請求原諒、同時，也加以多方面的勸導。

「誰都能想像到，像這種事情，是沒法原諒的，但李四的勸導却頗為動聽，他說道：『孩子太小，不能沒有父親，而妳又太年輕，總得改嫁，目前，既然生米巳成熟飯，與其嫁給別人，又何不下嫁給我哩』！

「于是，王五在經過一陣天人交戰的痛苦掙扎之後，終于接受了這一『生米巳成熟飯』的事實。

「但老天爺好像是故意要跟王五過不去，就在她跟李四成婚之後的第三個月，張三忽然回來了，一見面就將一瓶腐蝕性很强的藥水潑向王五的臉部，同時也形如瘋虎似地，跟李四展開一場生死惡鬥！

「結果，張三不敵，狼狽而逃，王五右眼和右半邊臉部被毀，形成肉體與精神方面雙重的大創傷……」

方文英一口氣說到這裏，擧杯淺飲一口，潤了一下喉嚨，才苦笑道：「其實，這還不算是結果，對王五更嚴重的打擊，又隨之而來。

「當時，李四沒對張三乘勝追擊，却回頭對王五說：『妳現在這個樣子，我巳經不感興趣了，妳還是重回張三身邊去吧！現在，我也可以坦白告訴妳，一年多以前的沉船事故，是我故意造成的，事前，我還故意將張三灌得爛醉如泥，沒想到他居然沒死，好在我巳經得到過妳了，雖然時間只有三個月，但我巳經很滿足了……哈哈哈……』」

方文英一頓話鋒，又幽幽地一嘆，道：「當時的王五，在悲憤交迸之下，一言不發，抱着襁褓中的嬰兒，奔向江邊，她的本意是想一死以求解脫，但在半路上，懷中的嬰兒忽然大聲啼哭，使她意有不忍，終于使她改變母子同死的初衷，將嬰兒棄置于官道旁邊，然後，她自己才投入濁浪滔滔的大江之中。

「但她命不該絕，竟然于半路上被人撈了起來。

「那位將她由死神手中搶救回來的人，是當代武林中以醫術、劍術飲譽江湖的『雙絕書生』陳御鳳大俠……」

江自流忍不住截口笑道：「那就怪不得方夫人以後獲得了『辣手華陀』的美號啦！」

方文英苦笑道：「可惜我資秉太差，辜負了陳大俠的栽培，醫術方面雖然也算略有成就，但在武功方面，却長進得太少了。」

說到這裏，她頓住話鋒，又苦笑了一下，道：「以後，沒甚說的了，故事到此結束。」

接着，扭頭向苗子楠道：「楠兒，故事中的王五是我，張三是你爹，李四就是五通神。」

苗子楠接問道：「我爹姓甚名誰？」

方文英回答道：「你爹也姓苗，名振邦。」

江自流含笑接道：「說來也算是冥冥中自有安排，令郎竟然被苗老爺子收養，認作義孫，連姓氏都可不用更改啦！」

朱白水也笑了笑道：「五通神雖然狠子野心，罪該萬死，却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江自流道：「甚麼好事？」

朱白水道：「如果不是五通神搞甚麼『生炒童子鷄』的把戲，方夫人母子倆又怎會刼後重逢。」

「所以，你認為是五通神做了一件好事？」

「難道不是？」

「不錯。」

「那你怎麼說？」

「我認為，那也是上蒼的安排。」

「好啦！我也這麼認為，你該滿意了吧！」

「哪怕你不服氣。」江自流得意地笑道：「記着，以後，少跟我抬槓。」

江無垢揷口笑道：「嗨！二位有沒有完？」

江自流笑道：「完啦！姑奶奶。」

江無垢白了江自流一眼，才向苗子楠笑問道：「小弟，你是怎麼落入五通神手中的？」

「還說哩！」

苗子楠頂了江無垢一句之後，才說出一番經過來。

原來苗子楠本來就是和冷于冰、江無垢夫婦倆同住在杭州城中的悅來客棧中。

由于冷于冰夫婦發現敵踪，而有「三潭印月」的約鬥，特別吩咐苗子楠待在客棧中。

也是合當有事，苗子楠于洗澡後裸着上身回房間時，竟然被五通神看到他前胸的胎記。

五通神去悅來客棧，本意就是想乘苗子楠落單時，加以刼持。

因為，冷于冰等人的行踪，早巳在白骨門的洞察之中！

至于五通神之所以知道苗子楠前胸的胎記，以他跟苗子楠的淵源來說，一點也不足為奇。

當時，五通神這一發現，再對苗子楠的面容細加揣摩之後，立即斷定苗子楠是方文英的兒子，更為之大喜過望！

但他並不自己出面，而教給白東樓一套花言巧語，誘使苗子楠上鈎！

那套花言巧語的大意是：他們知道苗子楠是「九爪神龍」苗逸塵的義孫，也是一個來歷不明的拾得兒，但由于方才看到他前胸的胎記，已知道他的父母都健在，而且正在找他。

試想：這一套說辭，對于一個不明白自己身世的孤兒來說，具有多少强烈的誘惑力，才十二三歲的苗子楠，能够不上當嗎！

× × ×

苗子楠說完之後，向乃母問道：「娘，五通神三字，不是眞實姓名吧？」

方文英點點頭道：「那老賊姓伍，名侗……」

伍侗的五通神的由來，是由于他生理上的天賦異稟，和以後的淫孽，才由他的同道半眞半謔地叫出來的，以後，「五通神」三字叫出了字號，反而使他的眞實姓名給湮沒了。

這些，方文英在自己的兒女面前，自然不便說，只好適可而止。

苗子楠滿臉悲憤地道：「娘，我一定將伍老賊碎屍萬段，替您復仇洩恨。」

這時，全體羣豪都巳酒足飯飽，放下了碗筷。

江自流正容道：「諸位，從現在起，好好調息一個更次，然後打道五鳳樓。」

× × ×

夜深沉。

大地一片寂靜。

遠處，有隱約的更鼓聲傳來——三更三點。

夜半無人私語時。

五鳳樓中，正有人在「私語」，不但有人在私語，而且還不時發出令人為之意念飛馳的蕩笑。

那是五鳳樓後院一幢精緻獨立小樓上的一間陳設豪華的寢室中。

室內是一男一女，男的是白東樓，女的是司彩鳳。

白東樓上身赤裸，露出一身的虬筋栗肉，顯得無比的健壯。

司彩鳳則穿着一襲白色的杭紡睡袍，那美妙的胴體，幾乎是一覽無遺。

桌上是四色小菜，一壺美酒，却只有一副杯筷。

司彩鳳斜倚白東樓肩頭，一雙白嫩的手掌，正在白東樓那健壯的胸脯上輕柔而緩慢地游移着。

輕攏慢撚抹復挑。

這，本來是男人的專利，現在，却由女人反其道而行。

難道說，白東樓是一個不解風情的魯男子。

是的，以目前的情形來說，白東樓好像是一個不解風情的魯男子。

因為，面對醇酒美人，他居然無視于對方的挑逗而選擇前者。

他，擧杯一飲而盡了之後，又取壺斟酒。

酒壺是空的，他一蹙眉峯，道：「鳳姊……」

「唔……」

司彩鳳的「唔」聲像春天的貓叫，令人想入非非。

白東樓苦笑道：「酒沒啦！」

司彩鳳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酒喝完了，不許再添。」

「那怎麼行。」

「為何不行？」

「酒不盡興，多煞風景。」

「盡興！」司彩鳳纖指點向他的額角，道：「你就只知道每飲必醉……」

白東樓笑道：「每飲必醉有甚麼不好，一醉解千愁呀！」

「你有甚麼愁！你忘了，大敵當前，今宵，又是咱們倆輪值。」

「放心，沒人胆敢前來送死。」

「怕只怕萬一呀！」

「那也不要緊，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着。」

「你說的是三位老爺子？」

「是啊，……」

「三位老爺子都醉啦！不到天亮，不會醒來。」

「妳是說，他們又吃了人心？」

「廢話！」

「他們能放心大胆的醉，我又為甚麼不能醉？」

「我說不許醉，就不許醉。」

「長夜漫漫，不喝酒，多無聊。」

司彩鳳媚笑道：「一男一女在一個房間中，有比喝酒更好玩的事，……」

她不但眉挑目語，還自動將那半裸的美妙胴體偎入對方懷中。

而且，她那雙本來就在他身上上下其手的纖掌，也活動得更厲害，也更放肆。

此情此景，恐怕就算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重生，也把持不住了。

但白東樓好像比坐懷不亂的柳下惠的定力更好，他不但沒有把持不住，反而蹙眉笑問．道：「妳……好像巳經是三月不知肉味了。」

「去你的！」

「方才，在大哥那邊，他……他沒跟妳那個？」

「你忘了，他身上有傷，而我，又胃口奇大。」

司彩鳳算是使盡渾身解數，只差沒有「移碼頭靠船」了。

但煞風景的是：白東樓仍然好像無動于衷。

不！說白東樓「無動于衷」，也不全對。

因為，他畢竟巳經開始採取主動了。

他巳經將她那件有等于無的絲質睡褸「剝」掉！

也巳經將她那美妙的胴體摟入懷中！

而且，也巳經採取主動——輕攏慢撚抹復挑。

他那雙「祿山之爪」，儘在她那最敏感的部位活動着，甚至連咀唇與舌頭，都派上了用場。

他的「活動」是那麼的輕柔，那麼緩慢。

就像是一個藝術家，在鑑賞一件稀世之珍的藝術品。

也像是一隻靈貓，在戲耍牠爪下的獵獲物。

她已經是在婉轉呻吟，嬌喘細細，而他却仍然是「輕攏慢撚抹復挑」，好像一點也沒有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打算。

此情此景，不但司彩鳳心癢難搔地受不了，窗外，也有人跟着受不了哩！

窗外那人是忘我大師。

他，像隻壁虎一樣，貼在窗外屋簷下的承塵上，剛好可以由窗頂的縫隙中看到室內的旖旎風光。

這個酒肉和尚，想不到還有「窺秘」的嗜好。

這消息，如果傳出去了，則「酒肉和尚」之外，還得加上一個「花和尚」的綽號哩！

× × ×

室內的當事人不急，外面的「花和尚」却急了，這可眞是「皇帝不急，急了太監」。

就當他疤臉上殘眉聳動，獨目中滿含焦急神色之間，室內的白東樓已有了「進一步的行動」——雙手橫托着司彩鳳的嬌軀，走向床前。

可惜的是：室內的燈光忽然熄了。

黑暗遮住了滿室春光，却遮不住那聽來令人爲之悠然神往的奇異樂章。

忘我大師的獨目中異彩一閃，輕靈地飄落窗下，毫不攷慮地以右掌貼上窗門。

他，默運神功，窗門已悄沒聲地被震毁！

然後，像一條泥鰍似地，悄然滑入室內，直撲床前。

也就在這節骨眼兒上，忽然「嘩啦」一聲，他整個人被一張網網住。

床上那「鑼密鼓緊」的奇異樂章戛然而止。

同時，火光一閃，燈火復明。

白太虛、五通神二人，分別以長劍抵着忘我大師的前胸和咽喉。

白東樓、司彩鳳二人却是衣冠楚楚地，正由床後走出。

此情此景，已等于說明，白東樓、司彩鳳二人方才那一套，是做戲，目的在對忘我大師「請君入甕」。

現在，忘我大師已成了網中之魚，也像是蛛網中的昆虫，沒法動彈了。

當然！忘我大師於被網住的刹那之間，是曾經「動彈」過的。

但「動彈」沒有用。

因爲，那不是普通的網，憑忘我大師功力之高，於一再「動彈」之下，居然沒發生一點效用。

不但沒發生一點效用，而且是越收越緊。

這，對忘我大師來說，眞個是「陰溝裏翻船」。

所以，他不但不再「動彈」，索性連獨目也閉上了。

五通神以劍葉在忘我大師的腹部不輕也不重地拍了一下，道：「和尚，你也會有現在！」

「呸！」

忘我大師獨目忽睜，寒芒如電地凝注着五通神，「呸」得五通神一臉的口水。

也不知是甚麼原因，被「呸」得一臉口水的五通神，居然沒有發作。

五通神不但沒發作，甚至還好像是中了邪似地楞住了。

倒是白太虛冷哼一聲，道：「和尚，你要放明白一點，現在，你已成了網中之魚。」

忘我大師道：「大不了一死而已！」

「可是，你這樣子死了，是一個糊塗鬼。」

「糊塗的是方才，但現在，我並不糊塗。」

「哦！說說看？」

「三個白骨老魔，並沒因吃人心而醉倒……」

「不對……」

「我不信，憑你們這些廢料，絕對沒法察覺佛爺我的行踪。」

「不錯，但洩漏行踪的是你自己。」

「我自己？」

「你忘了，你曾經制住我的一個手下，獲知三位老人家因吃人心而醉倒，又追問三位老人家的秘密住處的事？」

忘我大師苦笑道：「我明白了，是我一念仁慈，害了我自己。」

白太虛點點頭道：「不錯，如果你當時點了他的死穴，就不會自動入網了。」

「所以，當你解開他的穴道，問明經過之後，就暗地佈下這個陷阱，讓我自投羅網？」

「不錯。」

「你怎能斷定我一定會上當呢？」

「因爲，你的本意是想趁三位老人家因吃人心而醉倒的機會，加以暗算，但我那個手下根本不知道三位老人家的秘密住處，所以，你必須另找適當的對手，繼續查問，對不對？」

「對，不愧是料事如神。」

「過獎，過獎，現在，不用我再加說明了吧？」

「不用了，下手吧！」

忘我大師說完後，再度閉上了他的獨目。

白太虛笑道：「不忙，你還有將近一個對時好活。」

忘我大師又張目問道：「爲甚麼？」

白太虛陰陰地一笑道：「因爲，三位老人家今宵已經吃過人心，用不着了。」

接着，又笑問道：「和尚，能不能將你的眞實來歷告訴我？」

「沒這個必要。」

「據我的觀察，你跟江自流他們，好像不是一夥的，對不對？」

「跟你不相干！」

「那你爲何要跟本門做對？」

「佛爺高興。」

「可惜你高興不了一個對時了！」

五通神忽然插口說道：「啊，我想起來了。」

白太虛訝問道：「想起甚麼呀？」

五通神道：「這和尚就是苗振邦。」

「苗振邦？」

「就是我以前說過的，方文英的丈夫呀！」

「苗振邦本來是這個樣子嗎？」

「當然不是這個樣子，但他面容可變，嗓音可變，身裁與眼神却不能變。」

白太虛點點頭，道：「說的倒也是道理，只是你能確定嗎？」

五通神道：「絕對錯不了。」

白太虛又向忘我大師問道：「和尚，你眞的是苗振邦嗎？」

忘我大師漫應道：「不錯。」

白太虛啞然失笑，說道：「那就怪不得啦！」

忘我大師一銼鋼牙，道：「現在，你明白了，我之所以跟你們做對，是爲了奪妻之恨、毁家之仇。」

五通神冷笑道：「可惜你這奪妻之恨與毁家之仇，已沒法湔雪了。」

忘我大師道：「那也不要緊，我還有女兒，有兒子，也還有不少肝胆相照的道義之交，他們都可以替我復仇雪恨。」

「至少你要比我先死，何況，你說的那些人，也未必管用。」

「一定管用的，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力量殺死你。」

「就算是吧！只可惜你已經沒法看到了。」

五通神一頓話鋒，又道：「老朋友，我可以請教一些問題嗎？」

忘我大師道：「可以。」

五通神道：「當年，船沉之後，是誰救了你？」

「是一艘打魚的漁船主人救了我。」

「爲甚麼事隔一年多之後，你才向我尋仇？」

「因爲，我在激流中連番碰撞，頭部受傷，雖然僥倖被救起，却已失去記憶，等我恢復記憶時，已經是一年以後了。」

「這也算是天意，如果你早些回來，就不會有這些變化了。」

忘我大師冷笑道：「那你的那一番心血，豈不是都白費了。」

五通神接問道：「對於這些內情，你是幾時才知道的？」

「當我尋仇不成，落荒而逃之後。」

「對了，當時，你不是我的敵手，現在，你這一身神奇的武功，由何而來？」

「自然是另有奇遇。」

「可以說明白一點嗎？」

「我不想告訴你。」

「不說就算了，我問點別的。」五通神注目接問道：「你的左眼，是怎麼瞎的？還有，你臉上的疤痕，是誰造成的？」

「都是我自己弄的。」

「你自己？」

「你耳朵有毛病？」

「我的耳朵沒毛病，但你的神經却有問題。」

「我的神經正常得很。」

「既然神經正常，爲何你要自己毁容呢？」

「還不是拜你這位好朋友所賜。」

「這就奇了，你要自我作賤，跟我何干？」

忘我大師長嘆一聲，道：「我不是自我作賤，是對自己的懲罰。」

五通神道：「我還是不懂。」

「像你這種人面獸心的人，是永遠不會懂的。」

「不能說明一下？」

忘我大師獨目中異彩一閃，好像忽然想起了一些甚麼，却沒接腔。

五通神又道：「你在想甚麼？」

忘我大師道：「我在想很多很多的往事。」

五通神「哦」了一聲，道：「我有點明白了。」

「明白甚麼？」

「明白你自我懲罰的原因。」

「說說看？」

「當年，你回家尋仇時，是認爲你朋友無義，老婆不貞，所以才一進門就先毁方文英的容，然後找我拚命，對不對？」

「對。」

「但以後，當你獲知全部內情，方文英並非你所想像中的淫婦，所以，你對當時的毁容行動，深自懺悔，無奈大錯已成，回天乏術，才自行挖目毁容，以減輕你內心的負疚？」

忘我大師點點頭，道：「不錯。」

五通神道：「方文英投江遇救，你是何時知道的？」

「三個月之前，才由苦大師的口中知道。」

「那麼，小玉應該已知道，你是他的父親？」

「小玉不知道，因爲，當我和苦大師見面時，是小玉藝成下山的三天之後，而在以後的三個月中，小玉並沒跟苦大師見過面。」

「方文英呢？」

「到目前爲止，她也還不知道我這個酒肉和尚究竟是誰。」

「現在，你有些甚麼感想？」

忘我大師輕嘆一聲，道：「感想很多，但歸納起來，却也只有兩點。」

五通神笑問道：「可以談談嗎？」

忘我大師道：「當然可以，反正你暫時不殺我，咱們也就暫時以老朋友的立場聊聊天也好。」

五通神道：「很好，只是，讓老朋友躺在寶網中聊天，未免太那個了。」

「我不在乎。」

「不在乎是最好不過。說吧！我正洗耳恭聽着哩！」

忘我大師沉思着道：「我的第一個感想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一個人的好壞，必須蓋棺才能定論，同樣的，一個朋友的好壞，也必須蓋棺才能定論的。」

五通神皮笑肉不笑地連連點首道：「對，對，你我之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過……」

「還有甚麼『不過』的？」

「紅顏禍水，你不該娶那麼漂亮的老婆……」

「我不跟你橫扯。」

「也好，請說下去。」

忘我大師又嘆了一聲，道：「我的第二個感想是：人人都說，耳聞不如目覩，但世間事，有時候，即使是親耳所聞，親目所覩的事，也不一定可靠。」

五通神邪笑道：「不錯，想當年，你親眼看到你老婆跟我睡在一起，才毁她的容，其實，錯不在你老婆，而是我這個好朋友太壞了，所以，如果你下一輩子再碰上同樣的事情時，千萬別太衝動，必須事先調查清楚，以免重蹈今生的覆轍。」

忘我大師冷笑道：「你以爲我已經死

定了？」

五通神漫應道：「是的，我當然這麼認爲……」

他的話聲未落，奇變突生——

——一聲清叱。

——一道寒閃電掣而入。

緊接着，血光迸射，慘呼連連。

刹時間，室內陳屍兩具，一人受傷，一人被制住穴道。

當場伏誅的是白太虛、白東樓父子。

穴道被制的是司彩鳳。

受傷的是五通神——雙臂齊肩被削掉，當場暈死過去。

室內却多了兩個人——冷于冰、方小玉。

冷于冰正俯身以魔劍在割那張困住忘我大師的怪網。

方小玉則俏臉帶煞，美目凝威，注視着暈死過去的五通神。

在她的長劍上，還正在滴着殷紅的鮮血。

× × ×

羣俠方面，本來是說好實行拂曉攻擊的，怎會又提前趕到呢？

說來，這還是冷于冰的主意。

他認爲，拂曉攻擊，固然能收奇襲的效果，但如果將時間更提前一點，更可以收攻其不備的最大效果。

由於沒人反對，於是決定提前發動攻勢。並由冷于冰、江無垢、方小玉、苗子楠等四人打先鋒，其餘羣俠殿後。

當冷于冰等人悄然進入五鳳樓，發現那幢還有燈光透出的小樓時，也正是忘我大師陷入怪網中之後，正在和五通神對話之際。

由於投鼠忌器，一時之間不便搶救。

同時，冷于冰也想讓方小玉、苗子楠二人聽聽乃父的「自白」，於是，一面以手勢示意江無垢、方小玉、苗子楠等人屏息竊聽，一面以傳音入密功夫通知忘我大師：救兵已到，請其稍安毋躁。

而這，也就是忘我大師在跟五通神對話之間，忽然獨目中異彩連閃，故做沉思狀的原因。

一直到忘我大師與五通神的對話告一段落時，冷于冰才示意方小玉先以菩提子傷敵，緊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穿窗而入，先削斷五通神的雙臂，再殺白太虛父子，最後才點住司彩鳳的穴道。

這些，都是方小玉一個人的傑作。

至於冷于冰，不過是跟踪而入，才俯身以魔劍割那張困住忘我大師的怪網的。

由於方小玉的菩提子先以「廻環輪轉，菩提度厄」的絕妙手法先行傷敵。

也由於變出意外，收到先聲奪人的效果。

同時，方小玉於聽到乃父的那一番「自白」之後，禁不住悲憤激昂。

再加上冷于冰於暗中的鼓勵，不必有任何顧忌，儘量發揮。

所以，方小玉這雷霆一擊，如有神助，殺敵致果，有如摧枯拉朽。

也算是眞正發揮了天下第一尼的嫡傳弟子的無上神威。

× × ×

方小玉好像連她自己也不敢相信，在「儘量發揮」之下會有這麼大的威力。

因此，她一時之間，好像是楞住了。

至於困住忘我大師的那張怪網，也眞是怪得可以。

它，既能困住像忘我大師這樣的頂尖兒高手，也居然還能抗拒魔劍的威力，迫得冷于冰不得不在魔劍上貫注無上的內家眞力，才使得被困網中的忘我大師破網而出。

也直到這時，方小玉才嬌呼一聲「爹」，撲向乃父懷中！

苗子楠也穿窗而入，投入乃父懷中。

忘我大師獨目中熱淚盈眶，顫聲說道：「孩子，爹對不起你們……」

方小玉說道：「不！爹沒有對不起我們……」

苗子楠也立即接口道：「爹！對不起我們的是伍老賊。」

方小玉道：「爹，我是跟你姓還是跟娘姓呢？」

忘我大師道：「還是跟妳娘姓吧！妳弟弟跟我姓，已經足够了……」

冷于冰截口笑道：「和尙，現在可不是閑話家常的時候哩！」

忘我大師苦笑道：「老弟台請多多包涵，這一陣子我是太興奮了。」

接着，將擁在懷中的一雙兒女向外一推，說道：「走！咱們去宰那三個老魔頭去。」

冷于冰道：「和尙，你已知道那一個老魔的住處？」

「還沒有查出來。」忘我大師含笑接道：「有着這兩個活口，應該可以問出來的。」

說着，並向五通神，司彩鳳二人指了一下。

五通神已由暈死中甦醒過來，正睜着失神的雙目，環掃現場。

司彩鳳冷笑道：「不用問我，也不用去找，三位老人家馬上就會來的。」

忘我大師道：「他們不是已吃過人心醉倒了，不到天亮不會醒來嗎？」

「不錯。」

「那他們又怎會自己前來？」

「如果有人叫他們，自然會醒過來，只是平常沒人敢叫醒他們而已。」

「這是說，現在一定有人敢叫醒他們了？」

「廢話……」

不遠處，已傳來激烈的打鬥聲。

同時，叱喝聲，慘叫聲，也此起彼落，不斷地傳來。

司彩鳳又冷笑道：「此情此景，還能沒人去叫醒三位老人家嗎？」

人影一閃，方文英穿窗而入，以長劍指着重傷躺在地面的五通神，冷笑道：「伍倜，你也有今天！」

五通神長嘆一聲，道：「文英，我自知罪該萬死，現在，我只求妳給我一個痛快。」

「沒這麼便宜！」

「也好，那就早點下手吧！」

窗外，傳來一聲怪笑道：「大大的美人，咱們緣份大……大來兮……哈哈哈……哈哈……」

那是在「三潭印月」嚇得跳水逃生的

兩個東瀛矮鬼。

現在，他們又神氣起來了，聯手向窗外的江無垢發動一陣快攻。

江無垢一面揮劍應戰，一面冷笑道：「中國的風水好，我就成全你們埋骨在中原吧……」

兩個東瀛矮鬼一個使劍，一個使刀，功力都很高，招式也特別奇詭而雄渾。

因此，江無垢在對方的聯手攻勢之下，一時之間，只能採取守勢。

室內的冷于冰向方文英正容說道：「大嫦，一死消千恨，請快點給五通神一個痛快……」

說話間，揚指凌空向司彩鳳連點三下沉聲說道：「我已給妳留下一成功力，今後希望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說完，人已穿窗而出！

這時，方文英一銼銀牙，一劍砍下五通神的人頭，自己也泣不成聲。

忘我大師長嘆一聲，道：「文英，都是我交友不愼，害了妳……」

方文英幽幽地道：「你不必自責，你所受的傷害，也不比我輕。」

流淚眼觀流淚眼，獨目對獨目，疤臉對疤臉。

此時此景之下的這一對刼後重逢的夫妻，令人傷感，令人慨嘆，同時也令人有點兒滑稽的感覺。

但此刻，在他們週圍的，除了他們的兒女外，只有三個死人。

另外一個活人——被冷于冰廢去武功的司彩鳳，也悄然走了！

方小玉、苗子楠二人是他們兒女，只有傷感，慨嘆，絕沒有「滑稽」的感覺。

因此，一時之間，室內一片寂靜，誰也沒說話。

如非是窗外的冷于冰的魔劍上嘯音大作，他們這種「無言勝有言」的局面，可能還要維持一段時間哩。

× × ×

冷于冰的急於穿窗而出，當然是爲了協助愛妻對付兩個東瀛矮鬼！同時，他心知三個白骨老魔即將趕來，必須以最快速的方式解決這兩個外國人，才好集中全力去對付那三個功力更高的老魔。

所以，他一出手就以最精妙的絕招對付那個使劍的東東瀛矮鬼，一下子就將對方迫得連連後退。

江無垢也在配合夫婿的快速行動，以及壓力大減的情況之下，殺手連施，將對方殺得失去了招架的能力。

剛好這時候由約莫箭遠外傳來一串刺耳的「桀桀」怪笑聲，和有如石破天驚的對掌聲。

情況很明顯，三個白骨老魔已經趕來，正和江自流，朱白水二人惡鬥中。

因此，剛剛穿窗而出的忘我大師不加思索地給了那使刀的矮鬼一記劈空掌，方小玉也賞了那個使劍的矮鬼三粒菩提子。

正處於艱苦狀態中的兩個東瀛矮鬼，怎禁得起這意外的奇襲。

於是，使劍的被冷于冰一劍砍下腦袋，使刀的被江無垢一劍穿胸而死！

× × ×

這時候，忘我大師父女倆也發生了遭遇戰！原來他們父女倆對兩個東瀛矮鬼的奇襲得手之後，立即向約莫箭遠外的鬥場飛馳，剛好遇上白骨老魔中最厲害的一個「冷面人」屠仲孫豪，和那個金髮碧眼的羅剎人。

於是，忘我大師對仲孫豪，方小玉對羅剎人，四個人分成兩對，立即展開一場如火如荼的惡鬥。

「冷面人屠」仲孫豪，在白骨三魔中，輩份最高，功力也最高，長相也最爲猙獰可怖。

他，穿的也是一件繡着黑骷髏的白袍，尖咀，獠牙，雙目中碧芒如電，那張冷冰冰的老臉上，慘白得不見一絲血色，加上那疏落的三羊鬍與披肩白髮，煞像是一個厲鬼。

至於那個羅剎人，除了金髮碧眼之外，身裁也特別高大，就像是一座鐵塔，跟嬌小如香扇墜的方小玉一比，可眞成了小巫見大巫了。

仲孫豪跟忘我大師是徒手對徒手，方小玉與羅剎人却是長劍對大刀。

忘我大師這個人，眞是神秘得不可思議，他跟白骨門功力最高的仲孫豪，居然有攻有守地打成平手，一點也不含糊。

至於方小玉對那個羅剎人，由於功力懸殊，却顯得相形見拙。

因此方文英，苗子楠二人立即飛身助陣，但他們儘管是三對一還是處於下風。

不過，由於他們在體型上與對方相差一大截，同時，也由於那羅剎人身裁高大，行動上不如他們的靈活，因此，他們截長補短，以快速招式專攻對方的下盤。

所以，儘管他們落於下風，却也能有驚無險地撐持下去。

尤其是方小玉，於快速攻勢中，不時發出一記，「慧光指」，或一粒「菩提子」，雖然不能造成對方的重傷，却也痛得那羅剎人「哇哇」怪叫。

也許是方小玉的刁鑽打法激發出方文英的靈感，只聽方文英悄聲說道：「小玉，以『廻環輪轉，菩提被厄』手法，取那厮的招子。」

「招子」就是眼睛。方文英認爲那羅剎人懂得中國話，却不一定懂得江湖黑話，所以才向愛女以黑話招呼。

果然，方小玉那妙絕天下的獨門暗器手法，一下子擊中那羅剎人的右眼。

那羅剎人驟受重創之下，慘呼一聲，手中大刀也爲之一滯。

於是，方文英一劍削斷羅剎人的左腿，苗子楠也將羅剎人的右臂齊肘削斷。

那羅剎人殺豬一樣的慘叫聲中，龐大的身軀「砰」然倒下。方小玉更是毫不遲疑，一劍砍下那顆斗大的頭顱。

這些，說來雖嫌話長，但實際上却是雙方交手五十招以內所發生的事。

× × ×

當冷于冰，江無垢二人趕到時，也正是方小玉一劍砍下那羅剎人的腦袋之際。

江無垢禁不住嬌笑一聲，道：「好！小玉，妳已經具有大將之風啦！」

不遠處，傳來聞人鳳的「桀桀」怪笑道：「朱白水，十招之內，老娘一定掏出你的心來當點心吃……」

這情況很明顯，朱白水的處境已十分危殆。

因此，冷于冰來不及說話，只向江無垢打了一個請她與忘我大師雙戰仲孫豪的手勢之後，立即長身飛射而去。

× × ×

朱白水的功力，本來就比聞人鳳略遜一二籌。

現在，由於聞人鳳是吃過人心之後，於「醉」態中被叫醒，精神方面處於亢進狀態中，因而更加有如生龍活虎地，將朱白水逼得連連後退。

另一組中的江自流，也由於上述原因，一直處於下風之中，不過不像朱白水那麼岌岌可危而已。

× × ×

聞人鳳手中的白骨鋼抓「噹」地一聲，架住朱白水的長劍，左手乘機抓向朱白水的前胸，並怪笑道：「朱白水，乖乖地獻出人心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就當朱白水危機一髮之間，冷于冰忽然像由地底冒出似地，一劍斜挑，斬下聞人鳳的左臂。

這極其意外的奇襲，自然使得聞人鳳禁不住發出一聲慘呼，而右手中架住朱白水的長劍的白骨鋼抓，也自然把持不住。

朱白水掌握機會，震飛白骨鋼抓，長劍順勢一沉，將聞人鳳來一個大開膛。

當聞人鳳於一聲淒厲慘號聲中畢命的同時，聞人虎也遭了報應。

原來江自流一見冷于冰適時趕來，精神爲之一振，戰況也由頹勢轉爲平局。

聞人鳳被冷于冰斬下左臂時所發出的那聲慘呼，使得聞人虎於心神驚悸中略一疏神，而被江自流一劍削下他的左耳。

聞人虎於驚上加驚中，又被適時趕來的冷于冰一劍將手中的白骨鋼抓震得偏開三尺！於是，江自流一式「力劈華山」，一劍將聞人虎斜肩帶背地斬爲兩段。

冷于冰輕嘆一聲道：「這兩個老魔，雖然滿手血腥，罪孽滿身，死狀却也够慘的了。」

江自流以衣袖拭去額際的汗珠，道：「這也算是天道好還，報應不爽。」

冷于水笑問道：「這一戰，比三年以前，貴寶莊的那一戰，又如何？」

江自流苦笑道：「當然吃力得多，你看我以前對敵時出過汗嗎？」

「該不是冷汗吧？」

「小老弟，別說風凉話，今宵是你運氣好，沒碰上扎手貨，可以專檢便宜。」

冷于冰神色一正，道：「其實，眞正的扎手貨還得咱們聯手去對付才行哩！」

「那扎手貨，現在是弟妹跟酒肉和尙在對付？」

「不錯。」

「有他們二位聯手，該用不着咱們去熱鬧了吧？」

「但願如此。」

× × ×

不錯，仲孫豪的確是「眞正的扎手貨」！他，徒手對付忘我大師是平局。

加上一個使劍的江無垢之後，雖然迫得他亮出了白骨鋼抓，却仍能維持平局。

他不但以一對二仍能維持平局，而且還好像有愈戰愈勇的趨勢。

一直到聞人虎兄妹相繼伏誅的慘號聲傳來時，才好像受到很大震撼似地，招式略顯遲滯而被迫得接連退了七大步。

江無垢，忘我大師二人自然是把握這良機，加强攻勢！江無垢冷笑道：「仲孫豪，你的師侄在呼喚你哩。」

江無垢的話，好像激發了他的凶性，接連一陣搶攻，居然將江無垢和忘我大師迫得連連後退，並獰笑道：「老夫縱然埋骨此間，你們兩個也必須替老夫墊背！」

「噹」地一聲，鋼抓震開江無垢的長劍，左手一記威力無儔的劈空掌，將忘我大師擊得悶哼一聲，飛跌丈五之外，他自己却乘機長身飛射。

很顯然他要對方兩人墊背，是虛聲恫嚇，眼看大勢已去，想乘機開溜才是眞。

但他運氣欠佳，冷于冰，江自流二人，剛好在這檔口趕了回來！

冷于冰一聲勁喝：「留下命來！」

喝聲中，冷于冰，江自流二人手中的長劍，都已脫手射出。

不！脫手射出的長劍是三枝，另外一枝是江無垢的。因此，仲孫豪的身形才不過飛射三丈，已成了三枝長劍的劍靶，於一聲淒厲慘號中摔落地面。

× × ×

三個白骨老魔雖已伏誅，但羣俠方面的忘我大師却也受了頗爲嚴重的內傷。

江自流半開玩笑似地笑問道：「和尙，死不了吧？」

忘我大師苦笑道：「是死不了，因爲，佛祖說我不守清規，閻王爺說我罪孽深重，都不肯收留。」

江無垢嬌笑道：「即使佛祖，閻王爺都肯收留你，咱們的『辣手華陀』方大嬸也不答應哩！」

江自流插口笑道：「弟妹，別取笑方夫人，我要問妳一件正經事。」

「甚麼正經事？」

「三年以前，我送魔劍給你們小兩口的事，還記不記得？」

「當然記得。」

「當時還附有張便條，還記得嗎？」

江無垢俏臉一紅，道：「忘記了。」

江自流向冷于冰問道：「你呢？」

冷于冰含笑問：「我怎樣？」

江自流道：「你也忘記了？」

「是的。」

「要不要我重說一遍？」

「隨便。」

「當時，那便條上的呈交是『贈劍留紀念，比翼祝雙飛』，對不對？」

「對！」

「另外還附有一行小字『你們的第二件工作是：早入洞房，多生貴子』。」

冷于冰苦笑道：「你的記性可眞不錯呀！」

江自流道：「可是，你們小兩口的記性却太差，工作事也不够積極，事隔三年，竟然連一個貴子都沒生下來……」

江無垢白了他一眼，道：「你有沒有完？」

江自流道：「完是完了，但我限定你們，必須加緊工作，在未來一年之內，至少生兩個白白胖胖的娃兒出來。」

「去你的！」

「哈哈哈……」

（全文完）

武林軼事

霍元甲怒闖猴子谷

嚴霜・文

大多數練武之人，都知道有大俠霍元甲這個人，而且十分佩服，事實上霍元甲的武功確係非常出色，當年他在上海張園擺擂台，向各路英雄挑戰的壯舉，至今仍然受到許多武林高手讚譽，最可怕的就是曾經苦練一種叫做龍虎功的內勁，練成之後，一隻手或一條腿所發的勁，都係非同凡响，但却因此傷了自己的內臟，以至臉色變黃，外籍人士跟他交友，把他稱做黃面虎，對他來說，那是個很壞的綽號，他苦心把它除掉，始終沒有辦法可尋，偶然從上海的一個名醫劉貫山口中獲悉，馬來西亞有些藥物叫做金狗仔，形如狗仔，渾身生了金毛，把它燉鷄同吃，便使臉色由青青黃黃的樣子變成紅潤，換句話說，那種藥物，補氣培元，凌駕於中原藥物之上，霍元甲只是把它記在心上，沒有意思到南洋去，過了兩年，他的族叔霍明在南洋羣島一帶，勢力漸增，希望他到那邊去，顯點顏色給當地拳師看看，爭回中國人的面子，他忽然想起名醫劉貫山說的金狗仔這種藥物，正是南洋羣島一帶生長，橫豎在上海有空閒時間，索性抽身到馬來西亞跟族叔霍明談談，順便拜托霍明找他想要的金狗仔。

主意打定，他就跟霍明派去迎接的兩個朋友一起搭船前往南洋羣島。雖然當時交通不便，稍爲遲些，仍是可以抵達的。

霍元甲搭船到南洋羣島的柔佛登岸，找到族叔霍明，暢談別後一切，閒談中霍元甲提及金狗仔的藥物，問他是否有這種古怪的藥材，能够補血，使面色變成紅潤，族叔霍明聽了，稍爲想想，說：「現時我記起來了，你說的金狗仔，並非到處能够買到的，它可以說是非賣品，在馬來西亞境內，僅有猴子谷這個地方係有金狗仔，大量生長，不過，當地的巫人很兇，不易走進谷裏，此外又因猴子谷本身確係有許多猴子聚族而居，沒有人引路，根本就難以抵達，假定有人帶路，到了猴子谷，仍要花很長的時間尋找，又要向猴子買怕，相當困難，聽說猴子谷裏面還有一個似人似猩猩的傢伙，叫做長毛猴王，永遠住在谷裏，力大無窮，重三百磅，沒有人鬥得過牠，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些，如果你眞的到猴子谷找尋金狗仔那種藥物，我就介紹你認識猴子谷附近的膠園大老板陳天華，華園很有名氣，陳天華手下有許多割膠的技工，或者其中有些人能够協助你一臂之力。」

霍元甲聽了，喜出望外，毫不思索說：「不瞞你說，此行我除了答應你顯點顏色給巫人看之外，還想找金狗仔來醫我臉上的黃氣，總之，我深入猴子谷，不單是找到藥物，還把殺人不見血的惡猴活捉過來放在動物園給人欣賞，到時當地巫人就知道我的本領高強，無形中替華人爭了一點面子，故此，我決定不畏懼困難。」

霍明聽了，不再阻攔，還贈他一條叫做萬年籐的東西，作爲武器使用，這種籐有如一枝棍，但却能够屈曲，纏在腰間，打了一個結，然後穿上外衣，別人看不出來，如果碰上了猴子，就用這種武器出擊，因爲萬年籐的彈力很強，猴子也逃不過它的襲擊，用它作爲自衛的武器，非常有用。

霍元甲接過萬年籐，向他道謝。霍明又說：「今晚我大排筵席，替你接風，到時也許有些拳師在座，請你順便表演一些武功，讓巫人增加見識。」

霍元甲說：「好，一切遵命辦理。」

當晚霍明果然在那一間大廠裏面設宴替霍元甲接風，當地的名流亦有一部份人被邀請到席，至於技擊方面的高手，因爲霍元甲在華北的名氣極响，他們渴望一瞻丰采，都是很樂意入座趁熱鬧的，酒過三巡，霍明就笑着站起來替霍元甲介紹，跟着請霍元甲表演迷宗藝，霍元甲笑了笑，說：「這一套迷宗藝的優點就是左穿右插，令到敵人無從捉摸，打倦了然後出擊，假如我一個人表演，無法顯得出它的優點來，還是做些另外的表演吧！」

霍元甲所言屬實，不過，座上有些教頭聽了却很不舒服，認爲他托大，同時有兩個人站起來，想向他領教，一個是當地巫人的教頭巫加里，另外一個係華人，叫做張元，這兩個人都係頂兒尖兒的人物，身型高大，出手極快，因爲巫人以及華人都有高手，兩人不想分出高下來，失去自己的地位，故此平時不肯較量高下，碰着這個機會，都想挺身而出，擊敗霍元甲，顯些威風。

霍明還沒有開口，霍元甲已經笑着點頭，分別向兩人打個招呼，說：「既然兩位賞臉跟我玩玩，再好也沒有了，最好兩人一齊向我展開攻勢。」

巫的教頭巫加里首先搖頭擺手，跟着張元也不高興，看來兩人都係非常自傲，認爲一招就可擊倒霍元甲，不必兩人一齊進攻，霍明懂得這一層道理，向霍元甲解釋幾句，於是由巫加里發招，如果巫加里打輸，然後輪到張元出擊，兩人同意，張元便即回到原來的座位，暫時作壁上觀！

霍元甲很悠閒的站在天階之上，巫加里從距離十多尺的地方大喝一聲，便即標馬過來，快得像一陣風。

由於巫人的拳脚總是又快又急的，剛剛出手，就把整個軀體轉動，有如車輪，等閒之輩，簡直無法招架，霍元甲大概沒有看過巫人的招式，更加難以抵擋，故此，巫加里展開狂風驟雨的姿勢，在座嘉賓看了都替霍元甲担心，殊不料霍元甲被困在拳脚做成的一團黑影之內，始終沒有倒下來，甚至巫加里本人也覺得出乎意外！

連打十多個回合，霍元甲沒有還手，巫加里却鬥到氣湧如山，自動停步，愕然的注視霍元甲，口裏說些話，那是巫族的語言，各人聽不出，霍明却懂得巫語，上

前解釋幾句，原來這傢伙認為霍元甲懂得邪術，並非拳師，因為霍元甲能夠躲閃他的各種攻勢，始終沒有出手，故此他有這種想法，認為霍元甲並非依照中國功夫的招式搏鬥，不屑跟他交手。

霍元甲從族叔霍明的口中獲悉，哈哈大笑，說：「叔公，請你告訴他，叫他再度出擊，我用正宗的中國功夫還手打鬥，不出三招，一定把他踢倒，但却請他倒下來之後，不要介意。」

霍明把這番話用巫語轉達，巫加里既然興奮，又覺慚愧，狂笑一聲，說：「好的，我再度出擊！」

說完他就縱跳如飛的直撲過來，霍元甲不懂巫語，不知道他說些甚麼，但見他跳躍而來，有如猴子，認為他必然是用猴拳出擊的，凡是猴拳，模仿猴子的姿勢搏鬥，喜歡纏住對方下三路，剛剛出手，便即拳打脚踢，沒有片刻停留，對付猴拳最有力的一招就是飛躍出擊，對方選擇下三路撲攻，自己偏要從高處踢出，而且整個身體凌空飛躍，擅長猴拳的人也怕他幾分，何況巫人的拳脚只係向猴子學習，根本就不是中國的猴拳呢？更加無法抵擋，各人定眼看時，只見霍元甲閃過對方連環出擊的纏絲手和低撐脚，忽然凌空飛躍，整個身體飛過對方的頭，跟着站定，說了一聲：「你輸了！」

霍明立刻走出來，叫巫加里不要再鬥，有些人覺得莫名其妙，張元就看得出來，因為巫加里的衣裳在背後有一個黑色的鞋印，假如霍元甲一脚存心取命，踢中對方背後的血海穴，巫加里就倒地重傷，那時巫加里仍然不覺得自己打輸，可見霍元甲踢出的一脚，只係表演性質，並非蓄意傷人，在座的嘉賓看了，對霍元甲非常佩服，同時覺得他很有風度，更加稱讚。

巫加里在別人勸告之下，黯然走開，回到自己的座位，他不想跟霍元甲多生枝節，因為他認為自己的武功勝過張元，自己鬥不過霍元甲，可能張元給霍元甲打個半死，故此樂得在旁欣賞，沒有離座！

霍元甲擊敗巫加里，輕而易舉，飛躍之際恍如一隻燕子，他如何用脚踢倒巫加里，沒有人看得出來，包括張元在內，因此張元還沒有交手就有些心怯，假如他不是剛才挺身而出的搶先向霍元甲挑戰，恐怕他不敢搏鬥，不過那時他已經勢成騎虎，非鬥不可，他就向自己的親信份子打個眼色，有兩個人係張元的左右手，功夫甚精，懂得張元的意思，回敬一眼，張元知道自己落場必輸，但却有兩人乘機向霍元甲偷襲，可能挽回危局，因此他的信心驟然增加，點頭拱手為禮，放慢了脚步，走向天階，在霍元甲距離六尺之遠，再度拱手，說：「霍大俠，敬請指教！」

他的意思就是想霍元甲發招，霍元甲看見他說完這句話沒有進攻，懂得他的意思，說：「張教頭，剛才我跟巫加里交手，係他先發招的，現在我們兩人落場玩玩，你讓我發招，我心領了，請你接招。」

說完，他就反手向上一揚，跟着用左拳出擊，不過那一拳仍是虛招，反而右手由虛變實，剛剛揚了一揚，便即向下斬落，那種掌刀又快又準，張元險些無法接招，橫臂擋格時，右手的前臂跟霍元甲的掌筋相碰，登時麻痹，大吃一驚，知道霍元甲必然打贏，立刻改變戰略，施展花拳出擊，目的是拖延時間，讓霍元甲沒法凌空飛躍，使自己的兩名爪牙，分別出擊！

霍元甲不知道他的用意，仍然依照最擅長的迷宗藝繞着張元團團轉，不管張元怎樣使勁向前向後出擊，總是落空的，他覺得自己只有一個人表演，簡直看不見霍元甲本人站在何處，愈加心慌意亂，突然大喝一聲，把身體轉動，有如風車一般，這一聲斥喝就是暗號，張元的兩名手下不約而同的把一個酒瓶向圓枱打落，順勢一拉，斷口之處留出一條相當長的玻璃，這種武器係當地南洋土人最擅長的一套，叫做玻璃刀，憑着兩人的凌厲衝刺，把霍元甲夾在中間，至於張元，仍是轉動不停！

講明是單對單的打鬥，忽然殺出兩人，在座嘉賓看了都覺得不對勁，却又無可奈何，殊不料霍元甲絕不慌張，忽然伏在地，兩手壓地，有如健身院所做的掌上壓，整個身體轉動，就在地上橫掃，只係一條腿向對方橫掃的招式，叫做掃堂腿，兩條腿一齊掃過來，那種威力更大，兩把玻璃刀係由左右兩邊橫刺過來，並非由高處劈落，突然失去了攻擊的目標，不覺有些吃驚，他們還沒有看清楚霍元甲怎樣躲閃之前，已經無法站穩，霍元甲只係伏地橫掃幾掃，張元以及兩名手下就像滾地葫蘆似的彈開十多尺，霍元甲大獲全勝，一躍而起，向嘉賓拱手，說聲：「失禮！」跟着回到原來的座位。

霍明敬他一杯酒，他站起來接着，一飲而盡，臉露笑容，神閒氣定，好像沒有打鬥過。

張元以及兩名爪牙，覺得面目無光，一言不發，站了起來，向大門那邊飛奔，其他屬於張元的門徒也紛紛離座，走了十多人，反而巫加里教頭那邊的人沒有移步，還舉杯向霍元甲道賀，因為他們覺得霍元甲打贏了張元，等於替他們出一口氣。

霍元甲無意中擊倒張元，顯點顏色出來，讓當地的歹徒不敢騷擾霍明的膠廠，本來係有點意思，問題是霍元甲係華人，他沒有在巫人那邊顯威風，却向自己人打到落花流水，似乎沒有鄉親的一份感情，因此，有些親近張元的僑胞，就覺得霍元甲此人太過不近情理，想辦法對付他。

霍元甲絕對不會把這件事情擺在心上，因為他覺得張元向他挑戰，另有兩人握着武器撲攻，係偷襲性質，這種舉動不合武林的規矩，打輸了，只係自取其辱，不必計較。

不管霍元甲怎樣想，張元當然是不服氣的，三天之後，有人正向霍元甲送上戰書，請霍元甲明天中午到猴子林那邊決鬥，署名的正是張元。

當時猴子林在該埠係一個名勝地區，猴子林裏面有一處險峻的山谷，稱做猴子谷，谷中有一頭似人似獸的怪物，身上有很長的毛，肌肉結實，比較一般人高大得多，却不是猩猩，當地土人把牠稱做猴子王，畏之如虎，由於猴子林裏面有這樣厲害的一頭怪物，張元顯然鬥不贏霍元甲，却有胆下戰書，叫霍元甲去猴子林决雌雄，可能有甚麼詭計，霍元甲當然打贏張元，不過，到時猴子王出現，站在張元的一

邊，霍元甲就未必能夠取勝，因此，族叔霍明知道這件事情，就與霍元甲商量，認為不宜赴約，可是，霍元甲不甘示弱，一定要應戰，既然如此，只好叫他把萬年籐作為護身的武器，此外，霍元甲前往猴子谷的一天，族叔霍明還派出十多名親信的割膠土人在較遠之處保護他，必要時加入作戰，這樣安排已算是盡了最大的力量。

到了那天中午，霍元甲毫無所懼似的吃過了飯，便即叫人帶路，昂然走入猴子林，那天天氣非常炎熱，霍元甲到了猴子林中間特別空曠的地方，站定脚步，大聲叫喊，還說：「張元，快些走出來！」

他叫喚了很久，沒有人聲出現，他迫於順着脚步再往前走，猴子林裏面的樹林非常嚴密，他逐漸走進了椰子生長最多的林木之內，突然聽到吱吱喳喳之聲，抬頭望去，只見七八頭猴子盤踞在椰樹上面，不以為意，突然猴子一聲呼嘯，居然齊心全力向他襲擊，各捧椰子由高處擲下來，霍元甲險些給椰子擊中，勃然大怒，不過，猴子跳躍如飛，他想扳登椰樹追逐，一定落空，無可奈何，只好忍氣吞聲，打算由原來路走回去，殊不料猴子愈來愈多，竟然有百多頭猴子攔住去路，到了這時，霍元甲才恍然大悟，正如族叔霍明所料，張元這傢伙不懷好意，引他到猴子林，然後驅使猴子代替他出擊，這傢伙用甚麼方法能夠指揮猴子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大敵當前，霍元甲不敢怠慢，趕快集中精神應付，身形一抖，立刻從腰間抽出一條長達六尺的萬年籐來，順勢以大翻車的姿勢向猴子最多之處直衝過來，那一條籐來回轉動，猴子碰着它，無法抵擋，有如風旋落葉一般，向四方八面飄開。

猴子也有靈性，知道牠們無法纏住霍元甲交手，猴子全部扳登樹頂，用椰子拋下來，霍元甲幸而有一條萬年籐，把它左右揮舞，雖然椰子像雨點似的從高處洒下來，霍元甲的一條籐打中椰子，「劈拍劈拍」之聲，不絕於耳，眼見一個個椰子被萬年籐擊破，看來沒有甚麼大碍。

霍元甲哈哈大笑。猴子本來係傾全力出擊的，聽到笑聲，忽然罷手，跟着有一個人的語聲從林中飛出來，先行喊叫霍元甲的名字，然後說：「我就是張元，來遲了一步，有胆的放馬過來！」

張元手執雙刀，威風凜凜，站在林木更深的一處，霍元甲怎會懼怕他呢？立刻收回萬年籐如飛殺去，張元的兩把刀稍為彎曲，那是馬來西亞人最常用的一種彎刀，刀法凌厲，殺在棍上，可能一刀就把一條長棍分為兩截，不過，萬年籐係另外一種木料，與普通樹木不同，它不但能夠抵擋刀劍，無法斬入，還有一種彈力，險些把斬下來的彎刀彈到脫手而飛，張元連發十多招，始終無法取勝，只好轉身急走。

霍元甲認為這傢伙詭計多端，立心把他抓住，不顧一切從背後追擊，照理兩人脚步都是那麼密，但因張元對猴子林裏面地形較熟識，轉彎抹角，走得快許多，追了一程，霍元甲就無法看見張元，那時他突然醒悟起自己已經走出濃陰密佈的猴子林了，眼前是一個險峻的山谷，到處有一塊塊劍形的岩石屹立，有如石林，暗呼不妙，正想轉身走開，突然聽到一聲奇異的呼嘯，定眼看時，從一塊巨型的岩石背後閃出一個似人又似猩猩的怪物來，這傢伙大概是傳說中的猴子王了，長髮披肩，身上的毛亦長達一寸，看來有如毛人，加上身形高大，肌肉結實，手指特別粗壯，還有尖銳的指甲，假如給牠抓住，不是玩的，故此霍元甲認為張元一定是蓄意誘他進入深谷，由猴子王出擊，他不敢怠慢，立刻把萬年籐看做短棍使用，搶先展開攻勢。

萬年籐的彈力特別強，普通的棍一定要收回然後再度出擊，它却不然，只是收了一半。跟住用腕勁把它一震，便即可以再度展開攻勢，因此，猴子王雖然厲害，銳不可當，仍是鬥不過他，身上吃了幾棍，不過，這傢伙的皮肉就像是鋼鐵鑄成，不管霍元甲怎樣用萬年籐劈打，牠毫不在乎，逐步追近霍元甲，霍元甲被牠迫到一塊較大的岩石前，突然看見一團黑影，由高處滾落，立刻把萬年籐護頭頂，聽到幾聲劈拍的聲響，定神一望，地上有兩把彎刀，張元滾在旁邊，顯然是張元預先躲在岩石上伺機出擊了，他更加憤怒，直撲過去打算把張元用萬年籐打暈，就在那時，背後一陣風聲，顯然是猴子王向他偷襲，霍元甲趕快把萬年籐向背後擋格，因為猴子王力大無窮，雙手抓住那一條籐，使勁一拉，霍元甲險些給牠拉跌，迫於鬆手，於是那一條萬年籐就給猴子王搶去，幸而地上留着兩把彎刀，霍元甲失了萬年籐，仍有雙刀在手，喜出望外，就地一滾，先在地上檢了兩把刀，然後向猴子王出擊！

張元似乎受了傷，又像是倒地昏迷，沒有動彈，霍元甲絕不理會他，集中精神向猴子王挑戰，雙方勢均力敵，就此展開一場生死鬥！

猴子王雖然十分勇猛，究竟不懂功夫，抓住萬年籐，沒有甚麼招式施展出來，反而霍元甲的雙刀像雨點般向牠密襲砍劈，牠迫於用籐招架，失去原來的戰鬥力，鬥了十多個回合，霍元甲一刀斬在猴子王的右臂，另外一刀向下砍劈，這一刀也劈在猴子王的腿上，猴子王大叫一聲，萬年籐也拋掉，轉身飛奔，不過，這傢伙似乎跟張元係非常親密的戰友，百忙中還把張元抱起來向谷中更為深邃之處飛奔過去！

霍元甲鬥了那麼久，覺得十分疲倦，似乎氣血湧上腦袋，有些頭暈眼花，不敢追殺，收了彎刀和萬年籐向原路走回去。

他總算打贏了這一場仗，那些猴子看見猴子王也打輸，不敢追擊，霍元甲大踏步的走出林木之外，族叔霍明派去接應的十多名割膠工人，手上帶着武器，那時看見霍元甲走出來，歡呼不已，把他看做大英雄前呼後擁的回到大廠，向霍明報訊。

經此一戰，張元銷聲匿跡，猴子王是否因傷喪命呢？抑或逃往別處呢？無人知情，此後猴子谷沒有人再看見過這一頭怪物。事後十多名割膠工人在猴子谷到處尋找，找到了十多枝叫做金狗仔的野生植物，送給霍元甲，霍元甲在族叔指點之下，洗淨了它，用來煲雞吃，連吃三日，只係體力增加了些，臉色仍是那麼黃，他十分失望，不過，他此行顯點顏色給巫人看，制服了巫人的教頭巫加里，又把猴子王逐出山谷之外，張元的手下此後也不敢惹事生非，總算是替僑胞爭一口氣！（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豪和雲振天等人計劃破牢救戴四，想由戴四口中得到名單的藏處，但雲振天認爲被九格格抓到的要犯，習慣上是在對方身上先下毒，就算救出也是一個廢人，所以提議超度了他，衆人不表異議，……方豪和雲振天經易容後冒充玉貝勒的近身侍衞來到蘇州府衙，由小燕指引他們來到花軒中會見曾慕秋，而曾慕秋此刻已是一個殘廢的人，但表面看來却是完好無恙，雲振天和曾慕秋密商之際，九格格忽地來到，九格格要小燕動手試試方豪的身手，方豪不但應付下來，而且還於顏色。

龍虎風雲

諸葛青雲・臥龍生
司馬紫烟・獨孤紅
聯合執筆

第十三章（由獨孤紅執筆）
龍潭虎穴

玉燕並沒有傷筋動骨，但至少在幾個時辰之內，她這條右臂是絕對不能動彈，等於是暫時廢了。

九格格一張冷肅的嬌靨上，沒有太多的驚，但却有不少的異，從深邃眸子裏射出來的冷峻目光，緊盯在方豪臉上，一眨也不眨，活像平靜異常，平靜得像一泓如鏡的池水：「玉琪的身邊，絕沒有這麼樣的身手，就身手論，你的確該是玉琪禮聘而來的！」

「請九格格相信，我沒欺騙你就行了。」

「玉琪禮聘你，出的是什麼價碼？」

「格格，我並不是個貪財的人。」

九格格臉色微沉：「你誤會了，我並沒有出高價拉他的人的意思，我只是要知道玉琪這個敗家子兒，究竟要怎麼揮霍家裏的錢，來豢養他自己的鷹犬。」

一句敗家小兒聽得小燕那小巧的香唇牽動了一下，她似乎是微笑，她一笑定會是更美更動人，可惜那只是微微牽動一下，並沒有笑。

方豪表現得十分平靜，不但平靜，而且在唇邊還泛起了一絲笑意：「格格，皇上撥給各府的開銷都是一樣的，格格在這方面的開銷是多少，貝勒爺就也是多少。」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他回了一句，回得針鋒相對。

九格格罵的是玉琪，不是方豪，盡管他對玉琪的心情爲人也有不滿，但畢竟「血濃於水」，尤其此刻，他在小燕眼中是玉琪，他不能不還手。

這一句回得九格格臉色陡然一變，但旋即笑了，春風解凍，她這一笑，使得可稱絕色的身旁兩隻燕子黯然失色，但是，笑在嬌靨上，笑在綻破的櫻桃頰上，在那一雙遠山黛眉的眉宇之間，却閃漾起令人望之不寒而慄的凛人殺機：「玉琪，在我的面前你永遠不吃虧的。」

方豪心裏一怔，表面上，也不能不裝出來：「妳認出我來了？」

九格格瞅小燕一眼：「一句敗家子兒，小燕都想笑，姑娘不至於連個侍婢都不如吧。」

九格格的確厲害，小燕剛才的香唇只一牽動，只有方豪覺出了，看見了，沒想到却也沒能瞞得過九格格。

九格格沒說什麼，似乎也根本沒有責怪小燕的意思，而小燕却花容失色，砰然一聲跪倒在地：「婢子該死，格格開恩。」

小燕本就嬌小柔順，如今她螓首微垂，嬌軀顫抖，楚楚可憐，更是動人，就是鐵石人兒，也會覺得不忍。但是，九格格却沒對她投過一瞥，甚至沒有用眼角餘光掃她一下。

方豪道：「小燕，妳知道妳們主子的規矩嗎？」

小燕一言未發，猛仰嬌靨，顏色慘白，揚起纖小嬌柔的玉手，疾拍自己天靈。

九格格陡地一聲冷哼。

小燕的右腕像是被什麼撞了一下，一顫，無力垂下，小燕滿臉驚駭，望着九格格，兩眼盡是乞求神色：「婢子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求格格開恩憐憫。」

九格格道：「起來。」

小燕一怔，立卽驚喜磕頭：「謝格格恩典，謝格格恩典……」

她是隨着話聲磕頭，等到她站起來的時候，雪白嬌嫩的香額都磕破了，皮開肉綻，鮮紅的血，從額上順着那挺直的小環鼻往下流。

她沒去擦，她已經很知足很知足了，能撿回一條命，流這麼一點血算得了什麼。

雲振天是首次見着這種陣仗，他是久走江湖，血腥事不知道見過多少，但是眼前這稱不上血腥的一樁，却使得他不寒而慄。

九格格始終沒看小燕一眼，突然問，笑容收歛，嬌靨上又是一片凛人寒霜，逼視方豪：「前些日子你用你的手殺我的人，我沒法阻攔，但是帳還沒算，這次你想假我的手殺我我的人，算盤打得雖好，可是我不會上你的當。」

方豪笑了：「老九，你我可眞是針尖對麥芒啊！」

九格格道：「你應該有旣生瑜，何生亮之感。」

方豪道：「彼此，彼此。」

「可是你最好不要忘了，你我都是爲皇上，都是爲大清朝廷。」

「我正想提醒妳。」

九格格寒着臉道：「你易容而來，在這時候跑到蘇州府衙來，安的是什麼心。」

方豪道：「妳別忘了，這件皇差也有我一份，並不只是妳跟血冠。」

九格格道：「可是你我的想法不同，走的路也不一樣。」

方豪道：「雖是途殊，但是歸同。」

九格格沉默了一下：「說吧，你究竟要幹什麼，到這兒來見曾慕秋，又是爲什麼？」

「妳到底要先聽那一樣？」

「我脾氣不好，可是現在有這個耐性，你可以一樣一樣的說。」

「不管說那一樣，我都是爲了戴四。」

「戴四怎麼樣？」

「我想問問他那份名單。」

九格格嬌靨色變：「玉琪，辦不到。」

「什麼叫辦不到？」

「辦不到就是辦不到。」

「老九，妳怕我搶了妳的功勞。」

「你這樣說，我也不否認。」

方豪來回蹀了幾步，才道：「老九，妳要弄清楚，這件事本來就有我一份，我無意掠人之美，可是誰也別想擠掉我。」

九格格沒說話，臉上也沒有一點表情。

方豪繼續道：「就算能把我撇開，這樁功勞妳也別想一個人獨佔，血冠可不是盞省油的燈—」

九格格冰冷道：「他還不敢不聽我的，惹翻了我，我一脚就把他踢開。」

方豪指着九格格微笑：「老九，這話是妳說的，就憑這句話，我只要略施小計，就可以把他拉過來，到那時候，以一對二，妳自問吃得消？」

九格格沒說話。

「老九，妳是個絕頂聰明的姑娘家，爲什麼不做點兒聰明事兒，旣然非得二一添作五，又何計較三一卅一？」

九格格突然暴叫：「不能，便宜讓你佔够了，我花了多少心血，一手訓練出來的十二玫瑰，一下讓你毀了四個，那筆賬還沒跟你算，現在你又——不行，這件事說什麼都不行。」

方豪臉色一整：「眞不行？」

「當然。」

方豪雙眉揚處，目閃冷電，一點頭道：「那麼我也告訴妳，想撇開我辦不到，若沒有我的份兒，妳跟血冠誰也別想得到這樁功勞，咱們就在這蘇州府衙鬧好了，鬧出了大亂子，回京之後，皇上面前咱們三個一起說話，少不了任何一個。」

話落，他就要邁步。

九格格厲喝道：「玉琪，你敢。」

方豪冷笑道：「老九，妳要放明白，妳也應該相信，別看這蘇州府衙都是妳跟血冠的人，他們還沒有一個敢對我神勇威武玉貝勒伸手，到頭來對上的只是血冠跟妳我三個，這種情勢，鹿死誰手，還很難說。」

他邁步要走。

九格格又厲喝了一聲，但是喝聲已經比剛才小點兒了：「玉琪，你站住。」

方豪很聽話，收勢站住了。

其實，他根本也沒打算眞鬧。

九格格道：「你用不着鬧了，戴四早死了，那份名單已經裝進了我腦海裏，除非你敢下手逼我，否則這樁功勞誰也搶不走。」

雲振天臉色爲之一變。

他知道戴四爺天生一副鐵膽俠骨。

他也從方豪口中，聽說了九格格逼供那殘忍毒辣的一套。

所以，他還是禁不住地膽爲之顫，心爲之驚。

方豪却笑了：「老九，外人不了解玉琪，他們可以拿我當三歲孩童，但是妳不能。」

「你不信？」

「當然，要是妳已經從戴四口中問出了那

一份名單，妳早走了，絕不會待在這蘇州府衙，等玉琪我找上門來。此其一——」

九格格臉色一變。

「戴四是個鐵錚錚硬漢子，寧折不曲的硬漢子，否則他不足以領袖一方，在叛逆之中舉足輕重，他寧死也不會透露那一份名單，此其二——」

九格格道：「玉琪，你低估了我了。」

方豪道：「不，是妳低估了我，妳不該拿我當三歲孩童，我不妨告訴妳，別看妳有那一套鐵石人兒也禁受不住的逼供手法，沒有我，誰也沒法從戴四嘴裏問出那份名單來，我都願意有福同享，妳何獨不能收起妳那份私心。」

九格格的臉色已經恢復了正常，道：「你說完了沒有？」

「說完了。」

「那麼我告訴你實話，戴四禁受不住酷刑，已經死了。」

這回雲振天沒有心驚膽戰了，因爲從方豪的話裏，他已經知道這位九格格是在施詐。

方豪搖頭笑道：「老九，妳不會讓他死的，戴四是個寶，妳或許會讓他氣若遊絲，或許會讓他不成人形，但妳絕對會保住他一口氣，絕對不會讓他死。」

九格格平靜地道：「玉琪，我說的是實話，也許，對你這是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但絕對是實話。」

「戴四要是眞死了，爲什麼妳還耗在這兒呢？」

「你是來早了，再遲來半個時辰看看。」

對方豪目光一斂：「戴四眞的死了！」

「眞的。」

雲振天開始有點心痛，但並不心驚，因爲他寧願戴四爺是眞禁受不住酷刑死了。

方豪道：「屍首想必也已經埋了。」

「沒有。」

「那好，讓我看看戴四的屍首，同時，也希望瞻仰一下妳逼供的手法。」

九格格立即轉望玉燕跟小燕，道：「去，讓他們把姓戴的屍首抬到西屋去。」

恭應聲中，玉燕跟小燕分別向九格格跟方豪施了一禮，扭動腰肢，快步行了出去。

九格格冷然一抬皓腕：「請。」

方豪毅然邁着瀟洒步伐行了出去，他沒問曾慕秋的事，甚至也沒再看曾慕秋一眼。

他知道，這時候只要對曾慕秋表示出一點關心，甚至只提一個字，那不是救曾慕秋，而是害了曾慕秋。

× × ×

既稱西屋，自該在西邊，九格格陪着方豪，雲振天緊跟在後。

九格格臉上沒有一點表情，任何人休想從她的臉色中看出些什麼。

雲振天走在方豪身後，也走在九格格身後，九格格身後的致命重穴，伸手可及，而且在這種毫無防備的情形下，一舉制住九格格，似乎不是難事。

但是雲振天就是不敢出手，他隱隱覺得九格格的身後，似乎有着無數對的眼睛，每一雙銳利的目光，都在監視着他的舉動。

一個久走江湖，老於經驗，歷練，經過大風大浪的老英雄，面對一個年輕滿旗姑娘的背後，竟然一怯如此。

連雲振天都爲自己感到悲哀。

壯志雄心應猶在。

難道說雲振天眞老了？老得連這一點膽氣都沒有了？

抑或是這一連串的變故，眞已經驚破了老英雄的虎膽？

不管是什麼，長江後浪推前浪，英雄豪傑出少年，應該是沒有錯的。

他本是雲家班的班主，義師中舉足輕重的首腦人物，但是現在，在這座步步殺機的蘇州府衙裏，他卻得唯方豪馬首是瞻，不但得聽方豪的，甚至得看方豪的眼色行事。

畫廊上拐了一陣，兩名佩帶兵刃的黑衣漢子站在一間屋門口，一見九格格行到，立即打揖行禮。

九格格道：「姓戴的屍首抬來了沒有？」

「回格格，已經抬來了。」

雲振天的心，已經清晰地感到刺痛了。

進屋一看，空置的一間屋子，什麼傢俬都沒有，只有兩條長板櫈，上頭架着一扇門板，門板上蓋着一張草蓆，草蓆下鼓起長長的一堆，很明顯地，那是一具屍首。

玉燕，小燕站在裏頭。

兩個佩帶兵刃的黑衣壯漢站在旁邊。

玉燕，小燕，兩個黑衣漢子施下了禮。

九格格冷然道：「掀開來。」

兩名黑衣漢子恭聲答應，跨步上前，各拉草蓆一角。捲起了那張草蓆。

門板上，躺着一具屍首。

只能稱得上是一具屍首，不能說是人的屍首。

因爲，那具屍首已是血肉一堆，不成人形，除了還能看出那是頭，那是脚以外，其他的部位，是再也難以分辨了。

雲振天登時心如刀割，強忍住兩眶老淚，也強使自己的身軀不起顫抖。

九格格冷冷道：「現在，你信不信？」

方豪雙眉聳動，兩眼放光，剛要說話，突然，他的兩眼餘光掃中了小燕的一雙美目，小燕的那一對明亮而黑白分明的眸子裏，正閃漾着一種令人難以言喻的奇光。

方豪暗暗地怔了一下，旋卽，腦中閃電百轉，然後他笑了：「老九，這是戴四？」

小燕眸子裏的奇光一下子不見了。

九格格一怔：「是啊。」

方豪拉起那具屍首血肉模糊的左手，笑道：「我見過戴四一面，戴四左手小指缺了一節，如今，這是誰，竟有如此神通，給他接上了一節。」

九格格臉色大變：「玉琪——」

方豪鬆了那隻血肉模糊的手，望着九格格，微笑不語！

九格格頹然道：「好，我讓你見戴四。」

一時間，雲振天無法感覺出心裏是什麼滋味。方豪則仰天縱聲長笑。

九格格臉色又復大變，美目之中厲芒暴射：「玉琪，你敢對我施詐。」

抖手一掌，疾拍方豪大穴。方豪不躱不閃，抬手一抓，正抓住柔荑，九格格的玉手殺人無算，但卻永遠那麼嬌嫩滑膩，柔若無骨，不知道方豪心裏有什麼感受，只見他臉上笑吟吟地道：「老九，別忘了，沒有我玉琪，妳也得不到這樁大功。」

九格格嬌靨鐵青，猛然抽回了手：「玉琪，我可眞是低估了你，我這就帶你去見戴四，但是，你必得問出那份名單來。」

方豪道：「這妳應該信得過，我一定盡心盡力。」

話鋒一頓，轉向雲振天，接道：「你去告訴他們一聲，延長半個時辰，時辰不到，絕不得輕舉妄動。」

方豪的意思，是要雲振天出去通知，計劃已有所改變，另一方面，一旦他下手戴四，必然有一場慘烈的搏鬥，他不願讓雲振天陷在這座蘇州府衙裏。

雲振天懂，完全懂，盡管他不願讓方豪一個人冒險，可是，此時此地他不能有違方豪的

，恭應一聲，施禮而去。

九格格道：「送他出去。」

兩名黑衣漢子恭應一聲，就跟出去。

方豪輕喝道：「站住。」

兩名黑衣漢子懾於「神勇威武玉貝勒」神威，還眞沒敢動。

方豪望着九格格道：「好意心領，他不是小孩兒，迷不了路的。」

九格格冷笑道：「你在外頭還埋伏得有人啊。」

方豪微笑道：「這就是剛才我爲什麼勸妳不要跟我鬧的道理所在啊。」

九格格臉色發白，點頭道：「好，玉琪，好，這一陣，我認輸。」

「老九，分享這麼一樁大功，值得啊。」

望着眼前嬉皮笑臉的方豪，九格格眞恨不得手裏有把刀，瘋狂地揮動着，在那張臉上劃個痛快。

可惜她手裏沒有刀，就是有，她也未必敢出手，除非她有十成的把握。

但對眼前這位功智兩高的人物，她自忖眞沒有十成把握，只有五成，另五成得靠運氣。

她只有冷喝道：「帶路。」

玉燕、小燕恭聲答應，施禮行了出去。

九格格冷望方豪，一雙美目直欲噴火。

方豪笑嘻嘻地欠身擺手：「敢請與格格並肩齊步。」

九格格滿腔的怒火頓時往上一冲，冲得她有着一刹那間的暈眩，但她畢竟還是忍住了……

× × ×

大牢的戒備，的確是夠嚴密的。

以方豪的一路所見，以方豪的判斷，衝進來救人，成功的希望連一綫都沒有。

明樁暗卡，一旦全部現身，卽等於是一堵人牆，全部由大內高手組成的人牆。

就以這堵人牆的實力，足抵半個武林。

何況，還有那些能洞金穿石，發如飛蝗，數不清的強弓勁弩。

就連方豪這種一等一的高手，也看得爲之暗暗心驚。

但是，這還只是大牢之外。

大牢之內，如果雲振天一家同來，雲家人一定會佩服方豪的料事如神。

從進入兩扇既厚又重的鐵門，進入大牢起，走過甬道，下石梯，眞是五步一崗，十步一哨，左右兩排大內高手，算起來足足有卅幾個，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如臨大敵。

等到了那一排排，一列列，粗如兒臂的鐵柵分隔而成的囚室時，靠外的幾間，簡直是人滿爲患。

但是方豪一眼就看出了，那全是大內高手僞裝的，室角的稻草堆裏，全藏着兵刃。

最靠裏的一間，也最大，那方鐵籠似的一間裏，囚禁着五個人。

一個被鐵釘、鐵環扣住四肢，整個兒的掛在石壁上。

四個則頗爲悠閒地歇坐在地上的稻草上。

不用說，這四個又是「暗樁」！

被掛在牆上那個，樣子不比那具屍首好多少，混身是血，簡直就是個血人，肌膚、衣裳、臉上的五官，已經是分不清了。

說關係，說情誼，方豪之與戴四爺，自然是遠不如雲家之與戴四爺，但是此刻，方豪也爲之心中裂痛，熱血上冲。

而表面上，方豪却有着出奇的平靜，因爲，站在身旁的，是個有着過人精明，過人厲害的人物，神色只有一絲絲異樣，便絕難逃過她銳利的一雙美目。

而事實上，九格格一雙冷肅的美目，也正緊盯在方豪臉上。

此時，只聽方豪道：「這就是戴四？」

九格格道：「你跟姓戴的，不是有一面之緣嗎？」

方豪倏然而笑：「老九，六月裏的債，妳還得可眞快啊！」

九格格冷哼一聲，倏揚沉喝：「開門。」

開門的不是別人，却是裏頭四個犯人中的一個。

一把鑰匙開了大銅鎖，鐵鍊响動聲中，鐵柵門開了。

方豪就要舉步。

「站住！」一個陰沉喝聲傳了過來。

是誰這麼大胆？

回身看，一前四後走過來五個人，後頭四個，清一色的中年道士，一襲黑袍，一柄長劍，劍柄上的絲彩兒血紅！

前頭一個，則是個五旬上下的老道，一身雪白的道袍，手裏拿着一柄玉拂塵，頗有幾分仙風道骨，但是頭上一頂道冠血紅，特別顯眼，也特別刺眼。

正是那位血冠羽士。

近前，血冠羽士稽首爲禮：「格格！」

九格格沒說話，甚至沒一點反應。

血冠羽士似乎是習慣了，毫不在意，轉眼望方豪，兩眼倏現厲芒：「此人是——」

方豪道：「血冠，你這雙老眼，遠不如老九。」

血冠羽士一怔，旋即又深深稽首：「貝勒爺。」

方豪沒答禮。

血冠羽士抬眼望九格格，向着九格格投過探詢一瞥。

九格格冰冷道：「沒什麼好說的，一着之差，全盤受制！」

血冠羽士雙眉轉動，道：「無量壽佛，貝勒爺敢情是來要人。」

方豪微微一笑：「你錯了，我只是趕來分一杯羹而已。而且，只有我才能從戴四口中問那出名份單來。」

「呃。」隨着一聲「呃」，血冠羽士的一雙目光又轉向九格格。

九格格道：「他是這麼說的。」

方豪道：「靈不靈一試便知，血冠，你怎麼說？」

血冠微欠身軀：「格格跟貝勒爺在此，那有貧道置啄的餘地。」

方豪微一笑道：「血冠，你是聰明人。」

轉身邁步進入柵門。

九格格跟血冠羽士急進一步，緊隨身後。

顯然，他們倆對這位玉貝勒還不能放心。

方豪宛若未覺，在石壁上掛着那人身前五步外停住，眼望那人，口中說道：「他還有知覺麼？」

九格格道：「人沒死，自然有知覺。」

方豪突然揚掌拍了過去——

第十四章（由獨孤紅執筆）

千鈞一髮

九格格臉色一變，伸手橫架。

血冠羽士則一閃身到了方豪的前面，拂塵一抖，撞向方豪拍出的那片掌力，道：「貝勒爺手下留情。」

血冠羽士拂塵抖出，才發現方豪拍出的那一掌，根本竟無力道可言，但却已收勢不及，原撞向方豪掌力的勁氣，反直接向着方豪撞了過去，他這麼剛一怔一驚，方豪那裏已微側身軀，讓過了那股勁氣，臉色微變道：「你們兩

個這是幹什麼，想合力把我擱倒在這兒？」

這情形大出九格格意料之外，原先一句打算責問方豪的話，也出不了口了，而且一時之間也答不上話來。

倒是血冠羽士，誠惶誠恐地忙躬身說道：「貝勒爺恕罪，貧道誤以為是貝勒爺要殺姓戴的。」

方豪沒理血冠羽士，霍地轉臉望着九格格，沉臉道：「老九，妳也是這段說詞麼？」

九格格此刻已定過了神，冷然道：「本來就是誤會。」

方豪冷笑一聲道：「妳還是拿我當三歲孩童啊，好，姓戴的我不問了，這就啓程回京，你們兩個打點着，跟我一塊兒進宮面聖吧。」

話落，他轉身要走。

方豪欲擒故縱，使是的以退為進的這一高招。神勇威武玉貝勒，九格格，血冠羽士，這三股勢力間為搶功明爭暗鬥，並不算什麼。

這種事在朝廷之上，宦海之中屢見不鮮。

但是以九格格的身份，夥同「外人」，為爭功而下手一個親貴皇族的貝勒，尤其是像玉琪這種擁有顯赫權勢，強硬靠山的貝勒，那是皇族家法，朝廷戒條所不能容的。

貝勒爺眞要是一狀告進了宮，而且一口咬定，再加上眼前這麼多不敢不實話實說的人證，九格格跟血冠羽士還是吃不消的。

當然，那後果聰明如九格格，詭詐如血冠羽士者，都明白。是故，方豪剛轉身，九格格已抬手攔住了他：「玉琪。」

方豪剛收勢，血冠羽士緊接着深深稽首：「貝勒爺明鑒，實在是誤會。」

方豪寒着臉：「血冠，你還嘴強牙硬。」

血冠羽士遲疑了一下，躬身道：「貧道不敢，貝勒爺開恩。」

九格格神情一震。

方豪的兩道逼人目光，已經落在了她臉上：「老九，妳聽見了，還能說是誤會？」

九格格既驚又喜道：「玉琪，你可別—」

方豪冷然道：「可別怎麼樣？」

九格格一句「血口噴人」，馬上改為：「你可別得理不饒人！」

方豪暗暗吁了一口氣，道：「要我饒人不難，血冠給我外頭等着去。」

血冠羽士微微一怔。

九格格道：「他為什麼到外頭等着去。」

方豪道：「為防萬一，再有萬一，一對一，公平點兒。」

九格格氣道：「你簡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方豪不徐不疾道：「那要看在那兒，對誰，此時此地，我寧願當當小人。」

九格格氣紅了嬌靨。道：「他是他，我是我，他也是奉有密旨的，我無權讓他出去。」

那是東吳大將——賈化（假話），九格格是既不願示這個弱，不甘心受這種擺佈，可又不願担這個責任，不願跟玉貝勒正面衝突。

這難不倒人。

方豪道：「那容易，我找他說話——」

一頓，轉注血冠，道：「血冠，你不是個糊塗人，剛才已經犯過一次嚴重錯誤，這一次，我跟老九是為公爭也好，為私鬥也好，我們總都是皇族，有一天鬧到皇上面前去，皇上也許不好偏那一個，向那一個，但是你，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我絕不相信皇上會偏向你。」

血冠羽士何止不是個糊塗人，當即一稽首道：「貧道告退。」

又向九格格一稽首，帶着他四個人走了。

九格格氣得一張臉鐵青：「好，玉琪，我說過，這一陣我認輸，可是往後日子還長，我總有扳回來的時候。」

方豪眞來個得理不饒人，道：「老九，妳這是因私而廢公麼。」

九格格怒笑道：「你少跟我扣這種大帽子，要是沒有私心，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方豪還待再說。

九格格冰冷地接着道：「話不投機半句多，我等着瞻仰高明問供呢。」

方豪一點頭道：「也對，我還是省點力氣，用在戴四身上吧，把他放下來。」

站在一旁的四個沒有動，八道目光齊望九格格。

方豪飛起一指點出去。

站得最近的一個，眉心立現血洞，鮮血前噴，身子後倒，砰然一聲，倒地後就沒再動。

九格格臉色大變：「玉琪——」

方豪冷然道：「不管是誰的人，總是朝廷的人，抗命不遵，難道我殺不得？」

接着一頓冷喝：「把戴四放下來。」

殺鷄儆猴，另三個已經嚇破了胆，誰願意再跟自己的性命過不去，看也沒敢再看九格格一眼，連忙過去，七手八脚去放戴四爺。

方豪揮手指揮：「小心點兒，他經不起粗手粗脚的。」

那三個「犯人」如今是如奉聖旨，小心翼翼的把戴四爺放了下來。

可憐一個鐵錚豪雄，如今不但是一聲呻吟也沒有，而且似乎沒有一點知覺，要說他還活着，那也不過是只比死人多口氣。

方豪道：「把他放在地上。」三個「犯人」乖乖的把戴四爺放在了地上稻草上。

方豪道：「弄醒他。」

九格格冰冷道：「他本來就醒着。」

方豪冷冷看了她一眼：「老九，咱們兩個總有一個眼力太差，恐怕那是妳不是我。」

九格格黛眉一剔，叫道：「戴四。」

戴四爺仰八叉的躺在稻草上，沒有反應。

「戴四，戴四。」

九格格又大聲叫了兩聲，戴四爺仍然是一點反應沒有！

方豪沒吭聲，用不着他說話，九格格自己已經掛不住了，冷然喝道：「還傻站那兒幹什麼？」

偽裝犯人的那三個都是內外雙修的大內好手，聞言忙擁近蹲下，點穴道的點穴道，渡眞氣的渡眞氣，誰也顧不得戴四爺滿身的血汚。

右掌按在戴四爺心口的那一個，突然叫了起來：「格格，姓戴的已經死了。」

九格格剎時震住了。

方豪快得像一陣風，一步跨到，手一揮：「閃開。」

他這一揮之勢驚人，三個高手有兩個倒地翻滾，另一個雖然沒倒，站起得快，可也脚下踉蹌，退了好幾步才站穩。

他蹲下去一把扣住了戴四爺的右腕，立即轉臉向九格格：「老九，已經沒有脈了。」

九格格定過了神，帶着一陣香風撲過去，她也顧不得血汚，一隻手抓住戴四另一隻手腕，另一隻手就探戴四的鼻息。

她臉色變了，兩隻手久久沒能夠收回來，嬌靨上滿是震驚之色：「啊！怎麼會？這怎麼會……」

方豪鬆了戴四爺的右腕脈，站了起來，冷然道：「老九，妳永遠是那麼高估自己！」

九格格霍地站起：「我下手有分寸，絕不會讓他死。」

「結果呢，他死了沒有？」

九格格說道：「他一直都活着，一直有知覺……」

「我不管他什麼時候活着，什麼時候有知覺，我只問現在，他現在活着，現在有知覺

對我才有用。」

「可是……」

九格格一句「可是」，然後却沒了後話。

方豪冷笑一聲道：「老九，我剛說過，妳永遠是高估自己，說吧，那份名單在那兒。」

九格格一怔，美目猛睜：「名單在那兒？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方豪道：「老九，妳還當我三歲孩童。」

「玉琪，你……你自己說的，我要是已經拿到了那份名單，還會待在這兒，等着你找上門來。」

方豪冷冷一笑：「也許妳比我所知道的更具心機，更高明，乾脆不走……」

九格格尖叫道，「玉琪，你敢……」

揚手一掌，摑向方豪。

方豪沒有伸手抓，他知道，這一回九格格絕不會再讓他抓住，微退一步，避了開去：「又來了，是不是？」

九格格方待再說。

站在一旁的小燕突然說道：「貝勒爺，恕婢子斗膽，你應該相信，以我們格格的身份，她不會，也沒有必要說這種謊，何況，還有婢子們願意做證，這個戴四確實一直活着，一直有知覺。」

方豪微一怔：「妳們願意做證？」

小燕道：「貝勒爺，別說我們格格沒有拿到那份名單，就算她已經拿到了那份名單，那是她的能耐，也是她該擁有的，你能拿她怎麼樣？」

方豪道：「可是眼看到手的大功沒了。」

小燕道：「你總不會認為，這不是我們格格的損失吧。」

方豪沉默了一下道：「既然如此，夫復何言。」

邁步就往外走。

九格格道：「妳們兩個代我陪玉貝勒出府衙，我絕不相信姓戴的是死在我手裏，我要看看他究竟是怎麼死的。」

方豪的身軀微微震動了一下，可是他沒回身，脚下也沒頓一頓。

玉燕跟小燕，恭應一聲跑了出去。

剛出大牢，小燕拉着玉燕低低說了一句，玉燕立即又折回了大牢。

小燕突然加快一步趕上方豪。輕聲道：「貝勒爺，請跟婢子這邊走。」

她在青石小徑上左拐。

方豪沒有猶豫跟了過去。

穿過一叢花木，來到了一處屋角，四望無人，小燕突然矮蹲身子下去，道：「小燕謝謝你的救命大恩。」

方豪道：「姑娘……」

小燕一躬即起，道：「你熟知我們格格的脾氣，越是激她，她越不肯殺她自己的人，尤其激她的是你。」

方豪道：「承妳暗示，那具屍首不是戴四，妳現在已經不欠我什麼了。」

小燕眨動了一下美目：「小燕是不欠你什麼了，可是你欠小燕的……」

方豪微一怔，道：「姑娘這話……」

小燕道：「你瞞過了別人，甚至也瞞過了我們格格，可是，你沒能瞞過小燕，戴四是你殺的，不是嗎？」

方豪心神一震，脫口叫道：「姑娘……」

小燕道：「小心點兒，他經不起粗手粗脚的，就是你揮着手說這句話時，小燕看見一點烏光從你指縫中射出，直奔戴四的雙眉之間，一閃而沒，如果小燕沒猜錯，那是比梅花針一類還要細小的暗器，而且是淬過毒的，見血封喉，好在戴四滿身血汚，當時絕看不出來。」

方豪何止驚，簡直心神震顫，一時居然沒能說出話來。

小燕道：「你不用怕，小燕既把你帶到這兒來說話，就表示小燕沒有惡意，其實小燕不能，也不敢有惡意，暗示你具那屍首不是戴四於前，見你殺了戴四當時未加說破於後，就算小燕現在把你交給我們格格，小燕我也仍是死路一條。」

方豪定過了神，強忍心中震驚，道：「既是這樣，妳剛才為什麼不讓我藉機好好整整她，反而暗地裏逼我走。」

小燕道：「那一半是為我們格格，一半也是為了你。」

「一半為她？」

「九格格總是小燕的主子，是不？」

「那另一半所謂為我，應該是怕她發現眞相……」

「不，那時候小燕沒想到我們格格會追查戴四的死因，小燕只是為你那條右臂着想，打那一類的暗器，必須戴皮手套，但你沒戴皮手套打那種淬過毒的暗器，自己的手也被扎破了，雖然你自己閉住了經脈穴道，但是我擔心那支持不了多久。」

方豪不由大驚，剛強自忍住的震驚，又復猛然湧起，甚至比剛才還要猛烈十倍，他失聲道：「姑娘……」

小燕又道：「還有，小燕把你當成玉貝勒，幫了你的大忙，你絕不是玉貝勒，玉貝勒絕不會殺戴四滅口，我現在沒有工夫追問你究竟是誰，也想不通你為什麼長得那麼像玉貝勒，我之所以告訴你這些，只是為讓你知道，九格格身邊不是沒有明白人，奉勸以後最好少招惹她，說不定她現在已經發現眞相了，你還是快走吧。」

方豪道：「妳，妳是怎麼支走玉燕的？」

小燕道：「格格不是要查明戴四的死因嗎？我讓她去問問格格，要不要想法子留住你，格格一定會發現眞相的，她太有自信了，事實上，她逼供的手法，下手的分寸，確實高人一等，戴四絕不可能死在她手裏。」

方豪嘆了一口氣道：「九格格何德何能，她身邊居然能有姑娘妳這麼一位……」

小燕截口道：「您別誇，快跟我走吧！」

她帶着方豪，貼着屋角往後繞去。

繞過了那棟屋子，又回到花園小徑，石板路上，剛走出數步，玉燕在後頭已飛奔而至，叫道：「小燕，格格請貝勒爺到敞軒去坐一會兒。」

方豪心頭一震。

小燕却平靜得像個沒事兒一般，向着方豪道：「貝勒爺，請。」

方豪臉色微沉，冷冷道：「這座蘇州府衙，已經引不起我的興趣了，我不想再多待一會兒。」

他轉身要走。

迎面却來了血冠羽士，帶着兩個人，恭謹一稽首道：「無量壽佛，九格格既有這番盛情，貝勒爺何妨到敞軒坐坐。」

方豪沉聲說道：「坐不坐那是我的事，讓開。」

玉燕道：「戴四死了，格格正在大牢查驗戴四的死因。」

血冠羽士聽了不禁臉色一變，道：「可惜，現成的一樁大功沒了，貝勒爺，變生肘腋，事來突兀，您怎好不坐一坐，等格格前來，共商善後。」

方豪冷然一笑道：「戴四是落在你們手裏，死在你們手裏，善後也是你們的事，我可要另找綫索去了。」

血冠羽士道：「無量壽佛，貝勒爺，九格格以及貧道，都是奉有重責，執行朝廷所交付

的任務，都是爲朝廷竭盡心力，途雖殊，歸必同，此時此地，遭此突變，應排除成見——」

方豪雙眉微揚，兩眼威稜暴射，直逼血冠快士：「血冠，你敢教訓我，你讓不讓路。」

血冠羽士原已不敢去攔玉貝勒，不過是想拖延時間，等九格格趕到，如今一見神勇威武玉貝勒剛發了威，並非不知道不該放，但也只有退讓的份兒。

因爲玉貝勒話說得很清楚，盡管血冠羽士他也是奉有密旨，可以跟玉貝勒、九格格平起平坐，但是玉貝勒、九格格畢竟是皇族親貴，一旦眞起衝突鬧出事來，大內絕不會偏袒他，他爲什麼不學聰明點兒，反正對他也沒有多大的損失，即使有，遭受損失的不是他一個人。

當下一稽首道：「貧道不敢，貧道這就讓路。」

他倒身後退。

方豪邁步就要走。

「玉琪，站住。」

一聲嬌喝傳來，喝聲一落，九格格已帶着一陣香風疾掠而至。

方豪只得收勢回身。

九格格臉色鐵青，玉手兩指捏着一小塊沾滿血汚的碎布，碎布之中，露着一點閃亮的烏芒，道：「玉琪，你爲什麼這麼急着走。」

方豪道：「我剛說過，這座蘇州府衙已經引不起我的興趣了。」

九格格道：「是麼，難道你對戴四的死因，也不感興趣？」

方豪道：「看樣子，妳已經查出了戴四的死因。」

「不錯，就是我手指捏的這東西，這東西被人以極其高明的手法，打進了他的眉心裏，要了他的命。」

「[illegible]

「我正想問你。」

「我看不清楚。」

「你還需要看麼？」

方豪臉色一沉，說道：「老九，妳這話什麼意思。」

九格格道：「你知我知，你是不是還想讓血冠跟他們都知道。」

方豪道：「你最好說個明白。」

九格格一點頭道：「好，這是一種比梅花針還要細小，細小如牛毛的毒針，見血封喉，就是這麼一根毒針，被人以極其高明的手法，打進了戴四的眉心裏，要了他的命。」

方豪道：「老九，這妳剛才說過了。」

「還有沒說過的。」

九格格道：「這種針，極其歹毒，有傷天和，我的人跟血冠的人，都不用它。」

方豪道：「呃，妳的人跟血冠的人都不用這種歹毒而有傷天和的暗器，可見你們爲人都很正派，心性也都挺不錯呢？」

九格格沒理會方豪的譏諷，繼續鐵青着嬌靨道：「還有，戴四屍身微溫，足證他是剛死不久，也就說是在你玉琪沒見着他之前，他還活着，還有知覺，在你玉琪見着他之後，他就神不知，鬼不覺地被人暗殺了。」

方豪道：「老九，你不必告訴我，我也管不了，牢裏僞裝成囚犯的，都是你跟血冠的人，你們倆還是趕緊查查他們吧。」他要轉身。

九格格道：「玉琪不要動，你別想走。」

方豪沒動，道：「妳還要幹什麼，又是什麼意思？」

九格格道：「我這就告訴你，我跟血冠的人不用查，他們不用這東西，沒有這東西。」

「妳永遠這麼有自信？」

「當然。」

「我聽見了，也知道了，怎麼樣？」

「可是有一個人我信不過，我要查查。」

「誰？」

「你。」

方豪仰天大笑，笑聲一落，目現威稜：「妳認爲我用這東西？」

「除了你，這兒都是我跟血冠的人，我信得過他們，也知道他們從不用這東西。」

方豪道：「那麼，妳也該知道，我不是他們，妳無權查我！」

九格格道：「我捕獲了叛逆中的重要份子，而你涉嫌暗殺了他，我就有權查你。」

「妳認爲妳有權？」

「不錯。」

「好，老九，我就站在這兒，妳就過來查吧。」

「我不必過去，伸出你的雙手來，讓我看看就知道了。」

方豪心頭一震：「妳要看我的手？」

九格格道：「打這種暗器，必得戴上皮手套，否則一定難免扎傷自己，就算及時閉住經脈穴道，被打傷的手也難免色呈烏黑，讓我看看你的手，我就知道殺戴四的是不是你。」

「我要是不讓妳看呢？」

九格格陰冷而微猙獰，道：「那也不要緊，我只要攔住你不讓你走，你支持不了多久，等到你支持不住的時候，也就原形畢露了。」

「到那時候，就是大羅神仙也救不了我，是不？」

「不錯。」

九格格鐵青的嬌靨上浮現一絲笑意，可是那笑意望之十分怕人。

「老九，眞要是那樣，回朝覆旨的時候，妳跟皇上怎麼說？」

「那兒都是我的人，你想我會怎麼說。」

「別忘了，外頭還有我的人。」

「那也不難，我就實話實說，你是毒發身死，你是自作孽，皇上聖明，絕不會怪我，也怪不到我頭上來。」

方豪笑了，居然笑得很爽朗：「老九，妳眞高，玉琪算是領教了，妳認定打這種暗器的人，手一定會被扎傷。」

九格格肯定地道：「一定。」

「他的手也一定會變烏黑。」

「一定，經脈穴道封閉，毒性難以隨血上行，但至少他的手，自腕以下，一定會呈烏黑色。」

如果他的手顏色正常，一點不烏黑呢？」

「那就不是他。」

方豪突然一笑：「老九，你看。」

他左手抓起右衣袖一擄，一條右手臂露出，白皙如常，那有一點烏黑，當然，擄起衣袖的左手，也一般地白皙如常，沒有半點烏黑。

小燕的美目中奇光，一閃而逝。

九格格爲之猛然一怔，脫口叫道：「不是你……」

方豪哈哈一聲朗笑，左手仍抓着右衣袖，轉身就走。

血冠也怔在當地，沒阻攔。

但是，方豪自己停住了，而且是神情震動地兀自停住了。

只因爲，就在這時候，迎面來了個人，又一個神勇威武玉貝勒玉琪！

第十五章（由諸葛青雲執筆）

手足之情

其實，神情震動的，何止只是方豪，血冠子與九格格，以及他們那些手下，還不一樣地，看着這兩位玉貝勒，爲之張口結舌！

方豪是震驚玉琪的消息好快，來得好巧！

血冠子與九格格，卻作夢也未想到，「神勇威武玉貝勒」竟會鬧了雙胞？

面對着兩個除了穿着外，無論面貌，身材，都幾乎完全一樣的人，血冠子和九格格的心中，充滿了由五分驚，五分奇，所組成的十分迷惑！

同樣的驚奇，一瞬的靜默……

爲甚麼把「靜默」只說成一瞬呢？因爲這是事實，神勇威武玉貝勒好快的招式，他猝然出手，直攻方豪，那極短暫的「靜默」，遂告立被打破。

好快好快的手法，動作像閃電，威力似雷霆。

血冠子與九格格，看得又是一震！

他們不用問，一看便知，後來的這位，才是眞正的「神勇威武玉貝勒」，理由是金字招牌，業已出現，對方攻人所用的手法，是「神力僧王」獨門秘傳，既震江湖，也冠廊廟的「雷霆降魔杵」。

僧王秘學，果不尋常，方豪雖然是俠，不是魔，却仍然被這「雷霆降魔杵」所制！

他意外被攻，倉卒閃避，足下接連變換了三個方位，仍未躲得過雷霆一擊。

前胸連中三指，方豪頹然地倒下。

玉貝勒這時才開了口，他問九格格：「老九，這冒我名號之人，是從那裏來的？易容手段，怎麼這樣唯妙唯肖？」

九格格不能不答，只好把發生的各事，向玉貝勒略略說了一遍。

玉貝勒靜靜聽完，雙眉微揚道：「事，是在你們這兒鬧的，人，却被我所擒，我要把他帶走，老九，你和血冠不反對吧？」

血冠子皺眉道：「貝勒爺，你……你要這名人犯何用？」

玉貝勒瞪了眼，一回手，從懷中掏出他那面「玉牌」來，舉向血冠子。

這是御賜之物，血冠子人屬江湖，身在廊廟，一見之下，只有合掌當胸，躬身稽首。

玉貝勒沉着臉兒道：「我是皇族，世襲罔替的『神力親王』，有人冒這身份，是不是小事，該不該問上一問？」

血冠子覺得這是頂大帽子，份量要比自己頭上所戴「血冠」沉重得多，自然不敢答話，偷偷向九格格送過一瞥眼色。

九格格的身份與貝勒爺差不許多，談起話來，自較從容，她目注玉貝勒道：「玉琪，你要這人，只是暫時問問口供，還是……」

一語未畢，玉貝勒便接口笑道：「老九放心，我只要問他一夜，並保證毫髮無傷，明天的天光一亮，你到我寓所提人。」

話完，揣起玉牌，俯身提起方豪，便自離去。

九格格目送玉貝勒，她搖了搖頭，啜了啜嘴……

搖頭，是向血冠子示意，血冠子話到唇邊，止住了將發之話。

啜嘴，是向小燕示意，靈慧嬌美的小燕姑娘，立即微向九格格躬身領命，悄悄尾隨在帶走方豪的玉貝勒之後。

直等玉貝勒身形杳後，九格格方嘴角微披，在臉上浮現一絲陰毒笑容說道：「血冠放心，我已派小燕去看小玉兒怎樣逼問口供，天亮以後，也不怕他不如諾讓我提人，因爲那厮在被小玉兒，用『雷霆降魔杵』點中『三元大穴』，頹然倒地之時，也中了我『大內十三紅』中，最爲歹毒，發時無形無聲，彈指即至的『逆穴飛紅刺』了！」

「哈哈……哈哈……哈哈……」

九格格在笑，血冠子也在笑，這是陰毒的笑聲，但九格格笑得十分得意，血冠子却是笑得有點勉強。

× × ×

「哈哈……哈哈……哈哈……」

玉貝勒在笑，方豪也在笑，這是豪壯的笑聲，但方豪笑得爽朗，玉貝勒却笑得有種難以形容的特殊意味在內！

「小玉兒，你來得好，來得巧，帮我渡過了一次難關，但點我『三元大穴』的所凝指力，是否用得太重一點？」

玉貝勒皺眉道：「不用得重點不行，因爲我知道你爲了殺戴四滅口，勉强發針，自己中毒，萬一在佯裝倒地之際，震開穴道，奇毒攻心，可能會來不及解救，故才以『雷霆降魔杵』眞的下了重手，替你封閉住通心血脈！」

方豪又笑了。道：「小玉兒，別裝蒜了，我雙手均無烏黑色澤，那裏會有奇毒攻心之慮？血冠子與九格格偕當局者迷，你是旁觀者淸，我認爲你早就看透，我已把毒血逼出，暫時凝聚在左手的衣袖之上……」

玉貝勒深深看了方豪一眼，眉頭皺得更緊說道：「方豪，你認爲我是故意施展『雷霆降魔杵』？我有故意的理由麼？」

方豪道：「有，至少我已替你想出了一椿理由！」

玉貝勒點點頭，說道：「說說看，看我服是不服？」

方豪又笑，但這次是冷峻的笑，他們談話之處是在玉貝勒臨時寓所的後園水榭之中，夜風拂水，陣陣生涼，却仍不及方豪的笑聲之冷，能令人心神顫慄！

就在玉貝勒雙眉深蹙，又欲問話之際，方豪笑聲停了，冷冷地說：「要娶雲施施，要使雲家班一帮孤臣孽子，鬥志瓦解，力量冰消，立上不世奇功，你有不少障碍，爭功鬥勝的九格格和血冠子，打抱不平，維護正義的方豪，青梅煮酒，細論英雄，廊廟江湖，使君與操，我這江湖浪子，絕非自詡，大概要算你眼中之釘，肉中之刺，障碍中的障碍！……」

玉貝勒先看了方豪一眼，又對距離水榭七八丈遠的一株池邊喬木，看了一眼。方豪不加理會，繼續說道：「假如我們不顧一切情誼，放開手兒决鬥，勝負是甚麼局面？」

玉貝勒略一沉吟，答道：「長槍大戟，硬橋硬馬方面，可能我比你强，但小巧靈奇方面，可能你比較出色，截長補短，公平論斷，應該是五五之局！」

方豪「哼」了一聲道：「以前是五五之局，以後不會是了，我『三元大穴』之上，中了『雷霆降魔杵』又曾逼血祛毒，百日以內，眞氣最少要弱上兩到三成，下次我們相逢，可能便是……你殺我的最好機會！」

玉貝勒道：「下次……」

方豪正色道：「家父携我離京，回轉『連雲』之際，僧王一直送行到『蘆溝橋』，兩位老人家認爲我們兄弟不宜時常相見，還在橋頭，對月立誓，限定我們兄弟一生，最多再見三次，否則，其中之一，必遭奇禍！」

玉貝勒點頭道：「我知道這樁血誓，老人家對我說過。」

方豪把滿臉冷笑，改爲無可奈何的苦笑道：「荒林埋屍，是第一次，蘇州府衙解圍，是第二次，假如你不肯就此撒手，回轉京城，則我們難免很快的便有第三次見面機會，那也是必應蘆溝血誓的最後一次，誰勝誰敗？誰存誰亡？到時將見分曉，我也無法不在四六之局的劣勢形態中，不顧一切，跟你拚命戰鬥！」

玉貝勒嘆了一口氣道：「你不能放手麼？父王雖不願你長住京中，但有了他老人家的舉薦關拂，你可以得意師旅，立業邊疆，不失封

侯之貴！」

方豪又笑了，這次是苦澀的笑，笑聲才歛，雙眉已軒，淡淡說道：「道不合不相爲謀，方豪生無富貴骨，不願覓封侯，我們生死由命，福禍由天，彼此既均無法改變原有立場，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玉貝勒目注方豪，幾度挑揚起兩道入鬢長眉，俊目之間，騰現了森森殺氣？……

但殺氣才騰便歛，玉貝勒不看方豪，目光轉注那株適才已被他注意過的池邊喬木，笑着問道：「樹上是那一位？雲二小姐，還是雲三小姐？……」

池邊喬木上，寂然無聲，雲素素却從方豪身後不遠，水榭曲欄之下，翻了上來，接口說道：「戴四叔苦熬毒刑，捐軀殉義，我爹娘過於悲慟雙雙暈絕，正由二姐照料老人家們，命雲素素暗護方豪，並欣賞你們的兄弟之會！」

玉貝勒似乎想不到雲素素會在曲欄之下出現，不禁雙眉略皺：「咦」了一聲……

雲素素笑道：「貝勒爺的聽覺不錯，那株喬木上，藏得有人，但不是甚麼孽子孤臣，江湖義士，只是九格格對你也不放心，派來監視的一名爪牙而已……」

說至此處，池邊喬木上，已縱落一條倩影，正是小燕，但已神色倉惶，飄身欲遁！

雲素素冷笑道：「有關『神勇威武玉貝勒』的身世之謎，業已被你得知，你還走得了麼？把命留下來吧！」

話聲中，三縷金芒，飛射小燕的咽喉，心窩，丹田，上中下三盤要害。

小燕知道在場諸人中，那一個她也惹不起，故而形迹一露，立刻倉惶想逃！

但雲素素之「奪命神針」的手法太高，速度更疾如電掣，瞬眼之間已以三縷金芒，把她的身形罩住！

眼看小燕即將在「奪命神針」下，香消玉殞的千鈞一髮之際，上下兩路的救星齊來。

上路的救星，是玉貝勒正在手中把玩的一方玉珮。

奔咽喉的這枚「奪命神針」被玉珮凌空飛到，擊得微向上飄，「颼」的一聲，刺入小燕的髮髻。

下路的救星，是方豪匆忙間，從長衫上摘下的一粒鈕扣。

奔丹田的那枚「奪命神針」，被這鈕扣擊偏，過得小燕左腿「嘶」的一聲，中衣穿破，使她晶瑩如玉的肌膚之上，立即現出一道殷紅血痕！

別人在救她，小燕當然也要力救自己！

她在無可奈何之下，拚命把身軀左移數寸，避開心窩，使那根「奪命神針」，無法奪命，鑽入不致命的右脅。

小燕嬌「哼」一聲，全身抖顫，就勢一個滾翻，隱入池邊草樹，失去踪跡。

雲素素萬分驚奇地，目注玉貝勒道：「你會救她，不怕她洩漏你和方豪的身份機密，有失神力王府體面？」

玉貝勒笑道：「小燕是我的人，沒有她，我難於及時知曉九格格和血冠子的一切舉指，重大機密，老九爲人，奸刁陰損，更一向多疑，在她身邊埋綫，並獲相當寵信，煞非易事，我怎能聽任你『奪命神針』，把小燕殺掉……」

語音至此微頓，以一種詫然眼色，看着方豪問道：「我救小燕，理所當然，你也救她則甚？」

方豪答道：「我是江湖人，必重江湖義，小燕在蘇州府衙內，帮過我的忙兒！」

玉貝勒皺眉道：「奇怪？她有甚麼理由帮你？」

方豪尚未答話，雲素素已應聲接道：「一點都不奇怪，你和方豪除了手兒的粗細不同以外，那裏有絲毫區別？小燕怎麼認得出他是方家的江湖浪子，不是神力王府的貝勒爺呢？」

玉貝勒方一點頭，雲素素只向他正色說道：「玉琪，我二姐要我給你一句話兒。」

提到雲施施，玉貝勒情生心底，愛現眉梢，雙目中也閃射異樣神光，急急問道：「甚麼話兒，她問候我？」

雲素素神清於水，語冷如冰地，緩緩說道：「我二姐準備接受你的求婚，她問你，要給她甚麼樣的聘禮？」

玉貝勒玲瓏剔透，絕頂聰明，知道難題來了，而應付難題的最佳方策，便是攻勢防衛！

故而，他毫不遲疑的，應聲笑道：「常言道得好：『寶劍贈烈士，紅粉送佳人』，禮物的價值輕重，端視受贈人的喜愛與否？施施是剛強俠女，愛國嬌娃，鄙金玉如糞土，薄富貴若浮雲，尋常聘禮怎值一笑？這樣吧，戴四是被血冠子所擒，也等於死在九格格酷刑逼供之下，我請三小姐帶句話兒，玉琪願以血冠子項上人頭，和九格格的心窩鮮血，作爲別緻聘禮，問施施滿不滿意？」

這番話兒，果然使方豪和雲素素聽得雙雙一怔。

玉貝勒臉色一正，沉聲又說道：「但施施也該懂得，女兒深情在閨閣，男兒事業在疆場，她不能過份勉強我，管我的事！我以血冠子項上人頭，九格格心窩鮮血交付聘禮以後，她必須隨我同返京城，請父王主持完婚，雲振天，凌翠仙，與所屬徒衆，立去西荒，永遠不許離開『祁連山』區，否則，毫不留情，格殺勿論！」

方豪笑道：「我呢？你對我發佈甚麼樣的命令？」

玉貝勒哂道：「命令？你外和內剛，比我高傲強項得多，怎肯接受我任何命令？故而，我根本不必廢話，只準備和你作一番生死決鬥，看看下次，也就是第三次相逢之時，是誰應『蘆溝血誓』？」

雲素素定下心來，揚眉道：「好，我一定把話帶到，由二姐親自給你答覆，你下次跟方豪決門，這次……」

玉貝勒神色緩和下來，不等雲素素話完，便接口笑道：「這次我和方豪還是兄弟，不單止對他毫無留難之處，還要盡一點手足之情……」

說到這「手足之情」，玉貝勒從懷中取出一隻金色小盒，從盒中拈了粒半紅半白的小小丹丸，向方豪含笑遞去。

方豪毫不客氣，接在手中，看了一眼道：「陰陽返魂丹？這東西價值極高，是九格格所煉『大內十三紅』的獨門解藥？」

玉貝勒笑道：「你的見識眞廣，老九對我，認爲彼此門當戶對，一向有點片面相思，故而送我這幾粒『陰陽還魂丹』，我在蘇州府衙，對你施展『雷霆降魔杵』時，彷彿見老九也彈出無聲無息的一縷紅絲，像是『大內十三紅』中，有歹毒的『逆穴飛紅刺』，如今把解藥分你一粒，少時倘胸中略感不適，心魂欲飛，趕緊服下，便可度過一刧！」

方豪也不稱謝，揣起那粒半紅半白的「陰陽返魂丹」來，便與雲素素携手離去。

× × ×

他相當洒脫，雲素素却是放心不下，一離玉貝勒暫居府邸後園，便皺眉止步，向方豪急急問道：「方豪，九格格的『大內十三紅』是江湖凶器中，有名的『追魂帖子』，你……你當眞中了她的『逆穴飛紅刺』麼？」

方豪笑了一笑，抬起右脚，從黑色薄底靴兒的靴筒之上，取下所粘附的一根長才七八分許，紐於人髮的紅色小刺。

雲素素看得心中一寬，嬌笑說道：「方豪，你心思極妙，鬼點子也眞多，居然連靴筒子上，也蘊有極强磁力……」

「磁力」的「力」字方出，雲素素突又看着方豪詫然問道：「方豪，你既未中『逆穴飛紅刺』，何必還接受玉琪所贈的那粒『陰陽返魂丹』呢？難道是想留備後用？」

方豪神情苦澀地，搖頭笑道：「我不是留備後用，是想求證同胞骨肉的手足之情……」

話方至此，突一長身，飛縱入林木之間，捉住了一隻剛剛離巢的貓面夜梟。

手兒微緊，梟口大張，方豪立把那粒被江湖人視爲救命聖藥的「陰陽返魂丹」，毫不客惜地，喂了進去。

雲素素相當不以爲然地，搖頭說道：「方豪，你這就太多疑了，玉琪縱算沒有手足之情，也會在第三次——也就是下次相遇時，和你各盡所能，公平決門……」

雲素素的兩隻眼睛，本就又大又美，但話兒尚未說完，眼睛却陡然大了一倍！

大得實在過了份，便不是美，是驚！

使雲素素驚得瞪大雙目之故，是那隻貓面夜梟，在刹那間已不成形，幾乎全身皆化，一滴一滴地從方豪手中，向下滴落血水！

雲素素難過得想哭了，她雙睛濕潤地，失聲悲呼道：「天！這……這……難道就是手足骨肉的兄弟之情？……」

她太激動，方豪却毫不激動，他擲去手中祗賸羽毛未化的那隻貓面夜梟，向雲素素淡然一笑道：「素素，不必驚奇，不必激動，雖然我證實了所謂『兄弟之情』，却並不過份怪恨小玉兒，只是明白了，也決定了下次相逢時，我應該怎樣作法而已。」

雲素素的那雙妙目，還是瞪得大大的，凝視方豪，失聲問道：「方豪，玉琪對你這樣心狠手辣，你還不怪他？……還不恨他？……」

方豪嘆道：「現實最冷酷，政治最無情，在絕不相同，毫無妥協的立場下，對敵人仁慈，也就是對自己殘忍！玉琪作得並不錯，換了我是他時，也可能採取同樣作法！」

雲素素太以關心，情不自禁地，拉着方豪手兒，低聲問道：「方豪，你和玉琪在下次相逢時，將會……會怎樣了……」

方豪神色一凜，接口道：「那將是一場看是誰應『蘆溝血誓』的生死之戰，他爲了一生的榮華富貴，我爲了民族復興機運，必將各盡所能，全力一搏，其間，沒有半點仁慈，沒有一絲情感……」

雲素素流淚了——她是緊張得流淚的，搖撼着方豪的手兒，凝眸問道：「骨肉相殘，兄弟拚命，這……這太可怕了，外……外人恐怕還挿不上手……」

方豪點頭道：「素素，我知道你行，你得過太陽菴主眞傳，甚至於已練會『日月劍炁』，但你決不許帮我，勝，我要勝得光明磊落；敗，我要敗得是個英雄，那場決門，是我和小玉兒，兩人之間的事！」

雲素素駁不倒，也辯不過方豪，只得含淚問道：「方豪，對我說老實話，你……你自問有幾成勝算？……」

方豪笑道：「由於我在蘇州衙中，孤身深入虎穴，早有警覺，並儘可能地，作了各種預防，故而九格格的『逆穴飛紅刺』和小玉兒的『雷霆降魔杵』，未對我構成任何傷損……」

雲素素聽至此處，慰然笑道：「那還好，那將是五五之局……」

方豪看她一眼，軒眉道：「何以見得？」

雲素素道：「玉琪剛才不是業已說過了麼？長槍大戟，硬橋硬馬方面，可能他比你强，但小巧靈奇之技方面，却數你……」

方豪嘆一口氣兒，目注雲素素，搖頭苦笑道：「素素，你太善良了，竟相信小玉兒的話兒，僭王是滿人中第一條好漢，又利用皇家勢力，豎高官厚祿，招來四海八荒間，無數身負奇能之士，悉心自幼便培養陶冶小玉兒，使他成爲『神勇威武玉貝勒』，他那一身能爲，無論是江湖小巧之技，或長槍大戟的戰陣韜畧，都比我高，勉强吹牛，加上自信，我也只能在『四六之局』中，佔個『四』字！」

雲素素立時又聽得愁鎖眉黛，幽幽說道：「那你……」

方豪撫着雲素素的手兒，向她安慰道：「素素，不要担心，我也有優於小玉兒之處，那就是我比他多了一股浩然正氣！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

雲素素自然聽得出這是虛無飄渺的安慰之言，舉手拭去了腮邊淚漬，苦笑說道：「我眞弄不懂，小玉兒既已佔了六成以上的勝面，剛才何必還以劇毒爲藥，施展那種陰險惡辣的手段……」

方豪不等雲素素話完，便接口笑道：「這道理不難懂，佔六成勝面，與佔九或八成勝面不同，就是勝負之數，既可能有萬一意外，而敗陣的一方，也可能於垂死之時，有力反噬，他是一品王侯，自應儘量利用機會，先把勁敵殲滅，才是上策，何必定要與我這毫無身家的江湖浪子拚命？」

雲素素失笑道：「我懂了，他是穿鞋的，你是光脚的……」

方豪點頭道：「對！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匹夫便無所謂了，我和小玉兒下次相見的決鬥之時，他定會對我的『匹夫之勇』，大爲忌憚，或許就是我轉劣勢爲優勢的秘密武器！」

語音頓處，目注林木深處，揚眉叫道：「施施，你聽夠了麼？你重入小玉兒的臨時府邸，是不是爲『聘禮』之事，給他答覆？」

滿臉堅毅，沉着，而流露一種異樣光輝的雲施施，從林木深處，緩緩走了出來。

雲素素一見雲施施，便急急問道：「二姐，你對玉琪要用血冠子項上人頭，和九格格心窩鮮血，作爲聘禮之事，是怎樣答覆？」

雲施施說道：「我告訴他我完全滿意，只要玉琪把聘禮辦到，或是隨他回京入府，或是就在此地，立即完婚，我都立着嫁衣，決無二話！」

雲素素立時滿目淚光，凝望雲施施失聲地叫道：「二姐，你……你……你又要步大姐後塵？……」

雲素素在哭，雲施施却在笑，她笑得大方，笑得爽朗：「雲家雖有這種不惜犧牲傳統，但我却比大姐幸運多了，大姐和曾慕秋之間，沒有愛，只有恨，玉琪則是眞的愛我，而我，也有點愛他……」

說至此處，輕撫着雲素素的如雲秀髮，柔聲說道：「素素，你可能是我們姊妹中最幸運的女孩子，也將是打破雲家歷代傳統，不會嫁給仇敵的第一人，爲了你，我要向方豪要句承諾！」

說完，目光轉注方豪，正色又道：「方豪，你樣樣都對，只有方才要在下次相逢時，與玉琪拚命的『欲逞匹夫之勇』想法，却是大錯！你們這場兄弟骨肉之戰，大概無法避免，勝得了，你儘管勝，殺得了，你儘管殺，我絕不爲玉琪請命乞憐！但萬一勝不了，殺不了時，便趕快跑，設法全身而退，莫逞匹夫之勇，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無處下金鈎，這不是爲你，是爲了素素，也爲了萬世千秋的民族復興大業！」

方豪怔住了，看着雲施施，滿面都是敬佩

神色！

雲施施慰然一笑：「方豪，我大概說動你了，給我一句承諾！」

方豪未作正面回答，口中微吟道：「五湖明月千秋朗，民族精神萬代昌……」

雲施施揚眉大笑，笑得更甜，笑得更豪放，側視雲素素道：「素素，方豪總算有了承諾，快去把一切的經過稟告爹娘，玉琪要準備聘禮，九格格如何心窩飲刃？血冠子怎樣項上飛頭？蘇州府衙之中，將有連台好戲看了！」

第十六章 血腥聘禮 由諸葛青雲執筆

回到臨時居留之處，雲振天、凌翠仙夫婦和雲施施、雲素素、方豪等人的神態，各有不同。雲振天因與戴四爺的交情太深，他易容變服，冒險前往蘇州府衙之意，雖以光復漢室的民族復興大業爲重，決定了能救戴四則救，不能救則設法送戴四成仁歸天的痛苦原則，但在證實方豪成功，獲得戴四死訊之後，那雙英雄虎目之中的傷悼老友之淚，便一直沒有乾過。

凌翠仙看出老伴兒的神態有點異常，不敢離開，時時都陪伴在雲振天身邊，小心伺候。

雲施施也有點變，往昔，她豪邁、大方，只嫌微失粗疏不拘小節，如今，却突然變成了萬分伶俐，百般柔順的乖女兒，端茶遞烟，整治酒飯，偶而有暇，也依依雲振天、凌翠仙的膝前，對爹娘照料孝順得無微不至。

雲素素彷彿心事最重，神情沉默，眉黛凝愁，眼光不時飄向雲施施，似有滿腹心事，想對二姐傾訴，但有好幾次話到舌邊，却又搖頭一嘆，住口不說。

方豪最簡單，他甚麼話也不說，甚麼人也不理，獨自在他的房間之中，調息凝神，盤膝靜坐，有時偶然伸手空中，似乎比劃一些甚麼玄奇招式。

沒有人敢打擾他，因爲誰都知道方豪和玉貝勒下次——也就是第三次的相逢時，就是骨肉相殘的生死之決，能作準備的時間，却不知道有多長、或許尚有三天五天，十天半月？或許就在明晨，更或許就在今夜？……

方豪再瀟洒，也不敢掉以輕心，因爲據他客觀研究，仔細衡量，認定這場決門，自己只有四成勝面，必須利用每一分每一寸的時間，來複習、來鍛煉一些平素有點荒疏的上乘特殊武功，或許能扳成五五之局？

因爲這不是個人生死，更不是兄弟間的面子關係，這場所謂「誰應蘆溝血誓」的龍爭虎門，關係到整個民族復興機運，是滋長茁生，繼續在暗中不斷壯大？抑或遭受重大挫折，從此一蹶不振？

「嘭！」悶坐在堂屋裏的雲振天，他放下抽得不停的旱菸袋，一拳重擊到桌上，憤然含淚叫道：「不甘心，不甘心，叫我這樣畏懼權勢，怕死苟安的離開蘇州府，回轉祁連山，我雲振天決不甘心，戴四弟在九泉之下，也決不瞑目……」

雲施施半偎半坐的，靠在雲振天的膝下，面含嬌笑叫道：「爹……」

一個「爹」字才出，焦大便已從門外走進，手中拿着一封小柬，遞向雲施施道：「施施，是你的信。」

雲施施接過拆開，箋上詞句，極爲簡單，寫的是：「字奉施施，午正請暗來蘇州府衙，接受聘禮之一」。

末後則署的是「知名不具」四字。

× × ×

九格格在一大早，便帶了隨員，趕到玉貝勒的臨時府邸。

她是應玉貝勒之囑，來提在蘇州府衙中，殺死戴四的方豪歸案，也準備找找玉貝勒的麻煩，和他們點閉氣！

所謂「閉氣」，與小燕有關。

小燕，是最得九格格寵愛的身邊人，她不僅美秀並極聰明，九格格所交辦之事，她能體貼入微，九格格所傳的功力暗器，她也一學就會！

昨夜，她奉派前來，暗探消息，居然挨了雲素素兩根「奪命神針」，一根雖祇擦破大腿，另一根却幾乎「奪命」地，鑽入小燕的右脅以內！

忙了九格格大半夜，才替小燕起出這根「奪命神針」，保住她一條小命！

雖然，小燕不知眞如玉貝勒所說，是他派在九格格身邊的心腹反間？抑或傷重人暈，未曾說出在玉貝勒臨時府邸後園中所見各事，但九格格業已怒火冲天，氣得發昏，一等天光大亮，便來找玉貝勒提人、問罪！

但九格格雖然率衆而至，來勢洶洶，却撲了個空！

根據玉貝勒的侍從手下所稟報，貝勒爺一大早便有要事外出，假扮玉貝勒身份的方豪，因冒認皇親，是罪不容誅的欽命要犯，已由貝勒爺問過口供，派十名侍衞，押送蘇州府衙，如諸交由九格格發落。

九格格聞言，想不到玉貝勒竟會派人把方豪給自己送去，不禁又氣又急。

氣的是玉貝勒太刁，明知傷了小燕，自己必來問罪，却藉事抽身，避而不見！

急的是方豪送去蘇州府衙，自己不在，豈不落入血冠子的手內？

清廷大內，爲了彼此制衡，爲了不使事權集於一身，尾大不掉，故意造成玉貝勒、九格格、血冠子等三派實力，並不時移轉寵信，便於駕馭！

玉貝勒是「神力王位」的繼承人，九格格也有攝政王孫女身份，近支清貴，在平時自然佔上風，而略爲委屈的血冠子一派，也就自然而然地，急於表現，爭功最烈，這次，蘇州緝叛，勞師動衆，幾乎發動了整個大內禁衞之力，所獲僅有戴四一人，却又在九格格正以嚴刑逼供以下，被方豪暗發毒針殺人滅口！

由此可見，方豪的身份，夠多重要？沒有此人，簡直無法回京覆旨。

戴四在自己手中被殺，自己已担了干係，倘若方豪再落入血冠子的手中，即令仗恃當今暗寵，不加罪責，臉面也太不好看，「九格格」三字，豈不在京師的名利場中，大打折扣？

九格格又怒又急之下，無心再找玉貝勒屬下侍衞們的晦氣，靴兒一頓，立即回轉蘇州府衙。

但她畢竟又落後一步，方豪確已被玉貝勒派了十名侍衞送來，却已被血冠子接收，落入這與自己一向面和心不和，勾心鬥角，互相爭功的同寅手內。

九格格咬牙片刻，壓着性兒，趨訪血冠子，要他帶出方豪，審問口供。

她是想伺機奪回方豪，萬一難以如願，遂索性也佯作失手，把方豪殺死，來個大家落空，免得唯一功勞，竟被血冠子不勞而獲。

在她意料，血冠子必然猜出自己心意，推三阻四地，設法加以拒絕。

誰知大謬不然，血冠子一聞九格格之言，竟毫不推諉地，點頭含笑說道：「好，好，我正愁那厮人極刁惡，口風太緊，審不出個所以然來，最好煩請格格玉駕，以你最拿手的『九煉洪爐』手段，問上一問！」

九格格一怔，雖覺血冠子答應得太以爽快

，有點蹊蹺，但倉卒之間無法深想，只得接口笑道：「好，我問問看，人心似鐵原非鐵，官法如爐果是爐，方豪熬得過我的『九煉洪爐』，也熬不過我的『搜魂三絕』，我要試試看，他是否是比戴四更硬的一條鐵鑄漢子？」

血冠子從嘴角間浮起一絲陰毒笑容，側顧手下，沉聲說道：「帶人，請方爺！」

這一句「請方爺」，已使九格格聽得皺眉，但跟着所見的情況，却使她眉頭皺得更緊！

因爲，方豪是坐在一乘軟轎上，被抬了進來，身上沒有脚鐐，沒有手銬，自然更沒有甚麼繩索鐵鍊之類。

這那裏像是對待一名罪不容誅的欽命要犯，簡直像是伺候一名不易請到的特別上賓！

九格格却弄不懂了，她口中不便問，心中却在沉吟：「血冠老道，怎麼這樣大胆？他在弄甚麼鬼祟？」

血冠子心中也在沉吟，他不是自言自語，只是不住暗唸「無量壽佛」！

因爲今日淩晨，玉貝勒的侍衞們，把方豪送來時，血冠子爲了爭功，自然趁着九格格外出不在的大好良機，立予接收。

但才收人犯，尚未升堂，玉貝勒的一名侍衞，倏然折轉，對血冠子附耳低聲，說是剛才忘了交代貝勒爺的囑咐，方豪被點「五陰絕脈」，詢供爲難，要血冠道爺，多多費點心思，不要再斷絕了這追查叛逆黨羽的唯一綫索！

這一句「方豪被點五陰絕脈」，使血冠子聽得神情一震，暗自叫苦！

他這才明白，難怪玉貝勒肯大大方方地，送過人來，這位貝勒爺，着實厲害，他自己可能利用這種特殊手段，已在方豪身上，取了重要口供，却把個極燙手的熱山芋，丟給九格格和自己來左右爲難担負責任！

凡被點了「五陰絕脈」之人，身加片羽，均如刀割，稍爲勞累吃苦，更將五臟齊崩，口噴黑血而死，所謂「方豪被貝勒爺點了五陰絕脈」之語，只是玉貝勒所派侍衞，在自己的耳邊低聲相告的一句話兒，無法成爲憑據，倘若方豪一死，玉貝勒翻臉不認帳地，向聖上爭功諉罪，自己豈不是代人受過，吃不消而兜着走了？……

血冠子想來想去，只有饗以美食，待以優遇，暫時把方豪奉若上賓，再靜等九格格回來，設法將這名沾不得手的欽命要犯，推了過去算了！

九格格平素負極陰毒奸刁，但一直也參不透這種微妙，她看着與自己和血冠子分庭抗禮，大剌剌在廳中落坐的方豪，冷然一笑，揚眉說道：「連雲方氏，是武林大家，眼皮子寬，見聞定廣，知不知道我在京中無事之際，研究了一十二套專門逼問口供的小玩意兒？……」

話方至此，方豪已接口說道：「當然知道，江湖中的硬漢子，在你那十二套小玩意兒之下，栽得多了，是不是『九煉洪爐』和『搜魂三絕』？」

九格格見他答得太以從容，神情中毫無懼怯之色，不禁「哼」了一聲，冷冷說道：「方大俠想不想嚐嚐新呢？由於你是頭號人物，我打算特別優待，讓你來個盡情領略！」

方豪搖手道：「不必，不必，洪爐九煉人將化，三絕搜魂魂欲飛，我不是銅鑄羅漢，鐵鑄金剛，慢說十二件盡情領略，連一件也消受不起！」

九格格目內凶光一轉，「格格」笑道：「這裏是蘇州府衙內堂，不是連雲方府，恐怕由不得方大俠你……」

方豪淡然一笑，截斷九格格的話頭道：「九格格，你別發威，常言道：『識時務者爲俊傑』，又道是：『好漢不吃眼前虧』，我只消乖巧一些，有問必答，你那『九煉洪爐』和『搜魂三絕』，再怎厲害也將毫無用武之地！」

九格格向他深深看了一眼，點頭說道：「好，算你知趣，玉燕準備錄供！」

小燕重傷未愈，只有玉燕隨侍九格格，聞言之下，立刻張羅紙筆。

方豪抬頭略看天光，端起几上茶杯，飲了兩口，神情委實暇豫已極！

九格格有點嫌方豪的神情太冷太傲，似乎對自己太不賣賬，銀牙暗咬，陰森森地問道：「方大俠在尊府行三？」

方豪搖了搖頭，翻起兩眼，看着蘇州府衙內堂的承塵，一字一字答道：「我不是方老三，我是僧格林沁老大！」

九格格先是微怔，旋又擺手說道：「你冒用『神勇威武玉貝勒』名位，以及怎會化裝得如此唯妙唯肖之事，我們不問，我只問你有關先明遺孽的那羣叛逆……」

話方至此，蘇州府衙神情惶悚地走進來，向九格格暨血冠子躬身稟道：「啓稟格格暨血冠道爺，內使到，有旨意！」

九格格與血冠子，吃的是大內飯，仗的是皇上威，休看他們敢在蘇州府作威作福，把位四品黃堂賤視如狗，但一聽有了旨意，也只有立刻香案接旨，一個個照樣像隻狗兒般，爬跪地下！

內使讀旨，皇上着實發了雷霆，怒責如此驚師動衆，獅子搏兎，費時過久，猶無捷報到京，足見九格格、血冠子等，荒怠職守，辦事不力，着由神勇威武玉貝勒統一指揮，藉赴事功，並賜玉貝勒「九龍碧玉刀」，可對任何不遵號令，欺罔傲上之人，先斬後奏！

內使一去，請過旨意，和那柄附在旨意以內的「九龍碧玉刀」，九格格與血冠子知道這下由玉貝勒佔盡上風，大勢已去，不由面面相覷，臉色如土！

一陣龍吟長笑，笑得好不愉快，好不猖狂，那是發自方豪口內！

九格格陡然想起他適才自稱是「僧格林沁老大」之語，心中一震，向方豪細看兩眼，失聲問道：「玉琪，是你？不是方豪？」

玉貝勒又是一陣縱聲狂笑，改了稱呼道：「老九，血冠，你們好，皇上命內使傳旨，要我統一指揮你們，你們却反把我拿作階下囚，準備要我嚐受你的『九煉洪爐』和『搜魂三絕』滋味！」

話完，一伸手，施展出內家絕藝，「大攝引神功」，使那柄聖上御賜的「九龍碧玉刀」，化爲一道碧色寒芒，凌空飛到了他的手內！

血冠子和九格格，一個是有苦難言，一個是有氣難發，你看我，我看你，形成了一種極難堪的尷尬局面！

玉貝勒不理會這些，回手取茶，却見杯內已空。

血冠子牙關一咬，搶步走過，親自執壺，替玉貝勒斟了一杯香茗，雙手捧上，並陪着笑臉說道：「貝勒爺，請消一消氣，這是一場誤會……」

可憐，這就叫「在人屋簷下，怎敢不低頭」？這就是「只論強權，沒有公理」，分明是玉貝勒自己假扮方豪，對九格格和血冠子，有意作弄，只因來了一道聖旨，玉貝勒的手中又多了柄可對任何人先斬後奏的「九龍碧玉刀」，血冠子遂不敢逞強，不敢指責玉貝勒存心耍人，只好說誤會，捏着鼻子把錯處攬在自己身上！

其實，他也權傾朝野，「血冠羽士」四字，更是足震江湖，一身武學修爲，到了「第一流中第一流」的極上乘境界，那裏受過這種窩囊齷齪之氣？

由於血冠子的忍氣呑聲，斟茶示歉，玉貝勒似也盛氣略平，臉上稍爲帶了點得意傲笑地，接杯欲飲。

但他才一舉杯，陡的變色叱道：「血冠大胆！」

血冠子莫明其妙地，瞪目問道：「貝勒爺何故發怒？」

玉貝勒聲色皆厲，沉聲說道：「聖上命你受我統轄指揮，並賜『九龍碧玉刀』，你心中不服，暗起凶謀，竟在我茶中下毒！」

血冠子縱是泥人，也有土性，忍不住語音一揚，亢聲說道：「貝勒爺有證據麼？你不能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倚仗這柄御賜的『九龍碧玉刀』，妄入人罪，以除異己！」

這一頂撞，頂撞得玉貝勒怒火冲天，揚手把杯內香茗，向血冠子的臉上潑去！

血冠子一閃身，香茗潑在地上，起了一陣白烟，和一片火光！

一陣白烟，馬上薰皺了九格格的眉！

一片火光，隨卽映綠了血冠子的臉！

血冠子的臉色，不能不發綠，潑茶生烟，證實了茶中蘊有劇毒，茶是自己剛剛替玉貝勒斟的，這也等於證實了自己謀弑皇族，欺罔長官，違抗聖命的罪不容誅之舉！

雖然，很顯明的，這是栽贓，這是故意陷害，但玉貝勒設計得太過高明，使自己百口莫辯！

下面的手段，不問可知，玉貝勒既打毒蛇，決不鬆手，他定要拜「刀」，拜那柄剛被他以「大攝引神功」，凌空攝到手中，可以對任何欺罔傲上之人先斬後奏的「九龍碧玉刀」！

何必？自己一世威名，又何必死得那等狼狽？……

血冠子自知生望已絕，暗挫鋼牙，從所戴「血冠」正中，摘下一粒紅玉，往口中呑去！

那不是紅玉，那是最毒最毒的毒藥「鶴頂紅」，自古伴君如伴虎，越是官作得大，身邊越是經常備有這件東西，以防天有不測之時，來個自我解脫！

但「鶴頂紅」尙未入口，「白玉杯」已到眼前！

血冠子死念已決，未作任何防範，以致被玉貝勒拋出的那隻白玉杯，把手中的「鶴頂紅」擊落在地！

血冠子又羞，又恨，又怒地，雙目佈滿紅絲獰視玉貝勒，咬牙問道：「貝勒爺殺人不過頭點地，算盤何必打加一？你不讓我這樣死，難道你定要爲『九龍碧玉刀』立威，把我明正典刑？或是替叛逆戴四報仇，也讓我嚐嚐九格格的『九煉洪爐』，暨『搜魂三絕』滋味？」

話說得夠損，有煽動力，尤其末後數語，竟暗指玉貝勒與叛逆戴四，結有交情，甚至是有某種聯繫？……

玉貝勒大笑，笑得夠狂夠傲，笑聲一住，目注血冠子，冷冷說道：「血冠，你想錯了，你對我不敬，罪實該死，但我玉琪，是頂天立地的英雄好漢，我要憑藉武功，按照江湖規矩，和你來場決鬥，絕不貽笑大方地，倚仗皇家勢力！」

這一陣亂，亂得九格格，血冠子的一般手下，六神無主，心中惶悚，紛紛莫知所措。

在他們雜亂無章之中，接受玉貝勒邀請，易容變服的雲施施，雲素素姊妹，便容容易易地，混了進來。

雲振天關心老友戴四的血海深仇，自然也趕了來，凌翠仙更不顧凶危，隨行照拂老伴。

只有方豪不見，不知他是爲了應付與玉貝勒的生死之戰，仍在靜室用功？或是有了別的行動。

玉貝勒方才豪氣如雲的一席話兒，聽得血冠子和九格格都似乎有點不信。

「奪」的一聲，玉貝勒把那柄「九龍碧玉刀」，深深揷在几上，站起身形，朗聲說道：「血冠，御賜的『九龍碧玉刀』現在几上，表示我決不仗恃皇家之力，如今，兵刃拳脚，任憑你挑，只要你能活得過我十招猛攻之外，玉琪定拔几上的『九龍碧玉刀』，來一個揷胸自絕！」

這番話兒太狂，狂得似乎離譜？

根據一般看法，玉貝勒，九格格、和血冠子三人，功力相若，各有專長，眞若要在彼此間，分出上下强弱，非拚上個三五百招不可。

如今，玉貝勒突然宣佈，任憑對方選擇拳脚兵刃，只要能逃出十招不死，他便以「九龍碧玉刀」自揷心窩，豈非把位權傾大內，藝震八荒的「血冠羽士」，看成不堪一擊的酒囊飯袋？

故而，這話兒的確太狂，但却狂得充滿了英雄氣概！

慢說堂內堂外，一齊聽得肅靜無聲，連暗中觀察的雲素素都忍不住地，向雲施施悄然說道：「二姐，玉琪的確可愛，是個叱咤風雲，睥睨一世的英雄人物！只可惜……」

「只可惜……」的下面，雲素素說不下去了，假如一定要她說完，應該是「……他是敵人，不是朋友！」

「朋友」，越高明、越英雄，便越是可愛！而「敵人」，則越高明、越英雄，便越是可怕……

雲施施體會得出雲素素未曾說完的言外之意，於是，她的心情，起變化了，目中凝望玉貝勒，雖然仍蘊有「愛」的光輝，臉上，却逐漸發白，逐漸發青呈現了一片「怕」的色彩！

堂內堂外，當眞是肅靜無聲麼？……

不，不對！所謂「肅靜」，只是玉貝勒發完狂言大話的一刹那間，跟着便有牛在吼，有鬼在嚎，立刻把「肅靜」打破！

「牛吼」是血冠子被玉貝勒過份藐視，氣得臉紅脖粗的，聲息如牛，不停狂喘！

「鬼嚎」也是他怒極心瘋的，狂嚎出：「上劍」二字！

一道青熒熒的光芒，從堂下飛來，被血冠子接在手中，是把劍柄血紅，劍鋒暗碧的喪門長劍！

剛才「怒極心瘋」的形容之語，似應略加修正，血冠子雖然「怒極」，並未「心瘋」！

他動「兵刃」的選擇，相當正確，因爲，在拳脚方面，玉貝勒得自僧王獨門秘傳的「雷霆降魔杵」，號稱蓋世無敵，當然不易應付！

自己的喪門長劍，不單份量沉，劍鋒上淬有劇毒，劍柄中蘊有機關，連所擅七七四十九式「血雨天罡劍法」，也極稱精妙，足有三十年以上的精純火候！

尤其，玉貝勒身份特殊，和人動兵刃的機會太少，即令他有甚秘密武器，自己放棄進攻，專事防守，也決沒有應付不了十招之理！

故而，血冠子在喪門長劍入手之後，心氣立平，既未牛喘，也不鬼嚎，他靜了下來，靜得像一座山嶽，恢復了絕代高手神情，手橫長劍，面對强敵，目光一瞬不瞬！

玉貝勒仍是那麼悠閑，他早有準備，一抬手，從侍衛手中，接過一件兵刃。

那是一柄刀，一柄刀身又窄又長，微帶弧形，銀光如電的刀，誰都看得出，那是一柄百煉神鋼好刀！

雲施施目內愛意微添，臉上冰霜略化地，喃喃自語說道：「他是有心人，這舉措着實有點可愛，他竟想用戴四叔的『秋水雁翎刀』來殺血冠羽士……」

秋水雁翎刀在手，玉貝勒側顧九格格道：

練功秘訣之二十六

臥虎功

靈空子・文

臥虎功亦稱睡功，爲練習手指及足趾二部之力者。練時先將身伏臥於地，然後兩手掌按於齊肩之地上，兩足伸直，兩足尖直支於地，用身向前探，乘勢上升，至離地約一尺時，臀部向後挫，全身隨之後退，至離地三寸時，再行回復，循環行之，力盡而止，自始至終，全身除手掌與足趾之外，其餘各部，完全凌空，不宜貼地。初時行二三度之後，即覺力疲氣湧，習之既久，次數可以逐漸增加。一年之後，則完全不覺其苦，則易掌爲拳，柱地而行之，越若干時則更進一步，易拳以三指代之，中食二指居前，拇指居後，略成鼠爪形，再如法練之。更越若干時，則單用一足之趾柱地，其另一足，則疊於其上，兩足交換行之，然後在背上縛以巨石，如法練之，石增至二三百斤時，則大功告成。而指趾之力，已不下千斤。若着人身，如被兵刃之擊刺，無有能當之者矣。

「老九，煩你公公平平的，作個見證，血冠只要逃得出我十刀，我就彈碎手中刀，拔出几上刀，來個迴刀自絕！」

美人自古愛英雄，九格格也是美人，自然也愛英雄，何況她早就單戀玉貝勒，連這互相爭權奪利之擧，也有一半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的酸性反應！

如今，目睹玉貝勒目無餘子，不可一世的英風豪氣，她又不禁暗暗傾心，點了點頭，低聲說道：「好，想不到你還深藏不露，到今天才顯出眞功夫，我要好好瞻仰瞻仰！……」

說至此處，更把語音壓低得第三人無法與聞，悄然又道：「莫攖劍鋒，提防劍柄！」

這低低二語，表現了關切之意，她竟站在玉貝勒這邊，把血冠子喪門長劍的特別厲害之處，予以揭破！

玉貝勒笑了一笑，手持秋水雁翎刀，走向橫劍巍立的血冠子，口中吟道：「大將南征胆氣豪，腰橫秋水雁翎刀，風吹鼉鼓山河動，電閃旌旗日月高……」

吟至此處，走得距離血冠子僅約八尺，止步卓立，傲然笑道：「血冠，共只十招，你必然放棄進攻，一味防守，我索性告訴你，我這出手的第一二招便叫『風吹鼉鼓』，和『電閃旌旗』，一是風雨縱橫，凌空捲洒，一是刀光如練，貼地狂流，你留神了！……」

「你留神了」的「了」字才一出口，手中秋水雁翎刀，精芒電閃，人刀俱杳，化爲一道匹練似的寒虹，向血冠子橫捲而至！

血冠子手中喪門長劍的鋒芒之利，決不下於秋水雁翎刀，甚或猶有過之，但他却怯於玉貝勒的氣勢，對於這凌空橫捲的匹練刀光，不敢硬架硬接！

刀光才掣，血冠子人退八尺。

他退得夠快，但恰好落入玉貝勒的算中！

玉貝勒是人隨刀進，一刀接一刀，連續劈出八刀，一刀比一刀强，一刀比一刀快，劈到第六七刀上，已令人分辨不出甚麼是刀招？甚麼是人影？硬以凌空百閃的電掣寒光，把血冠子密密封罩在內！

九格格看得有點担心……

雲素素，雲施施，以及雲振天、凌翠仙等，也看得有點担心……

他們都是替玉貝勒担心，因爲他們都是大行家，看得出血冠子人在重圍，身法不亂，甚至連手中那柄喪門長劍，都未使用，只使着「無影十三飄」的上乘輕功，在不住騰挪閃展！

萬一，他再應付上兩三招，滿了十招之數，玉貝勒如何下台？這把拖羞刀，怎樣入鞘？

轉瞬間，十招已滿，但在最後的一刹那間，彷彿秋水雁翎刀的刀光，特別耀眼的亮了一亮！

九格格嘆了口氣，塲中人影刀光，一齊收歛。

玉貝勒畢竟是担任攻擊，比較勞累，他額上有了汗漬，神情不如先前那樣，來得瀟洒！

血冠子到仍是老樣子，橫劍巍立，一語不發的，瞪大了兩隻眼，凝視着玉貝勒，只不過目光有點發直！

（下期續完）

欲知故事精彩發展？下期壓軸刊出交代。四大作者諸葛青雲、臥龍生、司馬紫烟、獨孤紅下期在本文大會串接力撰述，渾身解數，盡展其材，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精選短篇傳奇故事

楊威·文
盧令·圖

隱俠



較絕技 神僧敗陣

般若神功為少林絕學，自達摩祖師以來，歷二十餘代也不過只有兩人練成。

七十二般絕學，任何一項都是武林人士夢寐以求的武學瑰寶，如果兼有兩項以上的絕學，在江湖上，可以橫行無忌，鮮有敵手了！

但是，怪事出現了——

少林方丈的師叔，圓覺大師以整整六十年的苦功，練成二十四項絕學，可說是絕世奇材，震古鑠今了！

功成之日，啓關之時，少林寺遍請海內名家，駕臨少林寺觀禮！

這眞是千萬年來武林中從未有過之盛典，三山五岳人馬，五湖四海豪傑，以及九大門派其餘八大門派，都派來德高望重，武學修為極佳之高手參與盛會！

鐘聲在羣山中飛揚，盛典在陽光普照下開始了。

一切儀式完成，圓覺大師雙手合十，高念佛號，在小沙彌引導下，緩緩走入達摩院。

「慢走！」突然有人高叫。

眾人定睛看時，叫的人只是名十一二歲的少女而已。

這女孩天眞活潑，令人一看就喜歡，尤其是那雙靈秀明亮的眼睛，透着極度的聰明。

令人震駭的是，這女孩有一身極其高深的武學修為；她那聲喚，令得遍山遍野的人，無論遠近，都好像在耳邊出聲，而且清晰明朗，可想而知，如此精湛的內功，出現在那樣年紀的女孩子身上，豈非天大的怪事！

誰也不知道，這女孩子究竟是那位奇人子女，竟會在如此盛典中大叫大鬧，當她是頑童胡鬧，置之不理？只怕事情不會如此容易處理！

正在此時，一名中年漢子，正是崆峒派高手，火眼靈猿侯蔭，緩步走出，那雙眼睛，紅得透明發亮，微笑對小姑娘注視，用那種大人對小孩子說話的口氣說道：「小姑娘，我帶你去玩捉迷藏可好！」

在場各家各派高手，暗自鬆了口氣，如此武林盛典，讓一名頑童胡鬧，那可大煞風景！

火眼靈猿侯蔭能夠出頭，應付個小孩子，當然是很輕鬆的小事，崆峒近年與少林關係密切，別說這等小事，即使拚上老命，也算是平常事！

誰也想不到，那女孩子突然輕叱一聲：「滾開！」聲音尖銳高亢，比剛才那聲音，更令人震驚！

「砰！」小女孩手掌一翻，那聲響，像打在鼓上，火眼靈猿侯蔭給打得飛了起來，一個空心觔斗，人已平穩地站在五丈開外，露了這手輕功，果然不負靈猿外號，在場羣雄轟然喝了聲彩！

試想，以火眼靈猿侯蔭的身份，當着天下英雄眼前，給一個黃毛丫頭打中，今後還有什麼面目見人，驚天動地的喝叱聲

，反而變成了極大的諷刺！

火眼靈猿侯蔭心內大怒，沉聲道：「好個沒有教養的孩子……」

「找死！」小姑娘脾氣眞大，出手更快，「砰！」火眼靈猿侯蔭胸口又中了一掌，這回沒有飛起，但他胸口如受雷殛，全身激震，蹬蹬蹬連退三步，一口鮮血狂噴，人也搖搖欲墜，看來受了極重內傷！

「呀！」這一來，在場羣豪莫不震動，立刻驚叫起來。

第一次，猝不提防，中掌飛起，還情有可說；如今是全神戒備下受創，而且受如此重的內傷；以火眼靈猿侯蔭的身手，給一名十來歲的女孩子打傷，僅此一招，當今武林中，誰有此本領！

這女孩子是何人子女，她師父或父母，那不成了神仙麼！

「阿彌陀佛，小施主年紀青靑，學得一身上乘武功，令師是當今那位高人！」一名老和尚緩步上前，伸手按在火眼靈猿侯蔭後腰，一股雄渾的熱流透入，火眼靈猿侯蔭頓時精神大振。

眾人一看少林圓慧大師出面，頓時心內大寬，因為這位達摩院首座，為當今少林寺中有數高手，一身修為，只怕在莽莽江湖上，不容易找出對手，有他出面，別說是一個小孩子，卽使各派掌門，也無法輕易言勝！

誰知那女孩子，根本不在乎，冷冷道：「我們又不是攀什麼親戚，師父大名也要在這兒抬出來，豈非笑話。」

「這小孩太放肆了！」

「對圓慧大師這樣無理，當眞是過份點！」

……

眾人看不過眼，七嘴八舌數說這女孩不是，但圓慧大師數十年禪功，豈會斤斤計較這些，微微一笑道：「小施主到少林，到底有何目的！」

「找圓覺大和尚比武，看看少林武功究竟如何？」小女孩口氣大得駭人！

如果是在平時，聽了一個小孩子如此說，只當她是童言無忌，根本當不了一回事；但她剛才舉手投足間，傷了崆峒高手；而且這火眼靈猿侯蔭，數十年來，橫行大江南北，關內關外，夫嘗敗蹟，今日躬逢盛會，想不到受此奇恥大辱，因此之故，這女孩所說的話，即使如圓慧大師這樣崇高地位，也不能等閒視之！

少室山上，天下英雄看了這樣怪事，大夥兒雖然無人認識這女孩；但她言行中清楚地表示，今日不會善肯罷休，要較量一下少林武功！

少林一脈，千百年來，一直奉為武林泰斗，多少武林高手上少室山上挑戰；上山之人，最少在江湖上橫行一時，鮮逢敵手，再到少林寺，還情有可說，如此這女孩在此挑戰，偏偏指名要圓覺大師應戰，豈非太狂！

圓慧大師深深吸口氣，仍然不動聲色道：「小施主，老衲與你過幾招如何？」

「不行，少林這麼多和尚，雖然我不怕這車輪大戰，到底太過麻煩，怎麼，圓覺老和尚今日大功告成之日，當着天下英雄，顯兩手少林絕學，讓大家瞻仰瞻仰，不是很好麼；如果這麼多高手，夫看過圓覺大和尚練成的神功，大夥兒心內豈非失望得很！」小女孩咭咭呱呱，一副理直氣壯的神態，益發令人啼笑皆非！

圓慧大師是得道高僧，碰到這事，也不禁眉頭暗皺，深感難以處置！

「好，今日少林盛會，老衲又何須自高身價，與這位小施主較量武功，也是很平常的事。」圓覺大師雙手合十，平靜道來，絲毫不帶火氣，僅此修養功夫，已非一班武林高手自高身價者可與比擬！

圓慧大師這時還有何話說，雙手合十，黯然退下。

陽光普照，少室山上樹木葱蘢，花香鳥語，瀰漫着一片祥和氣氛。

圓覺大師九十歲高齡，由於內功精深，修養有素，此時看來臉色紅潤，氣色祥和，身穿大紅袈裟，足踏陽光，望去有如仙佛臨凡。

老和尚身份輩份，以及武學成就，在當今武林中，不作第二人想，此時和顏悅色，準備與這來歷不明的小孩比武，在場眾武林人士，心倒感慨叢生，眞正的武人，有老和尚這樣氣度胸襟，爭執仇殺，只怕也少多啦！

圓覺大師站在場中，望住女孩，微笑道：「小施主，我們怎樣比法？」

小女孩聞言，也不作答，突然轉頭揚聲叫道：「喂，快來呀！」

「來也！」這聲音清晰响亮，不知由那兒發出，眾人正驚異間，一條火紅的人影自天而降，大家看清楚時，原來是名男孩子，全身紅衣，約莫十三四歲，滿臉笑容望住圓覺大師，微笑道：「小可于信，與老和尚比比內功掌力；假於動手過招，已落下乘，我們可以找塊大石，各自施展劈空掌，看誰的掌印深，決定勝負，你說這法子可好！」

「嗯，這孩子不錯！」圓覺大師點頭贊成！

早有兩名年青和尚跑去，不消片刻，抬來塊大石，怕沒千斤重，正是體極堅硬的青玉石。

「把它豎起來靠在牆上！」圓慧大師揚聲吩咐！

「是！」兩名年青和尚應了一聲，各自用力，悶哼一聲，青石玉沉入地面五寸，看來兩人也習有一身武功，僅此沉石入土，最少也需二十年以上精純內功。

青玉石平穩靠在石壁上，不會輕易倒下。

這時圓覺老和尚微笑道：「少施主先發言，老衲邯鄲效步，看能否做得到。」以圓覺老和尚的修為，却有此謙恭神態，的確難能可貴。

少林一派能屹立千年不倒，確有其不凡處，在場眾武林人，自然而然，生出一種崇敬心理！

紅衣小孩于信微微點頭，也不客氣，走到距青玉石兩丈遠近地方站好！

少室山上人山人海，此時大家屏氣凝神，看這小孩子究竟玩什麼把戲，事情立時有結果，所以全部緊張注視于信發掌！

等了半晌，于信仍然未動，雙眼緊盯着青玉石，似在看什麼新鮮物兒，怔怔的出了神。

「這小子裝模作樣莫非是在騙人。」

「嘿嘿，天下英雄在此，諒他玩不出什麼花樣！」

……………

旁觀羣豪本就不信這小孩有什麼本領，見他老是呆着，像傻子一般，越發出言不遜，到後來簡直破口大罵！

于信毫不理會，神色越來越凝重。

圓覺大師到底是修養有素的百齡老僧，毫無不耐煩神色。

正在這時，于信那隻手抬起，立即引起了震動，千百人的嘈音一下子消失了，少室山前廣場上靜得出奇，大夥兒都在注意那雪白粉嫩的小手，武林中的巨變，恐怕要在這隻手中完成。

好不容易，右掌抬到胸前，于信哼地悶哼一聲，掌心微紅，一絲柔和的勁風，帶起一陣沙塵，朝前吹去！

「哧！」那塊青玉石突然內陷，大小正和于信手掌一樣，緩緩往內深陷。

這眞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像這樣深厚的內功，別說是十來歲小童，即使像圓覺老和尚，終身練武，還有極高名師指點，似乎也無法練得如此深厚的內功。

足足陷入一尺，于信才緩緩收手。

少林寺所有和尚，都是習武之人，而且許多位大師，在武學上的成就，當今武林中，全屬數一數二的高手，大伙兒眼力見識自屬不凡，像于信這小孩，以十歲幼齡如何能有此超凡入聖的成就，使人實在難以置信。

事實擺在面前，比說什麼還有效，你怎樣解釋呢？

令人窒息的沉靜，壓得人們透不過氣來。

圓覺大師定力何等深厚，雖然驚駭莫明，但他對於名利的看法，較之常人到底淡多了，首先定下心神，輕咳一聲，緩緩道：「小施主掌力雄渾，可以說是曠古絕今的成就，老衲自嘆不如。」

「哈哈，」于信朗聲一笑，接着道：「老和尚能够認輸，幾十年的學禪，到底沒有白費功夫，少林寺能够在武林中屹立不倒，是有道理。」

一個小孩子，當着天下英雄面前，老氣橫秋的批評少林寺，如果在平時，人家不說他是瘋子才怪，現在呢，他露了那手震古鑠今的絕世神功，頓時令得他的身份及說話份量沉重有力。

少林數百名和尚，立刻雙手合十，齊聲念道：「阿彌陀佛！」

「今日之會，到此爲止，三年後的今日，我再來少林，看看各位大和尚是否能够贏得在下。」于信朗聲說道，隨即轉身下山而去。

那位調皮的女孩，也相伴于信一齊下山。

沒有人攔阻，也沒有人詢問，大夥兒眼睜睜的看着一雙童男童女，消失在山角處。

一名不明來歷的小童，令得少林一派當衆認輸，千百年來，武林只怕還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事。

本來，圓覺大師功德圓滿，天下英雄到少室山觀禮，這等盛典中，會有如此結果，少林有關係的各家各派高手，也感到索然無味。

尤其是崆峒一派，火眼靈猿侯蔭當衆受辱，至今仍然傷重未癒，可說是最難堪的一派。

本來是與高彩烈的場所，經此一攪，頓時黯然失色，中原武林羣豪，也各自垂頭喪氣離開少室山！

青玉石仍然嵌在山壁上，深厚的掌印，象徵着少林一派的侮辱。

× × ×

十日後，不僅是武林人士，即使平常百姓，也爲着這件事轟動起來！

九大門派及所有代表白道的高手，暗中担心及商謀對策，黑道人士就竊竊自喜，於是風波在醞釀，只怕另一場驚天動地的巨變已在逐步形成中！

黃鶴樓上，一向是生意好，三山五嶽人馬，天南地北的商旅人士，雜坐其間，南腔北調，倒也熱鬧得很！

正在此時，樓上的人聲，突然靜了下來——

樓梯口兩名少年男女出現，正是大鬧少室山的于信及另一名女孩。

他們二人的大名傳遍天下，未見過的人，心目中也有很清晰形象，所以二人一齊出現，更加沒有懷疑，頓時大爲震動！

掌櫃的不敢怠慢，親自上前，打拱作揖，一直引至靠江邊的雅座，才恭敬道：「二位喜歡怎樣的酒菜，小號可以叫大師傅去做。」

「嗯，清蒸鯉魚，獅子頭，米粉肉，清炒白菜，兩斤竹葉青。」于信吩咐道。

「有葷有素，點得好，小老兒立即去吩咐廚房！」掌櫃的不敢怠慢，親自跑到廚房交待！

黃鶴樓大廚房，全部動員做幾樣小菜，自然很快，不消片刻，熱騰騰的菜端上來，碧綠香醇的竹葉青，令人看起來可愛，喝起來可口！

于信與那女孩大模大樣的喝酒吃菜！

「呔，混帳的掌櫃！」一聲大喝，跟着是「砰！」桌椅碰撞及碗碟破碎聲，响成一片。

「大爺有何吩咐！」掌櫃的急忙跑上前。

「混帳，大爺叫的酒菜至今未來，那兩個小兎崽子却先到了，是否瞧不起俺大爺！」聲音很大，正是一名滿臉殺氣的壯漢發威！

「哦，立刻就來！」掌櫃的心驚胆戰道。

正在這時，那調皮女孩子突然道：「掌櫃的！」

「有！」可憐老頭子已經是心驚胆戰，進退兩難。

「不須麻煩，這混小子的酒菜全部取消，他再也不容易吃東西了！」調皮女孩子道。

「是……」掌櫃的耳內受不了如此火藥味，戰戰兢兢的應着，雖然只是敷衍性的，仍然害怕已極！

「混帳，胡說八道！」壯漢大怒，要不是見對方只是個小孩子，而且是名天眞爛漫的女孩子，早就動手打人了！

「眞的麼！」女孩緩緩走過來，心平氣和說三個字。

壯漢自以爲個子大，平時駭倒很多人

，自然而然養成目空一切的傲氣！但對於一名女孩，這等威風實在發不出去，心內惱怒異常，却好像無可奈何之狀！

女孩站在桌子面前，只不過比桌子高個頭而已，但那副老氣橫秋神氣，却像是個老祖母對孩子說話。

壯漢心底內的確很懊惱，今日碰到尅星。動手打小孩，那種麻煩說不盡，而好處却沒半點，反而招來外人恥笑及衆怒！

「小心，大水牛，我要拔你的牙齒！」小女孩冷峻道。

壯漢眉頭深深皺起，他幾乎興起逃走的念頭！

正在這時，那隻雪白粉嫩的小手輕拍，壯漢後頸及兩頰中了一下，獅子大口自然張開，令人不可置信的事情突然發生，口中牙齒，全然拔出，整整齊齊釘在桌上，驟眼看去，好像自己生長在那兒一般！

壯漢簡直不相信自己眼睛，桌上的牙齒，是從自己口中拔出來的，驚詫過甚，竟然忘了疼痛。

試想，活生生的用手指拔牙，這需要何等手力，乾淨俐落的動作，當今宇內，又有幾人能辦到！

壯漢望住小女孩，似乎是看到妖怪，雙目露出駭怕已極神色。

正在這時，樓梯上又有兩人上來，先頭一個是位中年瘦子，雙目精光外露，太陽穴高高鼓起，顯然是位武林高手。

後面那位肥肥胖胖的，臉上掛着慣常的笑容，令人看起來和靄可親！

他們站在樓梯口往四周一望，看到于信及那小女孩，神色微變，竟畢直走向前去，停在八尺開外，神色一整，恭恭敬敬拱手道：「江湖末流，寒星劍韓厲拜見當今至高無上的高人！」

「笑面煞阮吉在此聽候遣差！」胖子此時也收起笑容，恭恭敬敬道。

壯漢坐在那裏，聽二人的說話，幾乎不相信自己耳朶，看他們動作，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寒星劍韓厲及笑面煞阮吉，橫行大江南北，一向是眼高於頂，誰的帳也不賣，今日却在此處對兩名小孩，像唱戲似的表演功架，豈非怪事！

不過話又說回來，小女孩剛才所顯示拔牙的一套，的確是當今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神技！

「你們坐下吃飯吧！」女孩老氣橫秋道。

「是！」笑面煞恭應一聲，即與寒星劍韓厲坐在旁邊桌子上。

在這時候，那壯漢似也看出這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不是簡單人物，像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豈是隨便對人敬禮，那麼兩名小孩到底是誰呢，無論如何，今日拔牙受辱之事，只怕無法得到賠償！

很快吃完飯，沒有叫酒菜，老老實實吃兩碗麵充飢，笑面煞阮吉首先站起來，走到于信兄妹二人面前，恭恭敬敬道：「兩位少俠遨遊江湖，總也要幾名使喚的人吧，我們二人其它的本事沒有，大江南北，關內關外，那兒有好吃的，那兒有好玩的，多多少少，還知道個大概，二位大俠可否容我們效勞！」

「嗯！」于信漫應一聲，似在考慮。

「好呀！我答應！」女孩笑道。

「多謝兩位少俠恩典！」笑面煞阮吉與寒星劍韓厲，只差上沒有行那三跪九叩大禮，那等恭敬神氣，令人看來，多少有點肉麻！

至少，那壯漢就有這感覺！

蹬蹬蹬，一大羣人湧上樓來，個個精神飽滿，氣歛神凝，領頭之人更加不凡！

笑面煞見了，臉面一變，露出不安神色，疾望了于信兄妹一眼，心才定下來。

當先上樓的，是一名神態威武的老者，身高膊闊，滿臉虬髯，顧盼自豪，舉手投足都流露出頤指氣使發施號令的意味！

——這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鐵獅趙心源。

在他右側的是一名道人，看來仙風道骨，頗有那麼個出塵氣概，不錯，這是青城高手——出雲子。

左邊那人年紀很輕，大約三十來歲，身形頎長，斯斯文文的像個讀書人，但認識他們的人決不敢如此想，他是無情判官黃則正。

這三人全是當今武林中尖頂人物，聲威遠震，黑白兩道豪雄見了任何一個，無不戰戰兢兢的執禮問安。

今天，當地武林同道，在七星槍陸潤泉帶領下，準備在黃鶴樓上，歡宴三人。

二十幾人，那種走路的聲勢已經先聲奪人，掌櫃的不敢怠慢，趕上前去，打拱作揖道：「各位大爺，這邊坐，這邊坐！」說時引至靠江的兩張桌子上。

「嗯，掌櫃的，把你們最好的酒菜拿出來，先來壺上好茶。」七星槍陸潤泉大聲道。

「是！」掌櫃的只有應聲份兒，急急去廚房吩咐了！

突然，七星槍陸潤泉看到那壯漢，剛好是掉了牙齒的朋友，眉頭微皺，喝道：「克强，怎麼那樣沒有規矩，見了各位前輩在此，也不過來問候一聲！」

原來那壯漢有個外號，名叫痴虎，本來的姓名兪克强反而少人知道，正是七星槍陸潤泉的師姪，想不到這樣巧，碰在一起，兪克强怎好意思去叫人呢！

「我……我……」兪克强已經說不出話來了。

「怎麼攪的！」七星槍陸潤泉火了，怒喝一聲。

兪克强又驚又怕，一時觸動哀腸，撲地跪倒，放聲大哭起來。

七星槍陸潤泉怒火更甚，揮掌就要打人！

「慢來！」無情判官黃則正跨前一步，雙目定在桌子上，顯然看到那排牙齒，再加上兪克强的口不能言，事情已經很明顯，有人動了手足！

七星槍陸潤泉顯然也是老江湖，明白自己師姪吃了大虧，當下烱烱有光的雙目，往四下望去，看看有什麼了不得的高手在此逞强！

首先，笑面煞阮吉與寒星劍韓厲二人映入眼簾，七星槍陸潤泉一指二人，問兪克强道：「是他們？」

兪克强點了點頭，這中間有點誤會，因爲于信兄妹與笑面煞阮吉等坐在一個方向，所以七星槍陸潤泉往這方面指時，兪

克强當然點頭了！

「好！」七星槍陸潤泉霍的站起，大踏步往寒星劍韓厲面前走去。

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暗暗高興，這班人一向目空一切，仗勢凌人，今天只怕要吃虧了！

二人此時有了靠山；再說，俞克强也不是他們害的，反正有好戲看，而且安全得很！

「陸某今天向兩位討個公道！」七星槍陸潤泉抱拳道，他此時站在笑面煞面前大約八尺遠近。

「閣下找我們麼？」笑面煞阮吉問得很和氣。

「嘿嘿，在江湖上闖，總不至於賴帳吧！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朋友既做得出來，爲何不敢承認！」七星槍陸潤泉怒聲道。

「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做了什麼？」笑面煞阮吉道。

七星槍陸潤泉轉過頭來，望住俞克强道：「拔去你牙齒的可是他們二人？」

俞克强搖了搖頭。

七星槍陸潤泉更怒，喝道：「是誰？給我拉出來！」

俞克强又瞧這方指了指。

再看過去，除笑面煞阮吉等二人外。樓上並無特出高手，尤其這方向，于信兄妹只是兩名小孩子，當然不會做這事情！

七星槍陸潤泉雙眼噴火，恨不得將這名不成器的師姪斃於掌下！

「老頭子，別站在那兒大呼小叫，拔牙齒的人正是本姑娘！」那小女孩笑吟吟道。

「什麼？」七星槍陸潤泉一生經過多少大風浪，可沒有像今天這樣受窘，攪了半天，仍是一場糊塗。

當然，他不會信這女孩有此武功，所以他腦內急速轉念，思索這是甚麼回事！

「是了，一定是小女孩的指使，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出手，才會這樣！」

七星槍陸潤泉越想越對，當下沉聲道：「陸某不才，請教二位高招！」

「哈哈！」笑面煞阮吉顯然很開心，笑聲充滿了歡樂，和悅道：「我這點微末之技，怎敢與陸大俠過招！」

人家公開叫陣，竟然當面認輸，在武林中，的確少有這樣事，尤其是笑面煞阮吉，生平心高氣傲，今日大反常態，豈非怪事。

七星槍陸潤泉心內微微一怔，暗中更加鄙視，以爲對方見自己同來的高手太多，只好聰明認輸，應戰的話，那是必敗的局面，想到此處，再不客氣，猛然大喝道：「說得那麼容易！」鐵掌揮出，往右肩打去。

「砰！」誰知打個正着，大响聲中，笑面煞阮吉整個人飛起，往前翻倒，撞倒三張桌子，那滾湯熱茶，濺在身上，燙得衆人呱呱怪叫。

以笑面煞阮吉的武功，自然可以避開，如今自願挨一掌，是有他的想法，寒星劍韓厲也知道這位老搭檔妙計，所以安坐一旁，靜看好戲！

七星槍陸潤泉似乎也大出意外，笑面煞阮吉在武林中也算是一位硬把子，剛才那招，稀鬆平常，任何一位三流脚色也避得了，他爲何如此做呢！

這種反常事情，在衆人心內都引起了懷疑，可是無法想出其中奧妙！

陸潤泉如今是騎虎難下，欲罷不能，悶哼一聲，身形微轉，右脚踢出，笑面煞阮吉眼看就要傷在脚下。

這像是在賭博，笑面煞阮吉是豁出去了！脚尖巳快沾上衣襟，危機一瞬，看來阮吉即要脚下喪生！

正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兩個菜肉飽子飛到，剛好擊中脚尖及肩膊。

七星槍陸潤泉全神戒備之下，仍然閃避不了，事情並不如此簡單，看來平常的菜肉飽子，一碰到脚尖，立刻有股大力源源傳出，他勁極强，以陸潤泉的內功修爲，却遭受到極强反擊，蹬蹬蹬，往後退三步，又再退七步半，急施千斤墜，身形仍然穩不住幾下，搖幌了，又極不情願地退後五步。

在場全是高手，大家看得很清楚，打出肉飽子的是那名女孩子，從七星槍陸潤泉後退現象看來，這內力當真是非同小可，但一名小孩，怎會有此內力！

七星槍陸潤泉幾乎不信自己的眼睛，到現在爲止，所見的事情，全是極度反常，這其中一定有不尋常的地方，到底眞象如何，暫時仍是個謎！

無情判官黃則正首先忍不住，大踏步走過來，站在于信兄妹桌枱前，淡淡道：「兩位師父是那位高人！」

「你師父又是那位低人！」女孩笑面吟吟反問道。

「胡鬧！」無情判官黃則正叱道，他自持老前輩身份，當然不會與孩子計較，但是女孩內力特强，她師父定是位高人，所以忍不住出來詢問。

「你可要試試。」女孩笑笑道。

無情判官黃則正眉頭微皺，以他在江湖上的地位，與一名幼齡女童動武，說出去是有失身份，但七星槍陸潤泉却吃了大虧，看來這女孩有古怪，今日必須弄個明白，人家就是說也沒有辦法！

于信兄妹坐在那兒，怡然自得，似乎絲毫未把無情判官黃則正放在眼內。

訪幽谷　大功告成

「很好，看來兩位小朋友有這好武功，趁此風和日麗的時候，玩幾招也好，我叫黃則正，有個外號叫無情判官，這當然是對江湖宵小才會無情，二位小朋友，總也說個姓名才好稱呼！」無情判官黃則正很有耐性說個淸楚。

「我叫于芳，外號捉判官，正等着你！」女孩笑道。

無情判官黃則正心內暗怒，道：「女孩無理，今日倒要好好教訓教訓她。」想到這裏，立即淡淡道：「我倒要看看你捉判官的本領！」

「小心了！」于芳笑嘻嘻地走出來，在她眼中似乎並未把這位判官當一回事！

無情判官黃則正心內暗自思忖，這兩名小孩不知是那位高人子女或弟子，萬一他們師父喜歡護短，那眞是個大痲煩！

于芳似乎看出對方心思，笑道：「出手吧，不須担心其它問題。」

黃則正心頭火發，再不客氣，右手緩緩拍出，一股柔和的勁風發出。

在場衆高手知道這是三淸眞炁，當今武林中，還沒有人敢輕視這三淸眞氣，鐵獅趙心源見了，怕面前女孩吃不消，叫道：「黃老弟手下留情！」

但是，無情判官黃則正還來不及回答，于芳那隻雪白粉嫩的小手巳經拍出，外人看不出有什麼變化，而黃則正身臨其境，只覺得胸口如受千斤鐵錘重擊，蹬蹬蹬，連退三步，一口鮮血往外噴出。

「呀！」衆人驚叫。

鐵獅趙心源如一陣風捲到，急抓黃則正寸關，一探脈息，知他內腑巳受了極嚴重內傷，不敢怠慢，右手按在背心上，將自己數十年苦練的性命雙修內家眞元，緩緩注入，黃則正這才好些，總算暫時救回一條命！

忙了好半晌，才將無情判官黃則正安頓好。

經此一役，大夥兒才相信于芳身負絕學，看樣子只不過十來歲，她那身內家功夫，只怕在場這許多高手，沒有一人可與匹敵！

試想，這種怪事，怎令人相信，偏偏又發生在眼前，又不容你不信！

大夥兒全以驚疑的目光望住于芳，好像在看着什麼妖精鬼怪一樣！

這班老江湖，平生經歷豐富，可是像今日這樣事情，却屬平生僅見，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咦，你們算了不成！」于芳突然來上那麼一句。

武林中人，講究名在身不在，于芳這話一說出來，無異是火上加油，即使明知不敵，也要拚個明白！

出雲子首先站起來，高高瘦瘦的身形行雲流水般滑前三丈，剛好站在于芳面前，淡淡道：「我以青城劍法領敎絕學！」

「也好，我不會劍法，手上的筷子却是拿慣了呢，看看能否敵得過你的寶劍！」于芳說時，眞個拿起那雙筷子，走到桌子前邊。

如果在平時，有人敢以一雙筷子，向青城第一高手出雲子比劍，人家不說他瘋狂才怪，而今這小女孩，却以嬉皮笑臉的開玩笑態度說出這話，衆人反而更加感到嚴重，于芳如此說，決不是狂妄，她到現在爲止，雖只動手發了兩招，而這兩招，所造成的結果，是將當今江湖上，第一流的高手擊敗；因此之故，大夥兒全爲出雲子担上了心，他如果敗了，自己這許多高手，只怕無法再戰！

出雲子本人，又何嘗不知道這一戰的嚴重，自己數十年的聲譽，以及青城一派的榮辱，全在此一戰中決定，而同來衆人中，又何嘗不依賴自己的劍術呢！

凝重的神色，與破釜沉舟的決心，出雲子緩緩抽出背上長劍。

這柄劍是青城鎭山之寶，也是天下聞名的「靈意」寶劍，不僅削鐵如泥，且與出雲子本身靈氣相通，彼此間還能感應！

在深純內力貫注下，「靈意」寶劍上的光芒愈亮，寒森森的劍氣使在旁衆人，都感到刺膚砭骨。

出雲子一劍在手，整個人像面對着神明，誠敬無比，他此時心神與寶劍合而爲一，巳到劍道最上乘境界，老道怪不得能在武林享有那麼大的名氣，劍道上的成就，當世之中，沒有幾個可以比得上！

今天，只有靠他爲大家爭回臉子！

于芳見了這情形，臉上笑容也收斂起來，顯然對出雲子也不敢過份輕視！

「嗤！」出雲子寶劍揮動，劍氣破空發出一股刺耳聲响，劍尖幻出四朶劍法，罩住了于芳全身大穴。

大夥兒都知道，劍氣無堅不摧，于芳這筷子，無論如何都抵擋不住出雲子的寶劍！

正在這時，于芳眉頭微皺，筷子抬高半尺，一股無形的罡氣排空振盪，出雲子嚴密的劍網一下子起了波動，壓力越來越大，到後來巳到了舉步維艱地步！

于芳雙月盯在出雲子臉上不動，支持了半晌，出雲子像喝醉酒似的，滿面通紅，突然手背像給針刺了一下，再也把持不住，「噹！」靈意寶劍終於落地，出雲子敗了，雖未受傷，而心靈却受到澈底摧毀，頹然往後退出；連地上的寶劍也不要了。

七星槍陸潤泉請客，想不到會帶來這場羞辱，他見到幾位朋友一生威名，斷送在黃鶴樓上，心內實在難過，右掌抬起，往天靈蓋上擊落！

「老弟！」鐵獅趙心源伸手阻住下落的掌勢，輕叫一聲道：「這不能怪你，今日我們大夥兒敗了，只能說是運氣壞，剛好碰到他們在，走吧！」

江湖上絕頂高手，前後還不到半個時辰，便澈底失敗，灰頭土臉地離開這天下聞名的黃鶴樓。

于芳顯然很高興，笑道：「這班人目空一切，以爲可以仗勢欺人，今天給他們敎訓，讓他們永遠記住，欺負人也不一定有好結果！」

「二位少俠，」笑面煞阮吉直到這時，才走近前出聲道：「以你們一身絕學，應該創下轟轟烈烈的大事業。」

「怎麼說？」于芳顯然不明白，但對於轟轟烈烈的大事業顯然極有興趣，所以立即出聲詢問。

「像現在武林中，」笑面煞阮吉繼續道：「九大名派，一向自以爲是正統的名門正派，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武功，二位何不另樹一幟，創下一大門派，在武林中放異彩，豈非好事！」

「嗯，這倒是不壞的主意！」于芳顯然心動了！

「我們先找個地方，然後再發展勢力！」于信道。

笑面煞阮吉知道二人心動，暗自大喜，立即接口道：「講起地方，襄陽城中的天皇堡，可以作爲根據地，那地方大，建築也不錯，而且四通八達，正好作爲二位創業的發祥地！」

「好吧，你們二人比較熟，往後有事，先給我們想法子，辦成了有你們的好處！」于芳高興道。

「多謝二位栽培，大恩大德，我二人決不敢忘！」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大喜，二人心意相通，知道今後要呼風喚雨，揚威宇內，只要緊跟這面前兩兄妹就行

了！

「反正無事，我們就去吧！」于芳似乎很性急，說時首先站起來。

天皇堡，在或林中，可算得上是一塊金字招牌，堡主守拙先生白奇，一身武功，得自異人傳授，今年六十歲左右，二十歲入江湖，四十年來，遍遊宇內名山大川，未逢敵手，然後選在襄陽城中，依山傍水，建下了這座雄偉的天皇堡。

天皇堡內羅致了很多人才，像運財童子司徒德潤、敎頭九現雲龍萬重山，三湘鬼王上官笠、五絕秀才駱易明及素月仙子萬華等，都是一代人傑，機智武功，在江湖上全是尖兒頂兒的脚色。

別說是武林人物，即使九大門派，也不敢無故招惹天皇堡，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二人曾在天皇堡吃過虧，如今正好一舉兩得，報仇洩憤，然後以此爲根據地，召集天下英豪，創派立敎，稱雄宇內！

二人心內越想越高興，鼓其如簧之舌，向這兩位武功蓋世的兄妹進言。

「二位少俠，在江湖上混，有時候不能太心軟，尤其是做大事，更應英明果斷，然後才可以震懾羣雄，稱霸天下！」寒星劍韓厲道。

「很好，二位是我們的軍師，要怎樣做，隨時提供意見！」于芳笑道。

「像這次奪取天皇堡，首先給他們的下馬威，不理三七二十一，先殺傷幾名高手，然後再說理！」笑面煞阮吉大聲道。

于氏兄妹微笑點頭，顯然贊成笑面煞的意見！

俗語說，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天皇堡得罪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因而種下禍苗，遭受傾覆之災！

陽光普照，天皇堡屹立在江邊，益發顯得威勢赫赫，不同凡响！

由於天皇堡在武林中的地位甚高，所以不怕什麼人侵犯，堡門大開，任由來人進出，不加盤查。

笑面煞阮吉大模大樣走進去，雙眼四周觀看，希望找個比較有份量的人試招。

兩名少年施施然走來，瞧見笑面煞，微微一怔，隨即大怒，喝道：「你們二人是否找死！」

「正想找死！」笑面煞阮吉說時，左掌揮出，爲首少年人大出意外，兼且這招「陰陽兩路」詭譎莫測，那年青人首當其衝，中個正着，頓時重傷！往後就倒，口中鮮血狂噴，眼看活不成了！

「你！」另外一名年青人大驚，指着笑面煞阮吉，還沒有開口，寒星劍韓厲那柄劍，有如天外飛虹，捲上頭頂，陰森森的劍氣，毛髮也斬下一束。

拚命閃避，總算逃過致命一劍，但寒星劍韓厲穿心腿却輕易踢中了年青人的胸口！

由進天皇堡門口到現在爲止，只不過片刻光景，而兩名年青人就此重傷；這種事，在天皇堡來說，可說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頓時像煮沸了的油鍋一般翻騰起來。

四方八面的人，蜂湧而來，將四人包圍在圈子裏，眼看就要斷刀分屍！

突然，一聲淸亮的嘯聲在遠處响起，來勢極快，一條雄偉的身軀自天而降，落在塲中。

于氏兄弟定睛看時，來人生像極其威猛，豹子頭，一雙環眼烱烱有光，身高總有八尺開外，一見地上倒下兩年青人，抬頭望住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吼道：

「是你們兩個幹的好事！」

「正是，你萬老兒奇怪麼！」笑面煞阮吉笑道。

來人正是天皇堡內總敎頭——九現雲龍萬重山，那重傷的兩名少年，不是別人，剛好是他兩名愛徒，笑面煞阮吉等竟敢做出這樣的事，實在有點反常，但他性如烈火，怒吼一聲，「天雷掌」已經打到。

笑面煞阮吉微微一轉，已躲在于芳的後面，但上半身仍然暴露在外，天雷掌雄渾的掌風仍然畢直的打到！

「哼！」于芳右手一揮，九現雲龍萬重山突然像着了魔，翻翻滾滾往外跌開去，但他到底是非同小可的高手，臨危不亂，眞氣下沉，同時將外力消去，雖然給捲出三丈，身形到底還能穩住！

俗話說得好，只要一伸手，就知有沒有，九現雲龍萬重山本身武學修爲極高，當然知道剛才那一股勁力，決非普通高手可以發出，當今武林中，就所知道的幾位高人，內家火候也未到此境界。

但當他看清楚時，發掌的又是名女孩，心內所產生的驚訝與震駭，可說已到了無以復加之地步，呆在那兒，傻了一般。

「萬老兒，你的威風那兒去了！」笑面煞阮吉一見，立即冷嘲熱諷起來。

九現雲龍萬重山深深吸口氣，將心內的紛亂忠强潮硬行壓下去，沉聲道：「你們是爲這阮吉報仇來的？」

「不是報仇，是要借天皇堡一用！」笑面煞阮吉接口道。

「嗯，這地方不錯，你老頭看上去相當出色，可以爲我們看看門口！」于芳笑道。

九現雲龍萬重山平生經歷多少事，像今天這樣，可是破題兒第一遭！

硬幹吧，決不會是人家對手，雖然如此，也不能就此退縮，在江湖道上混，生死早看開了。

面對生死關頭，九現雲龍萬重山表現出過人氣度，沉聲道：「旣然如此，萬某只好捨命陪君子，討敎高招！」

「出手吧！」于芳已走前三步，面色平靜。

九現雲龍萬重山暗暗將眞氣調勻，輕叱道：「看掌！」人已衝天而起，施展平生絕技——九現雲龍絕學。

于芳視若無睹，安然站在原處，雙目望住萬重山空中翻騰轉折的身形。

「颼！」九現雲龍萬重山身形急墜，雙脚如狂風驟雨般，往于芳頭上攻到。

于芳反手揮動，往空中虛按一下，看上去好像是開玩笑；但是，九現雲龍萬重山却大叫一聲，直跌開去，「砰！」跌在五丈開外空地上，昏了過去。

「呀！」天皇堡衆人驚叫起來。

像九現雲龍萬重山，在天皇堡中武功極好，地位也極高，如今竟栽在一名小孩子手中，衆人明明看到，仍然不敢承認這事實！

「還有什麼高手，快出來呀，天皇堡的高手呢，你們怎麼龜縮不出呢！」笑面

煞阮吉高聲叫道。

「好厲害，有人看上了天皇堡這塊地方，還要打人，眞够狠呀！」一名淸瘦老者，緩步走出。

「堡主！」衆人叫道。

笑面煞阮吉與寒星劍韓厲，也算是天不怕，地不怕，但見了這位天皇堡主，內心自然而然產生一種畏懼，因爲在傳聞中，這位守拙先生白奇智慧極高，本身武學修爲也是駭人聽聞，雖然這于信兄妹足以壓倒天皇堡主，但他那種平淡的外表却給以人一種莫測高深感覺。

沉默半晌，笑面煞阮吉忍不住道：「堡主有何意見！」

守拙先生白奇淡淡一笑，望住笑面煞阮吉道：「天皇堡這地方，大槪是閣下二人介紹的吧。」

「是又如何！」笑面煞阮吉惱羞成怒，不再隱瞞，大聲回答。

「嗯，你們有辦法，找到兩位靠山！」天皇堡主很和氣，最少表面上沒有現出怒容。

「堡主有何打算？」寒星劍韓厲忍不住問一聲。

這位堡主沒有回答，竟自朝于信兄妹拱手道：「請敎二兄尊姓大名。」

「哦，我叫于信，這位是我的妹妹于芳。」

天皇堡主更加客氣了，笑笑道：「聽賢昆仲的口音，好像不是中原人吧。」

「我們是崑崙山上……」于信正要說時，笑面煞阮吉却大聲道：「天皇堡快讓出來，其它的話沒有必要多說，姓白的到底讓不讓！」

「讓！怎會不讓，我們爲首的幾名立刻就走，只有這些莊丁，他們只是僱來種田的，反正此處也要人打掃，四位可否留下他們，賞一口飯給這些苦哈哈吃！」天皇堡主說得很婉轉。

「我們不願在此，願意跟堡主一齊走！」衆人大叫。

天皇堡主微微一笑，朝衆人道：「你們是平常百姓，有父母妻兒要養，我們這種江湖上爭鬥之事，與你們沒有關係，聽我的話，沒有錯的！」

「好，你們留下吧。」于芳似有不忍，立刻答應。

守拙先生白奇，率領十五名得力手下與家人，離開了天皇堡，毫無激憤神色，這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大英雄。

目送這位原來的主人離開，笑面煞阮吉心內不知有何感想，但他自己的江湖生涯，却因此展開了新的一頁。

十五天後，天皇堡內內外外，整個改變了。

首先，由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策動，二十幾名武林高手投到，於是又策劃新計劃。

晚上，大廳上坐滿了人，于信兄妹坐在上首，右左兩旁由笑面煞阮吉及寒星劍韓厲以下，全是黑白道有名有姓的高手。

氣氛相當嚴肅。

笑面煞阮吉首先站起來，向上首微微一躬身，然後朗聲道：「兩位少主，各位在座兄弟，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是空前絕後的大事。」

一陣熱烈的鼓掌聲，表示大夥兒的興奮。

笑面煞阮吉更加高興，臉色通紅，聲音也漸漸高吭宏亮：「……天皇堡將是天下武林的總盟主，二位少主，即是當然盟主。」

「好！」采聲雷動。

寒星劍韓厲接着拿出一張名單來道：

「首先發出武林帖，號令所有江湖高手，尅期到天皇堡報到，逾期即當作叛逆論，到時本堡即頒追殺令，現在我先將名單念一次，九大門派的掌門，天下綠林道上二十六寨，十二帮派，所有主持人限在端陽節報到，這之間有三個月時候，想來足够用了，各位兄弟可有異議？」

「贊成。」

「沒有異議！」……

整個武林從此掀起了軒然大波，所有門派帮會，全沸騰起來。

各家各派，分頭查詢，九大門派更不用說，由武當掌門發起，一月後齊集少室山。

花崗石上的掌印，令得各位掌門默然，像這樣的內家火候，在塲衆人可說是看都沒有看過，更別說自己去抵抗了。

「這樣說，我們九大門派，眞個俯首稱臣，任由兩名小孩主宰！」崆峒掌門憤憤道，由於他派中火眼靈猿侯蔭，當日在少室山上受辱，所以對于信兄妹極恨，寧死也不願服輸。

「阿彌陀佛，誰又能敵得住兩名小孩的武功呢，九大門派千百年來的基業，莫非毀在今日？」少林方丈合掌道。

「各位掌門，小可倒有一點愚見！」天皇堡主白奇見衆人無法可想，即開口發言。

「方拙先生是武林中的智者，一定有見地，請說！」峨嵋掌門高興道。

天皇堡主也不客氣，在這非常時期，虛套顯得太幼稚了！

緩緩站起身來，方拙先生白奇朝在座之人望一眼，沉聲道：「這兩個小孩的武功奇高，內功更深不可測，可以相信的是，當今武林中，沒有一位可以够資格做他們師父！」

「不錯！」衆人一想果然如此。

「世上有一地方，」白堡主雙目望住半空，似乎陷入往事的緬懷中，繼續說道：「我師父少年時在崑崙絕嶺，曾遇見一名年老長者，剛巧被毒蛇咬中，性命垂危，我師父不避危險，用口吸出蛇毒，那老者感激之餘，敎了兩招掌法，也就是在下仗以成名江湖的武功！」

「呀！」衆人一齊驚嘆，守拙先生白奇揚威江湖，數十年來創下極大萬兒，天皇堡雄霸武林，原來他的成名絕學，僅只兩招掌法，如何不令人驚訝！

「那于信當日在天皇堡，」白堡主接着道：「曾親自說過，他們家居崑崙絕嶺，以我想，于信兄妹一定是那地方出來的人！」

「那地方不知可以找到否？即使找到，又如何可以制服于信兄妹！」崆峒掌門無可奈何道。

「當年那老人，曾對我師父說過，如在江湖上遇到不可解救的大難，可以到天

外天去，憑那玉牌，得到解救！」天皇堡主說時由懷中掏出晶瑩可愛玉牌。

「哈哈，原來那小孩，是從天外天逃出來的頑童，只要告訴他家內的大人，就什麼都解決了！」崆峒掌門笑道。

「不錯，貧道更略知一二，」崑崙掌門接口道：「敝派祖師曾立下一道嚴令，崑崙弟子不准越過雪嶺，更不准在外說此地方，雖不知那地方叫什麼，諒也必是天外天了！」

「好極了，事不宜遲，痲煩堡主親自走一趟，你有玉牌在手，不怕什麼，我們跟去的話，只怕有多少不便！」少林掌門道。

「各位掌門，爲了我自己的天皇堡，當然要去，萬一那地方不是于信兄妹的出身地，各位又如何辦！」天皇堡主思慮周到，小心謹愼，果然是一代人傑。

「還有兩個月時候，我們在此一齊等你消息，眞個不行，到時再說了！」少林掌門合十道。

「既然如此，我立刻去。」天皇堡主此時不敢怠慢，立即起程。

「鄭重！」九大掌門齊聲道。

天皇堡主白奇担上了這副千斤重担，心頭壓上塊大石，天下武林的安危，決定於他此行之成功與否，而且不能遲到；否則，只怕也無補於事；試想，關係如此重大，他能躭誤片刻麼！

天外天很難找，甚至可以說，極難找到；但白奇曾經聽過師父詳盡的敍述，所以比較容易。

經過三百里的雪地，來到一處高聳入雲的斷壁，看上去是光滑如鏡，極難攀援的高地。

但是，白奇却胸有成竹，在距離地面兩丈高的壁上輕按，那地方比較黑，事先不知道，以爲是自然生長的，其實是另有奧妙！

軋軋軋，聲音很輕，黑石旁邊出現一道裂痕，前面望來，仍看不出什麼，斜着揷入石中，有條三尺來寬的小路出現！

白奇大喜，總算摸到門路，毫不遲疑，疾忙走入，彎彎曲曲，總有百多丈長，外人不明就裏，多數會半途而廢，不再深入，所以這地方的確隱秘！

走出甬道，地勢豁然開朗，白奇望住這座佔地極大的山谷，一時口怔目呆，以爲是在夢中。

此處風和日麗，景色宜人，最妙的是氣候溫和，與谷外相較，有如天上人間。

正端詳間，一條人影淩空掠到，望住這位天皇堡主白奇，似乎看到什麼妖魔鬼怪一樣，吆喝道：「你怎麼進來的，快出去！」

白奇定睛看時，來人像個種田的農夫，但剛才施展的身法，却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上乘身法，此時不敢多想，急忙取出玉牌，拱手道：「我是找一位老人家！」

那農夫樣的漢子接過玉牌，臉色微變，看了好半晌，才道：「這是于二爹的東西，跟我來吧！」

白奇暗暗忖道：「難道那老人還未物故，師父年輕時遇到，對方已經七十歲模樣，經歷數十年，仍然健在，那眞是令人想不到！

山谷中人很多，見到白奇，都好像看到什麼新奇物兒一樣，露出驚訝神色。

漢子也不多說，畢直將白奇引至一座小湖邊，岸邊有五間石屋極其精緻美觀！

「于二爹！」漢子在門口叫着。

「是漢忠麼，進來吧！」門內一個蒼老聲音道。

漢子伴着白奇跨進屋門，見那位老人正在看書，此時抬頭望見白奇微微一怔。

「于二爹，這是你的玉牌吧！」漢子急呈上玉牌。

「呀！」于二爹一見，急忙抓起玉牌，顯然心情激動，急轉頭問道：「這是你帶來的！」

「是！」白奇恭敬回答。

「誰交與你的？」于二爹又問。

「是我師父交晚輩的！」白奇答道。

「好，你坐吧！」于二爹指了指張椅子說道。

白奇也不客氣，依言坐下，他這時才有機會細細打量這于二爹，外表看來，沒有什麼出奇處，仍然是七十來歲模樣，並未顯得特別老。

那漢忠的年青人告辭出去，留下了白奇在屋內。

「孩子，你今日來到此處，諒來定有解決不了的困難，當年你師父救我一命，活到如今，不說別的，我一定會盡力帮你！」于二爹說得很誠懇。

「老人家……！」白奇立即將天皇堡及當今武林中的情況大約說出來。

「唉，這兩個淘氣鬼！」于二爹聽白奇說完，立即眉頭微皺，罵了一句，顯然于信兄妹是這裏出去的！

白奇暗自高興，整個江湖的安危，今日總算出現了曙光，九大門派掌門如果知道，不知有多高興呢！

于二爹沉吟半晌，隨即坐下來，神色也現出極端嚴肅凝重，沉聲道：「這山谷可說是人間天堂，氣候溫和還在其次，而最難得的是此處有大量千年何首烏，人參及靈芝草，這些東西，任何人吃了，內力立刻有百年以上的功候，所以那兩名小鬼有此深厚內力，原因在此！」

白奇只聽得怦怦心跳，要不是親耳聽到，誰會相信世上有此洞天福地。

于二爹又繼續道：「你既來此，也算是有緣，待你服了這些靈藥，內力立時增强，不怕那小鬼，至於招式，我這兒有三招掌法及兩招劍法，你可在此練習，大約十天後，也勉强可以對付那兩個小鬼！」

「老人家，你何不派人把兩位小朋友找回來，那不省事得多了麼！」白奇出聲道。

「當然要派人，你我既有這段淵源，來到天外天，總不至於空手回去，只是緊記一點，在江湖上不要說出我們一切！」于二爹吩咐道。

「晚輩一定不會說！」白奇應聲回答道。

十五天過去，天皇堡主白奇整個人像脫胎換骨似的，一身武功，可說已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他倒不是要逞强鬥勝，只希望將這場風浪平息，也就心滿意足了！

以白奇此時之內力輕功，兼程趕路，剛好在端陽節趕回天皇堡。

× × ×

人山人海，笑面煞阮吉與寒星劍韓厲，此時儼然可以左右天下武林的命運，于氏兄妹只不過被人利用的傀儡而已！

大會已經開始，九大門派掌門及兩道英雄，全趕來天皇堡了！

「誰人反對，可以武力解決！」笑面煞阮吉大聲講，那副得意神態，眞令人討厭。

大夥兒都在竊竊私議，多數是敢怒不敢言！

天皇堡主白奇排衆而出，大聲嚷：「很好，笑面煞，我跟你比武！」

「你……」笑面煞阮吉看到白奇，知道不是對手，但衆目睽睽之下，不敢應戰，實在有點尷尬。

「比武由我來！」于芳站起來道。

「好，我們試試！」天皇堡主白奇笑道。

九大門派掌門見了，驚奇莫明。

于信兄妹的武功，大夥兒見多了；而天皇堡主白奇固然藝業驚人，但與少林圓覺大師比較，仍有不如之處，連圓覺都比不上，他白奇出場，不是送死麼！

武林同道竊竊私議。

「看掌！」于芳輕叱一聲，右掌揮出，一股雄渾的內勁排空擊出。

白奇也照樣葫蘆，右掌拍出。

「轟！」兩股勁氣半空相遇，爆散開來，激得漫天塵土飛揚。

蹬蹬蹬，于芳一連退了七步，才站穩身形！

「好！」這聲音像雷鳴，也代表了當今武林人士的心聲，九大掌門簡直喜極流淚！

「你……」于氏兄妹大感驚異，指住天皇堡主，不知如何說才好！

正在這時，一名農夫樣的漢子，緩緩走入場中。

「漢忠哥！」于氏兄妹叫道。

「跟我回去吧！」農夫樣的漢子微笑道。

「我……們……」于芳想說什麼，她似乎也知道不行，只好嘟起嘴道：「人家在外邊玩幾天嘛，何必這樣兇！」

農夫樣的少年微微一笑，不多說什麼，一手一個，牽住兩名少年，緩緩離開了天皇堡！

「好呀！」歡聲像雷鳴，在天皇堡上空，歷久不散！

武林中的一場軒然大波被平息了，又江湖上恢復了平靜。

（完）

撲翼手與掌刀

麥海雲

中國功夫傳到日本去，變成空手道，日本的專家並非隨意抓住一兩招就看做寶貝，一定是經過深入的研究，認爲那一招確係有用，然後採納，而且苦心鍛鍊，務求它的確有本領殺傷別人，故此，空手道裏面有些招式比較中國功夫，原來的招式打得更加兇狠。

舉例言之，掌刀就是其中的一種，所謂掌刀，即係用左手手掌最厚肉的一處，把它經過苦練之後，好像一把刀，向對方迎頭斬落，能够一掌就使受擊之人身受重傷，甚至喪命，故此稱爲掌刀。

至於用前臂劈下去的一招，日本人把它稱做「手刀」，實際上等於中國功夫的橋手。

這兩種招式，頗爲有些差異，中國橋手只係用來擋格對方打來的一拳或一脚，很少人只用橋手出擊，故此，南派的教頭雖然橋手堅實如鐵，却不高興用橋手打出。

日本人想出了用橋手化爲武器，好似一條棍向對方上半身劈下，他們有這種想法，就是因爲中國功夫當中，南派的教頭鐵橋三所運用的撲翼手影响使然，鐵橋三係比較特殊的一個，他苦練橋手多年，所以，有鐵橋之稱。

更奇的，就是他把左右兩隻的前臂作爲武器使用，除了迎頭痛擊，或者由高處劈落，還可以由低處向上斜劈，有如雄鷄打鬥的時候撲翼一般，既然鷄翼可以打傷對方，那就橋手以斜劈的姿勢由下邊打上去，亦可同樣生效，鐵橋三的橋手堅實如鐵，一招就可以把對方的肋骨劈斷兩三條，這種功夫並非等閒之輩能够做得到，當然要苦練十年八載。

日本空手道專家認爲它值得學習，眞的苦練，在這方面最有成績的一個高手叫做大山倍達，他曾在美國加州公開表演，站在三萬名觀衆之前，拉一隻本來送到西班牙那邊做鬥牛的公牛出來，讓觀衆看過牠，確是非常勇猛，然後用左手捉住那隻牛的一隻角，把牠按低，右手劈下，所用的就是右手前劈那一截，這一招就是手刀，各人看到牛角齊根劈斷，跟住他按住牛頭，左手再劈斷另一隻牛角，那一頭公牛折斷了兩隻角，登時流血身亡。

這種表演使美國人看了震驚，認爲手刀的力量比較掌刀更大，所以日本空手道同時重視掌刀與手刀，直到現在，仍是如此。

不過，苦練掌刀的人較多，苦練手刀的人就很少，因爲手刀一定要衝到對方臉前，貼身出擊，然後能够打中對方，掌刀可在較遠的距離發招，一招打贏，而且掌刀比較手刀更多的變化，故學習空手道的人，始終以掌刀看做最主要的一招，手刀可以練亦可不練。

隱形魔手續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毒龍妖燕

（一）

獲拜天羅門

這是一個十分簡陋的木屋，破桌一張，木榻一具，加上一個在微風中幌搖的油燈，此外別無陳設。

但那破桌之上却有一柄極端名貴的寶劍，劍鞘上鑲着九顆明珠，但見寶光四射，連燈光也爲之黯然失色。

寶劍之旁，放着一只土布包裹，與名劍的華貴相比，似乎有點格格難入。

除了這些，木榻上還睡着一個面色蒼白，滿身傷痕的少年，瞧他那滿臉詫異，張目四望的神情他必然是剛剛蘇醒過來。

此時房門依呀一聲輕響，一名衣着樸素，白髮蒼蒼的老婦推門而入，她發覺床上的少年已經醒來，不由面現笑容，道：

「小伙子，你終於醒來了！」

少年道：「晚輩的這條命必然是大娘救的了，請問……」

白髮老婦道：「是我的老頭子救了你，你先別忙，我叫老頭子來。」

受傷少年原想起身相謝的，但白髮老婦已經轉身走了出去，其實他想起身也不行，全身疼痛，骨骼像是被人打散了似的，他怎麼起得來？

片刻之後，一名童顏鶴髮，年約六旬的灰衣老者進入房中，受傷少年勉力抱拳一拱道：「多謝前輩救命之恩……」

灰衣老者微微一笑，說道：「別酸，小伙子，你的傷勢太重，有話待幾天後咱們再聊。」

什麼都不問，什麼都不說，連姓名都沒有通報，這雙老少竟是這麼洒脫！

創造新美景

在渡過四個夜晚之後，受傷少年總算能够起床了，灰衣老者將他帶到一間簡陋的起居室，這雙老少開始聊了起來。

「請恕晚輩失禮，還沒有請教——」

「老夫顏十形，老妻孟氏，小哥兒是少林門下？」

「晚輩易敏，是少林棄徒。」

「哦，少林棄徒却沒有追回武功，小哥兒似乎未犯大錯？」

「晚輩也不知道犯了甚麼錯，要說有，只是不該娶一個赤狄妻子而已。」

「原來如此，你的妻子呢？」

「被陸公佐騙走了，晚輩踏遍了天涯海角的找她，結果却落進他們的陷阱，如非前輩相救，晚輩的生命早已是明日黃花了。」

「姓陸的部屬傷亡殆盡，他自己也斷了一條腿，並沒有賺到便宜嘛。」

「前輩都瞧見了？」

「小哥兒的武功不錯，機智更高，老夫十分欣賞，才伸手將你救回。」

「前輩再造之恩，晚輩粉身難報。」

「別這麼說，小哥兒，老夫沒有望你報答，這只能說是一個緣字，哦，小哥兒的家裏還有甚麼人？」

「晚輩父母雙亡，孑然一身。」

「那是跟咱們夫婦同病相憐了。」

「前輩……」

「哈哈……老夫只是一種譬喻，不過這種譬喻並不恰當，你雖是孑然一身，但年輕力壯，來日方長，咱們兩個麼，咳，只不過是風前燭，瓦上霜而已。」

「這個……咳，前輩救命之恩，如同重生父母，如果前輩不棄……」

「啊，小伙子，你是說願意認咱們做義父母？」

「晚輩正是這個意思。」

「好，好，太好了，老婆子快來，咱們有兒子了。」

白髮老婦孟婆婆可能就在附近，顏十形語音才落，她已笑嘻嘻的奔了進來。

「老頭子，我都聽到了，這敢情好，咱們兩個老不死的總算有依靠了。」

「說的是，哈哈……好啦，孩子，快起來。」

易敏向顏十形夫婦拜了三拜，完成了拜認義父母的儀式，然後恭恭敬敬的站了起來。

孟婆婆道：「老頭子，我要替孩子討見面禮了，寒酸了可不成。」

顏十形爽朗的一笑道：「教他磨磨撒網，再加一張漁網，妳看成麼？」

孟婆婆點頭道：「咱們就只有這點東西，不留給孩子還能帶到棺材裏不成？」

顏十形說道：「妳呢？妳拿甚麼給孩子？」

孟婆婆道：「咱們女人還能有甚麼好東西，只好給他一點小玩意了。」

這對老夫婦當眞窮得可以，碌碌一生，留給孩子的只是一張漁網及一點小玩意，教給孩子的手藝也只會磨磨撒網。

易敏是一個不慕名利的敦厚少年，他並不因爲義父母太窮，見面禮太輕而失望，反而感動得眼眶濕濕的。

「爹，娘，孩兒先謝謝兩位老人家，在河南澠池鄉下，咱們還有十幾畝山田，孩兒想將爹娘接去同住，以便奉養兩位老人家。」

「好是好，不過要等你學會爹的手藝之後再說。」

這位老人家也眞是的，磨磨，撒網，雖然也有一點訣竅，但算不得甚麼手藝，他却敝帚自珍，像是甚麼不傳之秘似的！

易敏沒有反對，因爲他不忍傷老人的心，而且創傷未愈，閒着也是閒着，學點東西也是好的。

誰知顏十形却面色一整道：「孩子，你不要看輕了磨磨撒網，要習會這兩項手藝，必先學習一項獨門玄功。」

易敏一怔道：「學這個也要玄功？」

顏十形道：「不錯，你注意聽着！」

這位老人家十分仔細的傳授玄功心法，易敏不只是心頭大震，神色也逐漸凝重起來。

他出身少林，當得是名門高弟，對其他門派的內功心法自然具有分辨的能力！

他覺得顏十形所傳的是一種冠蓋武林，獨步江湖的無敵玄功，任何一派的內功也無法與它相比！

他原本沒有輕視的念頭，此時更是凝神靜聽，心無旁騖，經過兩個多時辰的耳提面命，終於習會如何運功了。

這等高深的絕學，自然不是一蹴可就的，經過半年的苦練，及兩位老人的全力協助，才算把這項曠代絕學練成。

除此之外，他還有一種收穫，那就是他的傷勢已經澈底痊癒。

× × ×

顏十形是開豆腐店的，做豆腐自然要先磨豆子，易敏現在就担任了磨豆子的工作。

磨豆子並不困難，只是顏十形的要求却十分嚴厲，第一要力量平均，磨盤不得有絲毫震動，第二每一升豆子要濾出多少豆渣，不能有一點差誤。

第一點還不算太難，第二點就不太容易了，經過三個月的磨練，才算是大功告成。

原來他所習的玄功名叫「磨盤神功」，是顏十形由本門玄功再經數十年精練改進所創造的，這個名稱自然也是他取的。

磨盤神功必須磨磨，惟有如此才能收發由心，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此後易敏所學的是撒網。

他當然不是撒網捕魚，這也是一項獨門絕藝！

在一天的早餐之後，顏十形擺了一張香案，供上一個祖師牌位，上面寫着「天羅門歷代祖師之神位」。

敢情這一對夫婦原是天羅門的。

相傳天羅門是一個十分神秘的門派，該派武功別走蹊徑，中原任何一門派都不敢招惹他們！

好在天羅門下從不涉足江湖，自然不會發生任何武林恩怨，而且該派收徒過嚴，以致人才凋零，有日趨末落之勢，估不到易敏竟習到天羅門的武功，這不能說不是一種異數。

顏十形夫婦領着易敏拜過了祖師，再取出一張漁網交給他道：「孩子，這是本門的獨門兵刃天羅棍，它是以天蠶絲做成的，爹現在傳給你，希望你好自爲之。」

易敏拜領了天羅棍，但却惶恐的道：「爹，聽說天羅棍只有門主才能使用，孩兒怎敢……」

顏十形道：「爹就是本門的門主，只是爹老了，已經沒有光大本門的能力，所以把門主之位傳給你，希望你不要辜負爹的期望。」

易敏愕然道：「爹，孩兒年紀太輕，實在不敢接受這麼重大的責任。」

顏十形道：「勉爲其難吧，孩子，爹來日無多，對本門已經無能爲力了。」

易敏推辭不得，只好請示道：「爹，孩兒應該做些甚麼？」

顏十形道：「本門收徒過嚴，阻礙了本門的發展，其次是本門不入江湖，雖是武功絕代，對廣大的羣衆却沒有半點好處，爹認爲這兩點都是應該改進的，究竟應該如何改進，你不妨酌情處理。」

易敏只是一個大孩子，忽然讓他担上這麼一副重担子，難免有着手足無措的感覺。

此後他就日夜浸淫於天羅門的武學之中，除了顏十形傾囊相授，孟婆婆也將她的獨門暗器「天羅珠」傳給了易敏。

天羅珠是一種極端霸道的火器，易敏不只是學會了打法，也學會了製法。

一年半匆匆過去了，易敏已是今非昔比，如果他想逐鹿江湖，必然可以揚名立萬。

只是他沒有這項打算，惟一的希望是找到他的妻子藍齊齊。

這天晚餐之後，他向顏十彤夫婦提出了他的意見。

「爹，咱們回河南去好麼？」

「你不是要找你的媳婦麼？等你找到了咱們再去河南豈不更好？」

「可是，爹，在澠池家中還有藍喜拉阿蘭夫婦，有他們照顧爹娘，孩兒在外面會安心一些。」

「不必担心，孩子，爹跟你娘還能够照顧自己，再說咱們這個豆腐店也不能說關就關，有些事還得處理一下。」

顏十彤決定在招賢鎭上等候，他自然不敢勉强，不過他已經躭擱一年多了，不能不繼續去尋找他的妻子。

在臨行的前夕，他將隱形衣交給顏十彤道：「爹，這件隱形衣，孩兒不想帶在身邊，一旦不愼遺失那就麻煩了。」

顏十彤夫婦都聽過易敏對往事的敍述，知道他有一件隱形衣，此時見他雙手虛捧，仍有一種怪異的感覺。

「孩子，讓娘摸摸——」

孟婆婆正在煮豆漿，一不小心，幾粒豆漿被她帶得飛了過來。

「啊——」

孟婆婆驚呼一聲，傻楞楞的向前面瞧看着。

顏十彤與易敏也目瞪口呆，一副不知所措的神色。

這是怎麼啦？莫非因爲孟婆婆帶過來幾粒豆漿竟發生了怪事？

不錯，這的確是一件怪事，那幾粒豆漿竟然虛空懸掛着，還能够說它不怪？

其實豆漿並不是虛空懸着，它只是附在隱形衣上而已。

孟婆婆他們全都知道是這麼回事，但對眼前的這種景象却不得不爲之一呆。

最後顏十彤咳了一聲道：「別發呆了，老婆子，快點將它抹去。」

易敏將隱形衣放於桌上，孟婆婆取來一塊布向豆漿一抹

「啊——」

她又來了一記驚呼，難道又出了什麼怪事？

的確怪，漿豆是抹去了，但濺上豆漿的地方却現出布來了！

孟婆婆不安的道：「對不起，孩子，娘毀掉你的隱形衣了。」

她沒有說錯，隱形衣不能完全隱形，豈不失去它的作用？

誰知易敏却哈哈一笑道：「不，娘，孩兒時時都在担心隱形衣會爲江湖帶來禍害，現在就不必怕它了。」

顏十彤點點頭道：「這是冥冥中的安排，老婆子，舀一碗豆漿來，咱們還得試試。」

孟婆婆依言舀來一碗豆漿，顏十彤用布沾着向隱形衣上抹擦，果然像立竿見影一般，布質隨擦隨現。

他們再反覆試驗，沒有加過石膏的豆漿，或是只用石膏水都沒有用，只有加過石膏水的豆漿才有效。

顏十彤道：「天下太大，不可理解的怪事太多，人類知識有限，無法解釋那些謎團，不過咱們無意中發現石膏的豆漿能够破除隱形衣，總是一件好事，老婆子，咱們家裏有一個噴筒，妳將它裝滿豆漿讓敏兒帶着。」

孟婆婆道：「帶這個作甚麼？」

顏十彤道：「妳忘記藍齊齊了，她不只有一件隱形衣，而且連整條右臂都是隱形的。」

孟婆婆道：「這些我都知道，但藍齊齊是敏兒的妻子。」

顏十彤道：「藍齊齊以前是敏兒的妻子，今後怎樣就難說了，妳還是讓他帶着吧。」

易敏也同意顏十彤的顧慮，此後就隨身帶着一個裝着有石膏豆漿的噴筒。

× × ×

此時晚餐時間剛過，浦城「一條龍」茶館正是最熱鬧的時刻！

有的下棋，有的講古，有的聊天，不管天南地北，還是古往今來，人們總是那樣興高彩烈的談論着，一天的辛勞，這時完全拋到腦後去了。

人羣中此時忽然響起一個尖嗓門道：「艾大哥，你當眞要去？」

姓艾的道：「爲甚麼不去？人生一世，草長一春，咱們難道就這麼窩窩囊囊的過一輩子？」

尖嗓門道：「艾大哥說的是，一登龍門，身價百倍，名利二字誰不喜愛，要是艾大哥登龍成功，還要不要去燕窩宮裏逛逛？」

姓艾的哈哈一陣大笑道：「陳老三你這是說外行話了，只要在龍門打個轉，就等於全身都渡了金，閃閃的金光怕不剌開那些娘兒的媚眼，你說我能够不去麼？」

「好，好，名利雙收，美人入懷，艾大哥，小弟眞羨慕你。」

尖嗓門羨慕姓艾的，他爲甚麼自己不去？

龍門是甚麼地方，爲甚麼只要到那兒打一個轉，就等於全身都渡了金？

那燕窩宮又是甚麼地方？

這是些十分有趣的問題，飲茶的茶客似乎人人都知道它的答案，他們在作高談濶論，句句都離不開燕窩龍門。

不知道燕窩龍門的不能說沒有，鄉下人土包子就不會知道這件江湖上的大事。

這兒就有一個鄉下人，一身土布短衣，長得敦敦厚厚的，無論由那一點來看，他都是一個十足的土包子。

這個鄉下人原來就是剛剛離開招賢鎭的易敏。

他住在隔壁的客棧，到這兒飲茶是想聽聽江湖上的消息。

這一聽他糊塗了，究竟甚麼是燕窩龍門？

於是他向身旁一名長衫老者抱拳一禮道：「請問老丈，燕窩龍門是甚麼？」

長衫老者向他打量一眼道：「小哥兒不是江湖人吧？不是江湖人就不必管這檔子閑事了。」

易敏道：「在下已往不是，現在倒想到江湖上混混。」

長衫老者啊了一聲沒有回答，一片笑聲却由四週響了起來。

「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土包子居然也想跑出來闖江湖。」

「憑他……嘿嘿……」

「他也不撒泡尿照照，瞧他那副德性也是闖江湖的材料！」

諷刺，謾罵，對一個素昧平生的少年作無情的攻擊，這般人實在可惡了。

不過易敏並未在意，只是淡淡一笑道：「莫非闖江湖還得長出一副特殊的德性，就像各位的嘴臉？」

語不傷衆，這是一般人都會自我約束的一句警語。

易敏似乎沒有考慮這些，他的話雖然不算怎樣尖刻，却已經傷到衆人了。

第一個反應是那尖嗓門，他首先叫了起來。

「野小子，你好大的狗胆，滾出來，大爺要不將你撕作兩半，就枉叫踢塲二爺了。」

踢塲二爺，這個新鮮的名號易敏不懂，但他却站了起來，道：「撕得找個地方吧？我跟你走。」

氣定神閑，不溫不火，單憑這份氣度，在塲之人不由爲之一呆。

踢塲二爺也覺得有些不妙，這位鄉下人可能深藏不露，要是栽在他的手裏，那不只是寃，以後他也沒得混了。

可是話出如風，陣是他叫的，總不能臨塲退却，被人家駡做縮頭烏龜。

此人倒也不愧是一個混混，他竟向姓艾的雙拳一抱道：「艾大哥，這小子只怕不簡單，還要請大哥替小弟壓壓陣。」

姓艾的道：「好，帶他去城隍廟，我隨後就到。」

有姓艾的這句話，踢塲二爺算是吃了定心丸了，轉過頭來對易敏嘿了一聲道：「還等甚麼？野小子。」

語音一落，洒開大步就向着城隍廟奔去。

城隍廟前有一塊廣塲，易敏跟着踢塲二爺剛剛往塲中一站，趕來瞧熱鬧的巳經在四週圍了一個大圓圈。

易敏抬頭向踢塲二爺打量，見此人身材瘦長，一張皮包骨的馬臉，只怕找不出四兩肉來，不禁可憐的搖搖頭道：「你太瘦了，朋友。」

踢塲二爺一怔道：「大爺是來敎訓你的，瘦不瘦關你甚麼事？」

易敏道：「怎麼不關我的事？閣下骨頭太多，打起來我的拳頭必會吃虧，再說我要是打斷了你的骨頭那多不好意思？」

踢塲二爺大怒道：「野小子，你敢消遣大爺，接招。」

語音未落，就巳一拳搗了出去。

別看他一身排骨，這一拳倒也虎虎生風，等閒之人很難招架得住。

可惜他時運不好，拳頭沒有擊中別人，却將腕脈交到別人手裏，他剛剛暗道一聲不好，身體巳經飛了起來，轟的一聲巨響，踢塲二爺被別人踢了塲，爬在地上不停的哼哈起來了。

易敏微微一笑道：「別爬在地上要賴，你不是要把我撕作兩半的麼？快起來撕吧。」

「朋友，得饒人處且饒人，別做得太絕。」

說話的決不是踢塲二爺，他哼哈還來不及，那有時間說話？

易敏扭頭一瞥，敢情又來了五名找碴的。

領頭的彪形大漢他認識，就是被踢塲二爺叫做艾大哥的，他還帶着四名勁裝大漢，每一個都抱着一柄長刀。

易敏道：「不要弄錯了，閣下，找碴的可是你們。」

姓艾的道：「這不能怪咱們，因爲你太狂，語出傷衆，別人自然放不過你。」

易敏冷冷道：「咱們不必逞口舌之利，要怎麼閣下划下道來就是。」

姓艾的道：「朋友拳脚工夫不凡，在下就以雙掌向你請敎。」

此人一上來就圍住易敏兜圈子，決不輕易出手，可見他的武學素養比妳踢塲二爺要高明得多。

由他擺出的架式，易敏知道他是鷹爪門的高手，因而也暗凝功力，不敢有絲毫大意。

兜過三圈之後，姓艾的以急如閃電的速度，用左手抓向易敏的右肩，但一吐即收，稍沾即走，招式從不用老，絕對掌握主動。

但在二十招之後他就不這麼輕鬆了，因爲人家一招都未出手，他却巳損耗了不少體力。

他的心情有點慌亂，行動上自然也有破綻，這是易敏反擊的良機，他自然不會放棄。

右手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一把抓住姓艾的手腕，左手吐指如風，一連點上他兩處穴道。

這只是一招，鷹爪門的高手，一招之中就巳受制。

另外四名大漢呆了，他們雖然人多勢衆，但却呆若木鷄，他們的主人落在別人手裏自然不敢妄動了。

易敏鬆開了姓艾的手腕，冷冷道：「我住在茶館的隔壁，閣下如果有事，不妨到那兒找我。」

他不再瞧看姓艾的一眼，逕自穿過人羣回到他的住處。

他沒有睡，只是在床上打坐，兩個時辰之後，房門响起剝啄之聲。

「誰？」

「在下艾缶。」

「請進。」

艾缶就是栽在易敏手裏的那個姓艾的，他傲氣盡失，神情沮喪，進門之後就向易敏抱拳長揖。

「艾缶有眼無珠，還請少俠高抬貴手吧。」

「艾大俠言重了，請坐。」

艾缶坐下了，易敏微微一笑道：「艾大俠有什麼指敎？」

艾缶道：「適才在茶館……」

易敏搖搖手道：「咱們雙方才都有不是，過去的事就不必提了。」

艾缶道：「多謝少俠，只是在下的穴道……」

易敏道：「艾大俠的穴道很好，你沒有試過。」

艾缶聞言一呆，立即運功一試，但覺百脈皆暢，眞氣毫無阻塞的現象。

適才他被易敏制住穴道，不只是眞氣無法提聚，身體也像大病初愈一般，有一

股弱不禁風的感覺。

現在眞氣流轉，百穴皆暢，被制的穴道自然已經解開。

適才兩個時辰之內他請來了幾個功力不弱的高手，但這般高手却沒有一個能夠解開他的穴道。

如今不藥而愈，他的穴道竟豁然貫通。他當眞服了，別看人家年紀輕，打扮得像個土包子，但武藝太高，不是他能夠望其項背的。

「少俠，在下服了，咱們是不打不相識，如果少俠不棄，艾缶願意交你這個朋友。」

「小弟易敏見過艾大哥。」

「別客氣了，兄弟，走，咱們先喝幾杯。」

艾缶是浦城的大人物，有財有勢，還有一身不俗的武功，正因爲他被別人捧慣了，才養成一股驕狂的習氣。

好在他是一個君子，才能與易敏化敵爲友。

在他的堅留下，易敏在浦城躭擱了三天，但也對龍門燕窩有了澈底的瞭解。

× × ×

一年以前，江湖上出現了一個四十多歲的紅衣漢子，他以一對日月雙輪，連闖當代七大門派，擊敗一十三名頂尖高手。

於是一肩担日月焦鼎之名震撼江湖，被人們尊爲當代武林第一高手。

他在西天目山玉柱峯下的龍門谷內設立品級台，將天下武林分爲九級九品，並歡迎各品各級前往晉等挑戰，晉一級賞花紅紋銀百兩，晉一品賞花紅黃金三十兩，因而一登龍門，身價百倍，天下武林，都以能去龍門作晉等挑戰爲榮。

燕窩宮在江蘇京口焦山之中，由宮主楊霖兒主持，宮裏美女如雲，環肥燕瘦應有盡有，其中以三才，五色，四時，八花是燕窩宮的翹楚。

楊霖兒也是武林中人，因而對前往龍門作晉等挑戰的武林朋友特別優待，只要是參與龍門挑戰獲得晉等者，可以往燕窩宮享受醇酒美人的招待。

以上的情節是艾缶講敍的，易敏却抱着懷疑的態度道：「艾大哥，你去過龍門嗎？」

艾缶道：「沒有，不過我却見到過去過龍門的。」

易敏又問道：「艾大哥可知道你的品級？」

艾缶道：「有人瞧到過品級碑，慚愧得很，愚兄只是名列二級。」

易敏道：「艾大哥不是想去挑戰麼？咱們一道去你看可好？」

艾缶一嘆道：「在沒有遇到兄弟之前，愚兄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現在，咳，能夠列名二級，已經心滿意足了。」

易敏歉然道：「對不起，艾大哥，是小弟不好。」

艾缶道：「你沒有錯，兄弟，咱們不談這些，你去龍門愚兄不能陪你，但願你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易敏道：「多謝艾大哥。」

翌晨他單騎隻劍向浙江進發，此時烏雲蔽空，天色似有雨意，艾缶原是留他再盤桓幾天的，他不想多作打擾，因而獨自上道。

出城向東，奔向浙江的龍泉縣境，馳行未及五里，前面就遇到麻煩。

山道原本不寬，如果再堆集一些樹枝，就變作此路不通了。

這是陽關大道，日常往來的行人頗多，除了有人故意找碴，路中決不會堆集樹枝。

莫非有人想攔路剪徑？

易敏勒住馬韁，向四週打量一眼，他瞧到了，果然有人跟他過不去。

於是他揚眉一哼道：「小兄弟，這些樹枝是你放的？」

在樹枝前面的道路之旁，坐着一位約莫十六七歲的黃衣少年，他裂着嘴在那兒傻笑，易敏才有此一問。

黃衣少年笑容一歛，道：「不錯，是我放的。」

易敏道：「爲甚麼？」

黃衣少年道：「我如果不放樹枝，你不是就過去了麼？」

易敏道：「你不想讓我過去？」

黃衣少年道：「不，就算借我三分胆量我也不敢。」

易敏道：「那你是爲了甚麼？」

黃衣少年道：「要你等我一道走，路上也好有個伴兒。」

爲了要結伴而行，竟在陽關大道上堆集樹枝，黃衣少年當眞有點少不更事。

易敏又好氣又好笑的道：「小兄弟，要跟在下結伴而行當然可以，但你不能防碍別人走路，來，咱們將樹枝弄開。」

黃衣少年搖搖頭道：「我堆上去你弄走，咱們兩不相欠，要我動手那就不公平了。」

易敏聽得一怔，暗忖「這是那門子歪理？」

他秉性敦厚，心裏雖有些不滿，嘴裏却沒有說出，逕自躍下坐騎，將樹枝一一投向路側。

待一切弄好，黃衣少年拍拍衣衫站起來道：「多謝你，易大哥，咱們走吧。」

他牽過易敏的坐騎，足尖輕輕一點，便已躍上馬背。

這倒好，喧賓奪主，鳩佔雀巢，別人的坐騎倒變做他的了。

嘴唇一撇，輕盈的一笑，道：「上來嘛，易大哥，還發甚麼呆？」

易敏的確在發呆，他想不到還有這麼一段變化。

不過黃衣少年沒有坐騎，既是結伴而行，總不能一個騎馬，一個走路呀？

而且這匹坐騎頗爲雄壯，坐兩個少年人絕對不會有甚麼影响。

在這般情勢之下，易敏只得騰身而上，坐到黃衣少年的身後。

馬匹以穩健的步法在山道上奔馳，坐在後面的易敏却有些暈淘淘的感覺。

黃衣少年的衣衫不算華麗，他連馬匹都沒有，只是提着一個小小的包裹，那麼他必然不是富貴之家的公子哥兒了。

不管他的身份如何，他身上却發着一股幽香，易敏緊緊貼在他的身後，怎能不薰得暈淘淘的？

一個男孩子爲甚麼要塗香料？

莫非他是個女的？

易敏接觸過女人，細娃，蓋齊齊，這兩個夷狄女人都沒有他這種香味，難道他不是女的？

他正在胡思亂想，心緒不寧之際，馬兒忽然放開四蹄，像箭一般向前面竄去。

他不防有此一着，如非一把抱着黃衣少年的腰部，一定會摔下馬來。

「咳，你是怎麼啦？小兄弟。」

「對不起，易大哥，我餓了，所以要馬兒跑快一點。」

有道理，餓了就得找地方塡飽肚子，只是馬兒這麼一跑，易敏就很難坐穩，除了抱住黃衣少年的腰部實在別無其他的法子。

但，他這麼一抱，又有點兒想入非非了。

好細的腰……

細腰幾乎是女人的專利，蓋齊齊就生得一副可愛的腰肢。

但也並不盡然，黃衣少年的腰就敢跟任何女人比上一比。

在思緒飛逝之中，他們終於到達一家野店，由於這是一條官道，野店的食物倒也不少。

易敏一向勤儉，上館子從來沒有要過貴重的菜餚，黃衣少年可就不管那些，儘往貴重的要。

他要的多却吃得少，易敏忍不住說道：「小兄弟，這樣太浪費了，以後可得少要一點。」

黃衣少年道：「你多吃一點嘛，我原是替你要的。」

易敏道：「多謝你，小兄弟，我吃蔬菜慣了，對油腥倒有些不感興趣。」

黃衣少年道：「那可不成，一個年輕力壯的大男人，要保持體力就得吃些葷的，啊，我是說咱們不能儘吃蔬菜。」

他說的沒有甚麼不對，偏偏要畫蛇添足的來一句註解。

這還不說，在註解的同時，他那張吹彈得破的玉面，竟然無端端的映上一抹紅暈，而且神情忸怩好像一個女兒家似的。

好在易敏沒有注意這些，總算不至於太過爲難。

經過一陣短暫的沉默，黃衣少年一抬頭道：「易大哥，你好像還沒問我嘛。」

易敏道：「問你甚麼？」

黃衣少年道：「姓名嘛。」

易敏啊了一聲道：「我以爲……」

黃衣少年道：「以爲甚麼？」

易敏道：「以爲你不願意告訴我．所以我不敢問。」

黃衣少年道：「你胡說，我爲什麼不願告訴你？」

易敏微微一笑道：「好，好，算我的錯，請教……」

黃衣少年於是道：「敝姓杭，草字雲岫。」

易敏道：「原來是杭兄弟，令師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杭雲岫道：「家師方岩，是恒山懸空寺的方丈。」

易敏道：「令師必然是一位世外高人了，可惜在下孤陋寡聞。」

杭雲岫微微一笑，沒有再說甚麼，飯後繼續上路，直待月湧東山，才趕到八都鎭投宿。

此後他們經龍泉，麗水北上，沿永康，金華，諸曁，逕奔杭州。

走這條路綫是杭雲岫出的主意，因爲他想到杭州去開開眼界。

這一對萍水相逢的少年，千里聯騎，情感上巳經乳水交融，最有趣的是他們還是共乘一騎，而且多半是杭雲岫坐馬頭。

習慣成自然，他們甚至認爲共乘一騎是理所當然之事。

這天到達諸曁，遠遠就瞧到城外圍着一大堆人羣，杭雲岫道：「大哥，這兒好熱鬧。」

易敏道：「好像有人在打鬥，兄弟，將馬拴在樹上，咱們擠進去瞧瞧。」

易敏要瞧熱鬧，杭雲岫再也高興不過，他將馬匹拴好，兩個人由人隙間擠了進去。

打鬥是兩個人對搏，一名年約五旬的老翁，身材頗爲高大，五官也很端正，只是汗流披面，臉色顯得有些蒼白。

另一個只有四旬上下，身材修長，一副文士的打扮，但長像十分獰惡，跟他的打扮顯得有些不配。

這兩人全都用劍，五旬老者使的是魚龍十八變天山劍法，功力極具火候，但他却招架不住四旬文士的攻勢，看來百招之內，他可能就會敗下陣來。

四旬文士的劍法十分怪異，出手的架式有點像兩儀劍法，但劍至半途，忽然變得極端凌厲，劍鋒所指必然是要害關節。

此種劍法令人防不勝防，勿怪五旬老者被逼得手忙脚亂，汗流浹背了。

此時杭雲岫的身旁是一位虬髯繞腮，鶉衣百結的老者，他忽然嘆息一聲道：「爲了一點虛名，這是何苦！」

杭雲岫接口道：「花子伯伯，他們是誰？」

易敏見杭雲岫口不擇言，對陌生人竟稱人花子伯伯，急忙輕聲叱喝道：「別瞎說，兄弟，這位伯伯只是不愛修飾，你不能這麼瞎稱呼。」

虬髯老者哈哈一笑道：「他沒有錯，是你錯了。」

易敏一怔道：「我錯了？」

虬髯老者道：「你不承認？好，我告訴你，我原本就是花子，他沒有叫錯，你却雌雄不辨，將妹妹叫做兄弟，這才錯得離了譜呢。」

易敏聞言一呆，不由扭頭向杭雲岫瞧去。

杭雲岫的確是一個女扮男裝的姑娘，此時被虬髯老者點破，不由面色一紅，道：「花子伯伯，你好壞！」

虬髯老者再度一個哈哈道：「對不起，姑娘，花子伯伯心直口快，沒有考慮就說了出來，這樣吧，待會花子伯伯作東，請你們吃花子鷄，好不好？」

杭雲岫大喜道：「花子伯伯，這話可是你說的？」

虬髯老者道：「妳放心，花子伯伯說話算數，哦，妳不是想知道這兩個打架的傢伙是誰麼？」

杭雲岫道：「是啊，他們是誰？」

虬髯老者道：「那個老傢伙小有名氣，江湖上稱他爲天山大俠于翼龍，並經龍

門品題，名列二品。」

杭雲岫啊了一聲道：「這還算小有名氣？應該是大大有名的人物。」

虬髯老者道：「這點虛名可害了他了，啊……」

他最後這聲驚呼，是鬥場發生了變化，拚鬥者兩敗俱傷，落得一個十分殘酷的下場。

天山大俠于翼龍左肩中劍，傷口直達乳部，上身幾乎被劈作兩半，他自然活不成了，但臨死之前，却盡畢生之力將長劍擲去，劍勢勁急，直貫四句文士的前胸，找回了一個墊背的。

搏殺者先後倒地，瞧熱鬧的却鴉雀無聲，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如此殘酷的場面，人們怎能不為之悽然！

良久，虬髯老者咳了一聲道：「走吧，咱們吃花子鷄去。」

易敏解下韁繩，與杭雲岫跟着虬髯老者來到一座破敗的廢園，在斷壁殘垣之中還有兩間可避風雨的破屋，虬髯老者就棲身在其中一間之內。

他的確是個花子，但他却不同於一般要飯的，因為他既不乞求，也不要飯，他只是遊戲人間而已。

他在一個破鍋之內取出一隻又肥又大，香噴噴的叫花鷄，還有一壺老酒，十多個饅頭，三個人往地上一坐，邊吃邊聊起來。

易敏首先詢問道：「前輩，咱們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

虬髯老者道：「別酸，什麼前輩晚輩的？我名叫胡不用，認識的朋友都叫我假花子，你們小兩口叫我假花子，或是叫我老哥哥都成。」

易敏道：「老哥哥既然如此吩咐，小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杭雲岫道：「老哥哥，適才你好像在說那兩個同歸於盡的只是為一點虛名？」

胡不用道：「是的，那個文士打扮的是逍遙書生墨獨行，龍門品題列為三品，他不服天山大俠于翼龍高他一品，所以前來挑戰。」

杭雲岫道：「這果然是虛名害人，但天下武林，只要是有頭有臉的，可能都有龍門品題，如果還有人不服，豈不要殺伐迭起，天下大亂！」

胡不用長長一嘆道：「姑娘心細如髮，竟然被妳一言中的，龍門品題的目的就是這樣。」

杭雲岫道：「老哥哥，你也別姑娘姑娘的，我叫杭雲岫，他叫易敏，你以後叫咱們的名字就是。」

胡不用道：「好，老哥哥就叫妳杭小妹吧，你們還有甚麼問題？」

易敏道：「老哥哥，聽說龍門門主還歡迎到他那兒去挑戰？」

胡不用說道：「是的，到龍門挑戰還可以獲得花紅彩金，所以去的人也不在少數。」

易敏道：「老哥哥，咱們想去龍門挑戰，你看行不行？」

胡不用道：「你們是想求名還是想求利？」

易敏道：「不，只是想毀掉它。」

胡不用聽得呆了一呆，忽然放聲狂笑起來。

易敏面色一整道：「老哥哥瞧不起咱們？」

胡不用道：「別多心，易兄弟，老哥哥只是想到一件有趣的事，忍不住發笑而已。」

杭雲岫道：「是甚麼有趣的事？」

胡不用道：「半年前老哥哥在杭州遇到一對兄妹，他們也是要去毀掉龍門。」

杭雲岫道：「結果他們失敗了？」

胡不用道：「也可以說成功了。」

杭雲岫道：「這話怎麼說？」

胡不用道：「三個月後老哥哥又巧遇那位少年，他比以前神氣多了。」

杭雲岫道：「別賣關子，老哥哥，他們究竟怎樣了，你快說。」

胡不用道：「他們沒有毀掉龍門，但却變做龍門門主的至親，因為那位少年招搖過市，以龍門門主的舅兄自居。」

杭雲岫哼了一聲道：「無恥。」

胡不用道：「原先他們是勢不兩立的仇家，後來却變做骨肉相連的至親，人事是如此的無常，實在令人好笑。」

其實一點也不好笑，而且十分可悲，不過胡不用旨在警惕易敏及杭雲岫，完全出於一片善意。

易敏雙拳一抱道：「多謝你，老哥哥，小弟會知道怎麼做的。」

胡不用雙目暴睜，像是發現了一樁極端恐怖之事，半晌，他忽然點點頭道：「老哥哥幾乎看走了眼了，告訴我，易兄弟，你是那一個門派的高足？」

易敏道：「小弟原是少林棄徒……」

胡不用道：「後來呢？」

易敏摸摸纏在腰間的天羅棍道：「老哥哥瞧到這個了？」

胡不用道：「瞧到了，令師是天羅門的門主？」

易敏道：「不敢欺騙老哥哥，家師的確是天羅門的門主。」

胡不用道：「聽說在天羅門中，只有現任門主及未來接任門主的傳人才能擁有天羅棍，老哥哥能有你這麼一位小兄弟實在感到光榮。」

杭雲岫撇撇嘴道：「那你適才說的那個笑話還好不好笑？」

胡不用面色一肅道：「小妹，你們兩位的武功老哥哥相信得過，只不過人上有人，天外有天，要說你們能夠打遍天下無敵手，只怕誰也不敢相信，再說，龍門威震天下，決不是僥倖得來，你們人單勢孤，千萬不能大意。」

易敏道：「多謝老哥哥指教，但小弟勢在必行。」

胡不用一怔道：「小兄弟是跟龍門有過節？」

易敏道：「不知道。」

胡不用道：「這話怎麼說？」

易敏說道：「因為小弟的妻子被人拐走。」

胡不用啊了一聲道：「這當眞是一樁不幸，莫非小兄弟懷疑是龍門所為？」

易敏道：「小弟不敢如此武斷，不過拐誘拙荊的那人名叫陸公佐，他先勸小弟入幫，在小弟拒絕之後，他才拐誘小弟的妻子……」

胡不用道：「陸公佐？沒聽說過，他是甚麼幫的？」

易敏道：「他不肯說，後來小弟找到了他，却落入他的陷阱，小弟雖然斷了他一條腿，自己也受到嚴重的劍傷，如非被家師所救，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杭雲岫噘着嘴道：「這姓陸的竟然如此可惡，他既然拐去了你的妻子，為什麼還要將你置於死地？」

易敏嘆息一聲道：「他說拙荊已經做了幫主夫人，果眞如此，他們自然不願我活在世上了。」

杭雲岫憤然道：「好歹毒，大哥，我幫你鬥鬥他們。」

易敏道：「不，小妹，我不希望將你牽涉進去。」

杭雲岫道：「為什麼？大哥，你不承認我是你的朋友？」

易敏道：「我當然承認，只不過我的仇人陰險狡詐，到如今還藏在暗處，妳跟着我如果有什麼閃失，叫我怎麼向妳的家人交待？」

杭雲岫噘着嘴道：「我又不是小孩子，要你交待甚麼？哼，家師都放心叫我出來闖江湖，你憑甚麼瞧不起我？」

胡不用哈哈大笑道：「說的是，小妹亭亭玉立，分明是一個大姑娘了，你還把她當做小孩子，豈不是天大的罪過！」

杭雲岫面色一紅，纖足一踩道：「你們兩個都欺負我，我不來了。」

小姑娘是當眞生氣了，一把抓着包裹，就待奪門而出。

現在天色已晚，杭雲岫又是一個小姑娘，如果讓她負氣而走，叫易敏如何放心得下？因而他身形一幌，已然攔住她的去路。

「別生氣，小妹，算我錯了好麼？」

杭雲岫的確有點生氣，但千里聯騎，情非泛泛，她怎麼捨得就此一走？

她沒有硬闖，只是櫻唇噘得很高，眼角的淚水也盈盈欲滴，她的嬌軀却緩緩向易敏的胸前靠去。

易敏伸手摟住她的柳腰，另一隻手抬起她的下頷，輕輕一嘆，說道：「小妹，妳……」

杭雲岫道：「我怎樣，不配？」

易敏道：「不，是我不配。」

杭雲岫哼了一聲道：「別瞎編理由，告訴你，我還能分辨是非。」

易敏道：「可是……」

杭雲岫道：「我知道，你有過妻子，只不過她已經不屬於你了，覆水難收，大哥，你還想她做甚麼？」

易敏長長一吁道：「不，這不能怪她，就算她當眞已經移情別戀，我也非要找到她不可。」

杭雲岫哼了一聲道：「原來你跟她情深似海，那是我在多事了。」

易敏道：「又生氣了，小妹，其實我是情非得已。」

杭雲岫道：「怎麼個情非得已？說說看。」

易敏道：「她爹將她交給我由塞外帶來中原，現在人丟了叫我如何向她爹交待？還有，她有一條隱形的右臂及一件隱形衣，如果她被壞人利用，江湖上豈不要天下大亂！」

胡不用原是坐在地上瞧熱鬧，此時竟呼的一聲跳了起來，道：「啊，小兄弟，原來隱形魔手就是你的妻子？」

易敏一嘆道：「隱形魔手害得我被少林朱筆除名，最後連妻子都保不住，當眞害人不淺。」

胡不用道：「小兄弟！你也有隱形衣麼？」

易敏道：「有，但已被我毀了。」

胡不用道：「毀得好，不過也有點可惜。」

易敏道：「做人要光明正大，沒有甚麼可惜的。」

胡不用豎起大姆指道：「假花子老眼不花，小兄弟的胸襟果然超越常人，只是你那妻子如果當眞為禍江湖……」

易敏道：「老哥哥不必担心，她如果當眞為禍江湖，小弟會大義滅親的。」

杭雲岫道：「大哥，她能夠隱形，你對付得了她麼？」

易敏道：「我已經找到破解隱形衣的法子，但願用它不着。」

這是一句語重心長的話，可見易敏的心情是如何的沉重了。

杭雲岫道：「大哥：不要想得太多，外面月光很好，咱們出去走走。」

她像一隻依人的小鳥，溫柔體貼，善解人意，這是易敏未曾領略過的。

他不只接觸過一個女人，可惜全是塞外夷狄，他雖然並不在意這些，但在教養上，在感受上，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雖然如此，他還是無意接受杭雲岫，原先他以為她是小弟弟，現在只是將她看做小妹妹而已。

翌晨當他們分別醒來之後，發覺胡不用已經走了，地上留有幾行字，說明有事先走，會在杭州等他們。

於是他們略作摒當，也就相偕上道。

這天他們到達杭州，在侯朝門內一家客棧住了下來，此時才是晌午，飯後杭雲岫提議去遊西湖。

「大哥……聽說西湖很美，咱們前去逛逛，好麼？」

「現在？」

「現在風和日麗，不正是逛湖的好天氣？」

「妳不累？」

「走這點路有什麼好果的，大哥，陪我去嘛。」

「好吧。」

「多謝你，大哥，你等一下，我換件衣服就來。」

她奔進房裏去換衣衫，這一換幾乎換了半個時辰，易敏正有點不耐，她已像彩蝶般的飄了出來。

「啊，小妹，妳好美。」

易敏覺得眼前一亮，忍不住由頭到脚向她作了一番仔細的打量。

她原有一頭烏溜溜的長髮，原先是以頭巾包着，現在往腦後一抛，配合她那張如詩如畫，宜嗔宜喜的臉蛋，實在美得令人神往。

她穿着一件白綢上衣，洒花長裙，裝扮十分素雅，使人一目之下，就有一種清新脫俗的感覺。（未完）

俠情鬥智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黑幕英雄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大將把貝琪兒擄至一個貨倉，其目的是用以對付靑安幇，引誘唐船入彀。他判斷唐船一定會來，這時，他埋伏於暗處，等候唐船跌入陷阱。他信心十足，若唐船一進入這貨倉，他必可置對方於死地。他一再吩咐他的手下提起精神，留意唐船的出現。不久，小安已經蘇醒過來，她挨在貝琪兒的身邊，不斷地顫抖，而貝琪兒則在她耳邊喃喃不休的安慰她，究竟唐船會不會身入虎穴呢？請看下去。

二子同遭殃 一死一被擄

胡二麻子突然出現

（一）

兩點十八分。

雨已停。

唐船還沒有來。

金大將坐在那輛汽車頂頭上，手裏捧着一樽只剩下很少量的白蘭地。

他的臉龐早已通紅，整個人看來就像是一頭又醉又憤怒的獅子。

他還是認爲唐船一定會來。

×　×　×

兩點二十一分，酒瓶已空空如也。

貨倉外，忽然响起了一陣汽車的按响聲。

大門還是敞開着一半，這輛汽車很快就駛了進來。

貨倉中光綫並不光亮，汽車裏更是一片黑暗。

金大將看見車裏坐滿了人，連同司機在內，最少有六七個人。

車子停下，車門打開，一個衣服筆挺的男人緩緩的走了出來。

但這人並不是唐船，也不是唐船的手下，而是一個頭髮已花白，神態顯得很沉肅的男人。

金大將一怔。

他已認出了這個男人是誰。

「貝天鴻！」他喃喃自語地說。

貝琪兒和小安也看見了這男人，兩人的心境又是緊張，又是興奮！

（二）

來的確是貝天鴻。

他的視綫，一上來就落在金大將的身上，對於自己的寶貝女兒，居然連看也不看一眼。

但每個人都知道，他是爲了女兒而來的。

他很沉着，一點也沒有慌亂的神色。

金大將冷冷的瞧着他，忽然說：「你的消息倒很靈通。」

貝天鴻也冷冷的看着他，過了很久才

慢慢的說道：「你要對付的人，究竟是唐船還是貝某？」

金大將道：「我爲甚麼要對付你？」

貝天鴻道：「你要對付唐船，就該光明磊落的去找他，何故却要連累及小女兒呢？」

金大將冷冷道：「這是手段。」

貝天鴻道：「不擇手段！」

金大將道：「在我來說，這却是逼不得已的手段，唐船殺了我的未婚妻，這筆血帳他必須用自己的鮮血來償還。」

聽到這裏，貝琪兒的身子一陣發抖。

貝天鴻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你以爲殺你未婚妻的人是唐船？」

「當然是他，這事早已人所共知。」

「可是，貝某却知道，其中却大有蹺蹊。」

「貝董事長，你不必袒護着唐船！」

「你錯了，你的未婚妻不錯曾經向唐船借錢，但唐船一直都沒有向她追討。」

「他會這樣慷慨？」金大將冷笑。

「區區兩百塊，唐船怎會計較？」

「兩百塊？」金大將冷笑不迭，「貝董事長，你說錯了，她不是借兩百塊，而是借了八千塊！」

貝天鴻凝視着他道：「她不錯曾向人借了八千塊，但却不是向唐船借的。」

「不是向唐船借？」金大將一怔，「那麼是誰借給她的？」

「是我！」汽車裏忽然有人回答說。

一個臉上架着金絲眼鏡，唇上蓄着小鬍子的中年人，從汽車裏走出來。

金大將吸了口氣，說：「想不到你也在這裏。」

這中年人淡淡一笑，道：「芸珍曾向我借了八千塊。」

「借來何用？」

「還賭債。」

「你爲甚麼肯借給她？」金大將吐了口氣：「她是個嗜賭如命的女人，你把錢借給她，可能一輩子都收不回來。」

「這個我知道。」

「但你還是借了給她？」

「不錯。」

「爲甚麼？」

「因爲唐船。」

「唐船？」金大將目光一閃：「你借錢給芸珍，和唐船有甚麼關係？」

中年人道：「他知道芸珍在賭場上連場敗北，已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候，但她却不肯向唐船借錢，因爲她害怕你知道。」

金大將一呆。

中年人又緩緩接道：「唐船知道芸珍若沒有錢，必會發生一場可怕的災禍，所以他暗中從我這裏借了八千塊給芸珍。」

金大將臉色陡變：「馮以正，你的說話是不是在故意哄騙我？」

「金老弟，咱們總算是老朋友了，而且我是個怎樣的人，你也不會不明白。」

金大將吸了口凉氣，道：「如此說來，芸珍並不是給唐船害死的？」

「當然不是。」貝天鴻插口道：「你是不是聽人說，芸珍欠下唐船鉅欵，而又無力歸還，所以給唐船殺死？」

「是這樣的。」

「但事實却並不是這樣的！」貝天鴻沉聲嘆了口氣，道：「唐船暗中幇忙芸珍，又怎會爲了這幾千塊去殺了她？」

「那麼是誰害死她的？」金大將的指骨勒勒作响，全身肌肉都在顫抖。

馮以正瞧着金大將，道：「是向芸珍追討賭債的人？」

金大將一怔：「她已還了錢，他們爲甚麼還要害她？」

馮以正嘆道：「那些都是吸血鬼，當芸珍把八千塊都交給他們的時候，他們却對芸珍說，尙欠六千塊。」

「還欠六千塊？」

「不錯。」

「芸珍究竟欠了他們多少？」

「八千。」

「旣已還了八千，何以還欠六千？」

「他們說，那是利息！」

「他奶奶的！」金大將以拳互擊，臉上的表情有點像個神智不清的瘋子。

貝天鴻嘆道：「所以你不明不白的向唐船報復，這實在是一件很荒謬的事。」

「荒謬！荒謬！簡直是荒天下之大謬！」金大將以拳擊額，大聲道：「怎麼我這麼蠢？怎麼我蠢得這麼厲害？」

馮以正說：「其實這也不能怪你，別人早就處心積慮要導致你和唐船不和。」

「他們是誰？」

「你眞的想知道？」

「當然要知道！」

「只怕我說出來，你會不相信。」

「不！你說！」

馮以正沉吟半晌，終於緩緩說道：「芸珍弄到如此田地，全然是因爲在田五爺的家裏賭錢。」

「甚麼？」金大將差點沒跳了起來。

「贏了芸珍鉅欵的人，是田五爺，向他追討欠債的，也是田五爺，還有，爲了六千塊錢利息，終於派人把芸珍殺掉的人也是田五爺！」

金大將呆住。他完全的呆住。

「你可能還會懷疑我的說話，」馮以正悠悠的說：「但我還有一個很有力的證人，可以證明田懷邦對你說的一切，都是假話。」

他說完這幾句話之後，汽車裏又有三個人走了出來。那是兩個身材魁梧的大漢，和一個滿臉麻子的男人。

「胡二麻子！」金大將抽了口凉氣，「你不是已經給鄔木郎宰掉嗎？」

胡二麻子一陣苦笑。

「鄔木郎總算與胡某一場朋友，而且田老闆也不會無緣無故的就把我宰掉。」

金大將吐了口氣，整個人如夢初醒！

「好一個鄔木郎，你把我騙透了！」

他喃喃自語。

馮以正緩緩道：「顯而易見，田懷邦這老混蛋本來就是個大騙子！」

貝天鴻嘆道：「他不但騙了你的錢，也騙了芸珍的錢，而且還把芸珍活活打死，到最後却把這筆帳算在唐船的頭上！」

他說的都是實話。

金大將總算把事情弄明白過來。

鄔木郎對他說，胡二麻子已經給他殺了，但現在胡二麻子却又活生生的出現在自己的眼前。顯而易見，那是鄔木郎在存心哄騙自己。

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在煽動金大將，去對付唐船。

金大將雖然性格比較衝動，但却不是個愚蠢如豬的人。此刻，他已弄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對於田五爺這個老狐狸，他實在是恨之刺骨。

「田懷邦，老子中了你的圈套，但總有一天，你會知道老子的厲害。」他咬牙切齒的說，聲音簡直比狼嗥還更可怕。

大貨倉裏，除了三分二左右的人是金大將的手下之外，還有三分之一，都是田懷邦的手下！

統領着這夥手下的，是郭少聰，他本來是這間貨倉的主管。但他最大的本領並不是管理貨倉，而是把別人的咽喉割斷。

他擅用一塊鐵片。這塊鐵片看來像是廢鐵，但其實却是極厲害的殺人武器。

郭少聰憑着這塊鐵片，最少已擊敗過十幾個武林高手，其中還有好幾個死在這塊鐵片之下！

他對田懷邦很忠心。

每逢有人對不起田老闆，不待老闆開口，他就會親自動手，把這人的咽喉割斷。但這一次，他却不敢去動金大將，因爲他知道金大將並不是庸碌之輩，自己若去找他的痲煩，無異是自尋死路。

所以，他悄悄的帶着自己的手下，準備不辭而別，離開大貨倉。

但當他們來到貨倉大門的時候，才發覺大門已經緊閉着，金大將的手下已向他作虎視眈眈！

（三）

門已閂着，郭少聰欲逃無路。

金大將的聲音已在貨倉裏响起：「郭少聰，你是不是想向田老闆報告，說金某要反了？」

郭少聰臉色蒼白如雪。

他本來可以否認，但他沒有。

他雖然並不是個正人君子，但爲人却頗有點骨氣。

他現在逃避金大將，已認爲是一種恥辱，那是逼於無奈而已。

他再也不能否認金大將的說話。

「不錯，你的確是反了，你是不該這樣對田老闆的手下的。」

金大將道：「你現在仍然甘心爲田懷邦賣命？」

郭少聰道：「小弟這條性命，本來就是田老闆檢回來的，十年前若不是他在牢獄裏拉我一把，小弟現在說不定已給人活活打死。」

金大將道：「所以，你一直認爲田老闆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郭少聰道：「事實確然如此。」

金大將眉心一聚，嘆道：「難道你沒想到，田懷邦昔年救你一命，就是希望你以後永遠都替他賣命？」

郭少聰冷冷道：「我沒想到這一點，我這人一向都並不聰明。」

金大將道：「我現在已提醒了你。」

郭少聰道：「對不起，我忽然有點聾了，你說甚麼，我連一個字都聽不見。」

金大將冷然一笑。

「好一套裝聾扮啞的功夫，只可惜你以後再也沒有表演的機會。」

郭少聰一笑。

他笑的很柔和，就像是一個溫柔的少女，正在聽見情人在耳畔說着一件趣事一樣。

但金大將的說話並不有趣。

郭少聰這人也絕不有趣，他的鐵片絕不是用來割香滑豆腐的。

颯！

他的鐵片已在這時候突然出擊！

這塊鐵片就像是一件鋒利無比的暗器，一下子就向金大將的喉頭削去。

這一下子的來勢很快，也很兇。

金大將若稍爲疏忽，此刻他必已中招倒下！

但他沒有疏忽。

郭少聰是個怎樣的人，他比許多人都更爲清楚。

這一下子的出手，在別人的感覺中，也許是極爲兀突，但在金大將來說，這却是意料中事。

所以，他沒有疏於防範。

「叮！」

金大將以手中一刀，把這塊威力驚人的鐵片擊落。

郭少聰神色不變，欺身撲前，猛踢金大將小腹下的重要部位。

這一着險而惡毒，任何人捱了這一招，都非要重傷倒下不可。

他眞正的一擊並不是那塊專割別人咽喉的鐵片，而是這一着「勾魂奪命腿」。

這一腿的確勾魂奪命。

但郭少聰這一腿却還是落空了。

當他驀然驚覺金大將已欺到自己身邊的時候，金大將粗壯的雙手已把他整個人鎖着。

那就像是一條巨大的蟒蛇，緊緊的纏着郭少聰，無論郭少聰怎樣掙扎，甚至用口去咬金大將的手臂，也是無濟於事。

郭少聰的伙伴，全都驚的呆住。

他們本是視殺人如家常便飯的亡命之徒，但此刻都沒有一個敢上前救郭少聰。

× × ×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金大將終於放開雙手。

郭少聰本來也是一條很精壯的漢子，但和金大將相比，却是小巫見大巫。

當金大將放開他之後，他的身子軟綿綿的倒了下去。

他雙目怒凸，竟已氣絕。

金大將向郭少聰的伙伴環掃一眼，忽然大聲道：「你們是不是也想跟老子拚一拚？」

衆人面面相覷，誰都拿不定主意？

金大將冷笑道：「倘若放你們回去，將來又必再帮着田懷邦跟咱們作對，倒不如就在這裏，把你們全部解決！」

此言一出，衆人全是又驚又怒，有兩個性子比較衝動一點的，已衝了上來，準備與金大將拚命。

「住手！」貝天鴻突然喝止。

氣氛很緊張，不少人的手心都已沁出了冷汗。

貝天鴻只是說了這兩個字，就停了下來。

馮以正却接着道：「老金，爲人之道，切莫趕盡殺絕。」

金大將瞧着馮以正，道：「不殺他們，何異縱虎歸山？」

馮以正道：「你派人把他們縛上了，然後交給馮某，待田懷邦的勢力完全崩潰後，才恢復他們的自由！」

金大將沉吟半晌，忽然冷笑道：「只怕他們不肯投降！」

馮以正悠悠一笑，目注衆人：「你們可以降，也可以戰，諸位的命運，完全操縱在你們自己的手上。」

一人突然大聲道：「別相信這條老狐狸的花言巧語，我們若不戰投降，給他們縛了起來，那時候才是如肉在俎，任由他們宰割！」

另一人也說：「不錯，與其束手待斃，不如跟他們拚了！」

這兩人雖然這樣說，但却還是不敢立刻出手。

馮以正嘆一口氣，道：「眼前形勢，已是強弱懸殊之局，你們若不相信馮某，那是任悉尊便。」

貝天鴻突然朗聲說：「貝某保證，你們若肯投降，我們絕不會傷各位一根頭髮，如有食言，五雷轟頂，永不超生！」

× × ×

以貝天鴻的身份，居然會爲了這幾個嘍囉小卒發起毒誓，實在是一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事。

他的說話，當然比馮以正的說話有力得多。

最後，他們終於決定投降。

馮以正沒有食言，只是把他們羈禁，並沒有蓄意傷害。

就在貝天鴻父女準備回家的時候，唐船忽然來了。

貝琪兒的心情很紊亂，她甚麼話也沒有對他說，只是茫然的看了他一眼。

她的臉上沒有甚麼表情，既不喜，亦不憂，連半些表示都沒有。

唐船也怔怔的瞧着她。

貝天鴻輕輕的嘆了口氣，對唐船說：「這裏的事，我已替你辦妥，田懷邦必然深深不忿，你以後要當心點。」

唐船道：「這點我知道。」

貝天鴻也沒有再說甚麼，帶着貝琪兒離開這間大貨倉。

× × ×

唐船和金大將的誤會已冰釋。

金大將本是田五爺用來對付唐船的武器，但這厲害的武器已掉轉過來，向田五爺反擊！

美人窩變鬼門關

（一）

夜已深，田遠在一間充滿羅曼蒂克情調的夜總會裏，享受着身旁美人爲他斟滿的一杯美酒。

酒香醇，但他身旁美人兒嬌軀身上散發出來的法國香水氣味，更是令人陶醉。

田遠不喜歡庸脂俗粉，他向來認爲自己的眼光比任何人都不會輸虧。

他父親是田懷邦，黑社會裏無人不識的大亨。

而他，却是個玩世不恭，走馬章台的花花公子，在歡場裏，誰都得賣他的帳。

田公子要甚麼，就有甚麼。

田公子看上了誰，誰就得陪伴他。

沒有人能抗拒田公子，就算能抗拒金錢的誘惑，也很難抗拒他的拳頭。

他不揍人。

但願意替田公子揍人的人，却是多的不可勝數。

× × ×

在紅天鵝夜總會裏，幾乎每個人都知道，田公子在近幾天以來，一直都在向朱艷紅展開猛烈的追求攻勢。

朱艷紅是個很迷人的女人。

她很少塗脂抹粉，也不喜歡穿紅戴綠，她的打扮，永遠都是清秀脫俗，與衆不同。

她有一張很甜美的蛋臉，那雙眼睛俏麗嫵媚，無論一顰一笑都令人爲之心醉。

田公子簡直是給她迷死了。

連他自己都說：「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他說得很貼切。

但他是個英雄嗎？當然不，他只是一個玩世不恭，翳着父親的財勢，到處吃喝玩樂的大少爺而已。

這天晚上，陪伴着他的當然是朱艷紅。朱艷紅初時對他是不理不睬的，但漸漸地，田公子的猛烈追求，似是令她的態度有了很大的轉變。

現在，她指上戴着的大鑽戒，就是田公子送給她的見面禮。見面禮尚且如此，其他的當然更不用談了。

朱艷紅畢竟還是個風塵女子，看在錢的份兒，縱使是不合自己心意的人，也得敷衍敷衍。

朱艷紅今天對田公子的態度，似乎特別親暱。

田公子樂極了。他忍不住，就在桌底下摸了朱艷紅的大腿一把。

這種動作，本是下流一點，但朱艷紅却沒有生氣。

她居然淡淡一笑，說：「你是不是很想念着我？」

田公子也想不到她會有此一問，不由笑道：「妳令我茶飯不思，晚上連覺都睡不着。」

朱艷紅嫣然一笑，說：「你眞的這麼想我？」

田公子摸着她的手，說：「當然很想，簡直是想得快要發瘋了。」

朱艷紅笑吟吟的道：「我現在有點累了。」

「累了？」田公子眉頭一皺，說：「這麼早就累了？我還想跟妳在這裏跳跳舞哩。」

「跳舞有甚麼好？」

「妳不喜歡？」

「不是不喜歡，而是在這裏跳舞，根本就沒有半點情調。」

「這裏的音樂蠻不錯嘛，唱歌的還是高蘭香呢。」

「她唱得好又有甚麼用？總之，這裏的氣氛，我不欣賞，也不鍾意。」朱艷紅的聲音很柔和。

田公子凝視着她，忽然用一種更柔和的聲音說：「不如這樣罷，妳和我一起回到家裏去，在我的廳子裏喝酒、下棋、吃點水菓。」

朱艷紅似是一怔。

「你知道我懂得下棋?」

「我的耳朵又不聾，早就聽人說過，妳的棋藝非常了不起，連巡捕房的沈二先生，都是妳的手下敗將呢。」

「哎喲，那局棋嘛，本來就不能當是眞的，」朱艷紅搖頭不迭，「那沈祥生是個老奸巨猾，他是故意讓給我贏，逗我歡喜的。」

田公子瞇起了眼睛，笑吟吟的說：「還有軍需處長的林夫人呢?她是個女人，可不會故意相讓罷?妳還不是以二比一之數贏了她，害她氣得好幾天連飯都嚥不下嗎?」

朱艷紅瞟了他一眼。

「想不到你對我的事情，居然知道的並不少。」

田公子悠悠一笑：「要贏取美人芳心，當然要下點功夫。」

「瞧你這副得意的形態，我還沒有說過看上你呢。」

朱艷紅忽然正襟危坐，居然還板起了臉孔。

田公子一向不喜歡別人板起臉孔對自己說話。

但不知怎的，這時候朱艷紅忽然板起臉孔，田公子居然覺得一點也不難看，而且還覺得好看極了。

他笑着說：「別再說廢話了，我們一起回去下棋。」

「不!」朱艷紅搖頭，「我不能跟你回家，我媽會生氣的。」

田公子說：「偶然破例，又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妳儘管放心，在我的地方上，沒有人敢欺負妳的。」

「別人也許不敢欺負我，但你呢?」

「我?」田公子一怔，繼而笑道：「我怎會欺負妳?又怎捨得欺負妳?」

「你是男人，男人本來就是喜歡欺負女人的。」

「妳不必怕，我可以向妳保證，咱們今夜只喝酒、下棋，別的事一概不談。」

「我還是不能答應你的要求，除非、除非……」

「除非怎樣?」

「回我家裏去，」朱艷紅忽然壓低了嗓子，「我家裏只有我媽一個人，她昨天還去了南京探親……」

「南京?從這裏去南京，可不是很遙遠嗎?」

「唔，」朱艷紅點點頭，「沒有十天八天，她是不會回來的。」

田公子眉飛色舞，道：「這樣很好，到妳家裏去也是一樣。」

他是個自命風流的人。

現在，他覺得自己實在是風流極了。

（二）

朱艷紅毫不諱言，向田公子說明，自己的家並不富裕。

她住的，是在城北一列矮小房屋的其中一間。

這裏當然比不上田公館。

但田公子却一點也不在乎。

他看上的並不是屋子，而是朱艷紅。

在他們的身旁，還有四個精壯的漢子，他們都是田公子的保鑣。

朱艷紅也沒有理會他們。

只不過當朱艷紅帶田公子回到家裏之後，這四個人再也不好意思跟着進去。

他們並不是呆子。

田公子風流快活的時候，他們唯一的任務，就是在外面把守着。

× × ×

醇酒在杯，美人在懷。

田公子實在是寫意極了。

朱艷紅要他喝了一杯。

他喝，一口就把杯裏的酒喝掉。

「我喝一杯，妳也該喝一杯，別忘了這兒是妳的家，妳是個主人呢。」

「你說得對，身爲主人的不能不喝，」朱艷紅瞟了他一眼，却說：「但我現在甚麼都不想，倒想去洗個澡。」

田公子瞧着她婀娜多姿，苗條迷人的身段，有些暈眩的感覺。

他想拉住朱艷紅。但不知怎的，他的手一伸，人却頭重脚輕的仆倒在地上。

朱艷紅臉上的萬種風情，巳化爲冰雪了。

她走到浴室，把浴室的木門打開。

她並不是去洗澡。

浴室門打開，有兩個黑衣漢子走了出來。

朱艷紅低聲向他們說：「外面還有四條狗。」

其中一個黑衣漢子點點頭，道：「這件事妳幹得很漂亮，咱但現在不妨把那四條狗也請進來。」

（三）

田公子的手下，正蹲在地上玩牌。忽然，他們聽見朱艷紅「哎喲」一聲。

四個手下笑了。他們還以爲田公子正在欺負着朱小姐。

但朱艷紅接着又叫了起來：「不好啦，田公子，你怎麼了，來人哪，來人哪，田公子昏掉啦……」

四個手下臉色齊變，匆匆放下了牌，衝進房子裏去。

朱艷紅說的不錯，田公子眞的是昏掉了。

其中一人連忙扶起田公子。

只見田公子臉色煞白，眼睛向外凸出來。

再一探氣息，竟然不是昏掉，而是巳經死掉!

「怎會這樣的?」這人大驚失色。

他只說了這句話，背上巳一陣劇痛。一把明晃晃的飛刀，狠狠的插在他的背心上。

其餘三人又驚又怒，都巳亮出武器。但他們的武器剛從腰間掏出，別人的鐵棒子巳無情地敲在他們的頭上。

宰狗的人，往往用棒子敲碎狗頭。

這三人巳變成了三隻被宰的狗。

朱艷紅不敢看，這太殘忍。

所以，她斟了一杯酒，慢慢的喝。

當然，這杯酒是無毒的。

黑帮大亨

（一）

酒還沒喝完，四個一直陪伴着田公子的打手，也忠心耿耿地，一起陪伴田公子直到陰曹地府。

朱艷紅皺了皺鼻子，只是說了一句：

「好腥臭啊?」

她嗅不慣，但倒也不在乎。因爲她馬上就要離開這裏。

這裏當然也不是她的家。她的家在青翠道，光是停泊汽車的地方，就巳比這鬼地方還大。

她也許並不有錢，但她的男朋友却很有錢。

不但有錢，而且有勢。

那是貝天鴻，一個擁有兩間銀行的大亨。

可惜田公子不知道這一件事。

他若知道貝天鴻巳比自己更早一步「俘虜」了朱艷紅，他今天也許不會死在這個美人陷阱裏。但他太疏忽了。

色字頭上一把刀，這句說話是永遠錯不了的。

（二）

晨曦時份，田五爺驚聞噩耗。

他氣的臉色發白，身子不斷的在發抖，他的手下沒有一個敢出聲，甚至不敢透一口大氣。

他們也顯然有點驚惶失措的樣子。

田公子居然也給人殺了，這還像甚麼話?

田五爺衣衫凌亂，頭髮也像是一蓬乾草般。

十分鐘之後，他巳收集到更詳細的消息。

綜合種種跡象顯示，田公子無疑是給一個叫朱艷紅的女人害死的。

「朱艷紅，這母狗養的婊子!」田五爺的喉嚨裏發出了可怕的吼叫聲。

朱艷紅現時若在這裏，說不定馬上就會給田五爺活活撕開。

道上的人都知道，田五爺在年輕時，本來就是一個很殘酷的殺人者。

看他現在兇殘怨毒的臉色，任何人都可以體會到，他對朱艷紅的仇恨，巳到了無可比擬的程度。

七點二十三分，鄔木郎到了田公館。

「小鄔，你是怎麼攪的?你可知道昨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

田五爺的火氣還是很大。

鄔木郎臉上木無表情，只是淡淡的說：「屬下巳知道公子的事。」

田五爺一皺眉：「你有甚麼看法?」

鄔木郎道：「直到現在，我才明白唐船爲甚麼能够冒起得這麼快。」

「你在說甚麼?」田五爺一怔。

「我在說一個人。」

「誰?」

「貝天鴻。」

「那個銀行家老貝。」

「不錯。」

「這件事和老貝有甚麼關係?」

「朱艷紅和這件事很有嫌疑!」

「呸，這個還用你來說?」

「但屬下查出，朱艷紅早巳搬了家，而且搬到高尚的住宅區裏去。」

「哦?有這種事，那又怎樣?」

「那房子是貝天鴻的。」

廳中一陣沉默，却响起了田五爺指骨發出來的勒勒聲。

「我早就知道這姓貝的老小子不安好心，想不到他竟然敢動我的兒子，」田五爺的臉色很不好看，一雙眼睛巳迸出了血絲。

他突然向鄔木郎走過去，臉對臉的說：「你說，現在咱們該怎辦?」

鄔木郎的回答却是：「我們跟他們講和。」

每個人都一呆。

甚至有人以爲田五爺馬上就要給他賞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但奇怪，田五爺沒有這種反應。

過了半晌，他居然還點點頭，道：「不錯，你說得對，到了這個時候，咱們該去跟他們講和，就說我們不想再鬥下去。」

（三）

富麗堂煌的天都酒家，它的二樓全層巳被田懷邦先生包下。

除了田五爺的人，和他請來的貴賓之外，任何人一律不能進入。

在一列閃爍着耀眼光芒的玻璃吊燈下，田五爺穿着一襲絲質的淺杏長袍，嘴裏咬着一口雪茄，悠閒地和他的三個姨太太在搓麻將。

他的手風不很好。

和他的姨太太搓麻將，他幾乎從未贏過一次。

「碰!」他的五姨太太葉小媚，又和了一手清一色。

田五爺的鈔票像流水般的輸掉。

這點數目，在別人看來巳是了不得的財富，但在田五爺看來，那當然是微不足道的。

他儘量把氣氛弄得很熱鬧，很融洽。

他知道貝天鴻一定會來，唐船更不會缺席。

他沒有料錯。

貝天鴻和唐船都來了。

但最令田五爺感到意外的，就是除了貝天鴻和唐船之外，就只有彭森一個人陪伴着。

他們似乎一點也不担心自己的安全，又好像是過份輕視田五爺手下的潛力。

但這兩點理由，都絕不可能成立。

貝天鴻表面上是個銀行家，但骨子裏却是個深藏不露的黑帮大亨。

唐船若沒有他的支持，的確不能爬到今天這個地位。

一個這樣精明老辣的黑帮大亨，當然不會在這種場合裏，有任何的疏忽。

雖然在天都酒家地下一層，幾乎全部都是田五爺的手下，只要一聲令下，他們就會衝上來把這三人碎屍萬段。但在未曾清楚一切之前，他還是不想輕舉妄動。

× × ×

田五爺並非眞是要跟貝天鴻、唐船講和。

田公子的血仇，也只有貝天鴻和唐船的血才能洗清。

在田五爺的心裏，他對這兩人的怨毒，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

田公子當然不能白死。

但現在，田五爺却是堆着笑臉，很親切的上前迎接貝天鴻。

「貝董事長，久違了。」他伸出了手去。

貝天鴻神態冷淡的，總算也伸手和他握了握。「五爺對搓麻將的興趣還是那麼

大？」

田五爺一笑：「這種玩藝兒，對咱們這些老人家來說，只要玩的時間不太長，倒很合適。」

貝天鴻「唔」的一聲，說：「五爺相約貝某到此，可不是談牌經罷？」

田五爺呵呵一笑，道：「當然不是只談這個，我只想問貝董事長一件小事。」

貝天鴻道：「但說無妨。」

田五爺輕咳兩聲，忽然道：「聽說貝董事長，和一位姓朱的小姐有些來往。」

貝天鴻點點頭：「五爺說的朱小姐，想必是朱艷紅罷？」

田五爺道：「正是這位朱小姐。」

貝天鴻坐下，淡淡的說：「你也知道這個女人？」

田五爺臉上的笑容仍在，但聲音却已低沉了不少：「田某不認識她，但犬子却很喜歡她。」

貝天鴻「嗯」的一聲：「原來五爺是要爲令公子撮成這段姻緣？」

田五爺臉上的笑容終於消失了。但他仍然沉住氣，居然說：「田某確是有這個意思。」

貝天鴻倒是有點意外的樣子：「五爺可不是說笑罷？」

田五爺沉着臉：「你不捨得割愛？」

貝天鴻的臉色也沉了下來，忽然又嘆息着，道：「令公子的不幸遭遇，貝某也會略有所聞，連人都已經死了，五爺這個玩笑，未免是開得太大了罷？」

「誰在開玩笑？」田五爺臉上的神態很認眞，的確不像是在開玩笑。

他說：「死人和活人當然不能結合，但倘若大家都變成死人，咳咳，那倒是登對得很！」

他的說話已很明顯。

他是要貝天鴻交人，而且交出來的人，無論如何都是非死不可！

（四）

話已說盡。這是很絕的要求。

田五爺開了口要做的事，很少人能拒絕，也很少人敢拒絕。

他又說：「貝董事長若肯成全田某人這番心願，從今後起，田某的手下，也就是你的手下，只要是貝董事長的命令，誰都不準違背！」

貝天鴻默然。

一直沒有說過話的唐船忽然冷笑。

田五爺臉色一變。

「唐先生，你冷笑是甚麼意思？」

「不怎樣，只不過覺得你這個老糊塗的這番謬論，實在令人他媽的噴飯之至而已。」

鄔木郎一直站在田五爺的身後，此際忽然一聲怒喝，走了出來。

「住口！」

唐船却悠悠一笑，目注着田五爺說：「聽說你家養了一條惡犬，吠人的時候比豬吃餿水還兇，今日一見，果然不假。」

鄔木郎的臉已幾乎變成了一張白紙般似的。

他的刀本已出手，田五爺却把他喝下去。

他臉上居然又再堆着笑臉，緩緩的道：「三位果然胆色過人，你們上來的時候，這酒家的地層是否早已高朋滿座？」

唐船淡淡的說：「下面雖然全是你的人，但你又怎敢令他們動我一根毫髮？」

田五爺突然狂笑。

「你以爲他們都是用紙糊的？」

「就算他們是銅澆金剛，鐵鑄羅漢，在我的眼中看來，都和紙人沒有甚麼分別的。」

「你憑甚麼口出狂言。」

「不憑甚麼，就憑這一點小小的東西，已遠勝千言萬語。」

唐船說到這裏，寬大的手掌突然一攤，掌心裏出現了一隻猴子。

那不是活生生的猴子，而是一隻用象牙雕塑的小猴子。

看見了這件小小的東西，田五爺渾身顫抖，如遭雷殛。

公平決鬥

（一）

縱橫大江南北，在這大都市裏勢力根深蒂固的田五爺，竟然給這一隻小小的象牙猴子唬嚇住了。

他就像是一隻青面獠牙的惡鬼，忽然遇見了一道足以令他粉身碎骨的符咒。

鄔木郎也看出不對了。

但他仍然說：「老闆，咱們先把他做了，別的事情以後再說。」

唐船冷冷的瞧着他，又瞧着田懷邦。

田五爺緊閉着嘴巴，甚麼話都沒說。

貝天鴻却已淡淡的說道：「咱們都是明白人，不到最後關頭，誰也不會亂去動別人的命根子。」

田五爺乾咳連聲。

「朱艷紅的事，五爺還有甚麼意見？是不是一定要她到黃泉下去陪伴田公子？」唐船目光如刀，聲音冰冷如雪。

田五爺搖頭：「不必了。」

唐船又道：「下面的弟兄們，想必已吃得很飽，小弟倒嫌他們太嘈吵。」

田五爺瞪了鄔木郎一眼，忽然沉聲喝道：「除了你和六侍衞之外，所有的人都給老子滾出這酒家外，而且，滾得越遠越好！」

鄔木郎一怔：「老闆，這……」

田五爺漲紅了臉，叱道：「這是我的命令！」

鄔木郎一凜，不敢再說甚麼。

這時候，最得寵的五姨太扭動着水蛇般的腰肢，一搖三擺的走了過來：「五爺，我們還不想走。」

田五爺沒有回答，却一正一反的，給了她兩記清脆玲瓏的耳光。

五姨太登時掩面大哭，其餘兩個姨太心裏暗暗幸災樂禍，面上却也滿是驚惶之色，匆匆扶着五姨太走了。

（二）

原本人聲喧嘩的酒家，現在幾乎變成了一片死寂的世界。

田五爺面色沉重地，忽然問唐船：「咱們在道上，講的是一個信字！」

唐船姆指一豎：「說的好，人無信而不立，只要是田五爺說的話，小弟每一個字都相信。」

田五爺目中閃動着寒芒，道：「不必老是說漂亮話，擺句話兒下來吧，你要怎

樣？」

唐船道：「我不想怎樣，只想安排一幕公平的決鬥。」

田五爺面色更沉重。

「五爺儘管放心，唐某絕不會向你挑戰，因爲你老了，就算以前怎樣英雄威武，現在也難敵小弟的拳脚。」

唐船此言，不啻又是把田五爺挖苦了一番。

田五爺忍住怒氣，暗暗把這筆賬記下，臉上却還是不動聲色。

唐船的目光，忽然停留在鄔木郎的臉上。

鄔木郎怒目相視。

過了半晌，唐船才冷冷的說：「小瓶兒是你殺的？」

鄔木郎坦然承認：「不錯。」

唐船道：「你爲甚麼要殺她？」

鄔木郎冷笑道：「那是因爲你太關心她。」

唐船雙眉倒豎：「就是這樣，也足以構成你殺她的理由？」

鄔木郎道：「只要能打擊你，我甚麼事不敢做？又有甚麼事不能做？」

他冷冷的盯着唐船：「你要找我決鬥麼？」

唐船搖頭：「不是我，是一個姓利的人。」

鄔木郎臉色一沉：「甚麼時候？」

唐船道：「明晨七點正，青塢頭的那片荒地上。」

鄔木郎手執一雙象筷，忽然「得」的一聲，把筷子分爲兩截。

「誰不到，有如此筷！」

田五爺突然插口問唐船：「人呢？」

唐船冷冷回答：「明晨七點正，你自然可以看見你的心肝寶貝！」

說完，和貝天鴻，彭森三人緩緩離去了。

直到他們已完全離開後，田五爺突然把最接近他的一張椅子砸成粉碎！

（三）

翌日清晨，上午七點正。

青塢頭的鋼鐵廠還沒有開始工作，但在鋼鐵廠背後的一塊荒地上，已準備展開一幕驚心動魄的龍爭虎鬥。

唐船、利青霖兩人俱穿一套純黑色的短打，襯着雪白的襯衣，兩張臉孔都是那麼冷峻而又充滿殺機。

在他們的身後，還有五個精壯的黑衣漢子。

他們全是青安帮的精銳份子，每個人都兇悍、武功高強。

鄔木郎也帶着八個手下赴會。

田五爺，貝天鴻兩人俱站在遠處，兩人各據一方，不發一言。

田五爺想要得回的人，已在他身邊。

那是一個只有十二歲的男孩。

他叫田泰，是田五爺的私生子，除了極少數人之外，別人根本不知道田五爺居然還有一個這樣的兒子。

田五爺一直把這兒子交付給一個老僕看管，十二年來，田泰除了姓田之外，根本就和田五爺沒有半點關係。

田五爺並不是不疼這孩子，而是覺得自己實在有不少仇家，倘若別人知道這是自己的兒子，那麼自己反而多了層顧慮。

他打算等到田泰十五歲的時候，才把眞相吐露。

想不到唐船神通廣大，竟然把他這兒子擄走，成爲手上的一張皇牌武器。

鄔木郎賦性兇悍，對於別人的挑戰，決不會推辭，甚至覺得這是一件很光榮的事。

「你叫利青霖？」他指着利青霖問。

利青霖瞪着他，眼睛裏似有火燄在燃燒。

「喔！原來你是個啞吧。」鄔木郎狂笑，笑得很放肆，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幸好我們並不是來演講比賽，所以你不必怕。」

利青霖仍然不說話。

他的人突然有如豹子般躍起，向鄔木郎撲了過去。

就在這同一刹那間，鄔木郎的刀已出手。

他的肩膀寬闊而粗壯，膂力沉雄，一刀刺出，迅速而準確，絕對足以致命。

他是後發先至，氣勢猶在利青霖這一撲之上。

但利青霖突然在空中身子一轉。

鄔木郎刺向他咽喉的一刀，僅僅從他的肩上擦過。

鄔木郎也急速地身子一側，連看也不看，反手就是一刀脫手飛出。

一刀飛出的同時，他的左手已從小腿上摸出第二把刀。

他的連環刀法，能在一刻間連續使用八九把不同大小的刀。

他現在身上究竟有多少把刀，除了他自己之外，就只有天才曉得。

他的第二把刀，其薄無比，也鋒利無比。

利青霖已把那脫手飛出的一刀閃過，鄔木郎第二把薄而鋒利的刀又到了他的面龐。

鄔木郎不愧是一流殺手，單是這一手快刀法，已足以令人看的目瞪口呆，心驚胆戰。

利青霖仍然赤手空拳。

但忽然間，鄔木郎感到一陣尖銳的冷風，直襲向自己的咽喉。

他的反應已不算慢，他的人已立刻像泥鰍般向左迅速滑開。

但遲了。

一陣冰冷的感覺，從他咽喉部位散發，直籠罩着他整個身子。

鄔木郎臉上的表情頓然僵硬。

他伸手向自己的脖子上摸去，只摸到一點點的東西！

他咬牙，拔出。

血已從他的喉管射出。

他拔出了一根已染滿血跡的針。

他想問：「這是甚麼武器？」但他的喉頭已堵塞，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利青霖神色冰冷的把那根針拾了回來。他說：「這是小瓶兒以前常用的繡花針。」他並不是對鄔木郎說，而是對唐船說的。

鄔木郎神色慘然。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性命，居然會給一根女孩子用的繡花針奪去。

（下期續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鷹·著

魔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張千戶和秦獨鶴、柳清風、楚烈正對付艾飛雨，忽然張千戶等人停止攻擊，詢問艾飛雨到底姓什麼，艾飛雨狂笑不已，但當張千戶說出他該姓孫，是斷魂刀孫奇的後人時，艾飛雨坦然也認了，艾飛雨實際上就是孫天成，他爲了報殺父之仇，到處濫殺無辜，而江南四友却在此時向孫天成道出孫奇死去的前因後果，以及其中誤會，也承認誤殺了孫奇，但對孫家的老弱婦孺，却非但沒有遷怒，而且却盡力予以照顧，並要孫天成到長平坊去看他母親，但孫天成爲父報仇之心熾烈，此時更不顧一切攻向江南四友……

何來世外魔　竟稱孤道寡

孫天成悶哼了一聲，身形再起，人劍又撲向楚烈，張千戶算盤突然橫來，「叮」的將那一劍封開。

「好！」孫天成劍一呑。「一起上，讓孫某領敎一下江南四友的圍毆手段。」

「殺你楚某人一個已足夠。」楚烈接揮手。「你們都讓開！」

張千戶笑笑。「我們的事雖然已水落石出，小沈的事可還沒有。」

楚烈一怔，喝道：「是了，姓孫的，你怎會變成艾飛雨模樣。」

孫天成沒有作聲，張千戶接道：「你那個主人不惜以你爲魚餌引我們上釣，你也用不着替他隱瞞，再說，有我們四個人，難道還不足以保護你的生命安全。」

「你的意思是說，只要我說出來，你們就非獨不殺我，而且還保護我？」

「不錯——」張千戶應得很肯定。

楚烈立即嚷起來：「這不成！」

張千戶截道：「事分輕重，何況我們縱然殺了他，死去了的人也不能復生。」

楚烈方待說什麼，柳清風已道：「這些話倒也不無道理。」

張千戶目光一掃，再落在孫天成面上，還未接上話，孫天成已大笑起來。「你們雖然這樣大方，可惜我還是要拚命。」

楚烈立即大叫：「要拚命的過來。」

張千戶却道：「孫朋友，考慮清楚的了？」

孫天成反問：「你以爲憑你們眞的可以保護我？」

張千戶悠然道：「江南四友的力量也許還不夠，但若有需要，還可以請一些老朋友來幫忙。」

「可惜——」孫天成忽然一聲歎息。

張千戶道：「我們一言九鼎……」

「我只是可惜，你們就是保得住我的性命也沒有用，保不住我的兒子。」

張千戶聳然動容，孫天成把劍一揮，「何況主人有一柄魔刀在手，你們請來的朋友，誰敢說不是要殺我的人？」

張千戶目光灼灼。「你是說，你所以能夠變成艾飛雨，就是因爲那個主人有着一柄魔刀？」

「事實是一柄魔刀！」孫天成眼瞳中露出恐懼之色，突然一聲怪叫，一劍疾刺張千戶。

張千戶鐵算盤「叮」一封，孫天成第二第三劍又刺來，一劍急一劍！

張千戶連擋十八劍，突然道：「拿下他，要活的！」

秦獨鶴冷冷接道：「要死的固然可以，要活的也不困難。」

語聲未已，秦獨鶴黎木杖已然攻出了七杖，柳清風一劍亦平胸刺至。

這一劍輕描淡寫，彷彿一絲也不帶人間烟火，刺到一半，一劍竟變成八劍，分刺孫天成背後八處穴道！

楚烈同時撲上，雙掌迎面劈向孫天成，這一劈，以他的功力絕對可以將孫天成的身形迫住，而柳清風的劍也就不會落空的了。

孫天成却就在那刹那往上拔了起來！

杖、劍、掌一齊落空，秦獨鶴變式最快，淩空一杖已然搭上了孫天成的腰，再一挑，孫天成不由翻了一個觔斗！

孫天成悶哼一聲，左掌一拍黎木杖，人劍淩空飛射向楚烈！

楚烈大喝一聲：「來得好！」雙掌奮力劈出！

也就在那刹那，他突然感覺腰間一麻，一股眞氣湧出一半竟再也提不起來！

孫天成同時暴喝一聲，那支劍的半尺劍尖突然脫離了劍鋒，射向楚烈的咽喉！

楚烈的掌風亦同時擊至，孫天成身形一凝，斜刺竟被迫落下！

楚烈的眞氣若是能夠運足，非獨可以震開孫天成的人，連那半尺劍尖，也絕對可以震下來！

即使震不下，也應該可以閃開，可是那刹那，他的眞氣却中斷，身形反應亦變得一鈍！

他自知已遭暗算，一聲驚呼才出口，那半尺斷劍已然射進他的咽喉！

驚呼聲立斷！楚烈的氣亦絕，一個身子仍兀立不倒！

這刹那的變化，實在大出人意料之外，張千戶三人都似乎不由自主的一呆。

他們並沒有發覺楚烈的眞氣提不上，只看見孫天成那支劍的半尺劍尖在機簧聲響中射了出來！



張千戶一聲：「小心！」還未出口，劍尖已經射進了咽喉！

孫天成身形落地，立即發出了一下得意已極的笑聲。「這支劍花了我三年時間，總算沒有令我失望！」

語聲甫落，張千戶秦獨鶴柳清風已一齊發出一聲怒吼，向他撲來！

孫天成劍一指，三枚藍汪汪的毒針從斷劍的洞中射出，射向張千戶！

張千戶急怒中仍不失鎭定，半身一仰，毒針貼着胸膛射空！

他的右手接一搖，三十顆算珠從算盤中射出，急射向孫天成！

柳清風的劍同時將孫天成的劍封住！

三十顆算珠最少有二十顆打在孫天成身上，當場一陣亂幌，秦獨鶴的黎木杖旋即奪隙而入，橫掃在孫天成腰脊上！

孫天成悶哼了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身子往前一栽，柳清風一劍接劈下！

張千戶一眼瞥見，急叫了一聲：「留活口！」

話聲未巳，孫天成的人頭巳離開了脖子，曳着一股鮮血，飛出丈外！

柳清風這時候才知道要留活口，看着劍鋒上的血，怔住在那裏。

孫天成無頭的屍身接倒了下去。

柳清風一抖抖散了劍尖餘血，脫口道：「老大——」

張千戶搖一搖頭。「也好，一命還一命！」

秦獨鶴木杖一點地，縱身掠過去，抱住了楚烈的屍體。

柳清風一怔亦掠了過去。

張千戶最後一個走過去，走得很慢，神態也很沉重。却沒有再說什麼。

圓洞那邊的打鬥聲亦早巳停下，却不見沈勝衣現身。

× × ×

沈勝衣並沒有什麼不妥，混身上下，一些傷也沒有，四個白衣人，還有那十個司馬仙仙却巳無一倖免，全都被他封住了穴道，倒在地上。

他本待俯身去揭開旁邊一個白衣人幪面的白布，手才伸到一半，突然又停下，反而在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劍沒有入鞘，他左手將劍平放在膝上，右手食中無名三指按着劍脊，神態平靜，若有所思。

打鬥聲從圓洞傳過來，以沈勝衣的經驗，只聽這打鬥聲，巳應該知道江南四友之中必然有人出事。

可是他始終坐在那裏，什麼反應也沒有。

夾壁中無風，那邊進口的一道珠簾突然揚起來，一顆顆的珠子飛舞半空，突然都化作粉碎。

珠簾的後面赫然站着一個人，一身雪白的長衫，面部亦籠上白紗，只露出一雙眼睛。

那雙眼睛却竟是淡碧色，幽然散發着一種奇異的光芒。

這絕無疑問，是一個不尋常的人，所以沈勝衣早巳發現他的存在。

他雖然沒有作聲，而珠簾低垂，珠光閃爍，亦足以掩飾他的身軀，可是他一來，沈勝衣仍然立即發覺。

沈勝衣並不清楚來的是什麼人，只知道來了一個高手。

只有高手才會帶着那麼重的殺氣。

那刹那，那股殺氣簡直就排山倒海也似壓來，所以沈勝衣立即停止去揭那個白衣人幪面的白布。

也大概因爲知道他巳發覺，那股殺氣在他停手的同時消淡。

他仍然知道殺氣來自何處，所以他在等。

來人的耐性絕不在他之下，他幾乎忍不住的了。

珠屑無聲的洒下，白衣人第一個開口。「好，沈勝衣總算沒有令我失望。」

是女人的聲音，而且很動聽，出谷黃鶯也似。

沈勝衣一怔，他實在看不出這竟是一個女人，應聲道：「姑娘又是那一位？」

那個女人的左手從袖裏伸出來。

一隻晶瑩如白玉的手，拈着一只青碧色大小與一般的蝴蝶相若的蝴蝶。

纖手輕揚，那隻碧玉蝴蝶悠然飛向沈勝衣，沈勝衣抬手接下，道：「蝴蝶？」

「玉蝶——」

「這名字不錯。」

「沒有你的好。」玉蝶倏一笑：「沈郎腰瘦不勝衣，你的腰看來並不瘦。」

「所以我的姓名也沒有那麼長，才得三個字。」

「人說你是中原第一高手，我本來很懷疑，現在巳有些相信。」

沈勝衣的目光一閃。「姑娘不是中原人氏？」



「你看我不像？」

「有些。」沈勝衣盯穩了玉蝶。

「因爲我這雙眼睛？」

沈勝衣無言頷首，玉蝶悠然抬手掀下了幪面白紗。

白紗後是一張很漂亮的臉龐，那種漂亮却不是中原人氏所有。

她的額高潤，鼻高挺，眼睛却低陷，眼瞳是淡碧色，眉毛頭髮却有如金絲一樣，隨着白紗的掀起，瀑布般瀉下來。

沈勝衣看得怔在那裏。

玉蝶嘴角綻出一絲笑意。「那你看，我是那兒人氏？」

「看不出。」沈勝衣還是實話。

「再看清楚。」玉蝶雙手一分，那件寬大的白衫突然卸下來。

白衫後什麼也沒有，沈勝衣看到的是一具豐滿結實的胴體，那種豐滿也不像是中原人氏所有。

蜂腰却堪握，臍上嵌着一顆寶石，晶瑩閃耀。

沈勝衣的眼睛彷彿巳被耀得發花。

玉蝶雙手輕揉在纖腰上，忽然問：「我這條腰如何？」

「比我的瘦得多了。」沈勝衣一聲歎息。

「看出來了？」玉蝶再問。

「還是看不出——」

「那是還未看清楚。」玉蝶看似便要迎着沈勝衣走過來。

沈勝衣眼睛發直，左手劍從膝上滑下，玉蝶的右手即時住身後的另一道珠簾上一抹，身形同時射出，一道寒光飛射向沈勝衣。

那是一支錐子也似的長劍！

有道劍快如閃電，這一劍，當眞是閃電也似！

沈勝衣若是眼睛眞的發直，握劍的左手眞的巳不覺鬆弛，即使不死，只怕也難免在傷這一劍之下！

可是他沒有，劍光才閃現，他的眼珠子便一轉，左手劍同時揚起來！

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那支錐子也似的劍已刺到沈勝衣的劍，正好擊在劍尖上！

「錚」的一聲，玉蝶身形倒翻了開去，在倒翻那刹那，又刺出了三劍！

沈勝衣沒有接，雙脚一蹬，連人帶椅倒飛出半丈，旁邊的一几一椅立時被玉蝶那三劍摧成粉碎。

玉蝶身形迅速着地，目光落在沈勝衣面上。「你是個呆子？」

「若是呆子，現在還能夠回答你這個問題？」

玉蝶微嗔道：「那是我不夠吸引。」

沈勝衣笑笑。「這本就不是脫光衣服的環境，何況你眼中還有殺氣？」

「不該赤裸的地方赤裸，那是我錯了。」玉蝶一聲歎息，俯身看似要將衣服拉上，那刹那，手中劍突然脫手射出！

這一擲亦是閃電也似，沈勝衣的身子却幾乎同時離開椅子，往上拔起來！

劍飛揷在椅背上，那張椅子刹那間四分五裂，片片激射了開去。

玉蝶赤裸的嬌軀同時倒翻，穿過珠簾，疾竄了進去。

沈勝衣身形同時凌空一轉，向珠簾那邊撲去，也就在這刹那，那一道珠簾突然盡斷，所有珠子雨點也似飛洒，暴射向空中的沈勝衣。

沈勝衣人在空中，劍「嗡」的震出一片寒芒，整個身子同時裹在劍光中，迎着劍光的珠子頃時被摧成粉碎。





他已經看見那些珠子每一顆之上都穿着一枚銀針，珠子並不能傷人，但加上這枚銀針，便是運起內功，亦不難被刺破。

幸好沈勝衣並不是一個粗心大意的人，但給這一阻，身形亦不由落下。

那一道珠簾之後還有一道珠簾，「簌簌」的無風自動，玉蝶却已經不見踪影。

沈勝衣劍一揚，接下了一枚凌空落下的珠子，再一振，那枚珠子疾射了過去。

珠子飛進珠簾內，旋即發出了「波」的一聲。

沈勝衣人劍同時欺前，劍光過處，那道珠簾被絞成粉碎。

珠簾後沒有人，那本來是入口，現在却已被一道牆壁堵斷。

沈勝衣一皺眉，還未有所動作，後面衣袂聲響，張千戶等人已先後從圓洞掠了進來。

柳凊風雙手抱着楚烈的屍體，三個人的心情看來都很沉重。

沈勝衣目光落在楚烈的屍體上。「楚老前輩——」

張千戶搖頭，秦獨鶴接道：「孫天成的劍暗藏機關，這個人偏又粗心大意。」

沈勝衣一聲微喟。「孫天成就是那個艾飛雨。」

柳凊風頷首。「我們之間是有些誤會，但他的父親却事實是死在我們手下。」

沈勝衣道：「晚輩在這邊也聽到不少了。」

柳凊風目光轉落在牆壁上，道：「我們還是給困起來了。」

沈勝衣微一頷首，道：「這面牆壁只怕並不是眞的。」

「是麼？」張千戶走了上來。

「最後與我交手的那個人就是從這面牆壁消失。」沈勝衣再上前一步，一劍劃去！

「刷」的一聲，劍尖冉入牆壁。

「果然是假的！」張千戶探手，一算盤接擊在牆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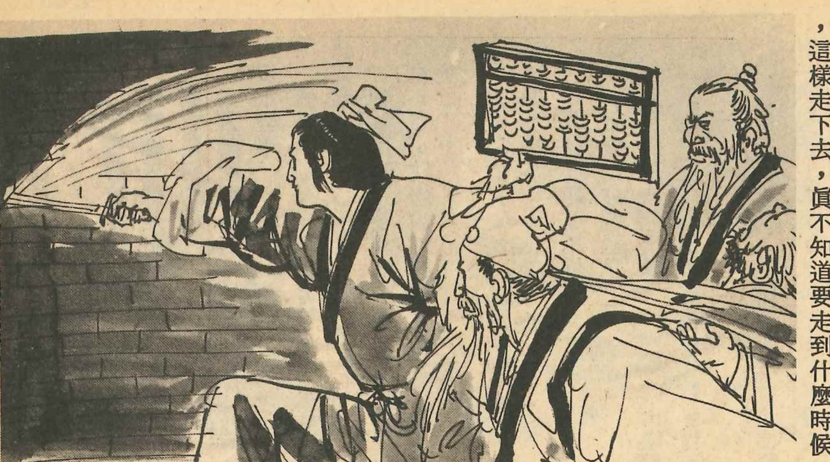
「蓬」的牆壁沒有倒下，却被震開了一扇暗門。

那扇暗門不住的晃動，牆壁也沒有例外，張千戶只聽那「蓬」的一聲已知木柄繪成，算盤再一探，擊破了一個大洞。

沈勝衣再加三劍，那面牆壁立時倒下了一大片來，當先走了過去。

張千戶緊跟在後，柳凊風抱着楚烈的屍體亦跟上，秦獨鶴手執黎木杖斷後。

在他們面前，是一條甬道，數丈之外，又被牆壁截斷，沈勝衣步步小心，到了那面牆壁之前，一些也沒有感覺異樣，可是他的劍刺在那面牆壁之上，却發出金石



交擊的聲響。

張千戶道：「這面牆壁是眞的，左右兩面必有一面是假的了。」

那左右兩面牆壁表面上看來，却沒有甚麼分別，張千戶向左，沈勝衣往右，分頭以劍算盤敲擊，到沈勝衣的劍在右面牆壁上刺出了一個洞才知道假牆壁在那兒。

毁了那面假牆壁，進入另一條甬道，前行不遠，又是被牆壁堵住。

張千戶不由歎了一口氣：「眞眞假假，這樣走下去，眞不知道要走到什麼時候呢。」

他雖然精打細算，在這種情形下，亦頓感束手無策。

秦獨鶴亦一聲冷哼，道：「那些假牆壁既然可以隨便移動，我們就是在一個地方不停打圈子，亦不無可能。」

柳凊風苦笑。「那就算我們走出這個地方，這裏的人只怕都已經走得一個不剩了。」

張千戶沉吟道：「要建造一個這樣的地方並不是一年半載的事，相信那位魔刀的主人，不會輕易將之放棄。」

沈勝衣搖頭。「那我們便得加倍地小心了。」

「不錯，」張千戶手中算盤一撥。「要保持這地方的秘密必須將我們除去！」

秦獨鶴冷笑。「沒這麼容易。」

張千戶仰首一望。「幸好還有燈光，否則眞不知如何是好。」

燈光從頭頂垂下，不太亮，與他們進來之前並無分別，可是張千戶話口未完，忽然暗下去。

張千戶面色一寒。「看來有人在偷聽我們說話。」

沈勝衣身形即時拔起，往燈旁一轉，落下，慨然道：「燈盞的油已燒盡了。」

張千戶一皺眉。「油盡不免燈枯，只是未免巧了一些。」

語聲一落，燈已熄滅，周圍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一團火光隨即在沈勝衣手中亮起來，是一個火摺子，在火摺子亮起同時，沈勝衣的劍已揷在一面牆壁上，一洞而穿。



張千戶立即撲前，算盤急落，將那面牆壁撞碎。

牆壁後是另一截甬道，一片漆黑，張千戶苦笑。「看來所有的燈盞都已經熄滅了。」

沈勝衣一步跨進。「我們總不能呆在一個地方。」

張千戶頷首，忽然問：「你身上有多少個火摺子？」

沈勝衣道：「三個。」

張千戶轉問：「你們呢？」

柳凊風苦笑。「我已經不知多少年沒有用這種玩意。」

秦獨鶴一皺眉。「我最少有二十年不用了。」

張千戶歎了一口氣。「我這個生意人當然更不會準備在身上。」

沈勝衣亦自歎了一口氣。「老前輩精打細算，這下怎麼忘記了眼前的是用不盡的火摺子。」

張千戶一呆，苦笑，柳凊風秦獨鶴齊皆「啊」的叫了出來。

沈勝衣長劍隨即一動，將那面假的木牆壁削下了長長的幾條來，湊近火摺子燃着。

張千戶秦獨鶴各接下了一條，周圍立時亮起來，秦獨鶴接道：「即使這些牆壁都燒盡了，還有我手中這條黎木杖。」

沈勝衣回顧一眼。「即使在黑暗之中，我們仍然不難走出去。」

「時間却難免多耗一些，他們若是目的在藉此撤退，却已是達到。」張千戶移步走前。

秦獨鶴杖一横，接擊在旁邊一面牆壁上，「噗」的那面牆壁竟然被他一杖擊穿了。

張千戶脚步一頓，轉向這邊走回來。「這些假牆壁却也必然耗去不少心力，毁了其實是有些可惜。」

秦獨鶴接連幾杖將牆壁的破洞撞闊，一面道：「他們自已也不在乎，我們又何必爲他們可惜？」

「不錯！」張千戶大步跨過去。

一陣奇怪的絲竹聲，也就在這時候傳來。

「什麼聲音？」張千戶仰首望去。

聲音聽來像是由壁頂傳下，張千戶却看不到有任何的洞孔。

秦獨鶴回顧一眼。「這種聲音聽來令人很不舒服。」

張千戶絕對同意，道：「我現在便巳感覺到一陣噁心。」

秦獨鶴身子滴溜溜一轉，並沒有看到什麼不妥，沈勝衣站在那邊，却一動也不一動。

張千戶看見奇怪，忍不住問：「老弟，什麼不妥？」

「晚輩在聽這絲竹聲。」

「這之前你聽過？」

「在那條小巷之前。」沈勝衣一皺眉。「歐陽立就是聽到了這種絲竹聲，奮不顧身的搶攻。」

張千戶詫異道：「難道他們竟是要驅使一些歐陽立那樣的人來向我們攻擊？」

「只怕不是。」沈勝衣劍眉皺得更加深。

「老弟想到了什麼？」

「長蟲——」沈勝衣突然將手中那塊着火的木板移向那面破爛的木牆壁。

張千戶聞言面色一變。「蛇？」

秦獨鶴突然叫道：「聽，那是什麼聲響？」

絲竹聲中，已多了一種爬騷的聲音，越來越密，張千戶面色一變再變。「難道眞的是蛇？」

那面破爛的木牆壁迅速燃燒起來，火光照耀下，衆人看得眞切，但一條蛇也沒有看見，爬騷的聲音却越來越密，而且越來越响亮。

聲音明顯的是發自頂壁，沈勝衣心念一轉再轉，道：「我們退回去！」

張千戶毫不考慮，從燃燒着的那面牆壁當中的缺口退回去。

正當此際，壁頂陡然左右分開，出現了一個寬闊的裂口，無數蛇暴雨般落下。



那些蛇大小不一，但無不色彩斑爛，火光下尤其恐怖。

這邊沈勝衣秦獨鶴柳清風一齊發出了一聲驚呼，那邊張千戶也不例外，在他頭上的頂壁亦左右分開來，落下無數蛇來。

四人手中的兵器幾乎同時展開，張千戶驚慌中仍不失機智，算盤將接近的幾條蛇砸飛，身子貼着旁邊那面假牆壁竄上，左手一探，五指穿透木板，整個身子立時凌空懸在那兒。

秦獨鶴的黎木杖有如旋風般展開，向他身上落下的蛇全被他砸飛，柳清風左手抓住楚烈的屍體，右手拔劍，劍勢展開，那些蛇在劍光中紛斷，鮮血飛濺，掉在地上的蛇却旋即向他們遊竄上前。

柳清風身形急拔而起，劍一探，刺入牆壁，與楚烈的屍體就懸在這柄劍之下。

秦獨鶴人杖斜起，左手一探，亦插入那面正在燃燒着的假牆壁，右手黎木杖不停擊下，將由牆壁飄過來的蛇紛紛擊殺。

沈勝衣沒有拔起來，卓然立在當中，左手一劍展開，接近他的蛇無一倖免，在他的劍上紛紛斷碎飛開，他右手接將長衫抄起，雙脚迅速移動，將接近的蛇一一踩爲肉漿。

看到柳清風秦獨鶴都安然離開了地面，沈勝衣的身子才與劍光合成一道飛虹，直向那個缺口飛掠上去。

那兩面活壁這時候正迅速合起來，眼看便得將沈勝衣攔腰夾個正着，沈勝衣雙脚及時一縮，一髮之差，竄了上去。

那之上赫然是一個寬敞華麗的大堂，而且對沈勝衣來說，一些也不陌生。

這正是司馬家那個內堂。

沈勝衣才上來，就看見那面刻着九天仙女的紫檀木屛風，也看見了司馬長吉。

司馬長吉正盤膝坐在那面屛風之前，雙手捧着一支奇形怪狀的笛子。

那支笛子的一端還在他兩片嘴唇之間，却沒有聲响，他兩片嘴唇亦變成青紫色，燈光下隱隱發亮。

他的眼瞪大，彷彿瞪着沈勝衣，眼珠子却一動也都不一動。



沈勝衣越看，就越覺得這不是一個活人。

他沒有多看，身形一動，向大堂左側掠去，那本是牆壁的地方這時候却多了一道暗門，正要關上。

暗門後是一個密室，燈光通明，隱約可以看見一個奇大的絞盤，幾個白衣漢子正從絞盤離開。

沈勝衣身形掠到的時候，那扇暗門已只剩下一條縫，那條縫絕對容不下沈勝衣，却絕對容得下他的劍。

劍一插入，沈勝衣左手立即鬆開，雙掌一合，力擊在暗門上。

他練的雖然不是十三太保，但內力深厚，這一擊之力，亦非同小可。

那扇門給劍一阻，機括合不上，亦不怎樣沉重，立即被沈勝衣雙掌震開。

沈勝衣迅速欺入，脚一挑，左手迅速將劍接回，「叮叮」的震開兩柄迎面劈來的長刀！

密室中一共有八個白衣漢子，每一個都已拔刀在手，一齊向沈勝衣衝殺過來

沈勝衣速戰速決，左劍右掌，迅速將八人擊倒，劍一引，接壓在一個白衣漢子頸上。「快將地面移開。」

白衣漢子只是一笑。

這一笑，有說不出的詭異，一縷黑血接從他口角淌下來，遀即倒下去。

其餘七個白衣漢子亦同時倒地，口流黑血，竟全都在口中暗藏了毒藥。

沈勝衣不由一呆，目光轉落在那個大絞盤上，劍往地上一插，騰出雙手，抓住了絞盤的其中兩條鐵棒，旋轉起來。

那個絞盤並不容易旋轉，這樣施展是否能夠將地面拉開，沈勝衣也不知道，却不能不試試。

一陣沉實的軋軋聲响，地面果然起了移動，沿着兩條鐵軌向密室這邊移來。

沈勝衣看在眼內，雙臂更用力。

衣袂聲响，張千戶第一個從地下掠上，跟着柳清風。挾着楚烈的屍體，最後是秦獨鶴。

他們的衣衫都濺上不少蛇血，秦獨鶴的黎木杖上更纏着一條大蛇。

人落杖落，蛇被砸碎，秦獨鶴驚魂未定，急向沈勝衣這邊掠來。

沈勝衣汗落淋漓，濕透衣衫，一搖手，拔劍掠出了密室。

秦獨鶴身形一頓，道：「老弟，還好吧。」

這個平日冷冰冰的老人，眼瞳中現在竟露出深深的關切之色。

沈勝衣搖頭。「沒什麼。」





張千戶亦掠了過來，聞言一笑。「沒什麼那就請賜我這個老頭兒一劍。」遀即伸出左手

他左手食指最後一節已變成紫黑色，腫脹起來，沈勝衣目光一落，一劍立即刺前去。

劍光一閃，張千戶食指齊中斷去，一股股紅的鮮血從斷指下截射出來，那掉在地上的一截斷指流出來的血却是紫黑色。

張千戶面不改容，笑了笑。「好毒的蛇，幸好我老人家的內力還不錯。」

沈勝衣探懷接將一瓶金創藥取出，掀開塞子，洒在張千戶斷指上。

張千戶又笑笑。「到底是走江湖的，遀身帶備火摺子金創藥等物。」

秦獨鶴冷冷的道：「你若是不用算盤，用劍，那條蛇只怕還咬你不着。」

張千戶道：「生意人不用算盤，總覺得不像樣。」

秦獨鶴也不再理會他，目光轉落在司馬長吉面上。「驅蛇的原來是這小子，害人不成，倒給蛇咬死了。」

張千戶目光一轉。「不像，以我看，那毒只怕是來自笛子之上。」

沈勝衣點頭。「這是算準了我們可能有人闖出來，索性滅口了。」

張千戶苦笑道：「我一直還以爲他知道得不多，原來不是。」一面伸手撕下一個衣衫將斷指裹起來。

沈勝衣輕輕歎一聲，走近去。

一下竹哨聲突然响起來，沈勝衣不假思索，劍一震，一道劍光護住了身子。

那支笛子在竹哨聲响同時揚起，一蓬

毒針暴雨也似急射向沈勝衣，那看似死人的司馬長吉旋即拔起來，凌空向沈勝衣撲下。

毒針在劍光中消散，沈勝衣身形一長，劍一引，同時劃破了司馬長吉的咽喉！

司馬長吉一聲不發，濺血直撲地面，雙手十指竟陷入地面之內。

張千戶三人齊皆一驚，一齊欺到沈勝衣身旁。

沈勝衣仰首上望，那一下竹哨聲正是從承塵上傳下來。

承塵全都彫花，組成一幅極其美麗的圖案，其中一片突然打開，一個人探頭出來。

這個人他們也不陌生，雖然看不到他短小的身子，亦認出是那個小老人。

小老人笑望着沈勝衣。「叔叔身手既敏捷，頭腦又靈活，實在了不起。」

沈勝衣冷冷說道：「你下來還是我上去？」

小老人伸出一隻小手，拿着竹哨子搖了搖。「你不用上來，我也不想下去。」

沈勝衣目光一閃，還未及問，小老人說話接上。「我那位主人，很想跟你們談談。」

沈勝衣一怔，張千戶三人相顧一眼，秦獨鶴冷笑一聲，道：「他不是只想我們死？」

小老人歎了一口氣。「可惜你們到現在都不死。」

張千戶道：「所以他只好出來了。」

小老人道：「主人認爲你們已經有資格跟他談談。」

秦獨鶴冷冷的道：「看來對我們這還是一種榮耀呢？」

「說對了。」小老人大笑。

秦獨鶴手一緊，看似便要出手，卻給張千戶按住，張千戶反接道：「那請他出來。」

小老人笑問：「各位能否先將兵器收起來？」張千戶應聲將算盤放回袖裏，沈勝衣亦將劍回鞘，柳清風看見這樣，亦將劍收起來。

小老人眼珠子一轉。「多謝各位合作。」腦袋一縮不見，承塵同時關上。

張千戶目光一掃，一皺眉。「老弟，你可看得出他將會從什麼地方出現？」

沈勝衣搖頭，秦獨鶴冷笑道：「不管從那裏出現，談不攏他是不用離開了。」

語聲一落，策杖往左面走了開去，柳清風將楚烈的屍體往旁邊椅子一放，退到右面。

張千戶笑笑。「合我們四人之力，若是拿不下這個人，似乎沒有……」

話說到一半，突然住口，他到底沒有忘記險些喪生蛇吻之下。

沈勝衣笑笑。「也許他除了一柄魔刀，一雙魔手之外，還有一雙魔腿。」

張千戶道：「一奔千里，沒有人能夠追得及？」

「亦未可知。」沈勝衣與張千戶有問有答，他們也當然都是說笑，只不過想沖淡一下緊張的氣氛。

秦獨鶴一向冷冰冰的不苟言笑，現在更就笑不出來，柳清風亦一樣沒有笑容。

一陣奇怪的聲響即時從那面屏風後傳出來，那面屏風同時左右緩緩分開，橫移向兩側。

屏風後的空地並不多，一片地面不知何時已離開，露出了一個地洞。

一個人也就從那個地洞冒上來。

他坐在一張紫檀木椅上，雖然坐着，仍給人一種高不可攀的感覺。

是一個老人，鬚髮俱白，一根根銀綫也似，一面的皺紋仿如刀創，一雙眼睛輝煌如寶石，鼻很高很尖，雙眉斜飛入鬢，雖然已一大把年紀，仍給人一種強烈已極的活力。

他的頭上並沒有任何裝飾，白髮披散，身上穿着卻竟然是一襲金紅色的龍袍。

九龍騰霄，竟然是用金綫織成，織工之精細可說得巧奪天工。

以常理判斷，他當然絕不會是帝王，卻予人帝王的感覺。

沈勝衣還沒有見過任何的帝王，卻從眼前這個老人感覺到帝王的尊嚴與氣勢。



椅子放在一塊金紅色的氈子上，那塊氈子，升到與地面同等的高度，才停了下來。

老人隨着椅子升上，穩如泰山，就像給無數根釘子釘着。

秦獨鶴柳清風身形同時移動，已成合擊之勢，張千戶算盤緊扣，沈勝衣人劍亦呼之欲出。

老人若無其事，連眼睛也都不一眨，別的不說，就是這一份鎭定，已不是常人能及。

張千戶目光一轉，冷笑道：「老弟，人家可不將我們放在眼內。」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老前輩說錯了，他若是不將我們放在眼內，又怎會不敢親自出來與我們見面？」

「老弟——」張千戶臉上露出了詫異之色。

沈勝衣接道：「在我們面前的只是一個蠟像而已。」

張千戶秦獨鶴柳清風齊皆一呆，上下打量起那個老人來。

老人一些反應也沒有。

秦獨鶴懷疑的望着沈勝衣，不等他開口問，沈勝衣已道：「那人的皮膚絕不會發出這種光澤，而這雙眼睛是不是也太輝煌？」

張千戶接道：「細看之下，而且一些生氣也沒有。」

秦獨鶴不禁一聲歎息，「想不到老弟的目光如此銳利，英雄出少年，這句名言果然不錯。」

沈勝衣搖頭：「晚輩的目光並不怎樣銳利，只是鼻子比一般好像靈敏一些。」

張千戶「哦」的一聲，道：「老弟是嗅到了那種蠟的氣味。」

沈勝衣道：「對，也因此才會想到這許多。」

張千戶一聲冷笑，道：「人家連面也不讓我們見，談也是白談。」

一個奇怪的聲音即時傳來。「寡人聽到你們的聲音，你們也聽到寡人的聲音，這已經能夠好好的談一談的了。」



張千戶忽然問道：「你自稱什麼？」

「寡人！」聲音細聽之下，竟是由蠟人的身體內傳出來。

張千戶又問：「你是王。」

「世外魔域，惟吾獨尊。」

「魔王？」張千戶冷笑。

聲音悠然說道：「你可以這樣稱呼寡人。」

張千戶一揮手，「別來這種廢話了，要談，親自出來跟我們談。」

「放肆——」

張千戶冷笑道：「這雖然是你的地方，我們可不是你的人。」

「能夠聽到寡人的聲音，已經是你們的天大的幸運。」魔王的聲音非常清楚，也透着一種威嚴。

張千戶柳清風秦獨鶴先後發出了一聲冷笑，沈勝衣卻道：「這實在可惜得很，我們與魔域毫無關係，而我們肯談，閣下已經是天大面子，不應該引以爲榮？」

「沈勝衣——」

「閣下又到底應該怎樣稱呼？」

「現在不是你我通名問姓的時候，也沒有這種必要。」

沈勝衣冷冷的道：「那你要跟我們談什麼？」

魔王稍爲沉默了片刻，道：「這件事，寡人認爲到此爲止，你們——」

沈勝衣截道：「這件事只是閣下要弄到這般地步，閣下若是不希望繼續下去，在我們進入這個莊之前，已可以終止。」

「不錯！」魔王冷冷道：「可惜寡人一向都非常固執，也從來不喜歡被別人左右。」

「那現在要終止，是閣下之意了。」

「若不是，寡人也根本不會與你們說什麼。」

秦獨鶴冷笑。「這麼說，還是我們這些人的福氣呢。」

張千戶揷口道：「要終止不是不可以，除非閣下的解釋都能夠令我們滿意。」

「解釋？」魔王的語氣顯得已有些怒意。「你們說要寡人解釋？」（未完）

指壓自療法

自己指壓法

蔡浪越大夫・文

（第一操作）（頸部）

1、前頸部

在左前頸部按上左母指，從1點位到4點位（甲狀腺側鎖骨前）共4點加壓三次，每次約三秒。右前頸部就用右母指同一要領行之（如第1－1～2圖）。

第1－1圖前頸部1點處



第1－2圖前頸部4點處



2、側頸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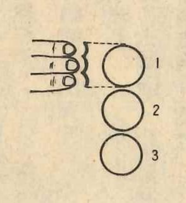
併齊左右三指頭，從左右乳樣突起根處到1、2、3點位各壓三次（如第2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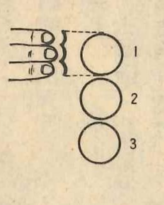
3、延髓部

把右中指頭按在延髓部，再疊上左中指，稍往上捏壓五秒三次（如第三圖）。

4、後頸部

用左右三指在後頸部的3點三次（如第4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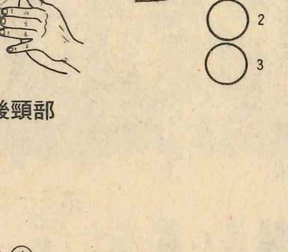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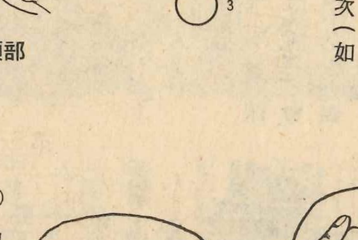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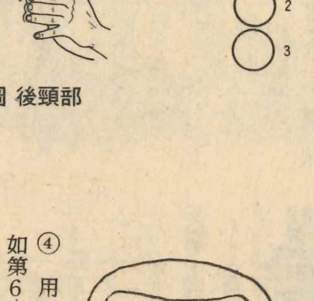
第2圖 横頸部



第3圖 延髓部







第4圖 後頸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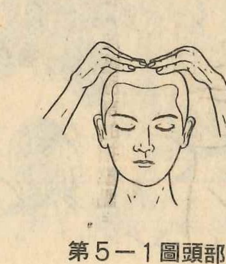
（第二操作）

5、頭部

併齊左右三指朝下壓正中線的6點及其兩邊（如第5～1圖）。

○後頸部：即用三指壓3點三次。

○側頸部：用雙手掌如夾似地反覆掌壓三次，每次五秒。



第5－1圖頭部（正中線、左右側頭部）

第5－2圖頭部（側頭部掌壓）

（第三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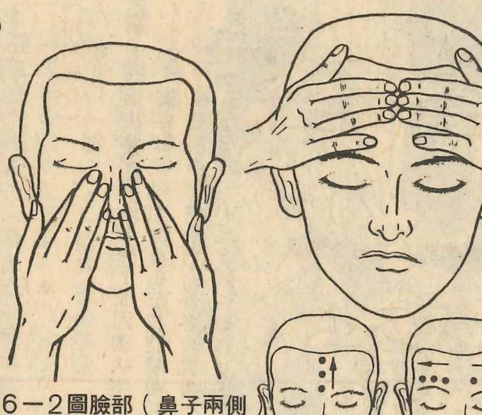
6、臉部

① 額：用左右三指從正中線的下方朝上1、2、3點各壓三次。接着由下往左右同時在3點各排各壓一次（如第6－1圖）。

② 用左右食指重疊中指，在鼻子雙側由上而下的3點各壓三次（如第6－2圖）。

③ 頰骨部：用三指在頰際由內向外地3點各壓一次（如第6－3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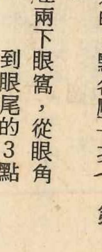
第6－1圖臉部（天庭）



第6－2圖臉部（鼻子兩側）



第6－3圖臉部（頰骨部）鼻子兩側



第6－4圖 臉部（嘴邊）

④ 用三指在嘴邊的3點各壓一次（如第6－4圖）。

⑤ 用左右三指在兩下眼窩，從眼角到眼尾的3點上各壓一次。接着在上眼窩（眉毛下）同樣地3點各壓一次（注意：不要壓到眼珠）（如第6－5圖A、B）。

第6－5A圖臉部（上眼窩）

第6－5B圖臉部（下眼窩）

⑥ 用三指在左右太陽穴，從眼尾向耳邊的3點上各壓一次（如第6－6圖）。

⑦ 用雙手掌行眼球掌壓十秒左右。壓法是手掌中央剛能觸到眼珠爲宜（如第6－7圖）。

第6－7圖臉部（眼球掌壓）

第6－6圖臉部（太陽穴）

（第四操作）

7、肩胛上部

併住右手三指頭，從左肩胛上部朝肚臍方向使力壓五秒。然後用左手三指同一要領地壓右肩胛上部（如第7圖）。

第7圖肩胛上部

（第五操作）

8、背部（肩胛間部五點位到腰部10點位）左右母指繞到背後，以肩胛間部的五點位爲1點位，到腰部共10點各壓三次。最後在點位用力反覆壓三次（如第8－1、2、3圖）。

第8－1圖背部（胃部）

① 腸骨稜：用雙母指沿着腸骨稜，從10點位旁向外的3點上各壓三次。

② 仙骨部：用雙母指在仙骨中央部的3點各壓三次。

③ 用母指在左右臀部同時向斜外側的4點各壓三次。

④ 用母指在左右的浪越壓點同時強壓五秒（第8－4圖）。

第8－2圖背部（腎臟部位）

第8－3圖背部（腰部）

第8－4圖背部（腸骨陵〈腸腹、殿部、仙骨部、浪越壓點）

（第六操作）

9、胸部

用雙手三指在胸骨部自上向下地到劍狀突起前的5點各壓一次。接着在左右肋間肌上，雙手三指稍打開地由內向外各4點左右一次（三指壓的一排爲3點）（如第9－1圖）。

胸部的輪狀掌壓：重疊雙手掌按在左胸部上（手掌中央部要觸及乳頭），朝外圍繞圈地輪狀掌壓五次。右胸部也同一要領行之。接着用左手掌按在左胸部；右手掌按在右胸部地，左右同時以輪狀掌壓向外繞十次（如第9－2、3圖）。

第9－1圖胸部（左右肋間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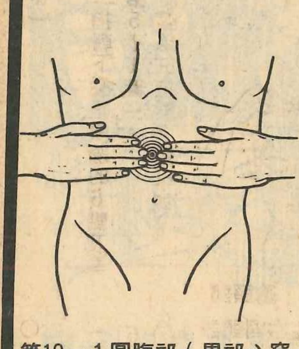
第9－2圖胸部（輪狀掌壓）

第9－3圖左右胸部指壓點

（第七操作）

10、腹部

併齊左右三指頭，加壓腹部的指壓點。旋即，右手掌按在腹部，左手掌按在右手背，沿着腹部的指壓點掌壓。最後震顫腹部十秒左右（如第10－1、2圖）。



第10－1圖腹部（胃部心窩）

第10－2圖腹部（掌壓）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五霸爭雄大會半途而止，事因尊天會少會主司馬玉人着令該會總堂主戚九淵向大會主持人蕭克英建議，將大會改於翌年端午在長百山小興安嶺九迴谷與尊天會開派大會同時舉行，由於柳延昭示意蕭克英接受這一建議，乃轉向與會羣豪徵詢意見，均無異議，大會遂無疾而終。散會後，柳延昭突感不適，卽行功檢查，並命蕭克英、孟贇，焦良各自運功檢查有無中毒。結果只蕭克英與柳延昭同中奇毒，在大會結束時，司馬玉人曾暗示柳延昭於兩個月內趕往長白山，自可解決一切困難，衆人無法，正待收拾行裝趕去長白山求取解藥，但就在此時，有一少女傳音約會柳延昭，見面之後，卽以解藥相贈……

承受大恩惠　靈藥贈良朋

柳延昭星眸中朗射神光，盯着對方的絕世嬌容道：「人名呢？」

白衣少女嘴角一披，以一種旣刁蠻，又嬌憨的神情說道：「下次再告訴你，讓你在葫蘆中悶上幾天，以當適才把我猜成秦家賤婢的失禮行爲懲戒！」

柳延昭對「巾幗之雄」秦文玉的印象極好，聽這白衣少女竟對秦文玉一再表示深切仇視，不由生起氣來，劍眉微剔，把那粒朱紅蠟丸，遞還白衣少女，冷然說道：「姑娘旣連個芳名，都不願留，柳延昭便不受厚賜！」

白衣少女退後半步，「喲」了一聲，嬌笑說道：「我不是不願留名，只是由於過早洩漏身份，對你我都不太好，柳兄怎麼竟倔強得發起牛脾氣來了……」

柳延昭俊臉方自一紅，白衣少女又正色低聲說道：「柳兄所中奇毒，表面看來，似是慢性之物，至少在月餘之內，不會發作，但實際可由煉製此毒的『九爪鷹王』戚九淵，隨時控制，若不用這獨門藥物祛解，萬一戚九淵改變原計，驀下毒手，你又一身傲骨，不肯低頭，則一代英雄，豈不化作南柯春夢？」

柳延昭聽得兩道劍眉，愁結一處，不知怎樣才好？

白衣少女笑道：「柳兄不要倔强，回去後，馬上用『無根水』，把這蠟丸中的靈藥服下，我知道尚有『妙姹金剛』蕭克英也中奇毒，但戚九淵想要把她收作媳婦，暫時決不會對她下甚毒手！倘若我們下次相逢，能交成好朋友，我負責再設法弄粒解藥，送你就是……」

語落，人飄，她又走了……

這次是眞走了，身法輕妙得、美得像一朶雲，一飄七丈，再飄……

柳延昭目送白衣少女的雲飄身影，有點出神發怔……

他迷戀對方的美色麼？

不會，「乾坤聖手四海遊龍」柳延昭是鐵錚錚的奇男子，大丈夫，他不矜細節，瀟洒風流，雖然好色，卻不好這白衣少女來歷欠明，並似微帶邪氣之「色」！

他追不上對方麼？

也不會，柳延昭藝參文武，學究天人，最拿手的便是「劍術」及「輕功」兩者，白衣少女雖然走得輕妙，走得迅捷，但柳延昭若想追上她，却決非難事！

那他爲甚麼不追？爲甚麼不把那粒自己並不想要的獨門解藥，還給白衣少女？

當然有原因，原因便在於聽說「九爪鷹王」戚九淵可以控制毒力使其隨時發作，並相信白衣少女此語，不是虛言，屬於事實！

他自己心高氣傲，視死如歸，不怕被控制，也不願爲此低頭！

俠義之士，不令人人爲我，卻經常輕生仗義，我爲人人，如今，柳延昭便是在爲「妙姹金剛」蕭克英着想！

「九爪鷹王」戚九淵旣想爲其子「花花太歲」戚如山，向蕭克英求婚，又曾遭拒絕，則怎肯放棄這可以控制對方，加以威脅機會？

萬一，「九爪鷹王」戚九淵竟下流無恥地施展出「霸王硬上弓」的手段？……

萬一，那奇毒發作時威力太强，蕭克英熬受不起？……

萬一……

闖蕩江湖，衞道游俠，本來就難免要刀頭喋血，劍底驚魂！

性命可以看輕，名節却必須保重！

換句話說，「妙姹金剛」蕭克英可以死，不能失節！

場中飲劍，她可以含笑身亡，但萬一失節，却必然死不瞑目！

毒在臟腑，受人控制，蕭克英將承受多大痛苦？多少折磨？才能用「血」「淚」二字，保全她的名節？

何況，還有個分明對蕭克英已情絲深繫，兩人也靈犀相通的「小小子」焦良！

眼看愛侶成夭折，一寸相思一寸灰！

這是多麼强烈，多麼深的痛苦？像「小小子」焦良那等天眞爛漫，入世未深的性情中人，受得住麼？

爲了朋友——蕭克英，爲了兄弟——焦良，柳延昭只得咬緊牙關，管束自己！

他壓制了不願輕受人恩惠的倔强高傲性格……

他强忍住追上白衣少女，擲還她這粒獨門解藥的行爲……

她送給他，他準備再送給她！

第二個「她」，不是白衣少女，是與柳延昭一樣，身中無名奇毒的「妙姹金剛」蕭克英！

但蕭克英也是俠女，也是强人。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她若知道解藥只有一粒，決不肯接受柳延昭這份捨己耘人恩惠！

故而，柳延昭不單決定要把這粒解藥，轉贈給蕭克英，並決定要設法使她坦然安心服下！……

這些念頭，雖像潮起波平，在心頭一閃即瞬，但「演武場」上，却已失去那自居「玉姑娘」，却尚不知來歷姓名的白衣少女蹤跡！

柳延昭緩步走回酒庫，但在眉峯之間，添了不少沉重！

這是他體味出情況複雜，這次的關外萬里行，不知將掀起多少血雨腥風，情仇糾結？

酒庫中，蕭克英已返。

她安頓好了愛婢小玉、小英，收拾了一些衣裳細軟！

女孩兒家，總比較細心，她還提來一隻巨大葫蘆，其中裝滿了孟贇極爲嗜好的特釀美酒「金剛倒」！

孟贇一見，高興得眉飛色舞地，「哈哈」大笑說道：「蕭大妹眞是解人，孟贇對於你這份隆情，一定要盡心盡力，予以相當答報！」

蕭克英笑道：「我只怕葫蘆太小，所貯的酒兒，還不够孟二哥一頓喝的！」

孟贇道：「我是一石不醉，一盃亦可解饞，這『金剛倒』的風味，委實太好，慢慢享受，足可以喝上七八次了！」

這時，柳延昭恰好走進門內，蕭克英便含笑說道：「柳大哥是去了何處？」

柳延昭道：「我剛才聽得有人以內家絕頂功力『蟻語傳聲』，擇人專注地，約我到演武場邊相會……」

孟贇、焦良，暨蕭克英等聞言均自一驚，由蕭克英發話問道：「這人是誰？」

柳延昭道：「是位風華絕代的白衣女郎，也就是那被稱爲『巾幗之雄』的秦文玉。」

柳延昭是爲了捨己耘人，先使蕭克英脫離「九爪鷹王」戚九淵的毒手控制，才在歸途中決定策略，要對孟贇、焦良，以及蕭克英，說些相當花巧的善意謊言。

蕭克英是女孩兒家，比較敏感，聞言嬌笑叫道：「柳大哥，恭喜了，『巾幗之雄』秦文玉幾度對你關垂，不會是無意的呢？……」

孟贇也含笑說道：「尉遲老偷兒曾傳『高人暗助』之訊，他那『高人』二字，莫非指的就是『巾幗之雄』秦文玉麼？」

柳延昭順着孟贇的語氣，點了點頭，含笑說道：「秦文玉委實神通廣大，她不知怎會探悉我與蕭大妹已中『尊天會』所用奇毒，並弄來解毒靈丹，送與我和蕭大妹每人一粒……」

一面發話，一面取出那位「玉姑娘」所贈的朱紅蠟丸，托在掌上。

焦良大喜地說道：「大哥已經服用過了？……」

柳延昭搖搖頭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和秦文玉以前毫無交情，怎能斷定她所贈解藥，是眞是假的呢？」

孟贇道：「小弟尚能識藥，我先看一看，或許便……」

他話猶未了，柳延昭已把掌中朱紅蠟丸，含笑遞過。

孟贇微一用力，捏碎外裹蠟皮，室中立覺藥香撲人！

他拈向鼻間，仔細嗅上幾嗅，向柳延昭含笑說道：「大哥，放心服用吧，確實是上好解毒聖藥……」

柳延昭見計劃已如自己所料，逐步實現，遂故意皺起眉頭，以一種過份慎重的神情說道：「我認爲不妨儘量慎重一些，免得萬一有差……」

話方至此，蕭克英接口笑道：「這樣好了，小妹先行服藥，若是奇毒解藥，並無意外變化，柳大哥再服食其餘一粒！」

柳延昭搖手道：「不行，不行，怎能讓蕭大妹以身試藥，要試由我來試……」

一語未畢蕭克英已從孟贇手中，搶過解藥，納向口內。

柳延昭叫道：「蕭大妹，不要這樣吃，秦文玉有言，要用『無根水』吞服。」

蕭克英笑着說道：「這酒庫之中，有的是『醉酡道長』製酒所用的『無根水』呢……」

話完，立以「無根水」，把那粒解藥吞服下喉！

柳延昭心中一寬，因他深知蕭克英乃女中義俠，若知解藥僅有一粒，怎肯先行獨自服食！

但他心中一寬，焦良却心中一緊！

他是外樸內秀，聰明絕頂之人，看出柳延昭有點故意讓蕭克英以身試藥，否則，在蕭克英尋取「無根水」時，大可及時阻止！

這種行徑，似與柳延昭一向重人輕己，仁義如天的俠骨豪情，有些嚴重違背？

但焦艮只覺得有點不對，却猜不出「不對」之處的所以然來！

這時，柳延昭站起身形，走向蕭克英，含笑問道：「蕭大妹，你服藥之後，情況如何？」

蕭克英面帶微笑，正欲答話，突然嬌「呻」一聲，頹然便倒！

柳延昭猿臂雙伸，把她接個正着。

孟贊分明鑑定那是極佳解毒藥物，突然見此情況，不禁大爲驚訝，心中微慌！

柳延昭把蕭克英抱倒「醉酡道士」的臥榻之上，輕輕放下，向孟贊、焦艮皺眉說道：「果然害了蕭大妹，我心中不安，情緒激動，必須靜攝片刻，二弟三弟且先看看蕭大妹究竟是着了甚麼道兒？」

孟贊、焦艮那裏想得到柳延昭是早有成算，故弄玄虛，自均聚向榻前，爲蕭克英細心診視。

診來診去，均覺蕭克英毫無病態，好似突然睡着一般！

孟贊遂一面仍爲蕭克英診脈，一面高聲叫道：「大哥，蕭大妹六脈平和，毫無病態，不知怎麼會突然睡着？……」

一語未畢，焦艮目光微瞬，驀地失聲叫道：「大小子，大哥到那裏去了？」

孟贊一驚回身，果見柳延昭未在桌邊靜坐，業已查無人跡！

他們走過一看，桌上留有柳延昭所書幾不可辨的狂草字跡！

尙差孟贊、焦艮跟隨「邋遢和尙」是文武兼修，才勉强看出柳延昭是說明蕭克英奇毒已解，突然暈倒之故，是被他點了黑甜睡穴，弄此狡猾，情出不已，因突生要事，必須單人遠行，囑孟贊、焦艮在此陪蕭克英勤習「醉酡四式」，等他一月。

焦艮看完，皺眉說道：「我就覺得大哥讓蕭大妹以身試藥之舉，有些怪異，誰知果然內藏花樣……」

「花樣」兩字，甫一離口，孟贊焦艮同向酒庫門口注目。

因爲他們聽出似有人來，均盼望是不辭而別的柳延昭，去而復轉！

門外，果然來人！

但走進門的，不是風神俊逸的柳延昭，而是位風華絕代的白衣少女！

就在他們雙雙發怔之際，那位風華絕代的白衣少女，業已大大方方地，略一抱拳，嫣然笑道：「孟、焦二位，你們的柳大哥柳延昭呢？他到……」

焦艮未答先問：「姑娘是……」

白衣少女笑道：「秦文玉。」

焦艮聽得對方就是贈送柳延昭獨門解藥的「巾幗之雄」，遂不再有所避忌地，指着桌上的柳延昭留書道：「秦姑娘請看，我柳大哥走了，不知爲了甚麼要事，適才竟對我們不辭而別。」

秦文玉詫然走過，對柳延昭所留字跡，細一矚目，口中連呼「奇怪」？

孟贊一旁問道：「秦姑娘，你在奇怪甚麼？」

秦文玉指着柳延昭留書中的「蕭克英奇毒已解」一語，詫然說道：「你柳大哥與蕭姑娘所中奇毒，乃『九爪鷹王』戚九淵，費盡心血，獨門配製，旁人決無解藥，這『奇毒已解』一語……」

她這詫然問話，倒把孟贊、焦艮二人，問得莫名其妙。

焦艮瞪着兩隻大眼，盯在秦文玉的絕代嬌靨之上，「咦」了一聲道：「秦姑娘，你怎麼這樣問呢？你不是送給我柳大哥兩粒能祛此毒的靈效解藥麼？……」

又輪到秦文玉滿面「迷惑」，秀眉雙蹙地，目注焦艮道：「焦兄，你說什麼？我送過你柳大哥兩粒解藥？……」

孟贊發現事有蹊蹺，一旁接口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們正在此處，等候蕭大妹收拾行囊，一同趕去『小興安嶺』，柳大哥耳邊突聞有人以內家功力蟻語傳聲，約他去演武場邊一會。……」

秦文玉道：「他去了沒有？」

孟贊道：「柳大哥立即赴約，片刻即回，說是秦姑娘約他相會，贈送了兩粒解毒聖藥，並立命蕭大妹服了一粒……」

秦文玉苦笑道：「這就怪中生怪，奇上加奇的了，我何曾約他見面？關於解藥方面，倒是想盡方法，弄了兩粒，如今才匆匆送來，只不過因非獨門配製，無法完全祛毒，只能使你柳大哥和蕭姑娘延緩毒力發作，徐圖解救而已！」

她一面發話，一面從懷中取出兩粒蠟丸，托在掌上。

焦艮怪叫一聲道：「這到底是出了甚麼錯？柳大哥適才命蕭大妹所服的祛毒丹藥，與衆不同，外面裹的是朱紅蠟殼！」

秦文玉略一尋思道：「照這情況看來，不外兩者，一是你們的柳大哥說了謊，二是有人冒我的名……」

焦艮對於柳延昭業已衷心欽服，敬若神明，不願有人加以絲毫侮辱，聞言之下怨聲問道：「秦姑娘不要胡亂猜測，我柳大哥怎會說謊？他又爲甚麼要說謊呢？」

秦文玉笑道：「焦兄休要生氣，說謊固非美德，但在權宜處變之間，有時却反而是一種善意表現……」

語音微頓，目光一掃孟贊、焦艮二人，又復揚眉說道：「孟兄、焦兄，請把你柳大哥赴約歸來後的一切舉措，詳細說給我聽，讓我試加分析！」

孟贊、焦艮早就均覺柳延昭讓蕭克英以身試藥之舉，有所怪異，遂把一切經過，向秦文玉詳細敍述，絲毫不漏！

秦文玉越聽越把一雙秀眉皺得越緊，等到聽完以後，苦笑說道：「孟兄、焦兄，你們可曾看見那第二粒祛毒靈丹？」

孟贊與焦艮一齊搖頭，孟贊並駭然問道：「秦姑娘何以有此一問？難道你認爲我柳大哥竟……」

秦文玉以一聲苦笑，截斷孟贊話頭，雙眉緊蹙，正色說道：「我聽了你們所作敍述，認爲以柳延昭之俠骨豪情，絕不會聽任蕭克英以身試藥，此舉必有花樣，另具深切涵意……」

孟贊道：「我也有這種感覺，但……但秦姑娘認爲柳大哥的涵意何在？」

秦文玉嘆道：「可能這其中的涵意甚多，但我希望你柳大哥不是在用一個『激

』字……」

焦艮問道：「激？柳大哥到底是在激誰？……」

秦文玉尙未答言，孟贊已自搶先發話，接口說道：「自然是激蕭大妹，我就覺得柳大哥有點生怕蕭大妹不肯服下那解毒靈丹模樣？……」

焦艮不解道：「爲什麼要激呢，難道那粒解毒靈丹是假的？」

秦文玉說道：「靈丹是眞是假，只要我來替蕭姑娘解開黑甜睡穴，一看她體內情況便知，但按照情理來說，若是假藥，柳延昭毋須如此煞費苦心，若是眞藥，便……便相當令人爲你們柳大哥焦慮担憂的了……」

這位「巾幗之雄」，着實極對柳延昭關懷，說到後來，嬌靨上已佈滿了沉重神色……

孟贊嘆道：「由於我曾替蕭大妹診過脈象，發覺她體內氣血平和，彷彿奇毒已祛，只怕秦姑娘所慮，是事實了……」

焦艮起初尙有點茫然，但內蘊極厚，聰明絕頂，經過一番思索後，向秦文玉瞿然問道：「秦姑娘，你……你是不是担心我柳大哥根本就沒有第二粒解藥？……」

秦文玉螓首連點，憂形於色地，嘆了一聲答道：「『九爪鷹王』戚九淵既仗恃奇毒害人，則對這種獨門解藥，必定視如拱璧，不知何人費盡苦心，弄來一粒，送給你柳大哥，他若自己先行服用，恐怕蕭姑娘安全有慮，若讓蕭姑娘先服，又怕蕭姑娘不肯佔這種便宜……」

孟贊點頭道：「秦姑娘分析得合情合理，你大概料對事實，也猜中我柳大哥的內心深意！」

秦文玉從一雙妙目中閃射出充滿智慧，以及對柳延昭欽佩的神光，緩緩說道：「柳兄萬般無奈，只好重人輕己，設法編造了一套善意謊言，哄騙得蕭姑娘服了那顯然只有一粒的解毒藥物，然後點了她『黑甜睡穴』，以吸引你們注意，自行悄然離去！」

孟贊道：「照秦姑娘這樣分析，柳大哥的去向，也不難猜測的了。」

他因看出秦文玉對柳延昭頗爲欽佩，稱謂上也改了「柳兄」，遂在「我柳大哥」中，也減掉了一個「我」字。

秦文玉頷首說道：「柳兄去向，不問可知，如今我爲蕭姑娘解開『黑甜睡穴』，證實她是否完全解毒，再定策應柳兄之計。」

話完，便替蕭克英解開睡穴，等她醒來，仔細一察脈象，並由蕭克英運氣行功，遍搜臟腑，果然發現先前所中奇毒，已告完全祛解！

蕭克英明瞭了事實經過後，不禁垂下了兩行珠淚。

流淚的原因有二，一是感激柳延昭重人輕己的深厚恩情，二是覺得自己竟搶服了唯一解藥，心中有些慚愧！

秦文玉道：「蕭姑娘……」

蕭克英一睜大眼，含淚說道：「秦姊姊，我才十九歲，大概比你要小一點，你若看得起我，便叫我一聲『英妹』！」

秦文玉嫣然一笑，伸手把蕭克英自榻上扶起，溫言說道：「英妹不必難過，我們如今應該先決定一件事兒，你和孟兄焦兄，是否遵從柳兄留書，在此等他一月，演練甚麼『醉酡四式』？」

焦艮一旁問道：「秦姑娘，你是否認爲柳大哥已遠去『小興安嶺』，追尋『九爪鷹王』戚九淵等，設法解決他自己所中之毒？」

秦文玉道：「這是當然之事，應該百分之百不會差錯。」

蕭克英挑眉道：「『尊天會』嘯聚豪雄，聲勢無倫，柳大哥再强也只是一條孤行神龍，何況他還奇毒在身，不能盡量施展內力，在這等情況下，自然應該立刻對他追蹤策應，那裏還有時間，練甚麼『醉酡四式』呢？」

秦文玉看了蕭克英一眼，深以爲然地，點頭道：「英妹說得對，但此去『小興安嶺』，是萬里長程，歧途無數，我們應該怎麼追法？分追則實力太散，合追則又機會不大……」

蕭克英接口道：「玉姊別客氣了，你是統帥，請全權決定一切，小妹和孟二哥、焦三哥一定服從節制！」

由「秦姊姊」變成「玉姊」，顯然更親熱了，她們是水乳交融，十分投契！

秦文玉遂不再客氣地，微一思索，正色說道：「這樣如何？在未出『山海關』之前，我們分途追趕，出關之後，因一來路生，二來敵衆，便不宜分散的，應該合力行事！」

孟贊道：「合理，高明！請秦姑娘規定細則，俾便遵循！」

秦文玉笑道：「我們共僅四人，也不宜過於分散，乾脆我與英妹，孟兄與焦兄，分爲兩路，途程也無法硬性規定，各憑靈感追蹤，由於『九爪鷹王』戚九淵，身爲北六省綠林總魁，又須爲『尊天會』吸收黨羽，沿途多向黑道豪雄，暨武林中成名高手注意，總有些蛛絲馬跡可尋，但不論收穫如何，均必須於十日之內，趕到『山海關』口，彼此相會，交換所得資料，再行合力辦事！」

孟贊、焦艮見秦文玉指揮得井井有條，一齊點頭心服！

蕭克英自然更是唯她「玉姊」之命是從。

孟、焦二人中以孟贊比較來得性急，見計劃已定，遂立向秦文玉、蕭克英抱拳說道：「事關柳大哥安危，貴乎接應神速，我們先行一步，大家『山海關』見！」

話完，便欲飄身……

蕭克英目光一瞬，急急叫道：「孟二哥，你的『金剛倒』酒葫蘆還沒帶呢！」

孟贊苦笑道：「柳大哥身中奇毒，萬里獨行，策應之急，實如星火，我沒有心情逍逍遙遙地，再喝酒了！」

一面說話，一面已與焦艮二人，轉身急步而去。

秦文玉目送焦孟二人，向蕭克英點頭含笑說道：「柳延昭本人確實一身俠骨，萬丈豪情，才會收下這樣兩條血性漢子，作爲兄弟！」

蕭克英道：「玉姊，我行囊早已收拾妥當，我們也快走吧，柳大哥輕功超人，脚程絕世，他若無事羈絆，我們恐怕絕難追得上呢？」

秦文玉秀眉微軒，「哦」了一聲，目閃神光道：「是這樣麼？等柳兄奇毒全祛，可以儘量施展功力後，我倒要領教領教，與他一較輕功身法！」

蕭克英悄然一伸舌尖，知道這位「玉姊」，心高氣傲，絕不服人，自己以後說話要特別小心，免得引起甚麼無謂誤會！

這一位「巾幗之雄」，和一位「妙姹金剛」也走了，但她們走得對麼？

錯，完全錯！秦文玉立意雖佳，策劃雖好，却不知有一項根本上的錯誤！

她們與孟贇，焦艮兩路分兵，拚命往「山海關」方面急追，企圖接應柳延昭，却不知柳延昭尚未離開伏牛山，就在數十里內！

便由於柳延昭孤獨，無助，又身中奇毒，無法盡展功力，竟遭遇奇險，幾乎喪盡俠名，把蓋代英雄，化作南柯一夢！

柳延昭點了蕭克英「黑甜睡穴」，移轉孟贇、焦艮注意，在桌上留書之後，便悄悄閃出酒庫！

如今，他覺得一身輕快！

因爲蕭克英服下獨門解藥，奇毒已祛，不會再受「九爪鷹王」戚九淵控制，自己可以單獨一闖遼東，放開手脚，與「尊天會」羣凶，放手一鬥……

但剛剛想到此處，又復眉頭深蹙！

他是想起自己體內所中奇毒，不知究竟還有多久才會發作？以及在發作以前，會影響多少功力發揮？

想到此處，柳延昭足下加快，懷着一縷輕烟般，馳出「金剛寨」，立即尋個僻靜所在，調氣行功！

氣調龍虎，功行十二重樓以後，柳延昭雙目微睜，心中有一份安慰，但也有一份憂慮！

安慰的是體內之毒果然約莫要到兩個月後，才會發作！

憂慮的是他在這兩月之中，自己不宜過用眞力，否則，可能會使體內毒力提前或是立即發作！

換句話說，自己的一身功力，必須打個七折，遇上强敵時，只能以七分功力應敵，而要以三分功力，控制體內奇毒！

這種情況，遇上尋常人物，自然仍有餘裕，但若遇見司馬玉人那等罕世勁敵，便會覺得相當掣肘，處於不利地位。

柳延昭把自己身體情況，澈底了解後，舉步上路，並作了一項決定。

這決定是：第一、儘量少管閑事，先追上「九爪鷹王」戚九淵等設法弄得解藥，使自己恢復正常狀況！

第二、萬一遇上岔事，躲避不開，也應儘量隱匿身份，務以智取，不以力勝：

想到此處，他又想起贈送自己一粒解毒聖藥的白衣少女來……

這位女郎够美，功力够高，姓名中，又有一個「玉」字，容貌更令自己有似曾相識之感，她究竟是何身份？

起初，自己還對她所贈解藥的靈效程度，略有懷疑，但蕭克英服後，六脈平和，奇毒盡祛，足證眞是「尊天會」所煉奇毒的獨門解藥！

如此一來，這位「玉姑娘」，更成了謎般人物，她怎能從司馬玉人，或戚九淵手中，弄到這難得藥物？

她又爲何特垂青睞地，把這靈藥，贈送自己？

尤其，她自稱與「巾幗之雄」秦玉文，有誓不兩立之仇，更令人猜不透她的身份？

自己雖未見過秦文玉，但從江湖人物口中，巳知這「巾幗之雄」，是位功力奇高，具有天人顏色的絕代嬌娃。

秦文玉，在暗助自己，另一位姓名與「玉」有關的白衣絕色美女，也在關垂自己……

但這兩位青眼相垂的絕代嬌娃，却又偏偏是誓不兩立之仇，豈非情況錯綜複雜到了極處？

謎底解測不開，心中自然便覺得好不自在，十分難受！

於是，柳延昭足下跑得更快了，他不單要藉疾馳所獲的兩腋清風，略減心頭煩悶，他並想追上人……

當然，他想追上司馬玉人、戚九淵，最好是未到對方的巢穴——小興安嶺，甚或未出「山海關」前，便解決自己最嚴重的切身問題，但也希望追上白衣贈藥的「玉姑娘」或是巧遇「巾幗之雄」秦文玉！

因爲無論遇見「玉姑娘」，或秦文玉二者之一，他都可以解開部份疑團，使心中舒服一點！

數十里山路，如飛而逝……

柳延昭沒有白跑，他終於遇上了人，遇上了一位「玉姑娘」！

但這位「玉姑娘」，不是第一塊「玉」——「巾幗之雄」秦文玉，不是第二塊「玉」——贈藥白衣美女，而是他盼望之外的第三塊「玉」！

地點，相當美，是在一座有花有樹，有泉有瀑，地勢幽靜的洞府之外。

情調，相當美，洞府之外，飛瀑之旁，平石之上，蒼松之下，有位白衣長髮女子，正在獨坐吹簫！

雖然，這長髮白衣女子，是背對柳延昭，但柳延昭奕奕風神，瀟洒絕世，是脂粉叢中的過來人，見過女子太多，僅僅從簫聲，背影等韻緻之上，便可斷定對方，生具天人姿色！

天下美女不多，何況這白衣女子的背影，與那位贈藥之人，太相似，幾乎毫無二致。

故而，柳延昭本從斜方馳過，因聞得簫聲太美，竟忘了自己剛剛擬定的絕不多事宗旨，而稍爲折向尋來！

並在才見白衣女子背影，一聲意外驚喜的「玉姑娘」，業已脫口叫出！

石上白衣女子簫聲停奏，長髮一甩，以一種極甜極脆，極富媚力的磁性語音，回頭嬌笑說道：「是那位江湖舊識，特來相尋，你居然知道我會在這『青玉別府』，小作勾留，委實太難得了！」

對方頭還未回，柳延昭耳根巳熱，知道認錯了人！

因爲贈藥的那位「玉姑娘」，語音也是這麼脆，也是這麼甜，但却沒有松下吹簫人所特具的這種磁性媚力！

等到臉兒回過，雙方均覺得眼前一亮，並均覺一呆！

柳延昭宛如玉樹臨風的倜儻英姿，在當前武　中，足稱第一美男子，故而雖是

陌生，也令那松下白衣美女，看得爲之一呆。

而柳延昭這一呆之故，則比較有點特別！

他是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之人，自然不是爲了對方的美艷姿色發呆！

他是幾乎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

因爲這白衣長髮美女的身材方面，巳與贈他靈藥的「玉姑娘」，極爲相似，但容貌方面，居然也有九分相像。

所謂有「九分像」，自然有一分差別，就憑這一分差別，才使柳延昭知道不是一人，也構成了他的發呆緣故！

何況，這一分差別，並不是「不像」，只是新見白衣美女，比前見「玉姑娘」，多了兩點東西！

第一點，多的是年齡，依柳延昭的估計，面前的白衣美女，約莫有花信年華，至少要比對自己贈藥，聲稱與秦文玉誓不兩立的「玉姑娘」，大上三四歲光景……

第二點，與第一點有相當關聯，面前的白衣美女，比那位「玉姑娘」，多了一份女人最迷人的成熟韻緻！

換句形容詞，這位是盛開桃花，那位是新綻梅蕊，這位是成熟櫻桃，那位是含苞荳蔻！

雙方一怔之後，那位手執玉簫的白衣美女，首先綻開她成熟迷人笑靨，吐露出磁性媚人語音，目注柳延昭道：「尊駕怎麼知道我是玉姑娘？我玉嬌娃的江湖舊識雖多，好像其中還沒有尊駕這等風神奕奕的絕世人物！」

好像伙，够豪爽，才一見面，就說出自己叫做「玉嬌娃」，並對柳延昭極度誇讚——

柳延昭雖頗倜儻，也覺耳根微熱，一抱雙拳，窘然笑道：「對不起，我是認錯了人……」

玉嬌娃輕輕「哦」了一聲，仍把兩道美得驚人，媚得撩人，更大胆得懾人的似水目光，盯在柳延昭白中微紅，越發秀美的俊臉之上，揚眉問道：「請教一聲，尊駕是把我當成了哪一位『玉姑娘』？那位『玉姑娘』，是不是你的心上人？她長得頗像我麼？」

柳延昭認錯了人，心中慚愧，本想快點離去，但聽得玉嬌娃如此一問，却又把他問出興趣！

興趣不是在「她是不是你的心上人」，而是在「她長得頗像我麼」？

柳延昭眞不相信這世間竟有如此身材、相貌完全絕似之人，遂向玉嬌娃點頭答道：「像，像極了，無一不像，玉姑娘可有一位孿生妹子？」

玉嬌娃睫毛閃處，眼波流動地「哦」了一聲笑道：「原來你要找的那位玉姑娘，比我年輕……」

柳延昭頗懂女孩兒心理，不願說玉嬌娃比較年長，以巧妙言詞，含笑說道：「她不及玉姑娘來得成熟！」

玉嬌娃嫣然一笑，風情萬種地，目注柳延昭道：「尊駕眞好詞令，請教上姓尊名？」

柳延昭尚未獲得答覆，未便遽行，只好應聲答道：「在下姓柳，小字延昭。」

玉嬌娃悚然一驚，目光閃處，向柳延昭全身上下，又仔細盯了幾眼，秀眉雙揚，含笑問道：「柳大俠就是俠蹤經常在江南一帶，但巳名滿八荒的『乾坤聖手，四海遊龍』？」

柳延昭想不到自己平素並不炫耀，但在江湖中的知名度，却巳不小，遂苦笑一聲，搖頭說道：「柳延昭一介武林俗士，功藝薄弱，姿質平庸，不敢當江湖中好事人物的過份謬讚！」

語音至此頓住，目注玉嬌娃道：「玉姑娘尚未賜告，你究竟有無一位和你身材相貌，均極相似的妙齡胞妹？」

玉嬌娃搖頭笑道：「柳大俠要失望了，我是獨女，並無兄弟姊妹……」

柳延昭聞言，方自一抱雙拳，玉嬌娃又復笑道：「柳大俠不要急，你且把和那位不知名的『玉姑娘』的結識經過，對我一說，或許我便能判斷出她的來龍去脈？因爲玉嬌娃別無所長，對當今武林情事，和特殊人物，却均瞭如指掌！」

柳延昭想起她一聞姓名，便知自己來歷之事，便知玉嬌娃可能不是虛言……

玉嬌娃見柳延昭略帶遲疑，不禁噗哧一聲，失笑說道：「柳大俠遲疑甚麼？大丈夫『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就算你對那位『玉姑娘』的姿色愛好，起關睢好逑之念，也不是甚麼說不出口之事，或許我能代牽紅綫，作個現成媒人，也說不定？」

柳延昭被她一激，加上亟欲表白，遂搖頭說道：「玉姑娘全猜錯了，反正長途追蹤，不在乎一時片刻，我便對玉姑娘說上一說，能獲指教最好！」

玉嬌娃回身揖客，指着松下那方青石嫣然笑道：「洞中狹隘，我就在石上待客，柳大俠請坐。」

既要詳談，自然是坐下方便，柳延昭便抱拳一謝，如言在石上坐落！

石上原有一隻極爲精美的「汝窰」青花茶壺，但却只有一隻小巧茶盅，玉嬌娃取起茶盅，傾去餘瀝，並從懷中抽出素巾，擦拭乾淨後，提壺斟了一盃茶兒，雙手捧向柳延昭道：「深山客來茶當酒，這是我自烹的『松子茶』，奉敬一杯，藉以潤喉，柳大俠不嫌髒吧？」

主人情意，如此慇勤，加上又眼見對方把杯兒拭淨，柳延昭那能推却？只得接過杯兒，呷了一口，果覺滿口清香，的確是上乘妙品！

玉嬌娃此時也收斂了些她蕩落迷人韻致，神色一正，目注柳延昭道：「柳大俠請道其詳，你是怎樣與那位『玉姑娘』結識？這樣苦苦追她，目的又復何在？」

柳延昭遂把參與「金剛寨」所舉行的「霸天大會」各事，絲毫無隱地，向玉嬌娃說了一遍，話完並苦笑道：「玉姑娘如今該知道我不是追那『玉姑娘』，而是要追司馬玉人和『九爪鷹王』戚九淵等，只因你與那位『玉姑娘』身材相貌，均極相似，才冒昧動問一聲而已。」

玉嬌娃靜靜聽完，向柳延昭點了點頭，緩緩說道：「柳大俠既非對那位『玉姑娘』情有獨鍾，苦苦追蹤，便無所謂，因爲我自詡對當世武林人事，所知極廣，但却偏偏不知道有個和我身材相貌，極爲彷

佛，姓名之中並也有個『玉』字的妙齡美女……」

柳延昭見玉嬌娃毫無所知，不禁微覺失望，正待開口，玉嬌娃突然又復嬌笑說道：「柳大俠，古人諺語，多爲經驗之談，每有奇趣，你今日所遇，正合了兩句話兒，就是『失之東隅，得之桑榆！』」

柳延昭聽得一怔道：「玉姑娘此話怎講？」

玉嬌娃笑道：「柳大俠不必再遠出關東，去追那司馬玉人，和昔爲北六省綠林魁首，今爲『尊天會』總堂主的『九爪鷹王』戚九淵了！」

柳延昭道：「莫非玉姑娘知道他們去向，不曾回轉關外『小興安嶺』？」

玉嬌娃道：「我對他們去向，毫無所知，但柳大俠追踪之意，不是在設法取得靈藥，袪解你臟腑間所中奇毒麼？」

柳延昭頷首道：「當然，奇毒在身，無事不受人制，必須先設法……」

他的話猶未了，玉嬌娃便嬌笑一聲，接口說道：「柳大俠，又有兩句俗語來了，叫做『眼前有佛，何必西天』？」

柳延昭大出意外地，睜大了一雙俊目，向玉嬌娃詫聲問道：「玉姑娘言中之意，是你能解袪我臟腑間中的奇毒？」

玉嬌娃微微一笑，伸手入懷，取出一粒朱紅蠟丸，向柳延昭揚眉說道：「柳大俠，那位『玉姑娘』送了你，你却捨已轉人，轉送給『妙姹金剛』蕭克英服用的解毒妙藥，是不是這種丹丸？」

柳延昭目光注處，雖然看不見丸內情況，但那朱紅蠟丸外殼，却與另一位「玉姑娘」所贈送的，毫無二致！

他有點迷惑，有點覺得頭腦暈眩！

「尊天教」所煉奇毒的獨門解藥，應該在「少會主」司馬玉人或「總堂主」戚九淵的身邊才有，先前所遇的那位「玉姑娘」，居然會有了一粒，已頗令人驚詫！

如今，這位玉嬌娃「玉姑娘」，也有一粒，兩位玉姑娘的身材相貌，有百分之九十相同，只在成熟風韻上，略有差別，但兩人偏偏又不是同胞姐妹！

這些太巧，而又太不巧的問題，眞把柳延昭弄得頭暈腦脹！

玉嬌娃把那粒朱紅蠟丸，遞向柳延昭，見他不曾伸手來接，便「咦」了一聲，秀眉微揚問道：「柳大俠，你在客氣甚麼？那位『玉姑娘』能送你一粒解藥，我這位『玉姑娘』難道就不能也送你一粒？」

柳延昭俊臉微紅，窘然說道：「我和玉姑娘萍水相逢……」

玉嬌娃以二聲嬌笑，截斷柳延昭的話頭說道：「不錯，我和你是萍水相逢，但那位『玉姑娘』呢？她難道是你的舊相識，不是甚麼『雲度寒塘，風來水上』地素無關涉？」

柳延昭的一張俊臉，越脹越紅，覺得接又不是，不接又不是……

玉嬌娃秀眉忽蹙，幽幽一嘆，搖了搖頭說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柳大俠身游險惡江湖之中，愼重一些，原是對的，只怪我太……太熱心，有……有點太冒昧了！」

說到後來，語音已顯含悲抑，那隻遞藥素手，也慢慢縮了回去。

手縮不及數寸，掌中朱紅蠟丸，已被柳延昭伸手奪了過去！

玉嬌娃似出意外地，驚「咦」一聲，目注柳延昭說道：「柳大俠，你……你這是……」

一句話兒尚未說完，柳延昭已捏碎朱紅蠟丸，把殼內藥丸，毫不遲疑地，吞服下喉！

玉嬌娃急叫道：「柳大俠，『四海游龍』藝精文武，學究天人，你不會不懂得藥性，請你先看看是否解毒聖藥，然後再加服用，在這險惡江湖中，眞所謂『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

話方至此，柳延昭已把那粒丹藥服下，含笑說道：「玉姑娘，慢說你看得出這是粒極好靈丹，便當眞是粒穿腸毒藥，我也……」

玉嬌娃不等他話完，便風情萬種地，嫣然一笑接道：「我和柳大俠素無嫌隙，決沒有任何理由，會拿甚麼穿腸毒藥來害你……」

語音至此略頓，站起嬌軀，向柳延昭含笑說道：「柳大俠請在此靜坐用功，運氣流傳周身，使藥力加速發揮，我去整頓一點可口酒菜，略爲欵待嘉賓！」

柳延昭本不想在此再多勾留，但新承玉嬌娃贈藥之德，又怎好意思板起面孔，來個說走就走？

玉嬌娃太以玲瓏剔透，彷彿懂人心意，與柳延昭目光一接，便微笑說道：「柳大俠不必客氣，我對你久仰俠名，遂思交結，但知你奇毒既解，急於回轉『金剛寨』報訊，使蕭克英和孟焦兩位盟弟放心，故而也不邀你入洞勾留，就在這松下石上，幾杯水酒，片刻清談，彼此便雲散東西，再圖江湖後會的了！」

她話兒說得太以漂亮，使柳延昭推無可推，只得抱拳笑道：「多謝，多謝，但請玉姑娘不要過份費心……」

玉嬌娃笑道：「柳大俠請用功吧，大概片刻之後，便可知道這解藥神效！」

話完，她柳腰欵擺，邁動了春風俏步，走向洞府之內。

柳延昭如言靜坐，提氣行功，流轉周身，果覺藥力到處，奇毒全袪，但身上却似乎多了一種懶洋洋的滋味！

片刻之後，玉嬌娃端了一隻玉盤，從洞內走出。

盤中，是一把玉壺，兩隻玉杯，和四小碟精美酒菜。

她走出石前，向剛剛把一遍功行作罷的柳延昭含笑問道：「柳大俠，藥效如何？你隱藏在臟腑間的奇毒可曾全袪？」

柳延昭道：「多謝玉姑娘，奇毒已然全袪，但是身上似有一種懶洋洋的思眠感覺！」

玉嬌娃道：「不要緊，這是毒力新袪的自然現象，柳大俠只要把我以七種妙藥合釀的『回春甘露』飲上幾杯，包管便精神煥發，龍精虎猛！」

她一面露笑發話，一面已傾了一杯酒兒遞過。

柳延昭此時那裏還會對這玉嬌娃再存任何戒心！見那酒色淡綠，清香挹人，遂入口一嚐，失聲讚道：「好酒，好酒，想不到這『回春甘露』，竟比『金剛倒』的

風味更美！」

玉嬌娃笑道：「好處多呢，柳大俠要慢慢品嚐，才識滋味，這『回春甘露』的別名，恰好與『金剛倒』相反，叫做『金剛不倒』！」

柳延昭問道：「『金剛不倒』？是不是這『回春甘露』的酒性溫和，使人百杯不醉？」

玉嬌娃銀牙微咬下唇，皺眉微揚，「噗哧」一聲笑道：「百杯？任何鐵錚錚的漢子，最多三杯……」

說至此處，她忽然頓住話頭，一面執壺向柳延昭杯中添酒，一面嬌笑迎人地，緩緩說道：「柳兄，我們這風萍偶合，也算前緣，你有沒有甚麼事兒，需要小妹爲你服務效勞呢？……」

稱呼換了，由「柳大俠」轉成「柳兄」，並自稱「小妹」，目光更柔情似水地，向柳延昭含笑擧杯。

柳延昭一來因解毒靈藥，毫無差錯，二來胸襟素豪，遂未曾注意到玉嬌娃的眉梢眼角，時露春情，言語間，也每每隱含別意……

見她擧杯敬酒，柳延昭便毫不考慮地，把第二杯「回春甘露」，一傾而乾！

並由於玉嬌娃問起有無需要她服務效勞之處，柳延昭的腦海中，遂浮現一首七絕詩兒：

那就是「醉酡道士」留在「金剛寨」酒庫中的：「七煞尊天啓重憂，醉酡邋遢未能休，多年賓主慇勤意，留贈朱紅舊酒籌！」

這時，恰好玉嬌娃在深注秋波，滿臉含笑地在替他斟上第三杯「回春甘露」！

柳延昭想起玉嬌娃曾自詡對當世武林的有名人物，和各種大事，幾乎無所不知，遂揚眉問道：「玉姑娘，你知不知道所謂『七煞，都是些什麼人物？」

這句話兒，問得玉嬌娃幾乎中斷了爲柳延昭斟酒之擧，面帶驚容地，看着他失聲問道：「『七煞』？柳兄你問起『七煞』則甚？你對『七煞』之中，聽過，或是認識幾『煞』？」

柳延昭赧然道：「我遊俠未久，見聞甚陋，連一煞之名都未曾聽過，當然更談不到甚麼認識，才向玉姑娘請教。」

玉嬌娃「哦」了一聲，神色頓弛地，嬌笑說道：「柳兄，你問對了，對於所謂『七煞』，我可說知之甚詳，來來來，我們一面慢慢品嚐這『回春甘露』，一面細說『七煞』！」

柳延昭聽得玉嬌娃竟能細說「七煞」，心中大喜，又擧杯飲了一口。

玉嬌娃秋波轉處，瞟了柳延昭一眼，嬌笑說道：「所謂『七煞』，可以用七個字作爲代表，就是『酒、色、財、氣、天、地、人』。」

柳延昭爲之一怔，目光抬處，與玉嬌娃柔情似水的眼波一觸，突然覺得有點臉上發熱，心中發慌，彷彿不太自在。

他趕緊一面收懾心神，一面向玉嬌娃詫聲問道：「甚麼叫『酒、色、財、氣、天、地、人』？玉姑娘能否明白指敎，請說得詳細一些，他們是不是七位與『尊天會』同樣覬覦武林霸業的蓋世魔頭？」

玉嬌娃笑道：「說他們是七位身具絕藝的蓋世魔頭，倒無不可，但其中有些人却獨善其身，自得其樂，似乎對武林霸業，沒有多大興趣！」

柳延昭道：「玉姑娘可否把所謂『七煞』，一一賜告？……」

玉嬌娃先是點了點頭，忽又眼波流動地，看着柳延昭笑道：「柳兄，你既對『七煞』，毫無所悉，却怎會知道『七煞』之名？」

柳延昭因想向玉嬌娃請敎，遂只得把那首「七煞尊天啓重憂，醉酡邋遢未能休……」的詩兒，向她背誦一遍。

玉嬌娃聽得妙目中精芒連閃，揚眉嬌笑說道：「妙極，妙極，原來『醉酡道士』與『邋遢和尙』，不甘寂寞，又入江湖，這一來，加上企圖染指武林霸業的『尊天會』，『翻天七煞』兄妹，可眞够熱鬧的了！」

柳延昭聽了「兄妹」二字，又向玉嬌娃問道：「玉姑娘，所謂『翻天七煞』之中，還有女的？」

玉嬌娃又向柳延昭擧杯敬酒，並嫣然一笑說道：「何止有女的，『翻天七煞』中，有一位紅粧怪客，和一位絕代嬌娃，柳兄且進『回春甘露』，聽我細說。」

柳延昭平日酒量甚好，今日却覺得彷彿略有酒意，遂擧杯淺淺呷了一口，目注玉嬌娃道：「玉姑娘，何謂『酒煞』？」

玉嬌娃一笑道：「『酒煞』複姓東方，單名一個『白』字，外號人稱『金杯追魂』……」

柳延昭接口道：「『金杯追魂』？這個外號好怪……」

玉嬌娃搖頭道：「一點不怪，因爲東方白所用的獨門兵刃，便是一大三小，四隻金杯，他平日並用那『大杯』飲酒，約莫十巨觥後，便夢入酒泉，與劉伶、阮籍，暢飲流連，不知東方既白！」

柳延昭皺眉道：「好酒之人，天下極多，東方白何以稱『煞』？莫非這位『金杯追魂』的心性殘忍，手下太黑？」

玉嬌娃笑道：「這『金杯追魂』東方白在未飲酒前，只是性暴，高傲，手下不黑，開始飲酒之後，更暴性立斂，變得和善異常，但只消飲滿第七金杯，雙目中便佈滿紅絲，成爲無可理喩的凶神惡煞！」

柳延昭笑道：「這樣說來，最好使那東方白經常飲酒，只是微醺，或在飲到第七杯前，已告醉倒！」

玉嬌娃道：「談何容易？東方白酒量極豪，不喝到第十杯，決不會醉，但到了第七杯上，人已發狂，故而，他每次都是在發狂後便殺人發洩，然後再補飲三杯，酩酊大醉！」

柳延昭道：「他那隻能當兵刃的『巨大金杯』，可以容酒多少？」

玉嬌娃略一尋思答道：「似乎足可容酒五斤！」

柳延昭自鼻中「哼」了一聲，劍眉雙揚說道：「若有機緣，我倒可以爲這『金杯追魂』東方白，引介一位飲酒對手，和極烈佳釀，或許可以使他在七杯未滿便即醉倒！」

玉嬌娃失笑道：「果眞如此，那倒是件妙事，因爲『金杯追魂』東方白，自封『喝遍乾坤無敵手』，曾當衆宣言，只要

有人能以酒量勝他，他便立即摔碎金杯，戒酒遁世！」

柳延昭道：「好，『酒煞』已知，『色』……」

「色」字才出，柳延昭便眉頭微蹙，截口不語。

因爲他忽然想起，若談「色煞」，必有無限春光，言辭中難免旖旎，玉嬌娃會不會有所碍難，說不出口？

他語音方頓，玉嬌娃竟似和他心意微通地，含笑道：「柳兄，我們暫時跳越一下，把這『色煞』移到末尾再說如何？」

柳延昭頷首說道：「次序無關，玉姑娘請隨意斟酌，若有碍難之處，便不說也罷！」

玉嬌娃舉杯屬客，風情萬種地，「吃吃」嬌笑說道：「說，我一定說，但到了末後，我也許換個花樣，向柳兄貢獻一種別具妙趣的新奇陳述方式？……」

柳延昭被對方那種美得誘人的成熟風致所醉，突覺心中一蕩，有點把持不住……

他趕緊猛轉話頭，目注長天，深深吸了一口清氣道：「請敎『財煞』？」

玉嬌娃彷彿若有深意地，向柳延昭胸腹間瞟了一眼，含笑答道：「所謂『財煞』，是位紅粧怪客，她叫『吝嗇夫人』錢太眞！」

柳延昭訝道：「這外號又怪，怎麼叫『吝嗇夫人』？……」

一語未畢，恍然笑道：「哦，我明白了，她的名號，互有關聯，把錢看得太眞，自然『吝嗇』，而性愛揮霍，不知『吝嗇』之人，也往往不能成爲財閥巨富！」

玉嬌娃笑道：「柳兄，錢太眞擁有的財富，眞堪敵國，但你大概猜測不出她會『吝嗇』到甚麼地步？……」

柳延昭搖頭道：「這倒難猜，一般所謂『吝嗇』，不過是食避免請客，不肯花錢而已，像錢太眞既富堪敵國，但不會『吝嗇』到節衣縮食地步？……」

玉嬌娃「哼」了一聲，以一種不屑神色說道：「豈止節衣縮食，連她丈夫都被她『吝嗇』得只有色慾支出，沒有滋補收入地，活活癆疾而死！」

柳延昭避免談到色情方面，劍眉微皺問道：「她自己呢？」

玉嬌娃道：「這位『吝嗇夫人』錢太眞自己經常也衣不遮體，食不療飢，餓得花容月貌，消失無存，變成皮包骨頭的癆病鬼了！」

柳延昭道：「這樣說來，那『吝嗇夫人』錢太眞，縱然擁具敵國財富，又有甚麼用處？」

玉嬌娃嘴角微披道：「柳兄話雖不錯，但錢太眞愛財成癖，見錢必拐，只一聽得有甚奇珍異寶出世，更必千方百計，爭取到手，絕對不肯放過，她生來唯一享受，便是每月一次，要到她那秘密寶庫之中，摩挲無數金銀，並躺在翠枕玉床上，酣睡一覺！」

柳延昭搖頭道：「奇人奇事，柳延昭聞所未聞，可謂大開耳界！」

玉嬌娃舉杯笑道：「柳兄，飲酒。」

柳延昭因今日心中似乎對玉嬌娃的天人姿色，時起意馬心猿之念，遂不敢多飲，只舉起杯兒，輕輕沾唇喝了少許。

如今，他這第三杯「回春甘露」，約莫還有一半光景。

柳延昭心想玉嬌娃强行勸酒，自己不忍過拂其意，遂趕緊搶先說道：「玉姑娘請說下去，那位『氣煞』，又是何人？」

玉嬌娃瞟他一眼，梨渦雙現地，嫣然嬌笑說道：「所謂『氣煞』，姓廉，名不和，外號人稱『霹靂火』……」

柳延昭笑道：「七國爭雄的趙將廉頗，用兵雖精，已嫌傲暴，有失和緩從容之道，這位廉不和，定然號如其人，是個『霹靂火』的性格？」

玉嬌娃頷首道：「顧名思義，理所當然，廉不和睚眦必報，性暴無倫，受不得絲毫刺激，但他一根『霹靂棒』，和獨門『龍爪』，倒確是絕學，放眼武林，罕逢敵手！」

柳延昭不等玉嬌娃勸酒，先舉杯淺啜，含笑問道：「『天煞』如何？」

玉嬌娃道：「這『天煞』二字，聽來雖高，其實在『七煞』之中，最爲尋常，只因他名號中各有一個『天』字，拉來湊滿『酒色財氣天地人』之數而已。他姓沙，名天行，號稱『天台野叟』！」

柳延昭道：「『天煞』是『天台野叟』沙天行，『地煞』又是何人？」

玉嬌娃笑道：「這『地煞』比較特別，他對武學之道，只是一知半解，但對各種地形地物運用，尤其奇門陣法變化，却太以高明，他所居『燕山璇璣谷』中，若不主動迎客，誰也走不進去！……」

柳延昭聽至此處，劍眉微揚，含笑問道：「他既住在『燕山璇璣谷』，則這位『地煞』，莫非號稱『璇璣先生』？」

玉嬌娃飄送過一瞥迷人巧笑，秋波如水，點頭說道：「柳兄猜得差不太多，『地煞』叫做『璇璣狂士』公孫智！」

柳延昭嘆道：「非暴即狂，看來這『七煞』，均不好惹，難怪那位『醉酡道士』，有『七煞尊天啓重憂』之句……」

玉嬌娃道：「『七煞』之中，要講『難惹』，恐怕首推『人煞』！」

柳延昭「哦」了一聲，看看玉嬌娃，點頭說道：「我確實有這種感覺，因『人煞』二字，聽上去便有些陰森森的感覺，此人定必狂暴陰損……」

話方至此，玉嬌娃便截斷了他的話頭，嬌笑說道：「柳兄，這回你却僅猜對一半，『人煞』在『狂暴陰損』四字中，只佔二字，他雖極陰極損，但却一點不狂，一點不暴，看上去是那麼和藹可親，那麼易於相處，又那麼瀟洒漂亮……」

柳延昭嘆道：「玉姑娘，就憑妳這輕描淡寫的幾句話兒，便勾畫出了一個極可怖的輪廓，他姓甚名誰？是就叫『人煞』？還是另有外號？」

玉嬌娃道：「『人煞』姓萬名心玄，號『笑面人屠』，又稱『瀟洒殺手』。」

柳延昭把所聞名號，記述一遍，揚眉說道：「『金杯追魂』東方白是『酒煞』，『吝嗇夫人』錢太眞是『財煞』，『霹靂火』廉不和是『氣煞』，『天台野叟』沙天行，『璇璣狂士』公孫智和『笑面人屠瀟洒殺手』萬心玄，是『天、地、人』三煞，如今只剩一個『色煞』名號，要請玉姑娘指敎的了。」

（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六

溫涼玉・文
盧令・圖

神州無敵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狂徒含怒出手，以「玄天烏金掌」擊向蕭秋水，蕭秋水明知這一掌力的厲害，但仍鼓起全力接丅。燕狂徒不逞，乃漸漸將掌力撤回，豈料砰然一聲巨响，蕭秋水雙掌已在燕狂徒胸上擊個結實，袭無意，朱舜水，趙師容三人，見燕狂徒中掌，便不約而同夾攻燕狂徒，燕狂徒鼓其餘勇，力敵三人，卒之打傷袭無意，奪取綠竹杖，再迫退朱舜水，趙師容，然後轉身急逃，羣豪尾隨追去，爲蕭秋水所阻，燕狂徒終於逃脫，朱舜水見燕狂徒已逃，又逼蕭秋水交出「天下英雄令」，蕭秋水自然不肯，正在爭執時，金兵突然殺到，羣豪乃奮起抗敵……

叱咤風雲起　還我舊河山

唐方

朱舜水見蕭秋水身受重創，尚且指揮若定，心中又妒又恨，大喝一聲，一揚手、一爪向蕭秋水抓來。

蕭秋水猛吸一口氣，飛閃一丈，但全身傷口緊抽一痛，原來他剛才運用丹田之氣說話，已大大傷身，而今急閃之下，又牽動全身之痛。

就在這時，朱舜水那一爪，又到了眼前！蕭秋水眞個吃了一驚，那一爪不是明明避開了嗎，却不容喘息，劈面抓來！

說時遲，那時快，朱舜水的爪子，竟暴長一丈，抓中蕭秋水——却不是他的身子，而是把他懷中的令旂，「嘶」地抓了出來。

蕭秋水這才看清，原來爪子末端，繫有一鍊索，朱舜水拋出的是飛索鋼爪，是一件兵器，而並非眞個是他的掌爪暴長一丈。

蕭秋水這呆得一呆，「天下英雄令」已被這靈巧霸道的飛索鋼爪抓走。

朱舜水心中一喜，正想收爪，奪得「天下英雄令」就走，詎料半途一條絹布，「呼」地捲住了飛抓，扯在一起，兩不放手。

捲出彩絹的人當然是趙師容。

在戰鬥中的趙師容，更顯出一種明媚得令人怦然心動之風姿。

朱舜水大怒，叱道：「趙師容，還不放手！」

趙師容清越地笑道：「朱舜水，你唬得着別人，唬不到我。天下英雄令……誰搶到便是誰的！」說着一分神，只覺一股大力湧來，畢竟她內力不如朱舜水深厚，幾被奪去，不禁暗加留神。

蕭秋水眼見「天下英雄令」被奪，心中一急，當下不顧一切，長掠而起，向令牌撲去，朱舜水、趙師容不約而同都將絹、索一擰，引開蕭秋水之一撲。

這時三人各盡所能，竭力設法搶取「天下英雄令」。

朱舜水突然抽緊飛索，決意使着大力，把趙師容拉近身邊，殺了再說。

論內力深沉，趙師容確有不如，但論輕功，趙師容則輕如飛絮，她猝然放長絹帶，飛身而起，急取令牌。

朱舜水一凜，一掌迎空劈出，趙師容接過一掌，被迫落地，這時蕭秋水一劍斬向絹帶和鐵索，擬以他削鐵如泥的寶劍，斬了絹、索，令牌定必掉落。

趙師容、朱舜水怎讓蕭秋水得手，騰出空的一隻手，齊攻向蕭秋水，破解了蕭秋水的攻勢。

這三大高手，數鬭不下，「天下英雄令」依然在絹、索之上，無人奪得。

就在這時，長空一閃，一人大喝一聲，閃電般掠過。

當三人瞥見之刹那，那人已抓得「天下英雄令」，撲入人羣之中，挾着一聲大叫：「謝了。」遁去不見。

但在這快如閃電的瞬間，朱、趙、蕭的三掌，同時擊在那人背上，那人却頓也不頓，三人却同時候變了臉色，叫了一聲：「燕狂徒!?」

× × ×

燕狂徒居然身罹重傷之下，並沒有逃離，匿伏附近，在此刻急遽現身，奪了「天下英雄令」再走！

——這份狂傲！

——這種胆魄！

三人呆住。朱舜水罵了一句：「操他奶奶個熊！」

趙師容嘆道：「眞可惜！」

蕭秋水脫口道：「好氣魄！」

朱舜水頓時把滿腹怨氣，都彎在蕭秋水身上，當下「嘿、嘿、嘿」地笑了幾聲，掌勢微提，向蕭秋水行來。

蕭秋水知這人定不會放過自己，而自己又重傷未癒，心中驚顫，但絲毫不懼。

朱舜水走前三步，驀然頓住。忽然大笑三聲，鐵衣一閃，劃空而去。

× × ×

——朱舜水的武功，加上蕭秋水現在身負奇傷，要殺他本是不難，因何要走？

只聽蕭秋水道：「謝謝妳。」

他這句話是向趙師容說的。

趙師容淡淡一笑道：「好厲害的朱舜水。他向你迫近時，忽然警覺到我站在他背後，只要他一出手，就遭到我和你的前後夾擊……他不想冒這個險，而且也沒有勝算，當機立斷，立刻就走，連話也不多說一句，好厲害！」

蕭秋水誠懇地道：「若不是趙姑娘身上所激揚的敵對之氣凌及他背項，今番我決計逃不過他掌下。」

趙師容莞然道：「其實今日不是有你，只賸我一人，朱舜水也定必弒我。究竟誰救了誰，可說不定。」

蕭秋水沉默一下，即道：「論武功趙姑娘絕不在他之下，今日還是蒙姑娘相救……」說着闖入重圍，連殺數名金兵，却覺趙師容又到了他身邊，舉手投足間也殺了幾名金人，一面笑道：「至少我們還算同一條道上，不似朱舜水那般道不同不相為謀。你為漢邦願將書劍定江山，權力帮也是，只不過策略上不一樣而已；李大哥要求先統一後作戰，先安內始攘外，你主張併立作戰……」

蕭秋水大吼一聲，眼見一人，欲自背後刺殺胡福，及時掀出，一劍扎去，並道：「……至少我們都不是漢奸！」

趙師容在戰亂中依然風韻綽約，談笑風生。蕭秋水大發豪興，長聲喝道：「還我河山！神州無敵！」

衆人跟隨着一面吆喝，一面奮勇殺敵。蕭秋水又喝了一聲：「還我河山！」

豪俠又齊地喧天囂地接着嚷道：「神州無敵！」

× × ×

這一場長板坡的交戰，宋方在軍心大振之際，自然是勢如破竹，連連大捷。

這一來，羣豪中不乏愛國志士，當下風起雲湧，於此役中奮亢大志，要收復河山，向蕭秋水請命，武林亦應竭盡棉力，長驅中原，殺敵報國。

而正合乎蕭秋水報國之志。他率領這一羣熱血且有通天本領之士，到處打擊敵軍，確實作了不少非凡事，而且收復了不少失地，使一干數十年來自相殺戮的武林同道，團結起來，「拳打天下豪强，使弱者揚眉！脚踢四方惡霸，令寃者出氣！」並且招攬兵馬，準備會合岳飛大軍，直搗黃龍。

這些日子以來，倥偬兵馬，征人無淚，在殺伐中，運籌帷幄中，蕭秋水發揮了高度的練軍佈陣能力，成為金人胡虜震懾的一支「天兵」！

梁斗、孔別離、孟相逢、林公子、鐵星月、邱南顧、李黑、胡福、施月、洪華、大肚和尚、陳見鬼等人，一直隨蕭秋水東征西伐。分掌兵馬大權，從卒性闖蕩江湖，到為故國河山立下蓋世功名事業！

甚至連權力帮，聲威也漸不如，李沉舟雖一直也忙他的大事，一直未曾和蕭秋水再碰過面，但每於要緊關頭，亦派遣他座下愛將趙師容以及「刀王」兆秋息、「水王」鞠秀山前來相助。

這兩年來，蕭秋水自是成熟不少，兵荒馬亂，妻離子散，見得多了，心腸也硬了，每每想到蕭易人之死，總憶起李沉舟曾在峨嵋金頂上對他說過的話兒：「……我不殺你們（蕭秋水和皇甫高橋），除非他先殺了你，或者你先殺他之後……」蕭秋水直到此刻，才能瞭解李沉舟的深意！

但每逢征戰沙場，狼烟四起，紮營野地，羌笛凄奏的明月夜下，蕭秋水除了想起家人外，還總深念着唐方。

——唐方，唐方。

自從峨嵋山上之後，蕭秋水就沒有再見到唐方了。沒有魚雁。沒有訊息。唐方好嗎？「武林四大世家」「三大奇門」，只剩下了慕容、唐、墨三家。慕容家還有派出高手參與義軍，其中慕容恭因而戰死，墨家一直囿自為政，雖殺金兵，但向不跟外姓子弟戮力。唐門却一直沒有音訊。

——唐方，唐方，妳可安好？

這兩年來，狼烟處處，蕭秋水戎馬倥傯，幹出了不少驚世駭俗的大事，與一干結義兄弟，不受朝廷約束，但為國盡忠。義軍麾下，也有岳軍走散的兵將，更重用他們所長識，決勝千里。但在蕭秋水心中，這一切皆十分孤寞。軍中兄弟，一一逝去，江山代有才人出，長江後浪推前浪，

又是新的一批臉目出現。蕭秋水的心境，却在喊殺滿天之餘，有些老了。

「霜降碧天靜，秋事促西風。寒聲隱地，初聽中夜入梧桐。起瞰高城回望，寥落關河千里，一醉與君同。疊鼓鬧清曉，飛騎引雕弓。歲將晚，客爭笑，問衰翁：平生豪氣安在？走馬為誰雄？何似當筵虎士，揮手弦聲響處，雙雁落遙空。老矣眞堪愧！回首望雲中。」

吟及葉夢得詞，心中感慨，不能成眠。想當年闖蕩江湖，為一首詩趕三百里，為一頭小狗不惜大動干戈，鬬惡人，戰權力帮，挑戰朱大天王……他畢竟還是那「為騎駿馬而上京應試」的蕭秋水啊！

這時明月無限皎好，他猛憶起昔日與唐方並轡飲馬烏江時，唐方見到美麗的風景時，總是「呀」地清叫了起來，急着用手連拍他馬鬃，指給他看。可是馬騁馳何等之快，那美景一下便過去了。蕭秋水見唐方噘起了咀着急，便笑着縱韁回去看個究竟，有意是一樹清白的花，有時是一河塘的浮萍。

那時唐方就會說：「你看，好美，好美，那荷葉好大，」她生怕蕭秋水揣擬不出來，用手比給他看，「好大，好大的葉子，」她認眞地說着，眼瞳裏發出稚氣的光芒：「下雨時，可以當作雨傘。」說着駿馬一甩，她幾乎被抖下馬來，蕭秋水急忙疼惜地扶住，唐方雪白的臉，飛紅了一片……

那旖旎風光，而今都成了咫尺天涯，生死不知的罣念啊。蕭秋水只感到一種淡若荼氣的悲哀，氤氳心頭，久久不去！他合乎詩的個性，每每幾乎促使他扔下兵馬生涯，去蜀中尋找唐方，但前方緊急，他又不忍離棄為國盡忠的兄弟們。

蕭秋水長吟：「故都迷岸草，望長淮依然遶孤城。想烏衣年少，芝蘭秀發，戈戟雲橫。坐看驕兵南渡，沸浪駭犇鯨。轉眄東流水，一顧功成。」吟着吟着，心中生了一種强烈的意思：去找她，蕭秋水，去找她。

——或者，帶一干兄弟，暫離這慘絕人寰的戰場，無覊無促，翺遊一番……

（可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啊！）

——或者，孑身一人，黑馬伴青衫，作小小的愁隱……

（可是那待救的百萬生靈啊！）

蕭秋水拋不開、也放不下。想到昔年，神州初結義，當然沒現在千萬人同呼「蕭大哥」、「蕭盟主」的風光，但更雄姿英發，發足奔馬，濺水如雨，唐方在風中的烏髮舞揚起來，採了一雙菓菓……

（江南可采蓮呀！）

就在這時，蕭秋水忽然恍惚聞到一陣琴聲！依稀是琴音。眞的是琴韻！而且是揚琴輕奏「將軍令」之韻律！蕭秋水只覺一陣激動，喉頭一熱：心中不知呼喚了幾十聲：「唐方，原來妳果眞沒死，妳活得好好的！」這樂音正是昔年他在浣花劍廬，大戰「三才劍客」時，唐方和歐陽姍一合奏的，那時唐方彈的正是揚琴，彈的正是這闕曲子。

蕭秋水只覺心中一股熱流，淚奪眶而出，便再也按捺不出，簌簌而下。這時的蕭秋水，歷年來輾轉苦戰生涯，已不似當年玉樹臨風，涵塵不沾的樣子，而成了滿腮鬍子，風塵滿臉，惟雙眉仍飛揚，雙目仍有神！

蕭秋水遁聲尋去，心中一股熱流，不住冲擊着自己，心中正千喊萬呼：「唐方，唐方，只要一見，我死也情願。」唐方在那裏？——月色下，只聞琴韻，不見伊人。

此刻蕭秋水的武功，已非昔可比。他的浣花劍法，加上梁斗的刀法及杜月山的「濠江劍法」，已完全能淋漓發揮，他所學得的八大高手武功，已臻爐火純青之境，而且將昔日「六掌」本擬交予天正的武當、少林兩派武藝融滙貫通的奇技心法，也已學得。

原來朱大天王交予天正的這本「少武眞經」，雖言明是少林、武當兩派武藝的融合，去蕪存菁，實則是朱大天王研得一半、另一半尚未有結果的紀錄，事實上，如全照「少武眞經」所指示練習，反而導致走火入魔，癲狂而歿。朱大天王才不會為得蕭秋水「一條胳臂一條腿」而將自己武功精華（能融滙武當、少林兩大派武功，自然是不世巨獻！）贈予他人，他反是想藉此獲「天下英雄令」，及希望天正利令智昏，誤學眞經，而除去大敵。

可是他的如意算盤，盡皆落空，眞經為蕭秋水所得，天正已歿，蕭秋水恰好兼少林、武當兩家之長，又有朱大天王一脈的武功護身，所以不受其害，反而引用了權力帮兩大護法的武藝心法，以「少武眞經」前半部作為基礎，再憑了他個人聰悟天資，居然創出了少林、武當兩家融會之路，並且更建立了權力帮與朱大天王武功合併之法門：如此一來，蕭秋水武功突飛猛進，遽增不可以道里計，眞正逾越了當年天正的武功！

他一面領兵征戰，一面在衝殺中頓悟武功，功力徒進，但心境也愈漸蒼涼。昔日鮮衣怒馬，今日「悵平生，交遊幾許，只今餘幾？」而今乍聞琴聲，心念唐方，一時悲喜交加，施展輕功，提縱起落，如飛趕去。

——昔日奏「將軍令」，與唐方合奏擊鼓的是歐陽姍一，如今是誰？

——如果是男子，唐方會不會已……

這時月夜下，視野豁然一清，蕭秋水已看見吹奏的人，竟然不是唐方。

蕭秋水整個腦門都似轟然一聲，失望至極，釘在原地，呆在當堂，也不理會是誰在這兵戎殺伐的戰場上，向着屍體吹奏的理由，神不守舍，黯然吟道：

「……千歲八公山下，尚斷崖草木，遙擁崢嶸。漫雲濤吞吐，無處問豪英。信勞生空成千古，笑我來何事愴遠情？……」

一時只覺天地雖大，月色雖好，但並不能自抑，且無地可以容傷孤之身。陟想起章殘金、蕭易人死前，都說了一聲：「好寂寞的呀……」

心頭一愴。只恨不得立時死了，反而好過。忽聽一人道：「河山變色，滿目瘡痍，你這就想輕生，大志消沉，對不對得住殷切盼待的唐方？」

姜氏兄弟

這一問如當頭棒喝，冷水澆背，使得

自傷怨中的蕭秋水，驀然一醒。

只見月色之下，盤膝奏樂的三個人，輕舒袍袖，緩緩立起。

蕭秋水認得他們。他們就是四度出現，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而且武功一次比一次厲害的「三才劍客」——笛劍江秀青。胡劍登雕樑。琴劍溫艷陽。

蕭秋水曾四度與他們交手，四度敗在他們手上，又四度反敗爲勝。——他們是誰？爲何每次在我想念唐方時候出現？爲何每次飄然而來，即杳然而去？以他們的武功，爲何在武林中沒有享得盛名？

蕭秋水對他們有着太多的疑竇。月色下，一時間也不知該揀那一件先問。

× × ×

江秀音含笑地眄着他，一開口就說出了蕭秋水的心事：「你有很多話要問我們，一時又不知撿那一件先問，是不是？」

她笑笑又說：「沒關係，慢慢來。上次跟你碰臉時，已經說過，下次再見到你，必定告訴你個清楚。……你不要心焦，我們先不走。」

蕭秋水的確是「三才劍客」又如同上幾次一般，來無影，去無蹤，江秀音如此說了，他才定下心來。他在沙場久戰，已學得臨大軍壓境而指揮若定，惟不知怎的，一想起唐方，心如刀割，大氣消沉，神志也不如那末穩定了。

登雕樑沉聲道：「你要問什麼，你問吧。」

月色下，忽聞遠處有胡笳聲起，蕭殺、而哀怨，眞是一夜征人盡望鄉。蕭秋水抬起頭來，月芒閃在他久經憂患而不老的眼眸裏。

「你們是誰？」

三人沒料這一問，相顧而笑。

「胡劍登雕樑。」

「笛劍江秀音。」

「琴劍溫艷陽。」

蕭秋水苦苦思索着。他好像面臨一個冗長如江湖歲月的故事，一下子，不知要挑出那一條綫索先問。因爲抽不出那一條主綫，這故事任何綫索都是開頭，都是結尾。溫艷陽却替他先檢了那綫頭：

「我們碰過面四次，可是都只與你比劍，沒有傷你，有一次反被你朋友所傷，你可知道原故？」

蕭秋水搖首，眼睛平平的望着他。這眼神是問號。

蕭秋水確與「三才劍客」碰臉過四次。「劍氣長江」中，蕭秋水在劍廬突圍，到了桂湖杭秋橋，乍聆三人樂藝，後猝不及防，受這三人夾擊，蕭秋水以「浣花劍法」對敵，終於落敗，唐方、鄧玉平、左丘超然及時趕到，救了蕭秋水，並由唐方傷了登雕樑。第二次碰面，「江山如畫」中，係在蕭秋水跟大俠梁斗等，被困於丹霞山上，海山關前，三人搶關，蕭秋水以「雙分劍法」應敵，終於落敗。第三次碰面，「英雄好漢」裏，浣花溪聽雨樓中，蕭秋水遭三人合擊，初時不敵，後唐方趕至，奏「將軍令」，蕭秋水施「斬琴劍法」得勝，三人逸去。第四次碰面，亦是最近一次相遇，在「闖蕩江湖」中，蕭秋水從華山「鷂子翻身」登上棋亭，上不到天，下不到地之際，忽遭三人攻擊，蕭秋水又敗，後來擊滅樂音，反而獲勝。這三人前四次出現，劍術一次比一次高，蕭秋水的武功也是一次比一次激進，但這三人的身份，也一次比一次更不可思議，更神秘莫測。

溫艷陽所提的，正是蕭秋水所最喜問的。

溫艷陽笑道：「我們第一次碰着你時，的確是權力帮『三絕劍魔』孔揚秦的徒弟，但在第二次見面的時候，我們已不是人。」

「蕭秋水詫訝，奇問：「不是人，是什麼？」

溫艷陽答：「是書。」

蕭秋水愕然：「什麼書？」

溫艷陽說：「忘情天書。」

什麼？蕭秋水愕然，且似被劍刺般舉目，只見溫艷陽態度認眞，半點不似嬉謔的樣子。蕭秋水禁不住再問了一次：「『忘情天書』？」

溫艷陽肯定地點頭，道：「忘、情、天、書。」

蕭秋水動容道：「你說你們不是人，而是一部書，一部忘情天書，這……」

登雕樑平靜地看着蕭秋水訝異震驚的表情，篤實地道：「確實如此。」他旋又補充：「江秀音是『忘』，溫艷陽是『情』，我是『天』……我們三個合起來，就是『書』……武林中夢寐以求的『忘情天書』，其實根本與燕狂徒沾不上關係，他也尋搜這部『書』，却不知我們三人，就是『忘情天』的『書』。」

蕭秋水喃喃道：「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登雕樑道：「騙你却又作什麼？那次在桂湖『聆香閣』我們敗退，本來就無意回到權力帮去，孔揚秦嚴格來說，也不能算是我們的師父，我們對音樂上的興致，本就來得比學武大。於是我們想起浣花溪附近，覓得一清宓之地，供三人彈唱鳴曲，豈知在無意間發現了一道甬道，直達劍廬，我們好奇心重，遁路過去探看……」

浣花蕭家確有此甬道。當時蕭西樓及蕭夫人已潛遁而出，半途却被朱大天王的人所弒。後來蕭秋水等一行人隨甬道而出，恰巧捕獲與和尚大師劇鬥後的柳隨風。

「這甬道直到你家大廳，我們很納悶，那時權力帮早已在外佈下天羅地網，裏面却沒有人，我們隨意跑跑，就到了『見天洞』，却被一些東西吸引住了……」

蕭秋水聽到這裏，不禁也專神起來，他自幼在家裏亂闖，只是不敢到「見天洞」去鬧，因「見天洞」是祭祖之地，也是歷代浣花高手屍身停放之處，蕭秋水只覺鬼氣森森、肅穆異常，而且守洞的丘伯又是陰陽怪氣，便不敢也不想接近該地。

「那祭祠的石洞內，停放着許多副棺木，我們初看當然不覺得什麼，家裏祠堂有先人的棺槨，並沒什麼稀奇，却見其中一副棺材特別大，棺上所雕鏤的花紋也特別精細，而且紋路奇特，於是我們趨向一看……」登雕樑說到這裏，停了一停，江秀音接道：「原來棺上所刻的，都是樂譜上特別的音符，其中有幾個古怪的音律，爲近代所不傳，幸而我們鑽研樂理，已十數年，所以還是認得出來，覺得此曲只應

天上有，於是不禁駐下來試奏，居然搭配出一首絕妙的曲子來。那棺廓旁又擺着一些陳舊的樂器，我們便依據着曲譜彈，居然奏得更好，而在這時，那棺蓋便軋軋開啓……」

蕭秋水聽得睜大了眼，聽到此處，禁不住叱道：「胡說，那有此等事情。」

江秀音笑道：「當時我們也不敢相信自己底眼睛，以爲眞見鬼了。後來才知道，那棺蓋上裝有極其精巧的機括，旁邊所故意放置的琴箏笙，只要按照着棺蓋上的曲詞彈鳴，便等於旋開了機關。我們仔細檢查之下才知道，如果我們强行開棺，則必中棺中所置放極其犀利的毒矢身亡。」

登雕樑這時將話題接了過去：「當時我們十分好奇，凑近一看，原來棺中有兩副骨骼，一本册子，我們開始以爲是閣上祖宗堂上有什麼痴男怨女，生死相隨，纏綿悱惻，死在一起……」

蕭秋水啼笑皆非，罵道：「胡說八道！」但也引起了大熾的好奇心，當下目不交睫的聆聽下去。

「大哥你就快說，蕭秋水可等急了哩。」溫艷陽說。

登雕樑橫了蕭秋水一眼，侃侃說了下去：「後來翻開那本册子一看，才知道不是。那本册子上將這兩人因何葬在這裏、因何而歿、因何要在棺上裝如許機鈕，以及因何而設，詳盡書明……你道這兩人是誰，原來就是數十年前名震江湖，所向無敵的兩個人，姜任庭與姜瑞平二人！」

「啊！」蕭秋水大吃一驚，腦子裏亂哄哄的：姜大和姜二的故事，蕭秋水一再聽二哥蕭開雁說起，說是爹爹常常提及的，而這「姜氏雙俠」曾是武林中擁有最大實力的人。至於這二人何故葬於浣花『見天洞』祭祠中，蕭秋水可一點也不明白。

「當時我們也覺納悶。」登雕樑瞧出蕭秋水的疑閼，說：「後來詳讀書中所寫，方才明白。」

蕭秋水便想再問，這次由溫艷陽接道：「書中說明了姜大和姜二兩人，互相爭鬥的經過，最後兩人拚得筋疲力盡，終遭『權力帮』創帮的七人所滅。姜大和姜二原來在這之前，都有作過復合的努力，姜二更感歉仄，但數次拋棄功名事業，懇求姜大原宥，姜大却秉持其弟乃叛徒之心，屢次堅拒。互相耗費，爾虞我詐的結果，終爲『權力帮』所滅。」

溫艷陽敍述得比較爽快：「姜大姜二遺書中言明，『權力帮』中之李大、陶二、恭三、麥四、柳五、錢六、商七七人雖逐個擊破，殺得他們重傷不治，但姜氏兄弟垂死時聯成一氣，也誅殺了陶二、恭三、麥四、錢六和商七……」

蕭秋水不禁咋舌道：「好厲害，陶二、恭三、商七也是他們兄弟殺的？」

原來江湖上也盛傳那一役，該役如不是「姜氏兄弟」的「天下社」被「權力帮」所毀，「權力帮」就不可能有今日之聲勢浩大，唯傳言中麥四麥當奴和錢六錢山谷的確係死於姜老大、姜老二之手，却不知連陶二陶川頁，恭三恭文敬，商七商少丹都死於這「橫掃天狼」姜任庭、「威震神州」姜瑞平兩兄弟的手下。如是，「姜氏兄弟」的武功更深不可測了。

「確實如此。」溫艷陽接道，「唯姜氏兄弟已身受重傷，眼見不治，也心知自作孽，不可恕，爲兩人之不睦，大大懊悔起來，那時李大李沉舟已抽手而去，柳五柳隨風却依然率兵追殺。姜氏兄弟與令祖蕭棲梧友好，乃逃到浣花來……」

蕭秋水心裏又呀了一聲，恍然而悟。

——難怪父親常與我們兄弟說起姜氏兄弟的故事，原來是祖父對他說的……

「書裏面寫得很清楚，你祖父收留了他倆，因怕權力帮追擊，也沒敢張揚，」江秀音把敍述接了下去，說道：「姜氏兄弟臨死前，要把武功授於令祖，就是『忘情天劍』，你祖父那時已病危，自知不行，但又眼見膝下兩個兒子不和，於是就拒絕了……」

蕭秋水又瞭然了。那時蕭棲梧得二子，就是蕭西樓和蕭東廣，後因爭爲主圭而分裂成「內浣花劍派」、「外浣花劍派」，做老父的苦勸不聽，眼見姜氏兄弟因此而一敗塗地，是何等痛心啊……

江秀音見蕭秋水呆呆出神，嗔問：「喂，你有沒有在聽呀？」

「有，有。」蕭秋水如大夢初醒，心中却想到，叔父蕭東廣在祠堂附近守護了十幾年，結果只揭發了個假裝忠僕的辛虎丘，却不知臥虎藏龍的蕭家祠堂，有如此武林夢寐以求的「忘情天書」，因爲不諳音律，寶藏近在眼前，依然不知……

江秀音掩嘴笑了笑，繼續道：「你祖父有見於家中內亂，不想增加兒子的武藝，而造成更大的腥風血雨，而且也不想偏祖任何一方，己身尤危在旦夕，故堅拒不受。姜氏兄弟無奈，只望蕭棲梧不要，但秘笈仍爲蕭家後嫡所得，也算報答了蕭家之恩。但兄弟倆又怕別人對他們遺體不敬，故雖將秘笈藏於棺中，却又裝好機簧，萬一有人爲寶而破棺，即戮他個萬箭穿心……書中言明他倆素喜音樂，也樂見門徒有一顆傾向藝術的心，所以精心設計一首曲子，讓有緣人開此機鈕，……姜大姜二心中是以爲到蕭家祠堂獲得此書的人，自然是蕭家後代無疑，怎料我們反而誤打誤撞，得了此書……」

忘情天書

登雕樑沉聲道：「姜大姜二，就是因爲這點胸襟狹仄，所以才反目成仇，互相猜忌，導致人亡事敗的。而今雖然感激蕭家，仍怕蕭家後人，對他們不敬，故設下陷阱，可說死性不改……書後所錄，盡是武功，即『忘情劍法』菁華所在。」

溫艷陽接道：「敢情令尊也不知道，沒有發掘。令祖逝時，恐怕對武林打殺血腥，早生膩意，所以也沒告訴任何人。如我們不恰巧進入『見天洞』，『忘情天書』就要失傳後世。當時我們對這秘辛並無多大信心，又怕柳五總管得悉，所以背誦起來，放回棺中，以免被發現……」

蕭秋水何等精細，立即問道：「柳五怎會知道此事？」

江秀音瞟了他一眼，答道：「我們攻打蕭家，便是柳五指揮的，原意跟李帮主無關。柳五要滅浣花劍派，只要他親自出馬便就得了，何必要花那末深謀遠慮、耗

財費時的佈置和設計，想來他是最後追殺姜氏兄弟者，敢情已知姜任庭、姜陽平的『忘情天書』，暗中窺視已久，故此百般觀察令尊，各方試探，才得悉令尊不但沒有學會，而且全不知情。到後來却出現一個程咬金——朱大天王——把令尊等殺了，秘密也就永埋棺中。」

蕭秋水回心一想，不禁黯然長嘆，後來權力帮見蕭秋水等確不知有此秘辛，於是縱火焚燒，「忘情天書」偕姜氏兄弟的遺體，也從此火葬於浣花溪畔！

「諸位告訴我這些，兄弟很是感激。」蕭秋水頹然道，他腦中掠起許多武林的恩恩怨怨，確有些心灰意懶，便想告辭。

「慢着。」江秀音叫了起來。

「我們告訴你這些，是有目的的。」溫艷陽接道。

「我們是要你學『忘情天書』！」登雕樑沉着臉，似發號司令地道。

×　　×　　×

——學「忘情天書」？

蕭秋水怔了一下，隨而笑得一點不快也沒有，道：「感謝三位盛情……姜氏二位老前輩雖一心欲將武功傳於蕭家的人，但在下並非有緣人，三位不必於心不安，特意相授……三位好意，在下心領便是……」抱拳拱手，就要離去！

「喂，喂，喂，」江秀音急嚷道：「你別走。」

「你還沒有清楚我們後來三次圍攻你的深意。」

登雕樑寒着臉加上了這有力的一句。

——這一句話使得蕭秋水果真停了下來。

「是呀，這倒要請教？」蕭秋水問。

四人旋又盤膝坐了下來，溫艷陽率先道：「我們對你後來三次襲擊，都無惡意，只想試試你的功力，而藉權力帮出現之時，讓你不生疑慮而傾力出手。事實上，『忘情天書』上的武功，都給我們一一背誦下來了，然而却並不適合我們所學。」

「哦？」蕭秋水大惑不解。

「第一，『忘情天書』的武功，十分怪異，着重的是境界、感覺、情意、氣態，這四方面我們都不如你。第二，『忘情天書』的武功，只適合一人所學，姜大姜二兩人合擊，反而致使心意不能相通，學習愈精心，過程愈專研，結果二人感情愈易決裂，我們三人同學，所得結果也如是，如不緊急懸崖勒馬，我們三人，也如姜氏兄弟下場，自身不能控制，後果不堪收拾。第三，我們三人，原本對音樂有莫大喜愛，寄情於山水，乃平生夙願，對於武學一事，本就看得極淡，而今學了『忘情劍法』，反而心裏有一股蠢動之野心，不安於樂理，我們三人在爭吵後互相點醒，覺得此風不可長，但『忘情天劍』，奧妙無比，如此棄之，未免可惜，故想將這絕世武功，傳授于你，我等就天涯海角，隱於山水，閑寄餘生，豈不樂哉……」說罷嘴角浮起恬淡的笑意，喜不自勝地又接道：「蕭少俠可記得，咱們在故都桂湖一戰時，蕭少俠勸誡我們說：『不是佩服你們的劍快，而是佩服你們的音樂好。』又說：『那還是很好很好，很好的音樂。爲何你們要個別奏而不和奏，看你們出劍配合之高妙，了無形跡，是絕對能合奏出更好的音樂來。』蕭少俠的話，我們三人驀然一醒，深心銘記，有次我們因習『忘情天劍』，而爭吵起來，拔劍欲鬥，幸虧一起憶起蕭少俠的勸言，才慚然住手——這幾年來，爲了『忘情天劍』，反而荒廢了音樂，眞是慚愧。再如此下去，怎生使得，還是快快棄劍，但如此精妙劍法，棄之可憾……所以待傳於少俠之後，我等方才可以置下心頭大石，棄劍鳴琴，而不須自艾自責……請少俠成全這點罷。」

蕭秋水覺得甚爲訝然，一時也不知如何作答是好，問道：「三位爲何不另選良材……？」

江秀音「噗哧」一笑，道：「眞正的良才璞玉，便在眼前，又何必去選？」

登雕樑瞪住蕭秋水道：「我們不選擇你，又選擇誰？現在中原烽烟，家國垂危，我等隱身退去，已輾轉難安，如將這絕世武功，授於歹人，則如何難安？而你若決意推拒，此劍法若入奸賊之手，你又有何臉目拜祭先祖？……」

這一番話下來，義正詞嚴，蕭秋水撼然。溫艷陽比較平和，微笑接道：「何況我們已先學得了『忘情天書』，本就是姜氏二位前輩，一心傳於蕭家子弟，現下轉授於你，不過是物歸原主，你又不需拜我們爲師，何苦堅拒？這幾年來，我們暗自跟蹤，觀察閣下已久，閣下任俠性情、堅守情懷，以及貞潔情操，恰恰都是學習這『忘情天書』的最佳人選，蕭兄弟如不想學，那與國家何益？與民族何補？如對天下世局有益有補，還拒之千里，則未免太嬌一些了。」

蕭秋水頓陷入沉思之中，江秀音等心知已等語言，已生効用，當下笑着接道：「少俠不忍看此絕妙武功，誤落歹人之手罷？也不願我等三人，爲了武藝，互不相讓，而導致精心創編之『天下有雪』曲子，不能和奏罷？……」

蕭秋水乍聞詫問：「天下有雪？」

江秀音笑道：「是我們三人合作的一首曲子……」

登雕樑苦着臉道：「因爲學習『忘情天書』，是以我們三人一直未能完成『天下有雪』……」

溫艷陽惋惜地嘆道：「否則，當可奏讓蕭公子清聽……」

蕭秋水苦笑，揚了一揚手，道：「只可惜爲了『天下有雪』，我就要變成『寂寞高手』了……」

江秀音與溫艷陽同時喜而呼道：「你答允學了？……」

蕭秋水沉重地點頭。登雕樑也欣慰地道：「我等暗中留意蕭兄弟已久，蕭兄弟對情一字，深心相守，對唐方姑娘，始終未能忘情，其中心裏轉側，正好適于學習『忘情天書』。又蕭兄弟雖性格變易不少，人在江湖，刦難何多，但善良不泯，如昔年當陽一役，蕭兄弟對裘大俠橫死一事，一直深咎于心，對唐肥奸徒，又網開一面，饒而不殺……如此心腸，學得忘情，乃最好不過！」最後數言，乃漫聲而道，語重心長，主要的是點省蕭秋水。

這時月明夜靜，蕭秋水恍惚之間，又回到了當日熱衷學武，酷愛作詩、鮮衣怒馬、劍作龍吟的初戀心情。心中似弦琴微

微慄盪着，不知是喜悅，還是難過。想當年，他少年時，也曾夢想能僥倖獲得秘笈，遂而天下莫敵的呀……「好，要勞三位費心了。」蕭秋水毅然道，心中却暗自有一個好玩的念頭：他日學會了「忘情天書」，把這等武功，再謄錄一遍，藏於某處，讓後輩有緣人得之，這不是千百年後，另一個年少的夢想得以償麼……豈知他這一番冥想，些微童穉般的作爲，却掀起日後江湖上一番凶濤險浪，風雲詭變，那是小俠甘約兒的故事中，此略過不提了！要知道昔日長板坡一役中，燕狂徒身負重創之下，殺了裘無意。蕭秋水因覺燕狂徒對自己有不殺之恩，而且燕受數人合攻，勝之不武，所以稍爲阻攔趙師容、朱舜水的追殺，以致被燕狂徒後來搶得「天下英雄令」逸去。燕狂徒近幾年來雖也沒惹什麼事，反倒在江湖上銷聲匿跡，但蕭秋水心裏總是不安。

尤其是對「神行無影」裘無意之死。裘於壯歲時曾是睥睨風雲的將軍，後來因脾氣暴躁，而且放浪形骸，終於惹動天怒，被判放逐，裘無意却另有際遇，當上了丐帮帮主！後又失踪一段時日，重返後有些神智不清，瘋瘋癲癲，故聲名遠不及少林天正與武當太禪。蕭秋水初時不知其因何甚爲支持擁戴自己，後來在麥城殺退金兵後，蕭秋水與陳見鬼遍尋裘老的屍身，心中甚爲恐懼，怕燕狂徒狂性大發，似當日整治邵流淚一般的方法來整治裘老，那自身就眞個十惡不赦，假手行凶的罪人。

至於唐肥，朱舜水逸後，蕭秋水本可輕易號令弟兄，取之性命，但因念曾共過患難，鴻門一役之中，又曾出過大力，所以也就沒有出手。唐肥趁機逃去。

「三才劍客」提及這些，顯然都眞的是留意觀察蕭秋水已久！蕭秋水學武之心。雖不如少年時候熾狂，但畢竟個性天賦，都近詩劍，更上一層樓的時機，又怎會堅拒？三才劍客相顧一笑，江秀音啓齒動聽，娓娓道來：「『忘情天書』所錄的劍法，其實也是心法、身法、招法、技法……只差沒有內功，這也是我們一直要等到你內力高深後，才授于你的主要原因，否則學了就像我們一樣，三人分散了凝聚的力量不言它，連出劍的內力都不足，効果便大打折扣，反而不美……」

溫艷陽接着說話，這三人說話猶如音樂合奏一般，甚是好聽！

「東瀛有一類劍術，或云刀法，叫做『忍術』，或又叫做『陰流』，乃映月芒反射敵人之目、借樹隱身，藉山遁逃之類方法，但與『忘情天書』一媲，只能忝爲皮毛，蔚成末流矣。……最主要的是，東瀛扶桑的這一套，只是『術』，而沒有『學』，只在花巧，而失去了內容。『忘情天書』首重『有情』，『有情』後始能『忘情』，『忘情』後方能『高情』，高情之後即能把已身之意志生命，融入爲大自然生物靜物任何一石一木之中，變成以宇宙天地之力量擊毀對方，而不是以自身在大自然中如滄海一粟之力量……敵人武功再高，又怎禁受得了天地無情的力量？我們數次勝你，你武功愈高，我們發揮愈强，便是出自這個道理。」

蕭秋水有所悟道：「……那末，你們將劍道融入音樂無間，也是……也是這『忘情天書』中劍法之一部份了？」

溫艷陽頷首道：「劍法本無。惟天地無處不是劍法。」

蕭秋水一時只覺門頂有一道瀑布，白花花地冲下來，大悟道：「我明白了！」

登雕樑沉聲道：「這『忘情心法』共分十四，即『天、地、君、親、師、金、木、水、火、土、日、月、風、雲』，所謂劍招，皆在這十四項變易之中，變變生易，易易成變，譬如以久遠、遼闊的大地上擊敗敵人，可仗『天意』、或『地勢』二訣勝之。藉溪流之水激濺而施殺手，乃屬『水逝』之訣。借月芒相映使對方如罩寒霜，奪其心魄，則是『月映』訣。借風吹飛花間擾亂敵手視綫而斬殺之，則是『風流』訣。人融入山影之中，借山勢嶙峋破敵人殺勢，則是『土掩』。共十四勢，分十四訣，悟此一十四訣，則上天入地，任何一石一物、片衫片瓦，亦可充分發揮。可隨音樂創新招，即可隨畫意生無極。總之層出不窮，永遠是創新之生命……」

難道學了「忘情天書」便是無敵麼？

蕭秋水心中有這般疑團，登雕樑比較沉厚，一下子便看出了這點：「不是。」

「而學了『忘情天書』之後要能『忘情』，一旦不能忘情便不能拋捨己身，成爲一無任天地之劍客了。使『忘情劍法』時，天地之間，只有一個人，一把劍，千山萬水，衆生百相，却是他的劍而已。」

「如果有情，情襲他念，便無法進身融入其他心中。如『君王』一訣，便是仗帝皇之聖威，嚇服敵人，如人有情在，則無法完全放棄自己，成爲一九尊之上的人上人。」

「而且『忘情天書』，乃由天地萬物生意，不是無敵，反是有敵，若有一日，有一人，施展的是他本身就是高山大海，或萬民之尊，或生者父母，或日月聖明，你的劍法，面對這完全融入於山河的人，便無法可施了。這點要切記……」

他們都沒有留意到，蕭秋水眼瞳中稍呈驚懼之色，因爲他在聆聽那一番話間，猛然想起李沉舟那空負大志的眼神，那在峨嵋山與青衣江中洄入天地的一葉扁舟。

（究竟誰才是無敵？燕狂徒？李沉舟？還是朱大天王、趙師容、柳五？抑或是一册發意心生的『忘情天書』？……）

（還是神州無敵！）

蕭秋水一面尋思着，一面傾聽着，心中到了一個出奇謐宓的境界，但又似些微有着不安。——他學了「忘情天書」，還能不能身繫家國安危？悟了忘情的劍法，能不能再心念唐方？

「忘情天書」共分十四訣，依次是『天意』、『地勢』、『君王』、『親思』、『師敬』、『金斷』、『木頑』、『水逝』、『火延』、『土掩』、『日明』、『月映』、『風流』、『雲翳』共十四法門。「三才劍客」誦讀「忘情天書」細則法門時，蕭秋水漸而逐之，融入了那浩翰於一綫的心法之中……

光陰流逝。

本篇「神州無敵」完。全書未完。敬請看「神州奇俠」第七部「寂寞高手」。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寶通鏢局的總鏢頭萬壽山帶了鏢師韋明，林成方及一名趟子手，押了一趟鏢到開封點交清楚之後，正想回徐州鏢局，又順道接了一趟人頭鏢返徐州，當他們離開開封南百里外，路經一片叢林時，太行雙怪羅勝，韓晋突然竄出，走來刦鏢，林成方舉手投足之間，先傷韓晋，後殺羅勝，原來武林近日出現一個神秘組織，爲非作歹，林成方爲追查這一件事，乃掩藏身份，屈就鏢師，暗中進行偵查，他認爲韓晋與這神秘組織有關，因此他設法誘使韓晋自動供述出有關該組織的一切，之後，林成方想借助韓晋一臂之力，帮忙自己，但韓晋猶豫不決……

沿途遭截刦 智勇退强敵

韓晉道：「江湖上認識我的人很多，而且我也自知很難帮你們多少忙，如林兄覺得我韓老二尚可救藥，在下倒願一盡心力，不過我必需改變容貌，而且只能當一個趟子手……」

林成方接道：「改了容貌，使人無法認識你罷了，但爲甚麼一定要身爲趟子手呢？」

韓晉道：「見過了你林兄的身手之後，在下已有了自知之明，像我這樣的身手，也只配作一個趟子手，我韓老二作不到第一流的鏢師，但我相信可以作成第一流的趟子手。」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韓兄，在下殺了你那位義兄羅老大，難道你一點也不恨我麼？」

韓晉苦笑一下道：「如若他沒有那回頭一飛刀，韓老二拚了老命也會給他報仇，但他那回首一刀，割斷了我們數十年的情意，在下覺得，不還他一刀，已經很够義氣了。」

林成方道：「哦！」

韓晉道：「走江湖像玩水，越玩越膽小，我看到了很多人，在水中滅頂，也看到了很多人悲慘的下場，殺人越貨，搶到的銀子，又有幾個人能安心享用過。」

林成方道：「這就是韓兄所以要中途退出江湖的原因麼？」

韓晉道：「是原因，也只是一部份，看到了你們動手搏殺，我有了很大的感觸，江湖上亡命生涯，但死神却也有兩種感受，一種死得很悽涼，那就是羅老大的死法，一種是心安理得的死法，死得心中無畏無懼。」

林成方道：「韓兄，怎麼樣才算是死得心安理得呢？」

韓晉哈哈一笑，道：「林兄，我韓老二讀書不多，可別指望我說出什麼大道理來，但我覺出如若一個人能死得安心些，死有何懼？」

林成方道：「韓兄覺得，怎樣的死法，才能算安心呢？」

韓晉道：「就算救人而死，死一人，可以救千百人，死得可以心安理得，或是死於一個大目標，大前提下，也可以死得心安理得。」

林成方道：「韓兄的看法不錯，可以說，已經透澈了生死的道理，兄弟從未在江湖上走動過，也不想在江湖上走動，但我最後還是淌了進來，因爲，我們有一個大目標，在這大目標下，個人的生死榮辱，反而無關緊要……」

韓晉接道：「不錯，不錯，兄弟就是這個意思，不過，我很難說得清楚罷了。」

林成方道：「這麼說來，韓兄眞的有心改邪歸正了。」

韓晉雙目盯注在林成方的臉上，道：「林兄，太行二怪，作了不少惡事，如若，我還能回頭，那就請林兄給我一個機會，事實上，上無父母，下無妻女，爲非作歹，弄了不少銀子，又爲了什麼呢？」

林成方笑一笑，道：「名利二字，很少有人能看得開。」

韓晉道：「現在，韓某人看開了，金銀都是身外之物，實也沒有什麼大用，一個人衣食溫飽了，實也用不着很多錢。」

林成方道：「是！」

韓晉道：「所以我後悔自己有太多的銀子，現在已無法用了。日後不知會便宜了誰？」

林成方道：「聽你口氣，似乎是眞有很多的銀子一樣。」

韓晉道：「不錯，在下的銀子，雖然不太多，但也不太少，我把一部份埋在地下，另一部份，存在了銀號之中。」

語聲微微一頓，自解自嘲的笑一笑，道：「我現在擔心的是，我們如死了之後，這些銀子再也沒有人知道它藏在何處了。」

林成方道：「韓兄一共有多少銀子，怎會如此擔心。」

韓晉道：「珠寶、翠玉，在下無法估値，單是存在銀號中的銀子，就在廿萬兩以上。」

林成方道：「果然是一個不少的數目。」

韓晉道：「林少兄，在下忽然間，大悟大澈，這些銀子，對我韓老二，反而變成了一種負擔，所以，我準備把它捐出來。」

林成方道：「但不知韓兄準備捐給誰？」

韓晉道：「捐給寶通鏢局子。」

林成方道：「捐給寶通鏢局子，爲什麼？寶通鏢局子，雖然苦一些，但是還過得去，用不着許多銀子！」

韓晉道：「林少兄，也許你們早已有什麼打算了，不過江湖、走道場上兩相同，銀子多了好辦事，再說，我韓某人既然有心留下來在寶通鏢局子作一個趟子手，銀子捐給了寶通鏢局子，也等於有我一份。」

林成方苦笑一下，道：「看來，韓兄對我們寶通鏢局，已經瞭解了不少。」

韓晉道：「二十年江湖上的經驗，難道我們連這一點苗頭也瞧不出麼？」

林成方苦笑一下，道：「韓兄能瞧得出來，別人也能瞧得出來，所以，我們出手，都是極盡惡毒，務求一擊斃敵之命。」

韓晉哈哈一笑道：「我韓老二已死了，現在活着的，不是太行二怪的韓老二，而是寶通鏢局的趟子手。」

林成方想了一想，道：「好，我代表寶通鏢局子，受你厚賜了。」

韓晉微微一笑，道：「第二件事，我要改變自己的容貌，這件事，要絕對機密，希望到達了徐州鏢局子之後再說。」

林成方道：「江湖上有一種可以改變臉型的人皮面具……。」

韓晉接道：「不錯，確有此物，不過，那不是長期辦法，久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只要稍爲留心一下，都可以瞧出一個人戴了人皮面具，再說一個人，也不能一天到晚的戴着面具，最好的辦法就是毀容改貌。」

林成方道：「那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韓晉道：「是！不過一個人決心要棄邪歸正了，心理上的邪惡都可以改正，又何在於一點肉體上的痛苦，這一點我會自行設法的。」

林成方笑一笑道：「閣下既有此心，林某人除了歡迎之外，心中只有感佩，現在，咱們可以談談正題了。」

韓晉道：「在下洗耳恭聽？」

林成方道：「韓兄是否知曉『黑劍門』這個組合？」

韓晉道：「你說是江湖上那一股神秘的殺手組合？」

林成方道：「是！我們無以名之，他們都是第一流的劍手，但他們所作所爲，却是見不得天日的事，所以我們叫他們爲黑劍門。」

韓晉沉吟了一陣，道：「黑劍門這個組合，大概是你們代他們起的，但在下却未有聽過這麼一個組合。」

林成方道：「黑劍門只是我們替他安的一個名字。」

韓晉道：「雖然，在下不知黑劍門中的事，但在下却知道江湖上有這麼一個組合神秘的力量，他們似乎是一種計價的方式，接受殺人委託。」

林成方道：「韓兄，綠林道上的人物，是不是也在他們的暗殺之列呢？」

韓晉道：「聽說也是，只是，不太明顯，近年來中原，燕趙一帶，有四位綠林道上的雄主被殺，聽說，就是那神秘組合的傑作。」

林成方道：「四位雄主被殺，難道綠林道上，就沒有人追查兇手麼？」

韓晉道：「有！一度轟轟烈烈的鬧了半年，但却沒有找出任何一點綫索，那也只有不了了之。」

林成方道：「那四位中原道上的綠林霸主既死，組合也是否消散江湖了？」

韓晉道：「沒有，他們早都安排了承繼他們位置的人，所以，沒有消散。」

林成方道：「他們此後，就未再追究這件事了？」

韓晉道：「這就是黑白兩道不同之點！」

林成方道：「哦！」

韓晉道：「綠林道上，有它們很多的規戒，但人在人情在，人一死，人情隨消，那四位雄主，各霸一方，生前受盡了屬下們的尊重，但死亡了之後，却沒有一個人，眞眞正正要替他們報仇。」

林成方點點頭道：「話要轉回頭了，對那位斬情女和田昆，咱們應該如何應付？」

韓晉低聲道：「單是一個斬情女，我和羅老大就對付不了……。」

林成方接道：「那麼兩位爲何敢來呢？」

韓晉笑道：「因爲，斬情女受了很重的傷，不能和人動手，她必須要忍受七七四十九天的深閨寂寞，所以，我們才敢來找她。」

林成方道：「我剛見過她一次，看不出一點受傷的樣子，這話靠得住麼？」

韓晉道：「決不會錯，她受傷不過兩週，躲在開封府城中療養，目下險境已過，但還有五七三十五天不能和人動手？」

林成方道：「既然能在開封躲了十幾天，爲什麼不再多躲幾日呢？」

韓晉道：「他躲不住，這一次，中原黑、白兩道上，都派出了高手搜殺她，就兄弟所知，至少有三四十人之多？」

林成方道：「哦！那她也該找一個有名氣的鏢局，保護她的安全才對，如何會找到了我們寶通鏢局子這麼一個小字號。」

韓晉道：「這就是斬情女的厲害之處，開封府雲集了很多黑、白兩道中人，老實說，都未把貴局放在心上，但斬情女却看了出來。」

林成方道：「她也許只是想混出開封！」

韓晉道：「林兄，別太低估斬情女，她是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作惡多端，殺慾極重，不知勾引過多少名門正派弟子，使他們身敗名裂，爲她所用……。」

林成方接道：「那些人呢？我們看到的只有一個田昆。」

韓晉道：「問題也就在這裏了，那些人呢？是不是都被她殺了？」

林成方心中一動，欲言又止。

韓晉接道：「所以，有很多的人要殺她，有的是替同門報仇，有的是替師門雪寃，總之，斬情女這回，集滿了一身公仇私恨？」

林成方道：「那些人是不是都會追來？」

韓晉道：「一定，你們雖然已消滅了兩派人馬，但至少還有十派以上的人會攔阻你們，而且，其中不乏高手。」

林成方道：「這麼說來，斬情女在開封府中的行踪，一直在你們的監視之下了。」

韓晉道：「那倒不是，找出她的行踪，只是兩天的事，她在一夕之間，更換了兩三個住處，對付她，實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雲集在開封的人，越來越多，她自知無法再藏得住，只好逃出來了。」

林成方道：「韓兄……。」

韓晉接道：「由現在開始，我是寶通鏢局的趟子手，人貴自知，看看你的身手，我韓老二也只有當趟子手的料，更名不改姓，你以後，叫我韓二就是。」

林成方皺皺眉頭，笑道：「這個以後再談，目下重要的是，咱們如何對付斬情女？」

韓二道：「不管如何？我現在是韓二了，至於如何對付斬情女，在下也只能提供一己之見。」

林成方道：「正要請教！」

韓二道：「坐山觀虎鬥，斬情女雖然負傷在身，不能和人動手，但能和斬情女走在一起的人，也不是省油的燈，如是我料斷的不錯，那位田昆，也必是大有來歷的人物！」

林方成道：「此事重大，我得去和總鏢頭商量一下。」

韓二道：「好吧！你們也許別有高明的辦法。」

林成方笑一笑，躍下了篷車。

片刻之後，去而復返，韓二已套上了一個人皮面具，換了一身趟子手的衣服。

林成方打量了韓二一眼，道：「韓兄，總鏢頭很歡迎韓兄的投效，但他堅持韓兄爲寶通鏢局的鏢頭，至於易容更名，他沒有意見。」

韓二道：「這件事以後再說吧！我現在已經是趟子手了，總不能再換次衣服……」

這時，坐在車前趕車的趟子手，忽然接道：「韓爺，我這衣服，你穿上，也不太合身，還是換上你自己的衣服吧！趟子手就是趟子手，如若你韓爺硬要搶生意，我們這一級的人物，就很難混飯吃了。」

韓二道：「至少，也等我到了徐州再說！」目光一顧林成方道：「對付斬情女的事，總鏢頭如何吩咐？」

林成方道：「採取韓兄的高見，不過，我們要看當時情形，決定是否出手。」

韓二道：「這是一次江湖很少見的情況，斬情女的仇家遍及黑、白兩道，如若咱們眞要保護這個妖女，那可是一場很大的麻煩了！」

林成方正待接口時，已聞得叱喝之聲。

篷車突然停了下來。韓二道：「又一派截殺的人馬，不知是那一道上的？」

林成方道：「咱們瞧瞧去吧。」

兩人行下篷車，抬頭看去，只見官道上一排橫列四個人。兩個勁裝大漢，一個白髯垂胸的老者，還有一位佩劍的中年道人。

林成方道：「韓兄，認識這幾個人麼？」

韓二低聲道：「認識，那老者是曹州府雷家集的雷老英雄雷沖，兩個勁裝大漢是他門下的弟子，那佩劍道人是武當派的劍士，青葉道長，是武當三葉劍士之一。」

林成方還未來及再問，章明已向對方拱手道：「這位老英雄和道長，爲何阻道？」

雷沖冷冷道：「貴局雖然盛名不彰，但却是紮實的很。」

章明道：「誇獎，誇獎。」

雷沖道：「老夫雷沖！」

章明道：「霹靂掌雷老英雄，久仰了。」

雷沖道：「那很好，你既知老夫之名，想必也知我爲人如何？」

章明也早已得到了萬壽山的指點，笑笑道：「雷老英雄，大名滿江湖，小可久仰了。」

雷沖道：「不敢當，不過，老夫從來沒有刦過鏢車。」

章明道：「雷老英雄這一次……」

雷沖道：「這一次，希望貴局能夠給老朽一個面子，留下人頭鏢。」

章明道：「咱們保的是一對孤兒寡母。」

雷沖接口道：「也是名滿江湖的女妖斬情女。」

章明道：「這個，不會吧？」

雷沖道：「截殺他的人，不下十起，我們爭執不下，抽籤決定先後，但公議捉到那妖女後，予以公處，前兩次，生未見人，死不見屍，足證明了貴局的高明，老夫和這位青葉道長，抽中了第三批截擊，特以江湖規矩，明裏攔道，先說內情，江湖上，不尙虛套，斬情女是何許人，諸位也許不識，但老夫相信諸位必已聽過這位女人的惡毒，在黑、白兩道上，全部不講交情，黑夜點燈，打鐘聽聲，老夫話已說明了，但不知貴局的決定如何？」

章明道：「這個……在下得請示一下總鏢頭——」

萬壽山快步過來，一抱拳道：「兄弟萬壽山，名不見經傳，但却久聞雷老英雄之名。」

雷沖道：「萬總鏢頭可肯賞兄弟一個面子麼？」

萬壽山道：「在下不識斬情女，——」

雷沖接道：「老夫認識，請她下車一見，如果不是斬情女，老朽當按江湖規矩，向貴局交代，如是斬情女，還望總鏢頭立刻退保。」

萬壽山沒有立刻回答雷沖之言，却轉向章明說道：「去，請夫人下來！」

章明應了一聲，回頭對旁側的趕車人田昆，說道：「田兄，你可聽到了？」

田昆道：「聽到了。」

章明道：「本局也是被情勢所迫，那就勞請田兄，代請夫人了！」

田昆用手在車門旁側的橫木上敲了兩下，道：「請出來吧！」

但見車簾輕動，一個布衣荆釵，年過四旬的中年婦人手中牽着一個孩子緩步行了下來。

好高明的化粧術，如非萬壽山早已見過她的眞面目，完全無法瞧出破綻，最高明的是，她手中拉的孩子，也似乎是長大了幾歲。

田昆輕咳一聲，道：「大嫂，看來由誤會引起了一些麻煩，你過去見見萬總鏢頭吧！」

中年婦人點點頭，緩步行到萬壽山的身前，欠身說道：「未亡人王氏，見過總鏢頭。」

萬壽山匆匆抱拳，道：「不敢，不敢。」

王氏道：「總鏢頭把未亡人找了出來，有甚麼吩咐？」

萬壽山道：「這位是雷沖雷爺，有事要見見你。」

王氏一同身，又對雷沖福了一福，道：「這位雷爺，未亡人王氏有禮。」

雷沖哈哈笑道：「夫人，斷情夫人，斬情女，都是極精化粧術的人，不過天下最好的易容術也無法瞞過老夫，你取下人皮面具吧！」

中年婦人怔了一怔，淡然說道：「你這位

雷爺，在說些甚麼？」維妙維肖的裝作，連萬壽山也看的暗暗讚佩不已。

雷沖冷冷說道：「斬情女，咱們對你很瞭解，也把你摸的很清楚，用不着再裝作了，你如再和老夫裝迷糊，不肯自行取下人皮面具，那就別怪老夫自己動手了。」

王氏黯然一歎，道：「總鏢頭，請替小婦人作主！」

萬壽山輕輕咳了一聲，道：「雷爺，這位婦人，可是斬情女麼？」

雷沖道：「在下也正要請教總鏢頭，托保的這位婦人，可是本來面目？」

萬壽山道：「這個，老實說，兄弟未看清楚，一則，她是位婦道人家，再者，她一直坐在車中，敝局中人，總不好意思，掀開她的簾幕瞧瞧吧。」

雷沖道：「萬兄，貴局保鏢，難道不看對方的身份麼？」

萬壽山道：「順車順路的人頭鏢，敝局確未問得很清楚……」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三個人，一個不少，她們母女二人投了保，那位趕車的兄台，却未投托敝局保護？」

雷沖道：「哦！」

突然伸手一把，抓向了王氏的穴脈。

如若是斬情女，對方定會閃避他這一擊。

但對方却沒有閃避。雷沖一把扣住了那中年婦人的脈穴。王氏臉色大變，低聲道：「雷爺，你這是幹甚麼？」

雷沖淡淡一笑道：「斬情女，你好沉着的裝作啊，你不該這樣的，任人拿往腕脈，」

王氏臉色泛現出痛苦之色，但却咬牙未再多言。雷沖似是也有些懷疑了，回顧了青葉道人一眼，低聲道：「道兄，這位婦人……」

青葉道人緩緩說道：「不會錯，他是斬情女，百密一疏，她化妝得雖好，裝作得也像，但她仍然是留下了破綻。」

雷沖一面暗運功力，一面低聲說道：「道兄，有把握麼？」

青葉道人道：「有！斬情女左耳的耳輪上，有一顆小紅痣，她忘記掩遮了去。」

這時，那位站在王氏身側的小孩子，突然一抬手，道：「放開我娘。」

雷沖冷哼一聲，臉色大變，飛起一脚，踢向那孩子。孩子一個觔斗，翻出了八九尺遠。

雷沖已然握不住右手五指，鬆開了右手。

中年婦人突然後退三步，道：「住手。」

這時，兩個大漢已然開始行動，撲向那小孩子，聞言一怔，停下了脚步。中年婦人伸手一抹，取下了臉上的人皮面具，露出了一張千嬌百媚的面孔，道：「不錯，我是斬情女，不過，雷沖，你已經中了我的子午斷魂針，子不見午，必死無疑，除了我的獨門解藥之外，就算華陀重生，也一樣救不了你。」

雷沖臉色很冷漠，緩緩說道：「小妖女，就算老夫拚將一死，也要把你生擒活捉。」

斬情女道：「那倒未必，你雷老兒已不能和人動手，一個青葉道人，和你門下兩個弟子，加起來，也沒有生擒我斬情女的能力。」

雷沖道：「斬情女，我們沒有輕估你，我知道你受傷不輕，至少，在七七四十九日內不能和人動手。」

斬情女淡淡一笑道：「你們雖然化了不少心機，看來對我這個人，似乎是很用心了。」

雷沖道：「你毀了我的兒子，老夫恨不得能生啖你肉，……」

斬情女哦了一聲，接道：「你的兒子，他叫什麼名字？」

雷沖道：「雷小虎。」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雷小虎，不錯，有這麼一個人……」

雷沖接道：「你殺了他？」

斬情女道：「我沒有殺他，不過，你的兒子你應該明白他，是不是有該死的地方，我斬情女從來不殺人，只是能够慧劍斬情罷了。」

雷沖道：「你也配談到情字麼？你知道什麼叫情字？」

斬情女一笑道：「雷老英雄，你不用和我說些這事，老實說，這道理我可以說出一籮筐來，正反兩面，我都可以說的你啞口無言，不過，你的兒子我確然認識，也曾經一度拜倒我石榴裙下，所以你我拚命，還有些道理……」

雷沖接道：「我兒子究竟死了沒有？」

斬情女道：「我沒有親眼看到他死，所以，我也不能肯定他死了沒有？」

雷沖哦了一聲，道：「斬情女……。」

斬情女搖搖手，接道：「雷老英雄，令郎的事，說來話長，我們等一會再說吧！我要先問問這位道長。」目光轉注到青葉道人的身上，接道：「這位道兄，咱們之間，又有些什麼仇恨，閣下也參與了截殺我的行列。」

青葉道長道：「公誼上說，你翻手雲，覆手雨，鬧得武林不安，貧道既爲武林中人，不能眼看到你這等作爲……」

斬情女接道：「你要行俠仗義，小妹倒是失敬了。」

青葉道長道：「私情上說，貧道有一位俗家師弟，毀在了你的手中。」

斬情女道：「俗家師弟，道長可否說出他的姓名麼？」

青葉道長道：「你害人太多了，連姓名也記不得了，他叫石中英。」

斬情女道：「我認識他，但我決沒有害他，難道他也死了……。」

青葉道人道：「生不見人，死不見屍，他在何處？正是貧道要追問的事！」

斬情女道：「我不知道，我沒有殺害他，而且，送了他兩粒丹丸，放他離去……。」

青葉道人道：「那麼，他應該回到武當山去。」

斬情女道：「我也這樣勸過他，只有武當山，才能保障他的安全，但他爲什麼不肯去，那就非非我所知了。」

青葉道人沉吟了一陣道：「你要他去武當山時，他有些什麼反應？」

斬情女道：「他只說一句話，他無顏回武當山去，以後，我勸了他半天，他未再反對，但也沒有答應。」

青葉道人道：「這麼說來，他是沒有回去了。」

斬情女道：「不知道，他離開之後，就沒有消息。」

青葉道人冷笑道：「斬情女，敝師弟就算非你所殺，但他下落不明，你是罪魁禍首。」

斬情女道：「江湖上都這麼說，我斬情女自然不是好人，但你們爲什麼不想想，物必自腐，而後虫生，他們如不是貪愛我的美色，我又如何能向他們身上下手？」

青葉道人一怔，道：「但敝師弟石中英是一位君子人物，不是貪戀美色之徒，你如不以色相誘，誘惑於他，怎會使他淪入色刦呢？」

斬情女道：「我是不好，我用天賦的美色去誘惑各種男人，不過，我從不用毒，也不相強，只要他們能躱過我色情的誘惑，我就不再招惹他們。」

青葉道人冷冷說道：「這麼說來，你倒是很有理了。」

斬情女道：「我不是好人，但入我掌握的，只怪是他的定力不够。」

青葉道長歎道：「斬情女，你天賜容色，

却不能善自珍惜，反而用它來加害於人。」

斬情女道：「這是我的事，只要那人性格敦厚，不爲色誘，他就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青葉道人道：「你是一條毒蛇，留你在世，還要害人！貧道一要替天行道，除去了你，爲武林去一大害，二來爲我那位師弟報仇。」

斬情女道：「每個人說的都和你一樣的理由，作爲殺我的藉口，但別忘了，殺死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四五年來，追殺我的人，不下百位，但他們都沒有成功……。」

青葉道長接道：「這一次，有些不同！」

斬情女道：「那裏不同了？」

青葉道長道：「第一，你受了傷，很重的傷，沒有和人動手的能力了，第二，這一次，對付你的人，是黑白兩道中人聯手合作，在江湖上，這也是很少的事，目下，我們的人手，已經超過了六十人，第四次截擊的人手，已然趕到，如若你們衝過第三次的截擊，四五六次的截擊人手，就會合於一處，合力對付你，老實說，你逃走的機會不大。」

斬情女一笑，道：「哦，你們有把握對付我麼？」

青葉道人道：「這不是有沒有把握的事，而是，我們非要截殺你不可。」

斬情女道：「問題是，你們能不能殺得了我？」

青葉道人道：「姑娘，試試吧！」刷的一聲，抽出了長劍。

斬情女忽然向後退了三步，隱在了萬壽山的身後，道：「總鏢頭，咱們母子托貴局保往徐州，目下途中遇刧，貴局是否要插手呢？」

萬壽山一愣，道：「插手如何，不插手又如何？」

斬情女道：「你應該保護我們的安全，那是你鏢局的責任，目下，不知你們是否願意執行這個責任？」

萬壽山道：「姑娘，你在托保之前，一直沒有說明你的身份。」

斬情女道：「但你認了保，那就算成了這筆交易？」

萬壽山微笑道：「不錯，所以，咱們保姑娘這趟鏢，是個錯誤，我們可以當面退保。」

斬情女道：「如是你們隨時可退保，這還算是什麼保鏢的鏢局。」

萬壽山道：「姑娘，咱們沒有錯，江湖上，有這麼一個規矩，如若是鏢局子裏的人，受到了欺騙，隨時可以退鏢。」

斬情女道：「我只是沒有說明自己的身份吧，談不上什麼欺騙，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你們害怕了別人的勢力强大，那就退保吧！」

萬壽山道：「姑娘錯了，寶通鏢局雖是一個沒有什麼名氣的鏢局，但咱們對鏢局的規矩却不能不守，姑娘，只要能够說出一番讓我們心服的道理，敝局會全力以赴，保護姑娘。」

斬情女道：「事情很明顯，我有錯，因爲我事先未對貴局說明身份，但貴局既然接下這趟人頭鏢，就應一路貫澈始終，開封府到徐州並不太遠，你們爲什麼不把我們送到地頭。」

萬壽山沉吟了一陣，道：「姑娘之言，倒也有理。」

青葉道人臉色一變，道：「萬總鏢頭，你要攔下這一場是非麼？」

萬壽山道：「在下要和顧客和鏢局中人，商量一下，才能給道長一個答覆，希望道長能候稍片刻。」

青葉道長冷冷說道：「萬總鏢頭，這不是一個人的私恩私怨，一下子決定錯誤，那就很可能會造成江湖上的公敵，還望閣下三思。」

萬壽山道：「我會仔細的想一想這件事，不勞道長費心。」

青葉道長回顧了雷沖一眼，道：「雷兄，看來，寶通鏢局似乎是要承擔起這件事了。」

雷沖身受毒針所傷，完全沒有了搏殺之能，心中雖急，却是沒有別的辦法，道：「這個麼？他們應該想到後果的。」

這時，萬壽山已招過了林成方，章明，韓二，聚集了一處。

林成方低聲道：「總鏢頭，是否眞的準備挑起這個擔子？」

萬壽山道：「這就是我要諸位商量的了，那方面，對咱們有利？」

韓二道：「總座，恕在下斗膽直言，坦護斬情女，有百害而無一利，萬萬不可承擔。」

萬壽山道：「至少，可以使咱們寶通鏢局的字號響亮起來。」

韓二道：「話是不錯，但付出的代價太大，單是目下這十道截攔，咱們就未必能闖得過去。」

萬壽山道：「林兄呢？有何高見？」

林成方道：「我倒和總鏢頭看法相同，找一個最有利於咱們的決定。」

韓二道：「斬情女的確是作惡太多，實在，不值得爲她出力。」

萬壽山道：「如若這十道埋伏殺不了她，對方會不會僱請黑劍門的殺手，取她之命？」

韓二道：「這大有可能，她結仇太多。」

萬壽山道：「對，咱們如想見見黑劍門的殺手，保護斬情女，是否有些道理？」

韓二道：「但這一舉和中原黑、白兩道上，都結了怨，划得着麼！」

萬壽山道：「難道斬情女，就沒有幾個朋友接濟她麼？」

韓二道：「這個，在下也無法知曉了，斬情女這個人，不但心地十分惡毒，聽說，也是個極善心機的人物。」

萬壽山道：「韓兄……。」

韓二急接口道：「不敢……小的韓二。」

萬壽山道：「咱們不保護斬情女，這些黑、白兩道中人，都能眞的諒解到我們麼？」

韓二道：「至少，可以不用和他們直接衝突。」

萬壽山道：「這件事，我自有決定。」

韓二輕輕吁一口氣，未再多言。

萬壽山道：「章鏢師和他們談談看，是什麼條件？」

這時，雙方形勢，已很分明，斬情女和田昆，以及那小孩子，聚於一處也在低聲相商。

青葉道人劍雖入手，但他也沒有再向前逼進。雷沖受了傷，只有兩個弟子，他究竟是有着勢單人孤之感。萬壽山，林成方等寶通鏢局的人，也集於一處，正在低聲相商。

雷沖却坐在道旁，閉上雙目，運氣調息，希望能以深厚的內功，逼出身上之毒。萬壽山回顧了斬情女一眼，低聲吩咐了章明數語。

章明點點頭，行前幾步，一抱拳，道：「道長，敝局還有幾件事，向道長請教？」

青葉道長道：「閣下請說！」

章明道：「道長，咱們退了保，不但損失了投保的銀兩，而且，從此之後，咱們也無法再把鏢局子開下去！」

青葉道人道：「哦！」

章明道：「所以，我們總鏢頭的意思是，請道長和雷老英雄，放我們一馬，讓我們到徐州交了鏢之後，諸位再出手抓人如何？」

青葉道長沉吟不語。章明道：「道長是中原道上一把名劍，大名如日中天，如果道長覺得這件事，合乎情理，那就該承擔下來。」

青葉道長道：「貴鏢師應該明白，在此時此情之下，我也無法作主。」

章明道：「道長如無法作主，又如何和敝

局交談呢？」

青葉道長道：「這個，這個……。」

章明接道：「道長，咱們退了保，道長能不能保護敝局的安全呢？」

青葉道長道：「這個，這個……貧道將盡力而爲。」

章明道：「盡力而爲，那是說，毫無把握了……。」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不錯，沒有一個人，能够控制今日之局。」

章明抬頭看去，只見一個留着花白長髯的青衣老者，緩步行了過來。那老者身後，緊隨六個藍服勁裝的大漢。久走江湖的章明，一眼之間已然辨認出來人的身份，不禁心頭一震。

青葉道長回頭望了來人一眼，竟然未打招呼。那老者哈哈一笑，道：「老實說，今日之事，沒有人能够作主，今日來的都是江湖上黑、白兩道中有名有姓的人，青葉道兄，雖然是一位很有名的劍士，只怕也難叫別人聽命。」

青葉道長冷冷說道：「周兄，只怕也只能作得你自己這一帮人的主。」

青衣老者笑道：「不錯，所以，我周金雲，也不敢承諾什麼。」

萬壽山不識周金雲，但却是聽過他的大名，這人是豫鄂二省道上總瓢把子，在桐柏山中，開窰立寨，坐地分贓，二十年來，一直領導着兩省黑道的非凡人物。

青葉道人道：「所以，貧道也沒有承諾別人什麼？」

周金雲道：「識時務者爲俊傑，道長如是輕諾了，豈不是傷了武當大劍派的威名麼？」

青葉道長冷哼一聲，未再多言。

周金雲揮揮手，道：「周某人是第四批截擊人的領隊，趕援而來。」

斬情女冷笑一聲，道：「男盜女娼，你周某人的身份，比起我斬情女來，不相上下，你也趕來湊熱鬧？」

周金雲哈哈一笑，道：「我是强盜，你是娼婦，咱們一個巧取，一個豪奪，只不過，我周某人，有一些和你稍高的身份，中原道上，決心要全力截殺你斬情女時，不得不和我周某人打個商量。」

韓二拉低帽沿，似乎有意不讓對方認出。

章明輕輕咳了一聲，道：「周兄……。」

周金雲冷冷喝道：「住口，你是什麼身份，也敢和我稱兄道弟。」

章明道：「在下章明，是寶通鏢局子的鏢師。」

周金雲道：「沒有聽過這鏢局，更沒有聽過你這一號人物？」

林成方一上步，道：「閣下是否認得這一個呢？」

周金雲凌厲的目光緩緩轉到林成方手握的長劍上，道：「哦！你是說你手中的兵刃？」

林成方道：「不錯，我相信閣下一定認識這個了？」

周金雲冷冷說道：「認識，但却很少有人敢在我周某人的面前揮舞。」

林成方回顧了萬壽山一眼，道：「總座，這個人太狂妄，而且，聲譽也不太好，咱們是不是要教訓他一頓。」

萬壽山道：「雷老英雄和青葉道長，果然都是光明道上的人物，一番話入情入理，這個人是……。」

林成方接道：「聽說是什麼豫、鄂兩省綠林道上的總瓢把子，坐地分贓的黑道首腦。」

萬壽山道：「那不是强盜麼？」

林成方道：「不錯，不錯，綠林道上人，那還有什麼好人？」

萬壽山道：「强盜和咱們這一行，一向是誓不兩立，你就教訓他一頓吧！」

這兩人一拉一唱，聽得周金雲早已經火冒三尺，但他還是忍住氣，沒有接口。

林成方笑一笑，道：「是不是殺了他？」

萬壽山道：「最好教訓他一頓就算了，至少，他對咱們還罪不至死。」

林成方道：「在下遵命。」

目光轉注到周金雲的身上，道：「周總瓢把子，聽到了話麼？」

周金雲氣的全身在微微顫抖，冷冷說道：「你們說的話，我都聽到了。」

林成方道：「那很好，你是否同意呢？」

周金雲道：「哦！如何一個同意法？」

林成方道：「束手就戮呢？還是要放手一戰？」

周金雲接道：「好，咱們就放手一戰。」

林成方道：「亮兵刄吧。」

周金雲搖搖頭，道：「我也不準備和閣下動手。」

林成方道：「那是說……」

周金雲接道：「意思很明顯，像你這樣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如何能和區區動手。」

回目一顧身後六個大漢，接道：「你們那一個出手，會會這位滿口胡說八道的小輩。」

一個佩刀大漢，應聲行了出來，右手一抬，單刀出鞘。冷冷說道：「年輕人，你過來，老子要教訓你一頓。」

林成方緩步上前道：「你要跟我動手？」

一出口，就流露出了强盜的本性。

執刀大漢道：「不錯，老子要殺了你？」

林成方笑一笑，回顧了韓二一眼，道：「這個人出口傷人，該不該死？」

韓二道：「該死？」

林成方點點頭，目光轉到那執刀大漢的身上，道：「你出手吧。」

他舉止瀟洒，神情鎭靜，似乎是根本就沒有把對方放在心上。

執刀大漢冷笑一聲，呼的一刀，迎頭劈了過去。這一刀，勢態凌厲，十分猛惡。

林成方的舉止，却很輕鬆，直待對方的兵刃將近頭上，才突然舉劍一封。

刀劍相觸，執刀人突然感覺到對方的劍上，有一股奇大的力道，把刀勢蕩到一側。

執刀人心中驚愕未定，林成方長劍已經翻轉過來，寒芒一閃，斬下了執刀大漢的右臂。

鮮血濺飛中，連臂帶刀，跌落在實地上。

執刀人手臂跌落在實地之上，瞪着一對眼睛，臉上還是一片不相信的神色。

林成方劍勢移動，頂在了那大漢的咽喉之上，緩緩說道：「就憑閣下這一點氣候，還敢妄說殺人。」

冰涼的劍尖，使得那斷臂人，由茫然的神志中清醒了過來，也感覺到斷臂的巨創，傳入了心中。

他臉色大變，連口齒也有些不清楚了，道：「好劍法……。」

林成方道：「你該死，那是非死不可，不過，你自己可以選擇一個死法？」

斷臂人驚震過後的清醒，已完全沒有控制自己的能力，大聲叫道：「我敗了，甘願認敗，我已被斬去一臂，但我不想死。」

周金雲冷冷說道：「頭割下來，不過碗口大一個疤，有甚麼好害怕的？」

突然一揚手，一道寒芒飛起，射入斷臂人的前胸。

刀上染有劇毒，斷臂人只叫出一聲：「總瓢把子，你好狠……」人已倒地，氣絕而逝。

周金雲見到對方一劍就殺死了一個從衞，心頭大震，色厲內荏的說道：「閣下好快的劍法。」

林成方緩緩收劍入鞘，淡淡一笑，道：「誇獎了，這個人該死，不論他怎麼一個死法，死不記仇。」

周金雲道：「閣下是寶通鏢局的保鏢師父麼？」

林成方道：「不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鏢師？」

周金雲道：「閣下可否見告姓名？」

林成方道：「用不着，在下既不想借閣下之口傳名，也不想交你這個朋友，用不着通名報姓！」

周金雲怔了一怔，道：「閣下既不願留下姓名，在下也不能勉强，只不過，今日之局，恐怕很難了斷。」

林成方道：「我知道，你們有十批人手，攔殺咱們。不過，閣下率領這一批，由此刻起，應該是已經過去。」

周金雲心中暗自罵道：「好小子，你是存心撕我面子了。」

心中念轉，口中含含糊糊的應了一聲。

林成方冷笑一聲道：「周總瓢把子，咱們要把事情說清楚，你是立刻帶人退走呢？還是再打一陣，才算心服。」

周金雲道：「這個麼……朋友，事情應該有一個先來後到，區區是屬於第四批攔截的人手。」

林成方心中明白，他是在說青葉道人，冷笑一聲道：「別人的事，似乎是用不着你管，閣下最好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

周金雲道：「哦！」

林成方伸手按在劍柄之上，道：「閣下如是心中不服，不妨再試兩陣。」

周金雲望了青葉道長一眼道：「道兄，照說咱們很難攔住鏢車子。」

青葉道長冷笑一聲道：「周總瓢把子，閣下帶屬下自成一組，和貧道各自為政，咱們既無法聯手合作，也不能互相接應，周總瓢把子，如何決定，是你的事，和貧道無關。」

周金雲哈哈一笑，道：「道兄，不論咱們平常時日中，如何相處，但今日之局，可是各不相同……」

林成方向前了幾步，道：「有些人，不見棺材不掉淚，不到黃河不死心。」

口中說話，手中長劍，又已出鞘，目光轉注在周金雲的臉上，接道：「閣下，你是準備自己出手呢？還是要你那幾個屬下合攻。」

這等指名挑戰，使得周金雲無法裝聾作啞，一皺眉頭，苦着臉道：「閣下不覺着太過份了麼？」

林成方道：「過份什麼？咱們本來就是難相為謀的敵人，你們是以搶刦為生，咱們吃的是保鏢飯，彼此之間，形同水火，就算錯過今天，來日，也是難免有一場敵對搏殺。」

周金雲冷笑一聲，道：「好狂的口氣！」

目光突然轉注到青葉道長的身上，接道：「道兄，你是第三批，攔截强敵的人，周某人不願意搶閣下之功，道兄請先出手吧！」

青葉道長本來手執着長劍，聞言突然還劍入鞘，道：「對方既然是指名向閣下挑戰，貧道怎敢掠奪周總瓢把子之美。」

周金雲道：「道長如願出手，區區願讓先機。」

青葉道長道：「那倒不用了，周總瓢把子先請吧？」

他雖是出家之人，但因久在江湖之上走動，對江湖上的險詐人心，大為瞭解。

周金雲一顧身後五人，道：「你們並肩子上。」

五個人應了一聲，全都抽出了兵刃。

那是一對判官筆，以及三把單刀，和一支長劍。

林成方點點頭，道：「這樣也好，諸位一齊出手，也可以讓在下省些事了。」

五個人，緩緩散開，佈成了合圍之勢。

田昆大步行了過來，微微一笑道：「林鏢頭，兄弟雖然只練過幾天莊稼把式，但生平最見不得以衆凌寡，願助林兄一臂之力。」

林成方道：「田兄盛情，在下心領了，咱們保鏢的，拏人錢財，與人消災，不敢勞動田兄出手。」

田昆碰了一個軟釘子，笑一笑，道：「既是如此，兄弟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林成方長劍一擺，道：「諸位上吧！」

五個大漢相互望了一眼，突然一齊出手，扇形攻上。

三把刀、一柄劍，加上一對判官筆，分由四面、八方，一齊攻到。

林成方長嘯一聲，揮劍擊出。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幾人手中的兵刃，盡為震盪了開去。

看上去，林成方是屬於文弱書生的人，就算會武功，也應是以靈巧取勝，但却未想到，他內力竟然是如此的深厚，一招橫掃，竟具千鈞之力。

五個人手中的兵刃，全數被震了開去。

五個人同時怔了一怔，林成方長劍已至，那手執判官筆的大漢，慘叫一聲，倒了下來。

他出手這一劍並無什麼奇妙的變化，只是一個快字，快如閃電，快的使敵人無法閃避。

劍如電光石火一般，刺入了那執筆人前胸之中。

林成方拔下長劍，鮮血如噴泉一般，激射而出。

但那執筆人身子搖顫了一下，倒摔在地。

這是致命的一擊，長劍由前胸洞穿了直透後背。

一擊間，就殺死了五人中武功最高的一個，餘下的四個人，完全呆住了。

林成方的長劍，佈下如一道光網般撒了出去。

但聞一陣驚叫呼喝，三把刀，一把劍，全都跌落在實地上。

每個執兵刃的右手上，都見了血，五個人呆呆的望着落在地上的兵刃，臉上是一片驚恐之色。

林成方搖搖頭，道：「四位的腕傷，不輕不重，如是調養不好，右手很可能變成殘廢，那就是說，從此之後，諸位再也不能和人動兵刃了。」

四人左手抱着右腕，望着腕脈上緩緩流下的鮮血。

周金雲楞住了，青葉道長也楞住了。

他們長年在江湖上走動，從來沒有遇上過這樣的快劍。

周金雲緩緩行到四人身前，冷冷說道：「你們還不走，站在這裏誠心嘔我麼？」

林成方道：「對！閣下早該出手了。」

周金雲道：「閣下的劍招很精妙，兄弟佩服。」

林成方不肯給他留台階，他只有自己找個台階了。

那知林成方竟是緊迫不捨說道：「周總瓢把子，閣下只會遣派屬下送死，自己何以不肯出手和區區一戰呢？」

周金雲道：「四個傷者需要照顧，今日，周某人，只怕難於應命一戰了。」

林成方道：「只要敷上金創藥，一個月內不用右手，就可能使傷勢復元，死的早已死了，也用不着閣下費心，不論你借什麼故，都不是理由，你屬下死傷，你身為總瓢把子，應該

替他們報仇，你如不戰而退，此後，又如何統領兩省綠林。」

他說的很婉轉，但內含的詞鋒，却是尖銳無比。

周金雲的臉色變了，但他變一變，立刻又恢復了常態，笑一笑，道：「死的已死，用不着在下費心，但傷的我不能不照顧，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閣下一定要和周某人分個勝負也行，不過，不是現在。」

林成方道：「那要等幾時？」

周金雲道：「安排了傷者之後，在下立刻趕來，事實還有六個攔截，你們也無法衝得過去。」

林成方冷笑一聲，道：「周總瓢把子，除非我同意你離去，只怕你走脫的機會不大。」

周金雲道：「閣下欺人過甚了。」

林成方笑道：「咱們好好的走路，諸位却是千里迢迢的來此埋伏，是你周總瓢把子欺人呢？還是區區在下欺人。」

周金雲大步行到幾個受傷的屬下身前，替他們包紮好傷勢。

林成方也明白，周金雲是在藉故拖延，但他並沒是點穿他的用心。

雙方暫時維持了一個對峙之局。

直到周金雲包紮好四個屬下的傷勢，林成方才緩緩說道：「周總瓢把子，你愛護屬下這番心意，在下十分敬佩，如今，他們傷勢已然包紮妥當，閣下也可以放心出手了。」

周金雲道：「不行，我要護送他們離開此地。」

林成方搖搖頭，道：「閣下，你如是一定不願和在下動手，那也可以，不過，你要留下一點東西再走！」

周金雲道：「什麼東西？」

林成方道：「留下你身上的佩刀。」

周金雲臉色變了，要他留下佩刀，那無疑是洗刷他的面子。

兩省綠林道上的總瓢把子，要是留下身邊的兵刃，要他此後如何見人？

周金雲臉色鐵青，緩緩拔出了背上的紫金刀，道：「閣下，要留下這把刀？」

林成方淡然說道：「不錯，你如不願留，在下也不勉强，只要能勝了我手中之劍。」

周金雲雙目中神光暴射，突然把紫金刀挿在地上，道：「你記着，十二個時辰之內，我一定要把它取回來。」

林成方道：「如是總瓢把子沒有時間，在下就把這把刀帶到徐州寶通鏢局了，閣下有空，請到徐州去取。」

周金雲冷笑一聲，道：「我記住了閣下的話。」

轉身大步而去。

林成方望着周金雲的背影消失不見，才回頭對青葉道人道：「道長，準備如何？」

青葉道長道：「閣下劍招高明，貧道領教了。」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回顧了斬情女一眼道：「姑娘，能不能賞給在下一個面子。」

斬情女道：「什麼事？」

林成方道：「醫好這位雷老英雄的傷。」

斬情女秋波微轉，嫣然一笑，道：「鏢師吩咐，小妹從命了。」

她已取下面具，顯出本來面目，那是一張俏麗動人的臉兒，嬌媚橫生的笑容。

林成方看着她媚笑形色，也不禁心中一動，暗道：「這女人如此動人，能够抗拒她誘惑的實在非易。」

斬情女緩緩取出一個玉瓶，抖出一粒丹丸，交給田昆道：「去！把藥物交給雷老頭。」

田昆接過丹丸，送了過去，道：「雷老英雄，這是解毒丹。」

雷冲睜睜眼睛，冷冷說道：「斬情女的贈藥？」

田昆道：「不錯，對症之藥百試百應。」

雷冲冷笑一聲，道：「老夫就算是傷重而死，也不用斬情女的丹藥。」

林成方輕笑一聲，道：「老前輩，這不是生氣的事，留得青山在，你才有機會替令郎報仇……」

雷冲接道：「貴局不肯退保，咱們要殺斬情女，只怕要先得和貴局，拚個生死出來才行了。」

林成方道：「敝鏢局，只負責把投保的人頭鏢，送到徐州，也不過十餘日的時光，來日方長，老前輩又何必急在一時之間呢？」

雷冲沉吟了一陣，伸手接過藥丸，道：「閣下如此說，就算這是一顆毒藥，老夫也得把它吃下去了。」

林成方心中一動，回顧了斬情女一眼，道：「這藥物……」

斬情女是何等人物，如何會聽不懂弦外之音，淡淡一笑，道：「十成十的解藥，如是雷老英雄中了毒，小妹立刻償命！」

林成方道：「姑娘，你心中明白，我們為你拚命，並不是要保護你，而是為了要維護鏢行的規矩。」

斬情女笑一笑，道：「我明白，世上人，大都對我有着很大的誤會，閣下自然是也難免俗了，凡是接近我的人，都被武林同道中，目為壞人，我不能拖累到你林鏢頭。」

林成方道：「談不上拖累，咱們接下這趟鏢，只為了要盡一個保鏢的責任，這之間，沒有私人恩怨。」

斬情女未再多言，緩緩回入篷車中。

林成方目光轉注到青葉道人的身上，緩緩說道：「道長，區區不和貴派結怨，也不想道長動手，在下等的苦衷，已然說明白了，道長能否放我們一馬呢？」

青葉道人道：「這個，這個，貧道……」

林成方接道：「以後，還有六批人手攔截咱們，老實說，諸位這一批自行撤走，也未必會影響大局。」

青葉道人道：「就貧道所知，第九，第十，兩批阻攔的人手，十分强大……。」

林成方笑一笑，接道：「所以，你們雖然撤走了，也不致影響大局，諸位，何不給咱們一個交情呢？」

青葉道人還未來及開口，雷冲已搶先說道：「咱們走吧！留一份交情，給林鏢頭。」

他說走就走，轉身離去。

林成方一抱拳，道：「多謝兩位賞臉。」

兩人沒有回答，奔行更快，轉眼間，消失不見。

林成方目光轉到了斬情女的身上，道：「姑娘，你都見了。」

斬情女點點頭，道：「見到了。」

林成方道：「姑娘準備作何打算？」

斬情女道：「那林鏢頭指的，是那一方面而言？」

林成方道：「姑娘是否很信任我們能闖過這十道攔截？」

斬情女道：「我自覺眼光不錯，寶通鏢局確是一個有着很大潛力的鏢局，果然被我選對了！」

林成方淡淡一笑道：「姑娘雖然對我們充滿着信心，但是我們自己却是愈來愈沒有信心了。」

斬情女道：「大家患難與共，小妹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林成方道：「姑娘，這是越幫越糟的事，



我們和姑娘之間，只是主僱關係，如是姑娘一出手，那就形勢大變！」

斬情女道：「如何一個變法？」

林成方道：「那會使咱們扯着一起。」

斬情女道：「所以，你有些害怕。」

林成方道：「我們賺了你五百兩銀子，老實說，我們作了一趟十分不智的生意。」

斬情女道：「過去，你們保的是名不見經傳的王夫人，現在，你們保的是斬情女，這價目應該不同了。」

林成方道：「姑娘想加價？」

斬情女道：「我要加價。」

林成方接問道：「姑娘準備加多少銀子給我們。」

斬情女道：「給銀子太俗氣，所以，我想加十顆明珠。」

韓二道：「十顆明珠，多大的明珠？」

斬情女道：「一般大小，顆顆都如貓眼兒，不知林鏢頭是否答應？」

林成方笑一笑道：「如若談價錢，這個在下就不便作主了，要和敝局總鏢頭說了，不過，就目下情形而言，就算姑娘再出高一些的價錢，咱們也犯不着接下這一票生意，老實說，沒有人能有把握，渡過去這連番刦殺。」

斬情女道：「林鏢頭，現在，你們爭的是貴鏢局的名譽，和一個作鏢師的節操了。」

林成方笑一笑道：「話是不錯，但這只怕要付出相當的代價了，一個不好，寶通鏢局子，可能就在江湖上除名了。」

斬情女輕輕吁一口氣，道：「說的有理。不過，貴局目下就算棄去我們不管，也未必就能得到他們的諒解了。」

林成方道：「哦。」

斬情女道：「但如貴局能够苦撐下去，把我們送到徐州，貴局之名，必將立刻揚名江湖，聲滿大江南北。」

林成方道：「這個我知道，但這些事，必須要拏性命去換。」

斬情女道：「諸位已經闖過了四關。」

林成方道：「還有阻道截擊，但想像中也是一道强過一道。」

斬情女吁一口氣道：「林鏢頭，這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林成方苦笑一下，未再多言。萬壽山點點頭，道：「斬情女，寶通鏢局是個小字號，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十顆貓眼兒一般的明珠，固然是價值連城，但非我們應得之物，我們只有割愛不取。……」

斬情女道：「是賤妾自願酬付。」

韓二低聲道：「總鏢頭，這位姑娘，收藏的珍玩、珠玉甚多，十顆明珠的價值雖大，但決不放在這個姑娘的眼中。」

萬壽山道：「財帛雖動人心，但性命却得有一個，如是咱們戰死了，這十顆明珠，還不是要落於別人手中。」

斬情女道：「貴局這位林鏢頭，劍上造詣精湛，賤妾生平僅見，總鏢頭的造詣，恐怕是更上層樓了。」

萬壽山道：「姑娘，少灌迷湯，萬某人不吃這個，我們要聽的，是實實在在的話。」

斬情女道：「賤妾說的句句眞實，我相信貴局可以衝破難關，把我們送到徐州，問題是貴局肯不肯答應？」

萬壽山道：「這個麼？萬某人，正在猶豫難決。」

斬情女道：「我的聲譽不好，但現在，我確在困難之中，我欺騙了貴局，貴局如答應放棄此鏢，我也沒有話說，但我立刻自作了斷，決不願落在他們的手中。」

萬壽山道：「斬情女大名鼎鼎，震動江湖，這幾句話，未免說的過份！」

斬情女道：「小妹是言出至誠，他們說的不錯，我身受暗算，還有幾日不能妄提眞氣，和動人手，如無貴局保護，小妹實難逃過他們的毒手。」

萬壽山道：「這位田兄，想來也是大有來歷的人了？」

斬情女點點頭，道：「不錯，他就是江湖上人稱奪魂鏢的田昆。」

萬壽山道：「久仰，久仰。」

田昆道：「江湖只傳奪魂鏢，反而很少人知道兄弟的眞實姓名。」

萬壽山道：「姑娘先請上車吧！咱們應該如何？自有主張。」

斬情女伸手取出一張銀票，說道：「這票是紋銀十萬兩，貴局先請收下……」

萬壽山搖搖頭，接道：「無功不受祿，銀票我們不能收。」

斬情女道：「十去其四，小妹已感激不盡，這十萬紋銀，聊表謝意，對貴局無任何約束，保護一個王氏到徐州，也許只值五百兩銀子，但保護我斬情女，百萬兩銀子也不算多。」

韓二伸手接過銀票，道：「姑娘既如此說，咱們却之不恭，多謝了。」

斬情女雙目盯注在韓二的臉上，瞧了一陣，嫣然一笑，轉身而去，登上篷車。

萬壽山一皺眉頭，道：「咱們還沒有決定是否保她，如何取人銀子。」

韓二低聲道：「總鏢頭，不收自是不收，她已經把話說明了，收不收這十萬銀子，都不能約束咱們的決定。」

林方成道：「總座，韓二說的話不錯，這筆銀子，來路不正，收了它也非罪過。」

萬壽山道：「現在……我倒眞是有些爲難了！」

林成方道：「爲什麼？」

萬壽山道：「咱們不知她是斬情女，也就是了，糊糊塗塗，把她保到徐州就是，但咱們偏偏已知道了她的身份，要咱們保着這樣一個十惡不赦的妖女，心中實難平安。」

林成方笑一笑，道：「總座，事非得已，只好從權了，何況……」

萬壽山接道：「何況什麼？」

林成方道：「何況，我瞧這個斬情女並非太壞，至少，和江湖上傳揚她的陰暗面，好了不少，她肯賜藥雷冲，至少不是一個全然不通情理的人！」

萬壽山道：「章明，你說說看，前面的攔刦如何？」

章明道：「一道强過一道，青葉道人不會說謊。」

林成方接道：「咱們如是退鏢不保呢？文將如何？」

章明道：「這個麼？很難說了，這一次，攔截斬情女，黑白兩道中人，携手合作，也是武林中很少發生的事，但黑白兩道中人，一向是如同水火，雖然携手合作，但彼此之間，仍然是積難相容。」

林成方道：「章鏢頭，至少白道中人，應該導重咱們保鏢的這一行規矩。」

章明道：「這個，很難說，所以，咱們退了保，也未必能够使他們完全諒解。」

林成方低聲道：「總座，現在，咱們應該決定了。」

萬壽山道：「決定什麼？」

林成方道：「決定是否要承保斬情女。」

萬壽山沉吟了一陣，道：「看來，咱們退了保，也未必能够平安過關了。」

林成方道：「既是已經惹火上了身，倒不如硬撐下去。」

（未完）

“法國又好，香港又好，
都係最多人鍾意飲金牌馬爹利.”

“酒質第一，藏量最多”是馬爹利家族的傳統精神和目標. 自1715年以來，二百六十五年如一日，絲毫不苟，親力親爲.

金牌馬爹利，秉承馬爹利家族傳統精神釀製，酒質最受讚賞，藏量歲歲豐足；法國銷量第一，香港銷量第一，無疑是酒質及藏量的最佳保證.

